

斯大林全集

第四卷

斯大林全集
第四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 1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1 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635×927 公厘 1/16 · 印張 27 $\frac{1}{4}$ · 插頁 6 · 字數 315,000

1955 年 8 月第 1 版

195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6,500 定價 (5) 3.50 元

統一書號 1001·305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斯大林全集』俄文版譯出的。『斯大林全集』俄文版是根據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決定，由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原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編輯、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開始出版的。

目 錄

第四卷說明 一—二

一九一七年

在赫爾辛福斯芬蘭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一九一七年

十一月十四日） 三—六

答後方和前綫的烏克蘭同志們 七—四

關於烏克蘭拉達（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
的演說） 五—七

烏克蘭拉達是什麼？ 八—〇

關於芬蘭的獨立（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
的報告）（報紙紀要） 二—三

關於「土耳其屬阿爾明尼亞」 四—五

一九一八年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會議上關於對德和約問題的講話(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一日)(簡要記錄).....	二六
關於基輔資產階級拉達.....	二七
在全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一九一八年一月十日至十八日).....	二八—三〇
一 關於民族問題的報告(一月十五日)(報紙紀要).....	二八
二 關於俄羅斯共和國聯邦機關的決議草案.....	三〇
三 關於民族問題報告的結論(一月十五日)(報紙紀要).....	三一
給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彼得堡委員會的話傳電報(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三三
給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人民書記處的電報(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三三—三七
給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人民書記處的直達電報稿(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三六—四〇
烏克蘭是個交叉點.....	四一—四四

關於韃靼——巴什基里亞蘇維埃共和國	四一四
戴着社會主義假面具的南高加索反革命分子	四一三
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的組織（和「真理報」記者的談話）	三二六
資產階級民主制的聯邦	三
在形成中的俄羅斯聯邦同這種聯邦有什麼區別	四
建立俄羅斯聯邦的原則	四
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的成員	五
加入聯邦的區域的權利。少數民族的權利	五
中央政權的建立	六
政權的執行機關	七
聯邦制的過渡作用	七
俄羅斯聯邦政治建設的過程。俄國的聯邦制是走向社會主義單一制的過渡階段	六
當前任務之一	六九—七三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總綱（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蘇維埃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通過的草案）	七—十四

給土爾克斯坦邊區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會的電報（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五
同烏克蘭的和平談判（和『消息報』記者的談話）	六—七
停戰協定的簽訂	六
今後的談判	六
烏克蘭政變的影響	七
政變的原因	七
在韃靼—巴什基里亞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大會籌備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一八年五月十日至十六日）	九—十四
一 開幕詞（五月十日）	九
二 閉幕詞（五月十六日）	十三
又一個謠言	十五
高加索的局勢	十六—十九
一 南高加索	十六
二 北高加索	十八
關於高加索的局勢（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通報）	十九—二十二

關於頓河區域和北高加索(事實和詭計)	九三—一〇三
給弗·伊·列寧的電報(一九一八年六月七日)	一〇四—一〇五
給弗·伊·列寧的信(一九一八年七月七日)	一〇六—一〇七
給弗·伊·列寧的信(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	一〇八—一〇九
給弗·伊·列寧的信(一九一八年八月四日)	一一〇—一一三
給弗·伊·列寧的信(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一一四
給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斯維爾德洛夫的電報(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一一五
給人民委員會的電報(一九一八年九月六日)	一一六
給察里津戰綫司令員伏羅希洛夫的電報(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九日)	一一七
南方戰綫(和「消息報」記者的談話)	一一八—一二九
事物的邏輯(論孟什維克中央的「提綱」)	一二〇—一二三
一 關於十月革命	一二〇
二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	一二三
三 小資產階級的混亂思想	一二五
四 今後怎樣?	一二七

在莫斯科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全會上關於南方戰綫形勢的講話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報紙紀要)……………一三一—一三三

關於俄國南部(和『真理報』記者的談話)……………一三三—一三五

南方戰綫的重要性……………一三五

察里津是被突擊的中心……………一三四

我軍的力量在哪裏?……………一三四

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在彼得格勒)……………一三七—一三九

十月革命和民族問題……………一四〇—一四九

一 二月革命和民族問題……………一四〇

二 十月革命和民族問題……………一四三

三 十月革命的世界意義……………一四四

障壁……………一五〇—一五一

不要忘記東方……………一五一—一五四

烏克蘭在解放中……………一五五—一五七

光明來自東方……………一五八—一六二

事情在發展……………一六三—一六五

一九一九年

自東方戰綫給弗·伊·列寧的信（一九一九年一月五日）	一六
給弗·伊·列寧的報告	一六—一七
在維亞得卡黨組織和蘇維埃組織聯席會議上的演說（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記錄）	一七—一八
黨中央委員會和國防委員會聯合調查委員會關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皮爾姆陷落原因給列寧同志的報告	一八—一九
潰敗的一般情況	一九
第三集團軍和預備隊	二〇
結論	二〇
集團軍的指揮系統和總部的訓令	二〇
結論	二〇
不穩固的後方與黨機關和蘇維埃機關的工作	二〇
結論	二〇
供給機關和撤退機關	二〇

結論	一五
物資和人員的損失總數	一七
爲鞏固前綫而採取的措施	一九
政府對民族問題的政策	二〇—二三
致土爾克斯坦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和黨組織	二四—二五
兩個陣營	二六—二九
我們在東部的任務	二〇—二三
兩年以來	二三—二七
帝國主義的後備軍	二八—三〇
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關於軍事問題的演說摘要(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三一—三三
關於改組國家監察部(一九一九年四月九日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的報告)(報紙紀要)	三三
關於英帝國主義爪牙槍殺巴庫二十六個同志的事件	三四—三七
給希格雷國家監察部特派檢查員的電報(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	三八—三九
自彼得格勒給弗·伊·列寧的直達電報稿(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三〇—三一

給弗·伊·列寧的電報（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	三三三
自彼得格勒給弗·伊·列寧的直達電報稿（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三三三—三三四
關於彼得格勒戰綫（和『真理報』記者的談話）	三三五—三四〇
一、彼得格勒接近地	三三五
二、敵軍兵力	三三六
三、敵人的如意算盤	三三七
四、前綫的情況	三三七
五、艦隊	三三九
六、總結	三三九
向弗·伊·列寧報告西方戰綫情況的信（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一日）	三四一—三四三
自南方戰綫給弗·伊·列寧的信（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五日）	三四一—三四六
給弗·伊·列寧的電報（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三四七
在全俄東部各民族共產黨組織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開幕詞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三四八—三四九
南方戰綫給彼得格勒的致敬電	三五〇
關於南方的軍事情況	三五二—三五九
一 協約國計劃的失敗	三五二

二 反革命失敗的原因 二五三

三 南方戰綫的目前情況 二五七

一九二〇年

給烏克蘭勞動軍的命令（一九二〇年三月七日） 二六〇—二六一

在烏克蘭共產黨（布）第四次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七日
至二十三日） 二六一—二七二

一 代表會議的開幕詞（三月十七日） 二六二

二 關於經濟政策的報告（三月十九日） 二六三

三 關於經濟政策的報告的結論（三月二十日） 二六九

四 代表會議的閉幕詞（三月二十三日） 二七〇

列寧是俄國共產黨的組織者和領袖 二七一—二七九

一 列寧是俄國共產黨的組織者 二七三

二 列寧是俄國共產黨的領袖 二七六

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員會慶祝弗·伊·列寧五十壽辰大會上的演說
（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二八〇—二八三

協約國對俄國的新進攻	二八三—二九〇
一 總的情況	二八三
二 後方。突擊地域	二八六
三 前途	二八九
關於西南戰綫的情況（和烏克蘭羅斯塔社記者的談話）	二九一—二九六
突破	二九二
突破的結果	二九三
波蘭第三集團軍的命運	二九三
前綫的情況	二九四
結論	二九四
克里木戰綫	二九五
給弗·伊·列寧的電報（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二九七
關於波蘭戰綫的情況（和『真理報』記者的談話）	二九八—三〇三
一、五月—六月	二九八
二、日托米爾的突破	二九九
三、突破的結果	二九九
四、來自南方的危險	三〇〇

五、記住弗蘭格爾	三〇二
紅軍受到怎樣的歡迎（向『紅軍戰士報』發表的談話）	三〇三—三〇四
給各級黨組織（俄共（布）中央指示信草稿）	三〇五—三〇六
關於建立共和國的戰鬥預備隊	三〇七—三一一
一 給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三〇七
二 給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報告（一九二〇年八月三十日）	三〇九
蘇維埃政權對俄國民族問題的政策	三一—三三一
在全俄工農檢查院負責工作人員第一次會議上的閉幕詞（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三三一—三三六
著者的話（一九二〇年出版的民族問題論文集的序言）	三三七—三三九
論共和國的政治形勢（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弗拉基高加索城舉行的頓河和高加索共產黨組織邊區會議上的報告）	三三〇—三三五
無產階級專政的三年（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六日在巴庫蘇維埃慶祝大會上的報告）	三三六—三四六
第一個時期	三七
第二個時期	三三九

第三個時期	三三〇
前途	三三三
達格斯坦各族人民代表大會（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三三七—三五一
一 宣佈達格斯坦實行蘇維埃自治	三三七
二 結束語	三五〇
捷列克區域各族人民代表大會（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三五三—三五九
一 關於捷列克區域實行蘇維埃自治的報告	三五三
二 結束語	三五五
高加索的局勢（和『真理報』記者的談話）	三六〇—三六五
蘇維埃阿爾明尼亞萬歲！	三六四—三六五
註釋	三六七—三八三
年表（一九一七年十月至一九二〇年）	三八五—四一六
插圖	
一九一九年一月五日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給列寧的信的手稿	四一六

第四卷說明

『斯大林全集』第四卷包括約·維·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以後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的著作。

這一時期的著作論述了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鞏固、蘇維埃政權的民族政策、紅軍的建立和鞏固、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年代的軍事戰略與戰術等問題。

約·維·斯大林在全俄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在『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的組織』的談話中，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總綱』中，在『十月革命和民族問題』、『蘇維埃政權對俄國民族問題的政策』等論文和其他著作中，發揮了關於國家建設問題和蘇維埃政權的民族政策問題。

在若干著作（『烏克蘭是個交叉點』、『關於頓河區域和北高加索』、『光明來自東方』等文）中，闡明了烏克蘭、高加索、波羅的海沿岸各族人民爲反對外國侵略者、建立蘇維埃政權而進行的鬥爭。

分析國內戰爭各戰綫情況的有『黨中央委員會和國防委員會聯合調查委員會關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皮爾姆陷落原因給列寧同志的報告』、『俄共（布）中央指示信草稿』、『給各級黨組織』、『關於南方的

『軍事情況』和『協約國對俄國的新進攻』等文，關於察里津戰綫、彼得格勒戰綫、西南戰綫的軍事評論以及給弗·伊·列寧的許多信件和電報。

在約·維·斯大林的『論共和國的政治形勢』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三年』這兩個報告中，總結了蘇聯人民在國內戰爭中的鬥爭和勝利。

本卷刊印了描述偉大列寧形象的『列寧是俄國共產黨的組織者和領袖』一文和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員會慶祝弗·伊·列寧五十壽辰大會上的演說。

本卷第一次發表了約·維·斯大林自察里津給弗·伊·列寧的信（一九一八年七月），關於西方戰綫情況的信（一九一九年八月），關於建立共和國戰鬥預備隊給黨中央的信和報告（一九二〇年八月）及其他文件。

本卷並未包括許多電報、信件、以直達電報談話的記錄、命令和其他作戰文件以及給紅軍某些兵團、戰士和指揮員的賀電。

在改用新曆以前（即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以前），日期均按舊曆。

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

在赫爾辛福斯芬蘭社會民主工黨 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同志們！

我被派到你們這裏，是爲了代表根本動搖了資本主義制度基礎的俄國工人革命向你們祝賀。我來到你們這裏，是爲了代表俄國工農政府，代表在這次革命火燄中誕生的人民委員會向你們的代表大會祝賀。

但是，我到你們這裏不僅僅是爲了祝賀。我首先是要向你們報告喜信：俄國革命勝利了，革命的敵人瓦解了，在帝國主義戰爭筋疲力盡的情況下，革命的可能性正日益增長。

地主的奴役被摧毀了，因爲農村的政權已經轉到農民手中。將軍的權力被剝奪了，因爲軍隊中的權力已經集中在士兵手裏。資本家被約制住了，因爲工人對工廠和銀行的監督正在迅速建立。城市和鄉村，後方和前綫，全國各地佈滿了正在奪取統治權的工人、士兵和農民的革命委員會。

在赫爾辛福斯芬蘭社會民主工黨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有人拿克倫斯基和反革命將軍來嚇唬我們，可是克倫斯基被趕跑了，而將軍們被那些也贊成工人和農民要求的士兵和哥薩克包圍住了。

有人拿飢餓來嚇唬我們；預言蘇維埃政權必將在糧食恐慌的魔爪下滅亡。但是我們一制裁投機商人，一向農民發出呼籲，糧食就幾十萬幾十萬普特地流入城市。

有人拿國家機關的混亂、舊官吏的怠工等等來嚇唬我們。我們自己也知道，新的社會主義政府不可能簡單地把舊的資產階級國家機關接收過來，變成自己的機關。但是我們一着手革新舊機關，清洗壞分子，怠工現象就開始消失了。

有人拿戰爭的「意外事件」，拿帝國主義集團由於我們建議民主的和平而可能製造糾紛來嚇唬我們。的確，有過危險，而且是致命的危險。不過這種危險是發生在埃捷爾失守（二）以後，當時克倫斯基政府準備逃往莫斯科，放棄彼得格勒，英德帝國主義者已經商妥犧牲俄國來締結和約。在這種和約的基礎上，帝國主義者的確可以破壞俄國革命事業，也可能破壞國際革命事業。但是，十月革命適時地爆發了。它把和平事業掌握在自己手裏，擊落了國際帝國主義手中最危險的武器，這樣就保衛了革命，使它免遭致命的危險。帝國主義老狼只能在兩條道路中選擇一條：或者向世界各國如火如荼的革命運動屈服而接受和平，或者在繼續戰爭的基礎上把鬥爭進行下去。可是，在戰爭的第四個年頭，全世界在戰爭的魔爪下喘不過氣來，「即將來臨的」冬季戰局在各國士兵中激起了憤怒的風暴，仇恨的密約已經被公佈，——在這種情況下繼續戰爭顯然要使自己遭到失敗。帝國主義老狼這一次失算

了。正因為如此，帝國主義者的『意外事件』是嚇唬不了我們的。

最後，有人拿俄國要崩潰，俄國要分裂成許多獨立國家來嚇唬我們，並且暗示說人民委員會宣佈民族自決權是一個『招致滅亡的錯誤』。但是，我必須非常肯定地說，如果我們不承認俄國各民族有自由自決的權利，那我們就不是民主主義者了（更談不上社會主義了！）。我認為，如果我們不採取一切辦法來恢復芬蘭工人和俄羅斯工人之間的兄弟般的信任，那我們就是背叛了社會主義。但是誰都知道，不堅決承認芬蘭人民有自由自決的權利，就不可能恢復這種信任。這裏重要的不只是在口頭上（即使是正式地）承認這種權利，重要的是這種口頭上的承認將由人民委員會以行動來證實，這種承認將毫不猶豫地實現。因為講空話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因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個老口號應當實現的時代已經來到了。

芬蘭人民和俄國其他各族人民都有安排自己生活的充分自由！芬蘭人民和俄羅斯人民應該結成自願的真誠的聯盟！不應該對芬蘭人民實行任何託管和任何來自上面的監督！這就是人民委員會的政策指導原則。

只有實現這種政策，俄國各族人民之間的相互信任才能建立起來。只有在這種信任的基礎上，俄國各族人民才能團結成一支大軍。只有實現這種團結，十月革命的成果才能鞏固，國際社會主義革命事業才能向前推進。

這就是為什麼每當有人向我們說到俄國必將因實現民族自決權思想而崩潰的時候，我們總是一

笑置之。

這就是敵人過去用來嚇唬我們而且現在還繼續用來嚇唬我們的那些困難，但是，隨着革命的發展，我們正在逐漸克服這些困難。

同志們！我們聽說你們國家正遇到類似俄國在十月革命前夜所遇到的那種政權危機。我們聽說有人也在拿飢餓、怠工等等來嚇唬你們。請允許我根據俄國革命運動實踐中得來的經驗告訴你們，這些危險即使真的存在，也決不是不可克服的。只要堅決而毫不動搖地行動起來，這些危險是可以克服的。在戰爭和破壞的情況下，在西方革命運動如火如荼和俄國工人革命節節勝利的情況下，沒有任何危險和困難經得住你們的猛攻。在這種情況下，站得住腳和能夠取得勝利的只有一個政權，那就是社會主義政權。在這種情況下，適用的只有一種戰術，那就是丹東的戰術：勇敢，勇敢，再勇敢！

如果你們需要我們幫助，那我們一定幫助你們，一定向你們伸出友誼的手。

這一點你們是可以相信的。

載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真理報』第一九一號

答後方和前綫的烏克蘭同志們

自從和烏克蘭拉達(三)的關係惡化以來，我接到烏克蘭同志們寄來的許多關於和拉達的衝突問題的決議和信件。分別答覆每一個決議和每一封信，我認為是不可能的和不必要的，因為這些決議和信件的內容幾乎完全相同。所以，我決定選出其中最常遇到的幾個問題給以明確肯定的答覆。這些問題是大家都知道的：

- (一) 衝突是怎樣發生的？
- (二) 衝突是在哪些問題上發生的？
- (三) 必須採取什麼措施來和平解決衝突？
- (四) 難道兩個兄弟民族要流血嗎？

接着一致表示相信，兩個親如骨肉的民族之間的衝突是會不經過兄弟之間的流血而和平解決的。

首先必須指出烏克蘭同志們的某些混亂觀念。他們有時把和拉達的衝突說成烏克蘭人民和俄羅

斯人民之間的衝突。這是不對的。在烏克蘭人民和俄羅斯人民之間沒有而且不可能有衝突。烏克蘭人民和俄羅斯人民以及俄國其他各族人民都是由工人和農民，士兵和水兵構成的。他們曾一起反對沙皇制度和克倫斯基統治，反對地主和資本家，反對戰爭和帝國主義。他們一起為爭取土地和平、爭取自由和社會主義流過血。在同地主和資本家作鬥爭中，他們都是兄弟和同志。在爭取自己切身利益的鬥爭中，他們沒有而且不可能有衝突。當然，把和拉達的衝突說成俄羅斯人民和烏克蘭人民之間的衝突是有利於勞動人民的敵人的，因為這樣最容易唆使兩個親如骨肉的民族的工人和農民互相攻擊，而使這兩族人民的壓迫者拍手稱快。凡是對人民的壓迫者有利的事情，對人民都是有害的，這一點難道覺悟的工人和農民很難理解嗎？

衝突並不是發生在俄羅斯人民和烏克蘭人民之間，而是發生在人民委員會和拉達總書記處之間。

衝突是在哪些問題上發生的呢？

有人說，衝突是在中央集權制和自決問題上發生的，人民委員會不讓烏克蘭人民自己掌握政權和自由決定自己的命運。這種說法對不對呢？不，不對。人民委員會所力求達到的正是使烏克蘭的全部政權歸烏克蘭人民，即歸烏克蘭的工人和士兵，農民和水兵。蘇維埃政權，即沒有地主和資本家參加的工人和農民、士兵和水兵的政權，這正是人民委員會在努力爭取的那種人民政權。總書記處不要這種政權，因為它不願意離開地主和資本家。全部實質就在這裏，而不在中央集權制。

人民委員會一開始就主張而且現在仍然主張自由的自決。即使烏克蘭人民分離出去成立獨立的國家，它也絲毫不反對。關於這一點，它曾經正式聲明過好幾次。但是，常有人把人民的自決和卡列金專制混爲一談的時候，當拉達總書記處企圖把哥薩克將軍們的反革命暴行說成是人民自決的表現的時候，人民委員會就不能不指出：總書記處是在打出自決的幌子來掩飾自己同卡列金和羅將柯的聯盟。我們主張各民族實行自決，但是，我們反對在自決的旗號下用走私的方法偷運昨天還主張扼殺芬蘭的卡列金專制。

有人說，衝突是在烏克蘭共和國問題上發生的，人民委員會不承認烏克蘭共和國。這種說法對不對呢？不，不對。人民委員會在『最後通牒』和給彼得格勒烏克蘭司令部的『覆文』(三)中正式承認了烏克蘭共和國。它準備承認俄國任何民族區域的共和國，只要那個區域的勞動人民希望這樣做。它準備承認我國政治生活中的聯邦制度，只要俄國各區域的勞動人民希望這樣做。但是，當有人把人民共和國和卡列金的軍事專政混爲一談的時候，當拉達總書記處企圖把保皇派卡列金和羅將柯捧爲共和國的台柱的時候，人民委員會就不能不指出：總書記處是在打出共和國的幌子來掩飾它對豪門保皇派的完全依附。我們主張成立烏克蘭共和國，但是我們反對拿共和國的旗號來掩護人民的死敵，掩護昨天還主張恢復舊制度和對士兵恢復死刑的保皇派卡列金和羅將柯。

不，中央集權制和自決問題是和同拉達的衝突沒有關係的。爭執不是發生在這些問題上。總書記處故意把中央集權制和自決扯進來是打算作爲一種戰略手腕向烏克蘭人民羣衆隱瞞衝突的真正

原因。

衝突不是在中央集權制和自決問題上，而是在下面三個具體問題上發生的。

第一·個·問題。衝突是由總書記處書記佩特留拉給前綫的那些使前綫有完全瓦解危險的命令引起的。佩特留拉不顧大本營，不顧前綫的利益，不顧和平談判和整個和平事業，竟下令把陸海軍中的全部烏克蘭部隊調回烏克蘭。不難想像，如果烏克蘭部隊服從了佩特留拉的命令，那末前綫在瞬息之間就會崩潰；北方的烏克蘭部隊就要調到南方，南方的非烏克蘭部隊就要調到北方，其他民族的部隊也都要開回『老家』，鐵路就只能忙於運送士兵和裝備，糧食就會因為沒有車輛載運而不再運往前綫，而前綫就會瓦解。這樣，停戰和平事業就會根本動搖。不用說，在平常時期烏克蘭士兵首先應該駐紮在自己家裏，駐紮在烏克蘭。不用說，軍隊『民族化』是可行的和合乎願望的事情。關於這一點，人民委員會已經正式聲明過好幾次。可是在戰爭情況下，當和平問題還沒有解決，而戰綫又不是按民族標誌部署的時候，當由於我們運輸力量薄弱，立即實行軍隊『民族化』就會有士兵撤離、前綫崩潰、和平和停戰遭到破壞的危險的時候，——不用說，在這種情況下是根本談不到立即把各民族部隊撤走的。我不知道佩特留拉是否意識到他正在以輕率的命令瓦解前綫，破壞和平事業。但是，烏克蘭的士兵和水兵立即了解到這一點，因為他們全體（除了極少數）都拒絕服從佩特留拉而留在自己的崗位上一直堅持到締結和約。這樣，烏克蘭戰士就拯救了和平事業，而關於佩特留拉的輕率的命令問題目前也已經顯得不特別尖銳了。

第二個問題。佩特留拉的命令所引起的衝突因拉達總書記處實行解除烏克蘭代表蘇維埃武裝的政策而尖銳化了。在基輔，總書記處的部隊夜間襲擊蘇維埃軍隊，並解除了它的武裝。在敖德薩和哈爾科夫也有過類似的企圖，不過這些企圖都因為遭到回擊而失敗了。但我們確實得悉，為了解除蘇維埃軍隊的武裝，總書記處正在調集軍隊進攻敖德薩和哈爾科夫。我們確實得悉，在其他許多較小的城市裏，蘇維埃的軍隊已經被解除武裝並「遣散回家了」。可見拉達總書記處的目的是要實現科爾尼洛夫和卡列金、阿列克謝也夫和羅將柯的解除蘇維埃的武裝的計劃。但是，蘇維埃是革命的堡壘和希望。誰解除蘇維埃的武裝，誰就是解除革命的武裝，誰就是毀滅和平和自由的事業，誰就是背叛工人和農民的事業。蘇維埃使俄國擺脫了克倫斯基統治的恥辱。蘇維埃給俄國各族人民爭得了土地和停戰。蘇維埃而且只有蘇維埃才能把人民革命進行到完全勝利。因此，誰舉手反對蘇維埃，誰就是幫助地主和資本家壓迫全俄國的工人和農民，誰就是幫助卡列金和阿列克謝也夫鞏固他們對士兵和哥薩克的「鐵的」統治。

請不要對我們說：總書記處裏的人是社會主義者，因此，他們不會背叛人民的事業。克倫斯基自命為社會主義者，但是他却率領軍隊進攻革命的彼得格勒。郭茨自命為社會主義者，但是他却發動士官生和軍官攻擊彼得格勒的士兵和水兵。薩文柯夫和阿夫克森齊也夫自命為社會主義者，但是他們却對前綫的士兵施行死刑。判斷人們是不是社會主義者，不應當根據他們的言論，而應當根據他們的行動。總書記處正在破壞烏克蘭蘇維埃並解除它們的武裝，使卡列金便於在頓河和煤礦區建立

血腥的制度，——這是任何社會主義幌子都掩蓋不住的事實。正因為如此，人民委員會肯定說，總書記處的政策是反革命的政策。正因為如此，人民委員會希望曾經站在俄國最前列為建立革命蘇維埃政權而鬥爭的烏克蘭工人和士兵能够使總書記處俯首聽命，否則就改選它，使兩族人民能够和平相處。

有人談到烏克蘭和俄國之間「交換」軍隊、劃定境界等等。人民委員會完全知道劃定境界的必要性。但是劃定境界應該以兄弟般的友善態度按照協議來進行，而不是以暴力手段按照「能搶什麼就搶什麼」、「能繳誰的械就繳誰的械」的「原則」來進行，像目前總書記處所幹的那樣，搶劫糧食，掠奪貨物，使軍隊挨餓受凍。

第三個問題。當總書記處斷然拒絕讓蘇維埃的革命軍隊過境去消滅卡列金的時候，衝突達到了頂點。總書記處的部隊攔住載着革命軍隊的列車，毀壞鐵路，以開槍射擊來威脅，聲稱他們不能讓「異」軍通過他們的領土。這是昨天還和烏克蘭人一起同妄圖扼殺烏克蘭的劍子手將軍們作鬥爭的俄羅斯士兵，然而今天他們竟成了「異」軍！可是與此同時，就是這個總書記處却允許卡列金的哥薩克部隊和從四面八方來投奔卡列金的反革命軍官自由地通過他們的領土前往羅斯托夫！

科爾尼洛夫分子和卡列金分子在殘殺羅斯托夫的赤衛隊，而拉達總書記處却阻撓我們去援助我們羅斯托夫的同志！卡列金的軍官在槍殺我們礦井中的同志，而總書記處却阻撓我們伸手援助礦工同志！昨天還是被擊潰的卡列金，今天竟一直向北推進，佔領頓巴斯，威脅察里津，這有什麼可以奇

怪的呢？總書記處同卡列金和羅將柯結成了聯盟，這難道還不明白嗎？總書記處寧願同科爾尼洛夫分子結成聯盟，而不願同人民委員會結成聯盟，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有人談到人民委員會有必要同拉達總書記處達成協議。但是，同日前的總書記處達成協議，就是同卡列金和羅將柯達成協議，這難道很難理解嗎？人民委員會不能自殺，這難道很難理解嗎？我們進行反對地主和資本家的革命並不是爲了同劊子手卡列金之流締結聯盟來斷送革命。工人和士兵流血犧牲並不是爲了向阿列克謝也夫之流和羅將柯之流投降，求他們開恩。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拉達同卡列金決裂，向蘇維埃伸出手來，開放道路，讓革命軍隊過境去消滅頓河反革命巢穴，——那末，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工人和士兵將以更熱烈的聯歡來鞏固自己的革命聯盟；

或者拉達不願意同卡列金決裂，不開放道路讓革命軍隊過境，——那末，拉達總書記處就會得到人民的敵人竭力追求而沒有得到的東西，也就是兩個兄弟民族的流血。

使總書記處俯首聽命，或者改選它，使危險的衝突能夠和平解決，這取決於烏克蘭工人和士兵的覺悟性和革命性。

迫使總書記處肯定地表明現在它主張哪一種聯盟：主張同卡列金和羅將柯結成反對革命的聯盟，還是主張同人民委員會結成反對反革命的立憲民主黨人和將軍的聯盟，這取決於烏克蘭工人和士兵的剛毅性和堅強性。

衝突的和平解決掌握在烏克蘭人民的手裏。

人民委員 約·斯大林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載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真理報」第二二三號

關於烏克蘭拉達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全俄中央

執行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說）

也許有人會覺得奇怪：一向堅決堅持自決原則的人民委員會竟和也以自決原則為出發點的拉達發生了衝突。爲了弄清這個衝突的起因，必須研究一下拉達的政治面貌問題。

拉達是以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和農民分享政權的原則為出發點的。而蘇維埃則反對這種分享政權，主張把全部政權交給人民（不包括資產階級）。這就是拉達拿自己的『全部政權歸城市和地方自治機關』（即人民和資產階級）的口號來對抗『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即人民）的口號的原因。

有人說，衝突是在自決問題上發生的。這是不對的。拉達主張在俄國建立聯邦制。而人民委員會比拉達更進一步，直到承認分離權。可見人民委員會和拉達之間的分歧並不在這個問題上。拉達硬說中央集權制是分歧點，這也是完全不對的。按照人民委員會的型式建立起來的各區域中央（西伯利亞、白俄羅斯、土爾克斯坦）曾經向人民委員會請求指示。人民委員會答覆說：你們自己就是當地的權力機關，自己就應當制定指示。可見分歧也不在這裏。人民委員會和拉達的真正分歧是在以下三

方面。

第一個問題：把烏克蘭部隊調往南方戰綫。毫無疑問，本民族的軍隊能够最好地保衛本民族的領土。但是，目前我們的戰綫不是按照民族標誌部署的。在運輸遭到破壞的情況下，按照民族標誌來重新部署戰綫就會使戰綫徹底瓦解。這樣，和平事業就會遭到破壞。烏克蘭的戰士們要比總書記處明智和忠誠，因為大部分烏克蘭部隊都不願意服從拉達的命令。

第二個問題：關於解除烏克蘭蘇維埃軍隊的武裝。烏克蘭拉達維護烏克蘭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利益，以解除蘇維埃軍隊的武裝來打擊革命。拉達在這方面的行動同科爾尼洛夫——卡列金的行動沒有任何本質的區別。不用說，人民委員會將以全力反對拉達的這種反革命政策。

最後，第三個問題：關於不讓蘇維埃軍隊過境去消滅糾集着俄國一切反革命力量的卡列金。拉達不讓蘇維埃軍隊過境的理由是拉達對「實行自決的」卡列金保持「中立」。可是，拉達在這裏是用卡列金專制代替哥薩克勞動人民的自決。拉達阻礙蘇維埃軍隊過境，就是幫助卡列金向北推進。同時，拉達却允許卡列金的哥薩克部隊自由地開往頓河。當我們的同志在羅斯托夫和頓巴斯遭到槍殺的時候，拉達阻礙我們去援助他們。不用說，對拉達的這種叛逆行爲是不應當寬容的。

人民委員會不能放棄反對卡列金的鬥爭。卡列金的反革命巢穴一定要搗毀。這是必然的。如果拉達要阻礙我們去消滅卡列金，掩護卡列金，那末對卡列金的打擊就會落到拉達的頭上。人民委員會不惜對拉達進行堅決鬥爭，因為它知道拉達和卡列金結成了秘密聯盟。人民委員會截獲了一封密碼

電報，從這封電報中可以明白看出：爲了把和談拖延到春天，拉達直接和法國使團建立了聯系，並通過法國使團和卡列金建立了聯系。這個聯盟是反對和平和革命的。這個聯盟必須粉碎，而且一定會被粉碎。

有人責備我們對拉達實行了堅決的政策。然而，正是這種堅決的政策使烏克蘭工人和農民睜開了眼睛，揭露了拉達的資產階級本質。這一點就從承認蘇維埃政權並反對資產階級拉達的新的烏克蘭革命政權在烏克蘭已告成立的電報^(四)中也可以看出。(鼓掌)

載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消息報」第二五四號

烏克蘭拉達是什麼？

讀者在下面可以看到蘇維埃政權所截獲的密碼電報，這封電報揭露了拉達的真面目和「我們盟國」的軍事使團在和平問題上的真正意圖。從電報中可以看出，在法國使團和拉達之間已經建立了某種聯盟，並且「法國使團官員和拉達有直接的聯系」。其次，從電報中可以看出，這個聯盟的目的是「把俄國戰綫在形式上維持到二月或三月，把停戰協定的最後簽訂拖延到春天」。最後，從電報中還可以看出：爲了「給羅馬尼亞戰綫和西南戰綫（這兩條戰綫按計劃應由拉達佔領。——斯大林註）供應煤和糧食」，法國使團已經「同軍人會議（即同卡列金『政府』）達成協議」。

簡單地說，原來在拉達、卡列金和法國軍事使團之間存在着一個旨在破壞和談即把和談「拖延」到春天的聯盟。並且法國軍事使團不是自主地而是遵照「法國政府的緊急指示」行動的。

我們不想在這裏談「我們盟國」軍事使團的行爲。他們所扮演的是什麼角色已經十分清楚：他們在八月幫助了科爾尼洛夫，在十一月幫助了拉達和卡列金，在十二月供給叛亂分子裝甲車。這一切都是爲了「作戰到底」。我們毫不懷疑：「盟國」的這種強制別人作戰的詭計一定會被俄國各族人民爭取民主和平的鬥爭所粉碎。使團的行爲和他們在中非洲的行爲一樣。但是，「盟國」很快就得確信俄國

並不是中非洲……這裏我們感到興趣的主要是拉達所扮演的那種醜惡的角色。

現在我們知道爲什麼拉達要把烏克蘭部隊調往羅馬尼亞戰綫和西南戰綫。原來它企圖以軍隊「民族化」的幌子來掩蓋它和法國使團訂立的旨在把停戰拖延到春天的條約。

現在我們知道爲什麼拉達不讓蘇維埃軍隊過境去消滅卡列金。原來它力圖以對卡列金保持「中立」的幌子來掩蓋它和卡列金結成的反蘇維埃聯盟。

現在我們知道爲什麼拉達抗議人民委員會「干預」烏克蘭的內部生活。原來它力圖以不准干預的詞句來掩蓋法國政府爲消滅革命成果而對烏克蘭和全俄國的生活的真正干預。

烏克蘭的同志們時常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拉達是什麼？

現在我來回答。

拉達，或者更正確地說，拉達總書記處，是一個爲了欺騙羣衆而自稱爲社會主義者的社會主義叛徒的政府。它同也是自稱爲社會主義者的克倫斯基和薩文柯夫的政府一模一樣。

拉達，或者更正確地說，拉達總書記處，是一個和卡列金結成聯盟來反對蘇維埃的資產階級政府。從前克倫斯基政府和科爾尼洛夫夫結成聯盟解除了俄羅斯蘇維埃的武裝。現在拉達政府和卡列金結成聯盟來解除烏克蘭蘇維埃的武裝。

拉達，或者更正確地說，拉達總書記處，是一個和英法資本家結成聯盟來反對和平的資產階級政府。從前克倫斯基政府拖延了和平事業，使數百萬士兵當了炮灰。現在拉達政府正竭力破壞和平事

業，把停戰拖延到春天。

克倫斯基政府因此在俄國工人和士兵的共同努力下被推翻了。

我們毫不懷疑：拉達政府同樣也會在烏克蘭工人和士兵的努力下被推翻。

只有新的拉達，只有烏克蘭工兵農蘇維埃的拉達，才能捍衛烏克蘭人民的利益，反對卡列金分子和科爾尼洛夫分子，反對地主和資本家。

人民委員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真理報」第二一五號

關於芬蘭的獨立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全俄中央

執行委員會會議上的報告)(報紙紀要)

最近芬蘭代表要求我們立即承認芬蘭的完全獨立並確認芬蘭脫離俄國的事實。人民委員會已經做出決議答應他們的要求，並決定頒佈關於芬蘭完全獨立的法令，此項法令已經在報紙上公佈。

人民委員會的決定原文如下：

『對芬蘭政府請求承認芬蘭共和國獨立一事，人民委員會完全按照民族自決權原則做出決議，向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下列提案：(甲)承認芬蘭共和國的國家獨立；(乙)和芬蘭政府協商成立特別委員會(由雙方代表組成)，以擬定有關芬蘭脫離俄國的實際措施。』

很明顯，人民委員會不能有別的做法，因為既然一個民族通過自己的代表要求承認自己的獨立，那末無產階級政府就應當根據賦予各民族自決權的原則答應它的要求。

資產階級報刊說我們把國家弄得分崩離析，失去了許多國家，其中包括芬蘭。但是，同志們，我們不可能失去芬蘭，因為實際上它從來就不歸我們所有。如果我們用暴力手段留住芬蘭，那也決不是

說我們得到了芬蘭。

我們知道得很清楚，威廉是怎樣用強力和橫暴手段『得到』許多國家的，因而給人民及其壓迫者的相互關係造成了怎樣的基礎。

社會民主黨的原則，它的口號和意願，就是要造成一種期待已久的各族人民相互信任的氣氛，也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實現『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這一切都是早就說過的，盡人皆知的。

如果我們更仔細地看看芬蘭獲得獨立的情形，那末我們就會看出，實際上人民委員會是違背自己的意願把自由交給了芬蘭資產階級，而不是交給芬蘭人民，不是交給芬蘭無產階級的代表；由於各種情況的巧合，芬蘭資產階級奪取了政權，並從俄國社會主義者手裏取得了獨立。芬蘭的工人和社會民主黨人陷入了這樣的境地：他們必須仰仗芬蘭資產階級得到自由，而不是直接從俄國社會主義者手裏得到自由。我們認為這是芬蘭無產階級的悲劇，因此不能不指出：芬蘭社會民主黨人只是由於優柔寡斷和令人不解的怯懦而沒有採取堅決措施使自己掌握政權，並從芬蘭資產階級手中奪取自己的獨立。

可以責罵人民委員會，可以對它採取批評態度，但是沒有人能夠斷言人民委員會沒有履行自己的諾言，因為世界上沒有一種力量能够迫使人民委員會背棄自己的諾言。我們用事實證明了這一點：我們十分公正地對待了芬蘭資產階級關於讓芬蘭獨立的要求，並且立即頒佈了關於芬蘭獨立的要求。

法令。

願芬蘭的獨立能够促進芬蘭工人和農民的解放事業，爲我們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打下牢固的基礎。

載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真理報」第二二二號

關於『土耳其屬阿爾明尼亞』

所謂『土耳其屬阿爾明尼亞』要算是俄國『按戰爭的權利』佔領的唯一國家。這就是那個多年來成爲（而且現在還是）西方實現其貪得無饜的外交野心和東方實施其血腥統治的對象的『天府之國』。一方面蹂躪和殘殺阿爾明尼亞人，另一方面各國外交家以假仁假義的『保護』來掩蓋新的殘殺，結果阿爾明尼亞血跡遍野，受盡欺騙和奴役。——誰不知道『文明』強國的外交『藝術』所創造的這些『平常的』圖畫呢？

阿爾明尼亞的兒女是自己祖國的英勇保衛者，但是遠不是有遠見的政治家，他們曾經不止一次地受到帝國主義外交強盜的欺騙。現在他們不能不看到，走外交折衝的老路並不是解放阿爾明尼亞的道路。現在很清楚：被壓迫民族解放的道路是通過俄國十月革命所開始的工人革命。現在誰都明白：俄國各族人民的命運，特別是阿爾明尼亞人民的命運是和十月革命的命運休戚相關的。十月革命扭斷了民族壓迫的鎖鍊。十月革命撕毀了束縛各族人民手脚的沙皇密約。十月革命，也只有十月革命才能把俄國各族人民的解放事業進行到底。

人民委員會根據這些理由決定頒佈關於『土耳其屬阿爾明尼亞』自由自決的專門法令。在目前，

當具有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本性的德國（土耳其當局毫不掩飾他們想用暴力控制佔領區的意圖的時候），這樣做尤其必要。讓俄國各族人民知道，俄國革命及其政府是決沒有侵略野心的。讓大家都知道，人民委員會是以徹底解放被壓迫民族的政策來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政策的。

人民委員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真理報」第二一七號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 會議上關於對德和約問題的講話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一日）（簡要記錄）

斯大林同志認為，如果採用革命戰爭的口號，那我們就幫助了帝國主義。托洛茨基的立場是不能叫做立場的。現在西方沒有革命運動，不存在革命運動的事實，而只有可能性。但是我們在實踐中不能單單依靠可能性。如果德國人開始進攻，那就會加強我國的反革命。德國是能夠舉行進攻的，因為它有自己的科爾尼洛夫式的軍隊——『近衛軍』。十月間我們談論過反對帝國主義的神聖戰爭，因為當時有人向我們說，單單『和平』兩個字就能掀起西方的革命。可是這種說法沒有得到證實。我們實行社會主義改革會把西方革命激動起來，但是爲了實行這種改革，我們需要時間。如果採取托洛茨基的政策，那我們就會給西方革命運動造成最惡劣的條件。因此，斯大林同志建議通過列寧同志的關於德國締結和約的提案。

第一次載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會議記錄》

（一九一七年八月至一九一八年二月）

一九二九年莫斯科—列寧格勒版

關於基輔資產階級拉達

資產階級報紙正在加緊散佈『拉達和人民委員會已經開始談判』的謠言。接近反革命分子的人們竭力傳播這些謠言，強調它們的『特殊』意義。以至許多同志也相信和基輔拉達談判的傳說，而且其中很多人已經寫信問我這種傳說是否真實。

我現在公開聲明：

(一) 人民委員會沒有而且也不準備和基輔拉達進行任何談判。

(二) 基輔拉達已經完全和卡列金勾結在一起，並且正在背着俄國各族人民和奧德帝國主義者進行賣國談判。人民委員會認為，對這樣的拉達只能進行無情的鬥爭，直到烏克蘭蘇維埃獲得完全勝利。

(三) 只有徹底消滅基輔資產階級拉達，只有代之以新的社會主義的蘇維埃拉達（其核心已經在哈爾科夫形成），烏克蘭才能得到和平和安寧。

人民委員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三日

『真理報』第九號

在全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第三次 代表大會^(五)上的講話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日至十八日)

一 關於民族問題的報告

(二月十五日)(報紙紀要)

報告人指出，民族問題是目前俄國特別關心的問題之一。由於大俄羅斯人不信俄國人口的絕大多數並被居住在俄國邊疆地區的其他「弱小」民族團團包圍着，這個問題就顯得更加嚴重。

沙皇政府鑒於民族問題的嚴重性，曾經極力嚴酷處理民族事務。它實行了強迫邊疆地區各民族俄羅斯化的政策，它的方法是禁止使用本族語言、蹂躪和其他迫害。

克倫斯基的聯合政府消滅了這些民族障礙，但是由於它的階級性，沒有能夠徹底解決民族問題。

革命初期的政府不但沒有走上徹底解放各民族的道路，而且往往不惜採取高壓手段來鎮壓民族運動，像對烏克蘭和芬蘭那樣。

只有蘇維埃政權才公開宣佈了一切民族都有直到同俄國完全分離的自決權。在這一方面，新政權甚至比某些民族內部的民族集團還要激進。

雖然如此，在人民委員會和各邊疆地區之間仍然發生了許多衝突。不過，這些衝突不是圍繞着民族問題，而恰恰是圍繞着政權問題。講演人舉出許多例子，說明由有產階級上層代表匆忙拼湊起來的各邊疆地區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府如何極力藉口解決自己的民族問題而對蘇維埃和其他革命組織進行一定的鬥爭。各邊疆地區和中央蘇維埃政權之間所發生的一切衝突的根源都在於政權問題。某些區域的資產階級集團力圖給這些衝突塗上民族的色彩，只是因為這樣對他們有利，便於他們用民族的外衣來掩蓋同本區域勞動羣衆的政權進行鬥爭。

講演人詳細說明了拉達的例子，令人信服地證明烏克蘭資產階級沙文主義集團如何利用自決原則來實現其本階級的帝國主義目的。

這一切表明必須把自決原則解釋為該民族的勞動羣衆的自決權，而不是資產階級的自決權。自決原則應當是爭取社會主義的手段，應當服從社會主義的原則。

關於俄羅斯共和國的聯邦制度問題，講演人指出：蘇維埃聯邦的最高機關應該是蘇維埃代表大會。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代表大會的職權。

二 關於俄羅斯共和國聯邦機關的決議草案

(一) 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建立在俄國各民族自願聯盟的基礎上，是這些民族的蘇維埃共和國的聯邦；

(二) 聯邦的最高權力機關是全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代表大會，代表大會會議至少每三個月舉行一次；

(三) 全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代表大會選舉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是最高機關；

(四) 聯邦政府即人民委員會的選舉和罷免（全部或部分）由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或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

(五) 具有特殊生活習慣和民族成分的各個區域的蘇維埃共和國參加聯邦政府的方式以及俄羅斯共和國聯邦機關和區域機關職權範圍的劃分，在各區域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之後，立即由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這些共和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確定。

三 關於民族問題報告的結論

(二月十五日)(報紙紀要)

斯·大·林同志就所提出的關於俄羅斯共和國聯邦機關的決議做了結論。

他指出，所提出的決議並不是法律，它只是擬定了俄羅斯聯邦共和國未來憲法的一般原則。

在兩個政治派別即民族主義反革命和蘇維埃政權之間的鬥爭還沒有結束以前，是談不到制定明確規定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機構一切細節的嚴密憲法的。

這個決議只包含憲法的一般原則，這些原則將交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詳細研究並提請下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最後批准。

有人責備蘇維埃政權在和資產階級拉達鬥爭時表現得過分嚴酷。斯·大·林同志在回答這種責備時指出，因為這是和披上民族民主外衣的資產階級反革命進行鬥爭。

斯·大·林同志着重指出，領導拉達的某些政治活動家(如文尼汗柯)的民主招牌決不是實行真正民主政策的保障。

我們判斷拉達不是根據它的言論，而是根據它的行動。

拉達中的『社會主義者』的社會主義究竟表現在哪裏呢？

在全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口頭上他們在宣言⁽²⁾中宣稱自己主張把全部土地交給人民，而實際上他們却在他們頒佈的說明書中加以限制，宣佈地主的一部分土地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不應當交給人民。

口頭上他們宣稱自己順從蘇維埃，而實際上他們却和蘇維埃進行殊死鬥爭，解除蘇維埃軍隊的武裝，逮捕蘇維埃的工作人員，杜絕蘇維埃繼續存在的任何可能。

口頭上他們說忠於革命，而實際上却表明自己是革命的最兇惡的敵人。

他們說在反對頓河反革命的鬥爭中保持中立，而實際上却給卡列金將軍以直接的和積極的援助，幫助槍殺蘇維埃軍隊，不讓糧食北運。

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至於拉達在本質上是資產階級的和反革命的這一點，也是毫無疑問的。

馬爾托夫在這裏所說的蘇維埃反對民主派的鬥爭究竟是什麼呢？

右派發言人，特別是馬爾托夫，稱讚拉達並替它辯護，大概是因為看到拉達的政策反映了他們自己的政策。妥協派先生們把他們如此稱心的這個一切階級的聯合政權——拉達看做立憲會議的雛型。大概拉達聽到右派代表的發言以後也會衷心地稱讚他們。難怪常言道：臭氣相投。（笑聲，鼓掌。）

其次，講演人談到高加索的自決，並且根據確實材料證明，高加索行政委員會⁽³⁾正對高加索的蘇維埃組織和前綫的蘇維埃實行公然侵犯的政策，同時和高加索反革命運動的英雄普爾熱瓦爾斯基將軍保持聯系。

根據這一切情況來看，必須繼續進行所謂內戰，這種內戰實質上是兩個派別之間的鬥爭，一個派別力圖在各邊疆地區建立妥協主義的聯合政權，另一個派別則為建立社會主義政權，為建立勞動羣衆即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的政權而鬥爭。

人民委員會和各邊疆地區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聯合政府之間所發生的那些尖銳衝突的內容和歷史意義就是如此。這些政府說他們進行鬥爭是爲了捍衛民族獨立，這種藉口不過是他們向勞動人民進攻的一種虛偽掩飾而已。（熱烈鼓掌）

馬爾托夫責備蘇維埃政權自相矛盾，說它一面要求在俄國各邊疆地區建立無產階級政權，一面又對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所堅持的在庫爾蘭、立陶宛、波蘭等地實行全民投票表示滿意。斯大林同志在回答這種責備時指出，當西部地區還沒有蘇維埃，當那裏還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要求在那裏建立蘇維埃政權，那是愚蠢之至的。

講演人說：如果依照馬爾托夫的方案去做，那就不得不在不僅沒有蘇維埃，而且還沒有開闢走向蘇維埃道路的地方臆造蘇維埃。在這種情況下說通過蘇維埃來實行自決，那是荒謬絕倫的。

報告人在結束報告時再一次談到民主派右翼和左翼之間的基本分歧。左翼爭取建立下層的專政即多數人對少數人的統治，而右翼則建議曳足後退，退到已經走過的資產階級議會制度的階段上去。法國和美國的議會制度的經驗明顯地表明，經過普選制產生的表面上民主的政權，實際上是和真正民主制相去很遠而且背道而馳的一種同財政資本結合的聯合政權。在法國，在這個資產階級民主制

的國家裏，議員是由全民選舉的，但是部長是由里昂銀行指派的。在美國，選舉是普遍的，但是執掌政權的是億萬富翁洛克菲勒的傀儡。

講演人問道：難道這不是事實嗎？是的，我們已經埋葬了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馬爾托夫分子要把我們拖到三月革命^①時期去是枉費心機的。（笑聲，鼓掌。）我們工人代表必須使人民不僅成爲投票者，而且成爲統治者。執政的並不是選舉者和投票者，而是統治者。（熱烈鼓掌）

載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七日和十八日

「真理報」第十二號和第十三號

^① 三月革命即一九一七年俄國二月（舊曆）革命。俄語中「三月」和「馬爾托夫」兩詞的形容詞是相同的。——譯者註

給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彼得堡 委員會的話傳電報

我們建議布爾什維克黨彼得堡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和各區委員會一小時也不要喪失，立即把全體工人發動起來，以便遵照彼得堡蘇維埃今晚將要通過的決議，組織幾萬工人，把全部資產階級一無例外地帶到彼得堡近郊在工人監督之下挖戰壕。在革命危急的今天，只有這樣才能拯救革命。戰壕纔路由軍人指定，你們把武器準備好，而主要的是把所有的人都組織起來並動員起來。

列寧

斯大林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第一次刊印

給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 人民書記處的電報

五天前霍夫曼將軍通知我們停戰協定⁽²⁾已滿期，隔了一天便開始軍事行動。人民委員會關於主張恢復和談的聲明還沒有得到答覆。顯然，德國政府所以遲遲不作答覆是爲了先把我國掠奪一空，然後開始和談。德軍已經佔領得文斯克、羅夫諾、明斯克、沃爾馬爾、加普薩爾，現在正向彼得堡和基輔推進。顯然，進軍的目的不僅是掠奪，主要是扼殺革命和摧毀革命的成果。

人民委員會決定在彼得堡組織抵抗，動員全體工人居民，也動員資產階級，如果資產階級不願意挖戰壕，就強迫他們去，強迫他們在工人監督下挖戰壕。

同志們的共同意見是這樣：你們基輔人應該不要喪失一分鐘，立即在基輔城西組織同樣的抵抗，動員一切有生力量，配備大砲，挖掘戰壕，驅使資產階級在工人監督下挖戰壕，宣佈戒嚴，嚴厲執行。總的任務就是保衛住彼得格勒和基輔，無論如何要攔住德寇。

情況比你們所能設想的更爲嚴重。毫無疑問，德寇想暢行無阻地進到彼得堡至基輔一綫，然後在

那裏，並且僅僅在那裏，在這兩個首都，才提起和平談判。我想，你們還沒有廢除舊拉達和德軍簽訂的條約(10)。如果真是這樣，我們認爲你們不必急於廢除。

再說一遍：不要喪失一分鐘，不要多費唇舌，立即行動起來，讓大家看到，蘇維埃政權是能夠自衛的。

我們的全部希望都在工人身上，因爲正在遣散的所謂軍隊只會驚惶和逃跑。
即等回電。

約·斯大林

(受人民委員會委託)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於彼得格勒

第一次載於「關於一九一八年紛爭

烏克蘭德國佔領者的文獻」一書

一九四二年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版

給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 人民書記處的直達電報稿

人民委員斯大林受人民委員會委託。

前天，二月二十二日，接到德國政府的苛刻的、可以說是蠻橫的議和條件，而且德國人要求我們在四十八小時內接受這些條件。同時，德國部隊向列維里和普斯可夫進攻，威脅彼得格勒，而我軍完全不予抵抗。你們是否得悉這些條件，我不知道。我們曾經用無線電向各地廣播了這些條件。現在我把其中主要的幾條告訴你們。

『第四條：俄國立即同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締結和約。俄國軍隊和赤衛隊立刻撤出烏克蘭和芬蘭。』
『黑海及其他海上的俄國軍艦應立即駛回俄國港口，停泊在那裏，直到全面締結和約，否則就解除其武裝。』
『按照停戰協定的規定，恢復黑海及其他海上的商務航運。立即開始清除水雷。』

『第三條：俄國軍隊和赤衛隊立即撤出里夫蘭和愛斯蘭，在國家機構未能保障當地社會安全和國家秩序之前由德國警察佔領。必須立即釋放一切因政治原因而被捕的居民。』

「第五條：俄國應當盡力做到一切，保證立即有步驟地歸還土耳其東安那托里亞各省，並承認土耳其撤回投降書。」

後面是關於貿易條約的條款，這些條款的基礎是你們所知道的舊拉達和奧匈帝國訂立的條約。

總之，應該說，條件的蠻橫是難以置信的。我們認為，關於烏克蘭的一條並不是要恢復文尼阡柯政權（這個政權本身對於德國人並沒有價值），而是要對我們施加極實際的壓力，以期迫使我們和你們同意接受舊拉達同奧匈帝國訂立的條約，因為德國人需要的不是文尼阡柯，而是拿工業品來換取糧食和礦石。

我們對目前因德國人進攻和我軍潰逃而造成的形勢是這樣估計的：由於西方革命運動發展緩慢，我軍不堅強和德帝國主義者的貪婪至極，我們在推翻了本國帝國主義者之後，又暫時落入外國帝國主義的魔掌；爲了反對外國帝國主義，我們應該立即準備力量組織衛國戰爭，同時期待西方革命力量的發展（這種發展在我們看來是不可避免的）。要進行這種準備，必須有一個起碼的喘息時機；即使是蠻橫的和約也能給我們提供喘息時機。無論如何不能抱幻想。要有勇氣正視現實並承認我們已經暫時落入德帝國主義的魔掌。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今晨三時決定締結條件蠻橫的和約並委託人民委員會派代表團去布列斯特（代表團今天已經動身），就是根據這些考慮。中央執行委員會認定，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能保持蘇維埃政權。而現在要爲組織反對德帝國主義的神聖戰爭準備再準備。

我們都認爲，你們人民書記處應該派自己的代表團去布列斯特，並在那裏聲明，如果奧德不再支

持文尼阡柯的冒險行爲，人民書記處將不反對舊基輔拉達所訂條約的原則。你們採取這種步驟，第一、可以強調出南方和北方蘇維埃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團結一致；第二、可以保持烏克蘭的蘇維埃政權，這對整個國際革命是有很大好處的。我們很希望你們能了解我們，並且在不幸的和約的這些最重要問題上同意我們的意見。

請立即回答下面兩個問題：你們是否今天就派代表來彼得格勒，或者更簡單些，直接去布列斯特，以便共同和德國人進行談判？這是第一。第二、你們是否同意我們的在排斥文尼阡柯及其黨徒的前提下可以接受文尼阡柯條約的看法？我等待你們對這兩個問題的答覆，以便準備委任狀和辦理你們赴布列斯特的事宜。

人民委員 約·斯大林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於彼得格勒

第一次刊印

烏克蘭是個交叉點

二月底，在同德國簽訂和約以前，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人民書記處就派了代表團到布列斯特，聲明它同意在前基輔拉達和德意志同盟所締結的條約上簽字。

在布列斯特的德軍統帥部的代表，並非無名的霍夫曼沒有接見人民書記處的代表團，他說沒有必要同這個代表團進行和平談判。

與此同時，德國和奧匈帝國的突擊部隊同佩特留拉——文尼阡柯的蓋達馬克^①部隊聯合起來開始進犯蘇維埃烏克蘭。

不是和平，而是反對蘇維埃烏克蘭的戰爭，——這就是霍夫曼的答覆的內容。

根據前基輔拉達所簽訂的條約，烏克蘭必須在四月底以前供給德國三千萬普特糧食。至於德國所要求的「自由輸出礦石」，那就更不用提了。

蘇維埃烏克蘭人民書記處無疑是知道條約上的這一條的，而且它知道當它正式表示同意簽署文尼阡柯和約時，它是在做什麼。

然而，以霍夫曼為代表的德國政府拒絕同烏克蘭所有城鄉蘇維埃都承認的人民書記處進行和平談判。它寧願同死人結成聯盟，同已經被推翻和被驅逐的基輔拉達結成聯盟，而不願意同烏克蘭人民所承認的、唯一能够拿出『必需數量』糧食的人民書記處締結和約。

這就是說，奧德進犯的目的不僅是要得到糧食，主要是要推翻烏克蘭的蘇維埃政權和恢復資產階級舊制度。

這就是說，德國人不僅想從烏克蘭榨取千百萬普特糧食，而且還企圖剝奪烏克蘭工人和農民的權利，奪去他們用血換來的政權並把它交給地主和資本家。

奧德帝國主義者用刺刀帶來新的可恥的壓迫，這種壓迫絲毫不比舊日韃靼人的壓迫輕些，——這就是來自西方的進犯的內容。

烏克蘭人民顯然感覺到這一點，正慷慨激昂地準備抵抗。組織農民紅軍，動員工人赤衛隊，經過最初的驚惶之後同『文明』暴徒進行了一系列的勝利的小戰鬥，奪回巴赫馬奇、柯諾托普、涅仁，迫近基輔，羣衆的熱情日益高漲，成千上萬的人去和奴役者作戰，——人民的烏克蘭就是這樣來回答暴徒的進犯。

爲了反對來自西方的外國壓迫，蘇維埃烏克蘭掀起了衛國解放戰爭，——這就是在烏克蘭發生的事件的內容。

這就是說，德國人要想拿到每一普特糧食和每一塊金屬，都必須經過戰鬥，經過和烏克蘭人民的

殊死搏鬥。

這就是說，德國人要想取得糧食並把佩特留拉和文尼阡柯扶上王位，就必須真正征服烏克蘭。

德國人爲了一舉兩得（既獲得糧食，又摧毀蘇維埃烏克蘭）而進行的『短促突擊』，完全有可能變成外國奴役者同兩千萬烏克蘭人民——外國奴役者奪取糧食和自由的對象之間的持久戰爭。

烏克蘭的工人和農民將不惜一切力量同『文明』暴徒進行英勇鬥爭，這還用得着多說嗎？

在烏克蘭開始的衛國戰爭完全可以期望得到整個蘇維埃俄國的全力支持，這還用得着證明嗎？

如果烏克蘭的戰爭形成持久戰，終於變成俄國全體正直而高尚的人們反對來自西方的新壓迫的戰爭，那會怎樣呢？

如果德國的工人和士兵在這樣的戰爭的進程中終於了解到德國首腦們所遵奉的目的並不是『保護德國人的祖國』，而純粹是饕餮的帝國主義野獸的貪得無厭，並在了解到這一點之後立即做出相應的實際結論，那會怎樣呢？

現在在烏克蘭形成了整個國際時局的主要交叉點——俄國開始的工人革命和來自西方的帝國主義反革命的交叉點，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饕餮的帝國主義野獸一定會在蘇維埃烏克蘭碰得頭破血流，——事件的不可更改的邏輯現在不

是正導向這個結局嗎？……

載於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四日

「消息報」第四十七號

署名：約·斯大林

① 蓋達馬克是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烏克蘭哥薩克和農民反對波蘭地主的起義隊伍。蘇聯國內戰爭期間，烏克蘭的反革命首領爲了欺騙羣衆，也把自己的隊伍稱爲蓋達馬克。——譯者註

關於韃靼——巴什基里亞蘇維埃共和國

自從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宣佈俄羅斯共和國實行聯邦制度以來，已經有兩個月了。而還在忙於建立地方蘇維埃政權的各邊疆地區，到今天還沒有對聯邦的具體形式明確地表示意見。如果不算現在正受着「文明」暴徒殘酷蹂躪的烏克蘭以及已經表示贊成同俄羅斯建立聯邦關係的克里木和頓河區域，那末韃靼——巴什基里亞要算是贊成同蘇維埃俄羅斯建立聯邦關係的唯一的區域，因為該地革命組織已經明確擬定了此項計劃。我們指的是那個擬定得清楚明白的韃靼——巴什基里亞蘇維埃共和國的組織大綱，目前大家都在談論這個大綱，它是韃靼人和巴什基里亞人的最有威望的蘇維埃組織擬定的。

爲了滿足韃靼——巴什基里亞革命羣衆的願望，並根據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宣佈俄羅斯爲蘇維埃共和國聯邦的決定，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遵照人民委員會的指示擬定了如下的關於俄羅斯蘇維埃聯邦韃靼——巴什基里亞蘇維埃共和國的條例。不久就要召開的韃靼——巴什基里亞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大會將定出這一條例的具體形式和細則。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將批准這次大會的工作成

果，這一點我們是沒有理由懷疑的。

人民委員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真理報」第五十三號

戴着社會主義假面具的南高加索 反革命分子

在俄羅斯聯邦各邊疆地區中，就民族成分的繁多複雜來說，南高加索是最突出的一個地方。格魯吉亞人和俄羅斯人，阿爾明尼亞人和阿捷爾拜疆韃靼人，土耳其人和列茲金人，沃舍梯人和阿布哈茲人，——這就是南高加索七百萬居民的複雜民族成分的一幅遠不完全的圖景。

在這些民族集團中，無論哪一個民族集團都沒有明確劃定的民族境界，他們都是交錯地雜居着，不僅在城市是這樣，在農村也是這樣。其實這也正說明爲什麼南高加索各民族集團相互之間的殘酷鬥爭常常蓋過他們反對俄羅斯中央的共同鬥爭。這種情況就給用民族的旗幟和裝飾品來掩蓋階級鬥爭造成了極『方便的』條件。

南高加索的另一個同樣突出的特點是它的經濟落後。如果把巴庫這個主要靠外資發展的全區工業綠洲除外，那末南高加索就是一個農業地區，只是在沿海一帶邊沿地方有比較發達的商業，而在中部則是還很牢固的純粹農奴制度的殘餘。梯弗里斯省、葉里薩維特波里省和巴庫省到今天還有很多

農奴制的韃靼公卿和封建制的格魯吉亞王公，他們佔有大地產，擁有專門的武裝匪徒，掌握着韃靼、阿爾明尼亞和格魯吉亞農民的命運。其實這也就說明爲什麼在那裏農民的不滿情緒往往釀成激烈的農民「騷動」。正應該在這裏來尋找常常被農民「騷動」所蓋過的南高加索（巴庫除外）工人運動的軟弱和不純的原因。這一切就給有產階級和所謂「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其中大多數是貴族出身）結成政治同盟來反對目前國內爆發的工農革命造成了有利的基礎。

二月革命並沒有使邊區勞動階級的狀況發生本質變化。農村中最革命的分——士兵當時還在前列。而工人作爲一個階級來說，由於邊區經濟落後，一般還軟弱，作爲一個有組織的單位來說，還不鞏固；他們陶醉於已得的政治自由，看樣子不打算繼續前進。全部政權仍然掌握在有產階級手裏。有產階級死死抓住政權，等待時機；樂意讓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戰略家們用俄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實現等等奇談怪論來麻醉工人和農民。

十月革命急劇地改變了這種情況。它一下子就把一切關係倒轉過來；提出了政權轉到勞動階級手中的問題。「全部政權歸工人和農民！」的呼聲像雷鳴一樣響徹全國；喚起了被壓迫的羣衆。當俄國北部發出的這種呼聲在那裏開始實現的時候，南高加索的有產階級親眼看到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權正給他們帶來不可避免的死亡。因此，反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就成了他們的生死存亡的問題。而已經嘗到政權美味的「社會主義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知識分子，現在面臨着失掉政權的危險，於是就自然而然和有產階級勾結起來了。

這樣就形成了南高加索的反蘇維埃同盟。

可汗霍伊斯基和哈斯馬麥多夫之類的韃靼公卿同饒爾丹尼亞和格格奇柯利之類的格魯吉亞貴族知識分子所參加的南高加索行政委員會，就是這個反蘇維埃同盟的活的化身。

爲了把民族集團內部的各階級聯合起來，組織了格魯吉亞、韃靼、阿爾明尼亞等民族的『民族委員會』。它們的鼓舞者是孟什維克饒爾丹尼亞。

爲了把南高加索一切主要民族的有產階層聯合起來，成立了南高加索行政委員會。它的領導者是孟什維克格格奇柯利。

爲了把邊區『全體居民』聯合起來反對蘇維埃政權，組織了所謂『南高加索議會』，由南高加索出席立憲會議的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達什納克黨和可汗等等的代表組成。它的點綴品，不，應該說它的主席，是孟什維克齊赫澤。

這裏既有『社會主義』，又有『民族自決』，還有比這些舊裝飾品更實際的東西：有產階層反對工農政權的實際聯盟。

但是，靠裝飾品過日子是不能長久的。聯盟需要『行動』。當第一個實際危險剛一出現，『行動』就立刻出場了。我們說的是和平談判開始以後從土耳其戰綫回來的革命士兵的事。這些士兵必須經過反蘇維埃同盟的首都梯弗里斯。他們在布爾什維克手裏對南高加索行政委員會的存在會形成嚴重的威脅。危險是非常實際的。於是就在這裏，在這個危險面前，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裝飾品都銷

聲匿跡了。這個同盟的反革命性質暴露出來了。行政委員會和『民族委員會』對前綫回來的部隊進行了叛變性的射擊；解除了他們的武裝；而把野蠻的『民族』團練武裝起來。爲了使『行動』更有把握並保證自己北部的安全，南高加索行政委員會同卡拉烏洛夫和卡列金達成協議，給卡列金運去了整整幾車廂彈藥，幫助他解除那些他自己無力解除的部隊的武裝；總之，用各種手段支持他的反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不擇手段地保護南高加索有產階級，使他們不受革命士兵的侵犯；——這就是這種卑鄙『政策』的實質。唆使覺悟低的伊斯蘭教武裝隊伍攻擊俄羅斯士兵，把後者誘入預先佈置好的埋伏地點，毆打和槍殺，——這就是這種『政策』的手段。在沙姆霍爾（位於葉里薩維特波里和梯弗里斯之間）附近槍殺從土耳其戰綫開來進攻卡列金的俄羅斯士兵，是這種可恥的解除武裝『政策』的最明顯的例證。

下面是『巴庫工人報』(一)關於這件事的報道：

『一九一八年一月上半月，在梯弗里斯至葉里薩維特波里的鐵路綫上，幾千名伊斯蘭教武裝匪徒在葉里薩維特波里伊斯蘭教民族委員會委員們的率領下，在南高加索行政委員會派出的裝甲火車的援助下，對開往俄羅斯的部隊強迫繳械多次。並且擊斃傷俄羅斯士兵幾千名，鐵路綫上佈滿屍體。奪去俄羅斯士兵步槍一萬五千支，機關槍七十挺，砲二十門。』

事實就是這樣。

南高加索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反對革命士兵的聯盟在官方的孟什維主義的旗幟下進行活動，——

這就是上述事實的內容。

在這裏我們認為有必要從『巴庫工人報』上摘引幾段論述葉里薩維特波里——沙姆霍爾事件的文章：

『孟什維克力圖掩蓋葉里薩維特波里事件的真相。連他們昨天的盟友梯弗里斯社會革命黨人的報紙「勞動旗幟報」也認定他們企圖「抹殺事件」，並要求在邊區中央公開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歡迎社會革命黨人的這個要求，因為今後南高加索革命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沙姆霍爾慘案的罪魁是否能被正式揭發出來，一月六日至十二日事件的真相是否能大白於世。

我們認為，在葉里薩維特波里事件的罪魁中首先應該指出一度是高加索社會民主黨的領袖，現在是所謂「格魯吉亞民族之父」的諾伊·尼古拉也維奇·饒爾丹尼亞。邊區中央主席團就是在他的主持下決議解除過境軍用列車的武裝並以此來武裝民族部隊的。就是由他簽發電報給葉里薩維特波里伊斯蘭教民族委員會把聚集在沙姆霍爾附近的軍用列車解除武裝的。他，諾伊·饒爾丹尼亞，還從梯弗里斯派出了若干同樣負有解除軍用列車武裝使命的代表團。這話是代表團的一員，士兵克魯普柯在葉里薩維特波里市民委員會召開的有許多人參加的會議上公開說出來的。諾伊·饒爾丹尼亞和他一向熱心得超乎常情的助手納·拉米施維里派出了一列由阿勃哈查瓦率領的裝甲火車，阿勃哈查瓦把武器分發給伊斯蘭教徒，幫助他們槍殺幾千名士兵並解除軍用列車的武裝。

諾伊·饒爾丹尼亞辯護說，他沒有在電報上簽名。幾十名阿爾明尼亞人和伊斯蘭教徒都肯定說，電報是他簽名的，而且這封電報還在。饒爾丹尼亞說，他知道事情複雜化之後，曾經打電話給阿勃哈查瓦，請他不要強行解除軍用列車的武裝，讓他們過去。阿勃哈查瓦已經被擊斃，這個聲明已經無法查對，我們姑且假定通過電話……

如果撇開死人（俗語說，一切都可以推在死人身上），那末還有活的證人，他們駁斥了饒爾丹尼亞的申述，證實了收報地址和饒爾丹尼亞的簽名以及負有解除武裝使命的代表團的派遣等等。

如果他們說謊，爲什麼饒爾丹尼亞不處分他們呢？爲什麼他和他的朋友們想「抹殺事件」呢？

不，饒爾丹尼亞、拉米施維里等諸位公民，你們對一月七日至十二日擊斃幾千名士兵的流血事件負有重大的責任。

你們能推掉這個滔天罪行的責任嗎？但是，我們說的不是推卸個人責任。

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注意饒爾丹尼亞的不是他個人，我們所以注意他，是因爲他是一個制定南高加索政策的政黨的領袖，是南高加索當局威望最高、責任最大的代表。

他幹出這種罪行，第一、是根據邊區中央主席團和全邊區民族委員會的決議的，第二、無疑是取得南高加索行政委員會的同意的。我們對饒爾丹尼亞個人的譴責，也就是對整個孟什維克

黨，對邊區中央，對南高加索行政委員會的譴責；在這個行政委員會裏，契恆凱里和格格奇柯利先生同伊斯蘭教公卿和可汗結成緊密的公開的聯盟，竭盡全力來消滅革命。我們提到饒爾丹尼亞和拉米施維里，是因為他們的名字同電報、命令、派遣「強盜」裝甲火車連在一起。要弄清真相，必須從他們身上着手進行偵查。

但是還有一些名字必須指出，還有一個罪犯的巢穴必須掃除。這個巢穴就是全部由反動的公卿和可汗組成的葉里薩維特波里伊斯蘭教民族委員會。它在一月七日晚間根據饒爾丹尼亞的電報做出了「無論如何」要解除軍用列車武裝的決議，並於一月九日至十二日極端無恥地殘酷地執行了自己的決議。

孟什維克報刊在談到葉里薩維特波里事件的時候，竟把事情說成似乎是南高加索常有的「強盜」襲擊鐵路的事件。這真是最無恥的謊話！

在沙姆霍爾和達里亞爾幹出罪行的不是強盜，而是由伊斯蘭教民族委員會公開領導的幾千名伊斯蘭教平民，他們被大批戰利品所誘惑，他們確信這是遵照南高加索當局的命令辦事。伊斯蘭教民族委員會在葉里薩維特波里公開糾合了幾千名伊斯蘭教徒，把他們武裝起來，在葉里薩維特波里車站把他們載上火車，開往沙姆霍爾。據日擊者稱，在獲得「勝利」之後，「社會革命黨人」薩菲丘爾斯基由伊斯蘭教民族委員會的其他英雄陪着，騎在從「敵人」手裏奪來的大炮上凱旋入城。

「這裏說的」究竟是什麼樣的強盜襲擊呢？」（『巴庫工人報』第三十號和第三十一號）這些就是製造這一罪惡的冒險行爲的主要英雄。

這裏還有兩份揭露冒險行爲製造者的文件。

工兵農代表蘇維埃邊區中央主席諾·饒爾丹尼亞關於解除軍用列車武裝給各地蘇維埃的電報：

『南高加索各地蘇維埃

梯弗里斯發。第五〇五號甲。一九一八年一月六日收到，發報號碼五六三六三。收報員納烏莫夫。字數五十九。發報時間五日十八時二十四秒。通報。

由於返回俄羅斯的軍隊隨身帶去武器，如果停戰談判失敗，民族部隊將無足夠的武器防守戰綫，因此，工兵農代表蘇維埃邊區中央決定建議各地蘇維埃設法奪取撤退部隊的武器，並將每次執行情況報告邊區中央。

邊區中央主席 饒爾丹尼亞

騎兵上尉阿勃哈查瓦給韃靼騎兵團團長馬加洛夫的電報：

『葉里薩維特波里

韃靼騎兵團團長馬加洛夫收。澤加姆發。第四十二號。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收到。發報機關茹。發報號碼一八五七。收報員瓦塔。字數三十。發報時間七月十五時。

五列武裝兵車正在開來，載有一門砲，帶着幾名蘇維埃代表，我乘裝甲火車去抵抗。希接濟各種武器。

騎兵上尉 阿勃哈查瓦

通信值班員 沙齊拉什維里

（『巴庫工人報』第三十三號）

文件就是這樣。

在事變的進程中，『社會主義』裝飾品就這樣銷聲匿跡而讓位給南高加索行政委員會的反革命『行動』了。齊赫澤、格格奇柯利、饒爾丹尼亞不過是用自己的黨的旗幟來掩蓋南高加索行政委員會的卑鄙行爲而已。事物的邏輯比其他任何邏輯都有力。

反革命的南高加索行政委員會解除從前綫回來的俄羅斯士兵的武裝來和『外部的』革命者作鬥爭，是打算一舉兩得：一方面，消滅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即消滅布爾什維克邊區委員會的主要支柱——俄羅斯的革命軍隊；另一方面，這樣可以得到『必需的』武器來武裝孟什維克反革命行政委員會的主要靠山，即格魯吉亞、阿爾明尼亞和伊斯蘭教部隊。由此看來，對『外部的』革命者作戰的使命是保證南高加索『內部的和平』。格格奇柯利和饒爾丹尼亞先生對他們的『後方』即卡列金之流和菲里莫諾夫之流所盤踞的北高加索愈感覺到它的穩固，他們實行這個陰險的政策就愈堅決。但是事變的進程粉碎了南高加索反革命分子的一切打算。

卡列金和科爾尼洛夫的避難所羅斯托夫和諾沃切爾卡斯基的攻克根本動搖了「北面的後方」。北高加索全綫（直到巴庫）的完全肅清已經使這個後方化爲烏有。來自北方的蘇維埃革命的浪潮毫不客氣地闖進了南高加索同盟的王國，威脅着它的存在。

南高加索本身的情況也同樣「不利」。

從前綫回來的南高加索士兵給農村帶來了土地革命。伊斯蘭教地主和格魯吉亞地主的莊園燒起來了。農奴制殘餘的基石遭到了「布爾什維克化的」士兵農民的堅決衝擊。可見南高加索行政委員會的把土地交給農民的空口諾言已經不能使捲入土地革命浪潮的農民滿意了。要求行政委員會的是行動，但不是反革命的行動，而是革命的行動。

工人也沒有而且不會落在事變的後面。第一、來自北方的、給工人帶來新的成果的革命，很自然地喚起了南高加索無產階級去進行新的鬥爭。甚至孟什維克反革命的支柱即死氣沉沉的梯弗里斯的工人，也開始離開南高加索行政委員會而擁護蘇維埃政權了。第二、北高加索在卡列金和菲里莫諾夫時期是梯弗里斯的糧食供應地，蘇維埃在北高加索勝利以後，梯弗里斯的糧食恐慌不能不加劇，這自然就引起了許多次的糧食「騷動」，因爲革命的北高加索堅決拒絕供養反革命的梯弗里斯。第三、紙幣的缺乏（地方流通券不能代用！）擾亂了經濟生活，首先是鐵路運輸，這無疑就加深了城市下層羣衆的不滿。最後，從十月革命最初幾天起就承認蘇維埃政權並且不斷同南高加索行政委員會進行鬥爭的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巴庫沒有讓南高加索的無產階級睡覺，而成了他們嚮往仿效的榜樣和照亮走

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的活的燈塔。

所有這些情況加在一起，就不能不使南高加索的整個政治形勢革命化。結果連『最可靠的』民族部隊也開始『瓦解』而轉到布爾什維克方面來了。

在南高加索行政委員會面前擺着兩條道路：

或者同工人和農民一起反對地主和資本家，那末同盟就要瓦解。

或者堅決反對農民和工人運動以保持同地主和資本家的同盟。

饒爾丹尼亞和格格奇柯利兩位先生選擇了第二條道路。

首先，南高加索行政委員會宣佈格魯吉亞和韃靼農民的土運運動是『搶劫』和『搗亂』，逮捕並槍殺了『禍首』。

保護地主反對農民！

其次，行政委員會封閉了梯弗里斯所有布爾什維克報紙，逮捕和槍殺抗議這種暴行的工人。保護資本家反對工人！

最後，饒爾丹尼亞和格格奇柯利先生顯然爲了『躲避雷雨』，竟採取教唆阿爾明尼亞人和韃靼人互相殘殺的手段，——真是無恥，連立憲民主黨人現在也沒有墮落到這種地步！

南高加索行政委員會、南高加索議會和各『民族委員會』反對工人和農民，——這個『新』方針的內容就是如此。

這樣，南高加索的反革命分子補充了對「外部的」革命者的鬥爭即對俄羅斯士兵的鬥爭，並把它發展為對內部革命者的鬥爭即對「自己的」工人和農民的鬥爭。

前幾天接到高加索的一位親眼看到格格奇柯利和饒爾丹尼亞先生反革命暴行的同志寫給人民委員會的一封信。用這封信來說明南高加索同盟參加者在政策上的這種「轉變」是非常有意義的。現在我把這封信全文一字不改地引在下面：

『近來這裏發生了一些新事件，現在情況非常嚴重。二月九日早晨逮捕了我們的四個同志，其中有新成立的布爾什維克委員會的委員弗·卡蘭達澤。並且逮捕其他同志——菲力浦·馬哈拉澤、納查烈強、沙維爾多夫和邊區委員會其他委員的拘票也已經簽發。被饒過的只有米哈·齊哈卡雅，大概是因為他生病。全體同志都轉入地下。同時查封了我們的「高加索工人報」、「鬥爭報」（格魯吉亞文）和「工人鬥爭報」（阿爾明尼亞文），並封閉了我們的印刷所。』

這件事情激起了工人的憤怒。就在九日這一天，鐵路修理廠舉行了羣衆大會，到會工人達三千名。除四人棄權外，大會一致決定宣佈罷工，要求釋放被捕的同志和啓封報館。並決定不達到要求不復工。但是並不是全體工人都參加了罷工。一夥頑固不化的孟什維克在大會上既沒有提出異議也沒有舉手反對，仍然去上工。在同一天，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也召開了會議，會上以二百二十六票對一百九十票決定罷工一天以示抗議，並提出了同樣的要求。電氣工人、製革工人、縫紉工人、兵工廠、托列工廠和查爾加利雅茨工廠等都更爲一致地通過了罷工的決議。

市內的居民也被激怒了。但是次日（二月十日）發生了一樁事件，使人們忘記了逮捕和報紙問題。

鐵路員工和其他工人的罷工委員會決定十日這天早晨在亞歷山大羅夫花園舉行抗議大會。雖然有人千方百計地破壞大會，但到會的仍有三千多工人和士兵（士兵不多，因為軍用列車停在離城十五俄里的地方）。已經隱蔽起來的卡夫塔拉澤、馬哈拉澤、納查烈強等同志也出席了大會。在大會進行中，民警和「赤衛隊」（約有兩個連）開進花園。他們手裏拿着紅旗，還做手勢要大會不要驚惶，悄悄地走近了與會羣衆。

一部分羣衆想走散，但是又留下來了，他們以為來的是自己人，甚至喊起「烏拉」來歡迎。主席卡夫塔拉澤想停止講演人的講話，向進來的人表示歡迎。這時進來的人迅速向四周散開，包圍了會場，用步槍和機關槍瘋狂地向大會開火。主要的射擊目標是講演台上的主席團。八人被擊斃，二十餘人受傷。一個貌似卡夫塔拉澤而服裝也和他相似的同志身中十彈而死，於是「赤衛隊」大叫大嚷，說卡夫塔拉澤已經打死。一部分羣衆逃散了，另一部分伏在地上。射擊進行了十五分鐘左右。

恰好在這個時候，南高加索議會第一次擴大會議剛剛開幕，齊赫澤就在離會議廳不很遠的地方所發出的步槍和機關槍的噠噠聲的伴奏下發表演說。

這次突如其來的並且用這樣的叛變方式進行的槍殺，激起了工人更大的憤怒。我想，這次槍

殺已經使工人徹底離開孟什維克了。

大會被驅散之後，匪徒們追上了納查烈強和秦查澤，要把他們拉去槍斃，但是社會革命黨人麥爾哈列夫救了他們。社會革命黨人表示「憤怒」，提出抗議等等。達什納克黨人和全城人民也都被激怒了。但是毫無辦法。匪徒們從農村調來了武裝「赤衛隊」和伊斯蘭教野蠻師，橫行不法。他們公開威脅說要槍殺所有領導同志。在射擊羣衆大會的那一天，城裏出現了許多佩帶着白臂章的白衛軍軍官。他們在全城各處搜索布爾什維克。他們從電車上拉下了一個似乎像邵武勉的人，對準他開槍，叫嚷說，這就是邵武勉，可是結果大失所望。

昨天，十一日，在軍用列車旁舉行了羣衆大會，有我們的同志參加。會上六千名士兵（砲兵沒有參加）決定要求釋放被捕同志，啓封報館並調查十日的事件（即羣衆大會遭到射擊的事件，有軍用列車中的一個士兵在會場上被擊斃）。昨天就派出了代表團，提出最後通牒，限二十四小時內答覆。

今天到期，聽說行政委員會正在調集軍隊準備抵抗。詳細情形還不知道。負責同志從軍用列車那裏暫時還不回來，他們怕在途中被捕，因為他們已經在那裏被選爲軍用列車軍事革命委員會委員。我在等候更確實的消息。

市杜馬定於明天開會，社會革命黨人和達什納克黨人將提出抗議，我們也將有代表出席會議。全城人心惶惶。由於飢荒開始發生，婦女們今天在杜馬附近舉行遊行示威。全城到處都在舉

行飛行集會。在從俄羅斯回來的格魯吉亞士兵的影響下，全格魯吉亞都掀起了農民運動，這些士兵不是布爾什維克就是同情布爾什維克的人。孟什維克宣佈這是逞兇搶劫的運動，並派出「赤衛隊」去鎮壓。在哥里逮捕了我們的同志。今天聽說，那裏解除了我們士兵的武裝，並且槍殺已經在進行。據庫泰依斯消息，該市掌握在以布杜·穆吉萬為首的布爾什維克手裏。孟什維克軍隊從各地往那裏調集，我們派出去的人還沒有回音。我每分鐘都在等候。有一個布爾什維克采爾茨瓦澤老人昨天在穆赫拉尼被逮捕，他是因為農民預定在昨天發動反對穆赫拉尼的王公和封建領地的鬥爭而去那裏的。

現有九人被捕並被關入麥捷赫監獄。一直守衛監獄的社會革命黨的赤衛隊由於這次逮捕而停止守衛，並表示願意給我們效勞。

前面列舉的那些企業的代表所組成的罷工委員會昨天發表宣言，號召舉行總罷工。今天到處都在討論這個問題。我們要看梯弗里斯的無產階級怎樣表現自己了。

二月十日議會開幕的時候，到會的只有孟什維克（三十七人）和一個伊斯蘭教徒。此外再沒有別人。伊斯蘭教徒代表要求延至十三日開會，當經同意。大概達什納克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都將派代表參加。」

「情形」就是這樣。

這個已經被歷史宣判了死刑的反革命的行政委員會是否還能長久存在，——這很難說。無論如

何在最近的將來就會見分曉。但是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最近的事件完全摘下了孟什維克社會革命分子的社會主義假面具，現在整個革命世界都有可能親眼看到：南高加索行政委員會及其附屬品『民族議會』是旨在反對南高加索工人和農民的最兇惡的反革命聯盟。

事實就是這樣。

可是誰不知道，空話和裝飾品會消失，而事實和行動將存在……

載於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

『真理報』第五十五號和第五十六號

署名：約·斯大林

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的組織

(和『真理報』記者的談話)

由於近日在蘇維埃報刊上對建立俄羅斯聯邦的原則和方式問題展開了討論，本報記者特請民族事務人民委員斯大林同志就這一問題發表意見。

斯大林同志對本報記者所提出的幾個問題做了如下答覆。

資產階級民主制的聯邦

在現有一切聯邦制聯合中，最能代表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是美國和瑞士的聯邦。這兩個國家是在歷史上由許多獨立國家經過邦聯而形成聯邦的，但是它們實際上已經變成單一制的國家，僅僅保留了聯邦制的形式。從獨立到單一制的整個發展過程是經過許多次的暴力、壓迫和民族戰爭的。只要回憶一下美國的南北戰爭(一)和瑞士的宗得崩德(二)同其餘各邦的戰爭就夠了。這裏不能不指出，瑞士各邦和美國各州不是按照民族特徵，甚至不是按照經濟特徵建立的，而是完全由於偶然，即由於外來移民或村社偶然佔領了某些領土而建立的。

在形成中的俄羅斯聯邦同這種聯邦有什麼區別

目前俄國正在建立的聯邦將是而且應該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第一、俄國分離出去的各區域就生活習慣和民族成分來說都是完全固定的單位。烏克蘭、克里木、波蘭、南高加索、土爾克斯坦、伏爾加河中游、柯爾克茲邊區和中部的不同不僅在於地理位置（是邊疆地區！）；而且還在於都是完整的經濟地域，其居民具有一定的生活習慣和民族成分。

第二、這些區域並不是自由獨立的地域，而是被強迫併入全俄政治機體的單位，它們現在渴望得到必要的行動自由，建立聯邦關係或完全獨立。這些地域「聯合」的歷史就是舊俄當局施行暴力和壓迫的整幅圖畫。在俄國建立聯邦制度將意味着這些地域和居住在這些地域的各族人民擺脫舊的帝國主義的壓迫。從單一制走向聯邦制！

第三、在西方的聯邦國家那裏，領導國家生活建設的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聯合」不會沒有暴力，這是並不奇怪的。在我們俄國這裏則恰恰相反，領導政治建設的是帝國主義的死敵無產階級。因此，俄國可以並且必須在各民族自由聯盟的基礎上建立聯邦制度。

這就是俄國的聯邦和西方的聯邦之間的本質差別。

建立俄羅斯聯邦的原則

斯·大·林同志接着說：由此可見，俄羅斯聯邦不是各個獨立城市的聯盟（像資產階級報刊的漫畫家所想像的那樣）或一般區域的聯盟（像我們某些同志所揣度的那樣），而是在歷史上分離出來的、有特殊的生活習慣和民族成分的一定地域的聯盟。這裏問題決不在於某些區域的地理位置，甚至不在於某些地域有江河（土爾克斯坦）、山脈（西伯利亞）或草原（土爾克斯坦）和中部相隔。拉齊斯所宣傳的這種地理聯邦制和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所宣佈的聯邦制毫無相同之處。波蘭和烏克蘭並沒有山脈和江河同中部相隔，但是誰也不會武斷地說，沒有這些地理特徵，上述區域就不能有自由自決的權利。

斯·大·林同志說：另一方面，毫無疑問，莫斯科的區域分離派的特殊聯邦制（他們力圖把莫斯科周圍的十四個省人爲地聯合起來）也和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關於聯邦問題的人所共知的決議毫無相同之處。總共不過包括幾個省的中部紡織區無疑是一個完整的經濟單位，像這樣的地區無疑將由自己的區域機關即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的一個獨立部門來管理。可是在沒落的卡盧加和工業區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之間能有什麼相同之處呢？現在的區域人民委員會根據什麼特徵要把它們「聯合」起來呢？真是莫名其妙。

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的成員

顯然，應該而且可以成爲聯邦的主體的不是任何地區和單位，也不是任何地理上的地域，而只能

是自然地具有特殊的生活習慣、特殊的民族成分和某種最低限度的經濟地域的完整性的一定區域。這樣的區域就是波蘭、烏克蘭、芬蘭、克里木、南高加索（而南高加索還可以分成若干一定的民族地域單位，如格魯吉亞、阿爾明尼亞、阿捷爾拜疆——韃靼等等）、土爾克斯坦、柯爾克茲邊區、韃靼、巴什基里亞地區和西伯利亞等等。

加入聯邦的區域的權利。少數民族的權利

這些加入聯邦的區域的權限將在整個蘇維埃聯邦的建設過程中非常具體地規定出來，但是這些權利的一般輪廓現在就可以鈎劃出來了。陸海軍、外交、鐵路、郵電、貨幣、通商條約和總的經濟、財政、金融政策，——這一切大概將是中央人民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其餘一切事宜，首先是一般法令的執行方式、學校、訴訟、行政管理等等，則歸區域人民委員會負責。無論在訴訟方面或在學校中，都不得強制採用任何「國」語！每個區域選擇一種或者幾種適應當地居民民族成分的語言，並且在一切社會機關和政治機關中都要遵守少數民族語言和多數民族語言完全平等的原則。

中央政權的建立

中央政權的建立，它的組織方式是由俄羅斯聯邦的特點決定的。美國和瑞士的聯邦制實際上形成了兩院制：一方面是根據普選原則選出的議會，另一方面是由各州或各邦組成的聯邦院。這也就

是事實上造成資產階級立法滯緩的那種兩院制。不用說，俄國的勞動羣衆是不會同意這種兩院制的。至於這種制度和社會主義的基本要求完全不符合，那就更不用說了。

斯·大·林同志接着說：我們認爲，俄羅斯聯邦的最高權力機關將是由俄國全體勞動羣衆選出的蘇維埃代表大會或代行其職權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並且必須拋棄那種認爲普選制『原則』絕對正確的資產階級偏見。選舉權想必只給那些被剝削的或至少不剝削他人勞動的居民階層。這是無產階級和貧農專政這一事實的自然結果。

政權的執行機關

至於俄羅斯聯邦政權的執行機關，即中央人民委員會，我們認爲應該由蘇維埃代表大會從中央和加入聯邦的各區域所提出的候選人中選出。這樣，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之間就不會有而且不應該有所謂第二院了。毫無疑問，在建立政權方面，實踐會創造出而且大概正在創造出使各區域的和中央的利益結合起來的其他更適宜和更有伸縮性的形式。但是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無論實踐創造出什麼樣的形式，它決不會復活已經被我們的革命剷除和埋葬了的兩院制。

聯邦制的過渡作用

我們的談話人接着說：在我看來，這就是我們眼前正在形成的俄羅斯聯邦的一般輪廓。很多人傾

向於把聯邦制度看做最穩固的甚至是理想的制度，並且時常以美國、加拿大和瑞士爲例。可是，歷史證明迷戀聯邦制是不對的。第一、美國和瑞士已經不是聯邦國家。它們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曾經是聯邦國家，從十九世紀末全部政權由各州、各邦轉歸中央聯邦政府的時候起，它們事實上已經變成單一制的國家了。

歷史證明，美國和瑞士的聯邦制是各州、各邦從獨立走向完全聯合的過渡階段。聯邦制作爲從獨立到帝國主義單一制的過渡階段是一種完全適宜的形式，但是各州、各邦聯合成統一的國家整體的條件一成熟，聯邦制就被廢除和拋棄了。

俄羅斯聯邦政治建設的過程。俄國的聯邦制是 走向社會主義單一制的過渡階段

俄國的政治建設是相反地進行的。這裏沙皇時代的強制性的單一制正被自願的聯邦制所代替，以便逐漸使聯邦制讓位給俄國各民族和各部落勞動羣衆的兄弟般的自願聯合。斯·大·林·同·志·在·結·束·談話的時候說：俄國的聯邦制也同美國和瑞士的聯邦制一樣註定要起過渡作用，過渡到將來的社會主義單一制。

載於一九一八年四月三日和四日

真理報一第六十二號和第六十三號

當前任務之一

俄國革命發展的最近兩個月，特別是簽訂對德和約和鎮壓國內以說是鞏固俄國蘇維埃政權的時期，有計劃地把衰朽的社會經濟制的開端。工廠國有化的範圍不斷擴大，對主要貿易部門的控制日益。委員會這個即將到來的社會主義的組織細胞的各色各樣業務一天比維埃政權正在深入社會生活的每個細小的地方。中部的政權已經成
正的人民政權。蘇維埃政權的力量和威力就在於此。看來，連蘇維埃知識分子——技師和工程師、職員和一般有專門知識的人們，也都
埃政權怠工，而今天已經準備爲它效勞了。

但是在那些居民文化落後的邊疆地區，蘇維埃政權還沒有能
始的革命擴展到邊疆地區特別是東部邊疆地區是比較晚了一些。山
言條件，再加上經濟落後，使那裏的蘇維埃政權的鞏固工作有些複雜
的政權，使勞動羣衆成爲社會主義的勞動羣衆，還必須採取特別的

和被剝削羣衆吸引到革命發展的過程中來。必須把羣衆的覺悟提高到蘇維埃政權的水平，使他們的優秀的代表和蘇維埃政權融合起來。但是，如果這些邊疆地區不實行自治，也就是說，不建立地方學校、地方法院、地方行政機關、地方政權機關、地方社會政治機關和教育機關，不保證在社會政治工作的各方面有使用地方的、爲邊區勞動羣衆所熟悉的語言的充分權利，那就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爲此目的，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宣佈了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實行聯邦制度。

去年十一月和十二月在巴什基里亞人、柯爾克茲人、伏爾加河流域的韃靼人所居住的各邊疆地區和土爾克斯坦邊區出現的資產階級自治團體的真面目逐漸被革命進程揭露出來了。爲了使「他們的羣衆」完全離開他們而團結在蘇維埃的周圍，必須從他們那裏「奪取」自治，首先清除它身上的資產階級的骯髒東西，使它由資產階級的自治變爲蘇維埃的自治。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團體要求自治是爲了使自治成爲奴役「自己的」羣衆的工具。正因爲如此，他們「承認中央蘇維埃政權」，但是同時却不願意承認地方蘇維埃，要求不干涉他們的「內政」。因此，有些地方蘇維埃就決定完全拋棄一切自治，寧願用武力來「解決」民族問題。但是這種辦法對蘇維埃政權是完全不適用的。這種辦法只能使羣衆團結在各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周圍，使這些上層顯得是「祖國」的救星、「民族」的保衛者，這無論如何是不符合蘇維埃政權的意圖的。蘇維埃政權當前的任務不是否認自治，而是承認自治。只是必須把這種自治建立在地方蘇維埃的基礎上。只有這樣，政權才能成爲人民的羣衆自己的政權。因此，必須使自治能保證政權不屬於該民族的上層，而屬於該民族的下層。全部實質就在這裏。

正因為如此，蘇維埃政權宣佈了韃靼、巴什基里亞地區實行自治。爲了同樣的目的還打算宣佈柯爾克茲地區和土爾克斯坦邊區等地實行自治。這一切都是以承認這些邊疆地區的鄉、縣、市地方蘇維埃爲基礎的。

需要搜集爲確定這些地區自治的性質和形式所必需的材料和各種資料。必須成立有各該民族的蘇維埃和蘇維埃機關參加的共和國成立大會籌備委員會，這些成立大會應當劃定這些自治區域的境界。必須召開這些成立大會。這個必要的準備工作應當立即完成，以便使未來的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能夠制定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的憲法。

韃靼、巴什基里亞地區各個蘇維埃及其所屬的伊斯蘭教徒人民委員部已經行動起來了。四月十日至十五日將在莫斯科召開喀山、烏發、奧連堡、葉加特林堡等地蘇維埃和伊斯蘭教徒人民委員部的代表會議以組織韃靼、巴什基里亞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大會籌備委員會。

在柯爾克茲邊區和土爾克斯坦這種工作還剛剛開始。這些邊疆地區的蘇維埃必須立即行動起來，吸引有關各民族的一切蘇維埃分子和革命分子參加工作。任何把居民劃分爲代表『少數』民族和代表『多數』民族的民族集團的做法，像某些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集團所主張的那樣，都是不能容許的。這種劃分只能加深民族仇視，鞏固各民族勞動羣衆之間的壁壘，堵塞落後民族走向光明、走向文化的道路。應該成爲成立大會的選舉原則和自治基礎的不是把各民族勞動羣衆和民主分子分隔爲各個民族集團，而是把他們團結在各有關的蘇維埃組織的周圍。

總之，搜集關於邊疆地區自治問題的材料，成立蘇維埃直屬民族社會主義人民委員部，組織各自治區域的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大會籌備委員會，召開這些成立大會，使各個實行自決的民族勞動階層和各區域的蘇維埃政權機關接近起來，——這就是各蘇維埃的任務。

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將採取一切措施來幫助地方蘇維埃進行這一困難而重要的工作。

人民委員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一八年四月九日

「真理報」第六十七號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 共和國憲法總綱

(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蘇維埃共和國
憲法起草委員會(已通過的草案))

目前過渡時期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的基本任務在於建立城鄉無產階級和貧農的專政，即強有力的全俄蘇維埃政權，以徹底鎮壓資產階級，消滅人剝削人的現象並建立既沒有階級區分也沒有國家政權的社會主義制度。

一、俄羅斯共和國是聯合在城鄉工兵農代表蘇維埃中的俄國全體勞動人民的自由的社會主義社會。

二、具有特殊生活習慣和民族成分的各區域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聯合成自治的區域聯盟，受區域工兵農代表蘇維埃代表大會及其執行機關領導。

三、各區域蘇維埃聯盟根據聯邦原則聯合成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受全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

代表大會領導，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則受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領導。

載於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消息報」第八十二號

給土爾克斯坦邊區蘇維埃第五次 代表大會^{〔註〕}的電報

同志們，你們可以相信，人民委員會一定會支持你們邊區根據蘇維埃原則實行自治。我們歡迎你們的創舉，深信你們會在全邊區普遍建立起蘇維埃，並同現有的蘇維埃取得緊密聯系，一致行動。請你們派遣你們已經着手組織的土爾克斯坦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大會籌備委員會到莫斯科來，以便和我們共同研究關於確定你們邊區的全權機關同人民委員會的關係問題。

謹向你們的代表大會祝賀，並希望大會勝任地完成歷史交給它的任務。

列 寧

斯大林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載於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消息報」第八十三號

同烏克蘭的和平談判

(和「消息報」記者的談話)

蘇維埃和談代表團團長斯大林同志奉人民委員會之召從庫爾斯克回到莫斯科報告工作。他對本報記者發表談話如下：

停戰協定的簽訂

擺在蘇維埃和談代表團面前的首要任務是在戰綫上即在同烏克蘭的交界綫上實行停戰。我們的和談代表團就是根據這一方針開始同德國、烏克蘭統帥部進行談判的。我們已經爭取到在庫爾斯克、布良斯克、沃龍涅什等戰綫上停止軍事行動。現在擺在議程上的問題是在南方戰綫也停止軍事行動。這樣，在我們看來，簽訂停戰協定和確定分界綫就是和談的第一階段。

今後的談判

我們的下一個任務即正式開始和談，由於必須長久地等待中央拉達的代表團而複雜化了。該代

表剛剛到沃羅日巴，就得悉烏克蘭發生政變和廢除小拉達和大拉達的消息，這當然給實行停戰，給確定談判的時間和地點的事先聯絡造成了困難。

爲了完成後一個任務，我們特別派了一個軍事代表到烏克蘭，德國統帥部所提議的地點即該統帥部總參謀部所在地柯諾托普去，我們的代表在商定談判地點方面有最廣泛的全權。

烏克蘭政變的影響

烏克蘭發生的政變對和平談判的命運的影響如何還很難下定論，因爲還不知道烏克蘭的新政府對和平談判的看法。在斯柯羅帕茨基統領的宣言中絲毫沒有談到這一點。在政變以前，我們已經看到烏克蘭拉達的明確的和平綱領。而烏克蘭新政府關於領土的綱領我們還不知道。

一般說來，烏克蘭的政變對和平談判暫時還沒有發生不好的影響。相反地，可以認爲烏克蘭的政變並沒有排除蘇維埃政權和烏克蘭政府之間締結和約的可能。應當指出，在政變以後，烏克蘭人在和平談判的準備工作方面已經不再猶豫和拖延了。

政變的原因

斯·大·林同志在談話結束時談到烏克蘭發生政變的原因。

在我看來，這次政變是必然的。發生政變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央拉達的立場的矛盾，它一方面玩弄

社會主義，另一方面把外國軍隊引進來攻擊烏克蘭的工人和農民。中央拉達使自己在財政上、軍事上處於依賴德國的地位，同時向烏克蘭的工人和農民許下一大堆諾言，並且很快又開始同工人和農民頑強地作戰。烏克蘭拉達由於採取了後一個步驟而使自己陷入了這樣的境地：在遭到資產階級地主集團攻擊的緊急關頭，它沒有什麼人可以依靠。

而且實際上，根據階級鬥爭的規律中央拉達是不能長久地掌握政權的，因為在革命運動的過程中，只有那些得到一定的階級支持的分子才能牢固地掌握政權。因此，烏克蘭只能有兩條出路：或者是工人和農民的專政，而中央拉達由於它的小資產階級的本性是不能促成這種專政的；或者是資產階級地主集團的專政，這又是拉達所不能贊成的。拉達寧願採取不徹底的立場，因而註定了自己的死亡。

載於一九一八年五月九日

「消息報」第九十號

在韃靼——巴什基里亞蘇維埃共和國 成立大會籌備會議⁽²⁾上的講話

(一九一八年五月十日至十六日)

一 開幕詞

(五月十日)

同志們！這個會議是在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的倡議下，經人民委員會主席同意而召開的。

這個會議的目的是組織本區域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大會籌備委員會。將來的成立大會的目的是確定韃靼——巴什基里亞自治區的境界和性質。自治思想是給各民族帶來自由的十月革命的本質產生的。人民委員會在十月的日子裏發表的俄國各民族人民權利宣言和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宣佈俄國爲具有特殊生活習慣和民族成分的居民的自治區聯邦的著名決議，不過是十月革命的本質在形式上的表現。

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提出了蘇維埃共和國憲法的總綱，號召俄國各民族的勞動人民表示他們

在韃靼——巴什基里亞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大會籌備會議上的講話

願意在自己的區域內建立怎樣的具體的政治組織形式，以及他們願意和中央建立怎樣的關係。在所有的區域中，似乎只有芬蘭和烏克蘭作了肯定的表示……表示要獨立。而當人民委員會確信在這些國家中爭取獨立的不僅是資產階級而且也有無產階級分子之後，這些國家就毫無阻礙地獲得了它們所要求的東西。

至於其他區域，它們的勞動人民在民族運動的問題上是有些消極的。而他們愈消極，資產階級就表現得愈積極。幾乎在所有的區域內都建立了資產階級自治團體，它們組織了『民族委員會』，在自己的區域裏劃分了各個擁有民族部隊、民族預算等的民族集團，這樣就把自己的地區變成了民族鬥爭和沙文主義的舞台。這些自治團體（我指的是韃靼、巴什基里亞、柯爾克茲、格魯吉亞、阿爾明尼亞等的『民族委員會』），所有這些『民族委員會』都追求一個目的：獲得自治，使中央政權不干涉它們的事務，不監督它們。『讓我們自治，那我們就承認中央蘇維埃政權，可是地方蘇維埃我們不能承認，它們不應當干涉我們的事情，我們要怎樣組織就怎樣組織，想怎樣組織就怎樣組織，我們願意怎樣對付本民族的工人和農民就怎樣對付。』這實質上是資產階級的自治，要求對自治區內『自己的』勞動者實行全權統治的資產者所追求的自治。

不言而喻，蘇維埃政權不能批准這種自治。給予自治竟是為了使自治區的全部政權屬於要求不受蘇維埃干涉的民族資產階級，把韃靼、巴什基里亞、格魯吉亞、柯爾克茲、阿爾明尼亞等民族的工人交給韃靼、格魯吉亞、阿爾明尼亞以及其他民族的資產者去宰割，——不，蘇維埃政權不能這樣做。

自治是一種形式。全部問題在於這種形式包含的是什麼樣的階級內容。蘇維埃政權決不反對自治，它主張自治，但是它主張的是全部政權掌握在工人和農民手裏的自治；是各民族的資產者不僅無權執政而且無權參加政府機關選舉的自治。

根據蘇維埃原則實行的自治就是這種自治。

有兩種類型的自治。第一種類型是純粹民族主義的自治。這種自治是超地域地根據民族主義原則建立起來的。「民族委員會」，由這些委員會支配的民族部隊，居民劃分為幾個民族集團，由此必然發生的民族紛爭，——這些就是這種類型的自治的結果。這種類型的自治必然使工農代表蘇維埃滅亡。資產階級拉達曾經追求過這種類型的自治。拉達爲了自己的成長和發展自然不得不同工農蘇維埃作戰。在南高加索，由於存在着阿爾明尼亞、格魯吉亞和韃靼民族委員會，也造成了同樣的結果。格格奇柯利向南高加索工農代表蘇維埃和行政委員會所說的話是很對的：「你們是否知道，行政委員會和工農代表蘇維埃已經形同虛設，因爲全部權力實際上已經轉到擁有自己民族部隊的民族委員會手中了。」

這種類型的自治我們是根本反對的。

我們主張另一種類型的自治，即一個或幾個民族在人數上佔優勢的區域的自治。沒有任何民族集團，沒有任何民族壁壘！自治應該是依靠工農代表蘇維埃的蘇維埃自治。這就是說，該區域的居民不應當按照民族特徵劃分，而應當按照階級特徵劃分。具有階級性的工農代表蘇維埃是自治的基

礎，自治是這些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的意志的表現形式，——這就是我們所主張的蘇維埃自治的性質。

資產階級世界給自治區域對中央的關係確定了一種固定形式。我指的是北美、加拿大和瑞士。在這些國家裏，中央政權是由各州（或各邦）全體居民所選出的全國議會和各州（或各邦）政府所選出的聯邦院這兩個平行的機關組成的。這樣就形成了立法滯緩、扼殺任何革命事業的兩院制。

我們反對在國內實行這種政權建設制度。我們反對它，不僅因為社會主義根本否定這種兩院制，而且還因為實際考慮到目前的局勢。問題在於：在目前過渡時期，資產階級已被打垮，但還沒有被鎮壓下去；由於資產階級的陰謀詭計而加深了的經濟破壞和糧食恐慌還沒有消除；資本主義舊世界已經被摧毀，但是社會主義新世界還沒有建成。——在這個時候，國家必須有一個能夠徹底鎮壓社會主義的敵人，組織新的共產主義經濟的強有力的全俄政權。簡單地說，我們必須有一個通常所說的城鄉無產階級專政。在這個時候，如果建立同中央政權平行的地方的和區域的自主政權機關，那實際上就會使任何政權瓦解而倒退到資本主義。正因為如此，必須使中央政權掌握全國一切重要職權，而把純係地方性的主要是行政、政治、文化方面的職權交給地方機關。諸如學校、法院、行政管理、必要的政治措施、實施適合於民族生活條件的一般法令的方式和方法，——這一切都要用當地居民懂得的本族語言。這就是為什麼大家公認的由區域中央執行委員會領導的區域組織這一類型是這種自治最適當的形式。

這就是目前過渡時期所必需的那種自治，所以必需，是由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利益以及俄國各

民族的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這一帝國主義最後堡壘所進行的共同鬥爭決定的。

這一切十分明白地確定了我們這次會議的任務。會議將聽取各地的報告，以便了解本區域各族勞動羣衆的一般要求。其次，會議將制定初步的地域概圖，這個地域的勞動人民將參加區域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大會的選舉，並且享有選舉權的不僅是本自治地區的，而且還有鄰近地區的組成蘇維埃的勞動羣衆。最後，會議將選出負責召開本區域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大會的籌備委員會。自治問題的解決，自治權限的確定和區域境界的最後劃定等工作交給成立大會。

這個會議的任務就是如此。

當會議開幕之際，我謹表示深信：會議一定能勝任地完成它所擔負的任務。

二 閉幕詞

(五月十六日)

請允許我代表中央蘇維埃政權向你們聲明：人民委員會一向認爲而且現在還認爲，援助東部各民族首先是受踐踏最甚的東部伊斯蘭教民族的被壓迫被剝削羣衆的解放運動是自己神聖的職責。我國革命的全部性質，蘇維埃政權的本質，整個國際環境，乃至俄國在帝國主義的歐洲和被壓迫的亞洲之間所處的地理位置，都無疑地決定蘇維埃政權應該採取兄弟般支持東部各被壓迫民族解放鬥爭的

政策。

在現有一切壓迫形式中，民族壓迫是最精巧最危險的一種形式。所以精巧，是因為它便於掩蓋資產階級的強盜面目。所以危險，是因為它挑起民族衝突來巧妙地使資產階級免受打擊。過去歐洲的掠奪者所以能够把工人拋到世界屠場上去互相殘殺，至今他們所以還能够使這種屠殺繼續下去，其原因之一就是麻醉歐洲工人頭腦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力量還沒有枯竭。民族主義——這是資產階級最後的障地；要徹底戰勝資產階級，就必須把它打出這個障地。但是不談民族問題，忽視和否定民族問題，像我們某些同志所做的那樣，這還不就是摧毀民族主義。遠遠不是！民族虛無主義只能對社會主義事業有害，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有利。要摧毀民族主義，首先必須提出並解決民族問題。但是要公開地、用社會主義方式來解決民族問題，就必須把它放到蘇維埃的軌道上來，使它完完全全服從組織在蘇維埃中的勞動羣衆的利益。這樣，也只有這樣，才能擊落資產階級手中最後的精神武器。現在建立韃靼——巴什基里亞自治共和國，就是實際解決對我國整個革命很重要的這一總問題。讓這個自治共和國成爲給東部伊斯蘭教民族照耀擺脫壓迫道路的活的燈塔吧！

請允許我宣佈韃靼——巴什基里亞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大會籌備會議閉幕，並祝你們在組織你們自治共和國的事業中獲得成功。

載於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八日和二十四日

「真理報」第九十六號和第一〇二號

又一個謠言

『我們的時代報』(晚刊)第九十七號根據該報記者的報道發表了德國從君士坦丁堡發出的無線電報，電報原文如下：『布爾什維克從土爾克斯坦和阿斯特拉罕得到有力增援之後，已轉入進攻；伊斯蘭教徒雖英勇抵抗，但布爾什維克仍佔領了巴庫城。』

現在我公開聲明：這個挑撥性的無線電報與事實根本不符。

巴庫從革命一開始就承認而且現在還承認蘇維埃政權。布爾什維克沒有而且也不會向巴庫舉行任何進攻。只是有過一小撮鞋靴和俄羅斯的地主和將軍的冒險進攻，由於伊斯蘭教的和俄羅斯的工人和農民十分憎恨他們，這一進攻遭到了慘敗。布爾什維克沒有而且也不會同伊斯蘭教徒進行任何鬥爭。巴庫蘇維埃政權過去是現在還是巴庫和巴庫區各民族工人和農民的政權，首先是伊斯蘭教民族的政權。

人民委員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九日

《真理報》第九十七號

高加索的局勢

一 南高加索

南高加索的局勢愈來愈嚴重。議會在四月二十二日宣佈南高加索獨立，這本來應該能使梯弗里斯『政府』獲得行動自由，但是實際上却把它投入國際強盜們的陷阱。在巴士姆舉行的所謂『和平談判』的結局如何，最近的將來就會見分曉。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梯弗里斯孟什維克及其政府脫離俄國革命而獨立，必然會使他們奴隸似地依附於土耳其和德國『文明』強盜。這將是執政的梯弗里斯孟什維克同土德帝國主義者反對俄國革命的聯盟。孟什維克契恆凱里將扮演未來高加索的果盧鮑維奇的角色……馬爾托夫之流和唐恩之流先生們，這不是大有教益的借鏡嗎？……

議員卡爾契強自梯弗里斯報道說：

『梯弗里斯在騷動中，阿爾明尼亞人退出了內閣，工人和農民在街頭組織反對政府宣佈南高加索獨立的遊行示威。庫泰依斯、霍尼、列契胡姆、哥里、杜舍特等地都在舉行遊行示威，要求對獨立問題舉行全民投票。』

整個阿爾明尼亞都在抗議冒牌梯弗里斯『政府』的篡奪行爲，要求議會議員滾蛋。而伊斯蘭教人民的中心，南高加索蘇維埃政權的堡壘——巴庫把南高加索整個東部（從連柯蘭和庫巴到葉里薩維特波里）團結在自己的周圍，手持武器捍衛着竭盡全力要同蘇維埃俄國保持聯系的南高加索各族人民的權利。至於黑海沿岸的英雄的阿布哈茲（亞），那就更不用說了；那裏的人民一致起來反抗梯弗里斯『政府』的黑暗匪徒，手持武器保衛蘇胡姆，使它免受他們侵犯。軍事革命委員會主席艾什巴寫信告訴我們說：『整個阿布哈茲，不分老少都起來反抗來自南方的兩千名侵略匪徒，保衛蘇胡姆以南二十俄里的蘇胡姆接近地，已經有八天了。』根據若干情報來看，南高加索部隊的進攻獲得海上武裝運輸艦隊和驅逐艦隊的支援。而依照布列斯特和約和德國對布列斯特和約的解釋，我們不但不應當從海上進攻來保衛蘇胡姆，而且甚至沒有防守的權利。這就是德國『和平使者』給南高加索侵略者的實際支援。在這種情況下不難了解，蘇胡姆的命運幾乎已經被決定了。南高加索居民反對梯弗里斯『政府』。南高加索居民反對從俄國分離出去。南高加索的工人和農民不願一小撮議員的反對而主張全民投票，因為誰也沒有，確實誰也沒有授權議會使南高加索同俄國分離。

情況就是這樣。

無怪乎孟什維克中最有良心的饒爾丹尼亞、策烈鐵里，甚至（甚至！）格格奇柯利都洗手不幹，把這種骯髒勾當交給孟什維克中最卑鄙齷齪的人了。

我們得到梯弗里斯的消息說：在阿爾明尼亞人放棄卡爾斯的時候，卡爾斯附近的土耳其軍長聲

稱：他認為派土耳其軍隊去佔領巴庫並拯救巴庫區的伊斯蘭教徒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南高加索政府不能很快去做這件事的話；與此同時：「在維希勃巴夏給南高加索政府主席的信中，也暗示這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沒有文件來證實這些消息，但是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土耳其「救星」真的向巴庫推進，那他們將遭到廣大居民首先是伊斯蘭教工人和農民的堅強抵抗。

不用說，那時蘇維埃政權將以全力捍衛南高加索勞動羣衆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反對掠奪性的侵犯。

二 北高加索

還在一九一七年，北高加索一小撮退職將軍如菲里莫諾夫、卡拉烏洛夫、切爾莫也夫、巴馬托夫之流就宣佈自己爲山民聯盟，自稱是從黑海到裏海一帶的北高加索政府，並且偷偷地準備同卡列金一起舉行發動。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蘇維埃政權在俄國中部獲得勝利以後，這個所謂「政府」曾經向英法軍事使團獻媚，暗地破壞俄德戰綫的停戰。一九一八年初，在卡列金的冒險行動失敗以後，這個莫名其妙的「政府」就從政治地平綫上消失，專門去搶劫列車和騷擾城鄉和平居民了。到今年春天，大家都把這個「政府」忘了，因爲在北高加索的庫班區域和捷列克區域，真正人民的代表蘇維埃已經

鞏固起來，它們已經把北高加索的一切部落和民族的廣大階層團結在自己周圍了。卡巴爾達人和哥薩克、沃舍梯人和格魯吉亞人、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像一個巨環團結在捷列克代表蘇維埃的周圍。庫班區域的徹岑人和英谷什人、哥薩克和烏克蘭人、工人和農民選出自己的代表組織了許多工兵農代表蘇維埃。所有這些部落和民族的廣大勞動階層，在他們的代表大會上都高聲宣佈同蘇維埃俄國保持不可分割的關係。這一切不能不迫使切爾莫也夫之流和巴馬托夫之流的冒牌『政府』悄悄地退出政治舞台。大家都認爲這個奇怪的『政府』是永遠被埋葬了。不錯，巴馬托夫之流的密友，所謂達格斯坦的教長在三月間還會組織搶劫彼得羅夫斯克和傑爾賓特附近的鐵路纜來宣告自己的存在。但是到四月中旬教長的冒險行動就被巴庫工人的蘇維埃部隊和達格斯坦人自己肅清了，教長及其俄國軍官隨員們被他們趕到達格斯坦山裏去了。

但是，如果帝國主義不會從『陰世』招引鬼魂來實現其陽世的目的，那它就不成其爲帝國主義了。不過一星期以前，我們收到由還了魂的切爾莫也夫和巴馬托夫簽署的一篇正式聲明，宣佈從黑海到裏海一帶的（不多不少！）獨立的（不要笑！）北高加索國家成立了。

這個冒牌政府宣佈：『高加索山民聯盟決定脫離俄國，成立獨立國家。』

『新國家的疆域，北部的境界將與舊俄帝國時代的達格斯坦、捷列克、斯塔夫羅波里、庫班和黑海各區域各省份的境界相同，西部以黑海爲界，東部以裏海爲界，南部的確切邊界將同南高加索政府協商確定。』

這樣，南高加索『政府』同土耳其——德國『解放者』建立『關係』，而北高加索『政府』則同南高加索『政府』建立『關係』。事情是很清楚的，北高加索的冒險家們既然已經對英法失望，目前便指望英法的敵人了。而由於土耳其——德國人的侵略野心漫無止境，應當認為北高加索冒險家們同土耳其——德國『解放者』『達成協議』是不可能的。

我們毫不懷疑，土耳其——德國一定會保證他們忠於德國條約，決意維持友好關係等等。但是因為在我們這個時代應該相信行動，而不是言論，而這些先生們的行動已經很明確，所以，蘇維埃政權必須動員一切力量來保衛北高加索各族人民免遭可能發生的掠奪性侵犯。

人民委員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真理報」第一〇〇號

關於高加索的局勢

(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通報)

星期日各報登載了英國人佔領巴庫和阿普舍朗半島的消息。消息稱：

「據放德薩報紙載巴庫來人談：從美索不達米亞取道波斯侵入高加索的英國軍隊已經在星期三前乘卡車入城。這支隊伍人數很多，看樣子是前鋒。據聞英國人似乎在同科爾尼洛夫部隊建立聯系。另一報紙報道，英國人已經佔領阿普舍朗半島和巴庫，正從那裏向梯弗里斯、亞歷山大羅波爾、薩利卡梅什、卡爾斯、埃爾斯倫方面推進。五月二十四日。」

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對此必須聲明，這個挑撥性的而且來源極為可疑的消息，與事實根本不符。沒有任何英國部隊在巴庫出現，而且也不可能在那裏出現，這至少是因為整個巴庫省和整個南高加索東部都有蘇維埃軍隊防守，他們準備一有號召就跟不管穿什麼樣服裝的外來勢力作戰。據特派專員邵武勉五月二十五日的報告：『如果不算最近襲擊阿德日卡布爾而被蘇維埃軍隊打退向西遠颺的韃靼地主，那末巴庫和巴庫區目前還沒有受到任何人的威脅。』

至於南高加索南部的局勢，那裏倒確實存在着威脅，但是不是英國人方面的威脅，而是土耳其人方面的威脅，因為土耳其人正沿着亞歷山大羅波爾—德茹爾法鐵路綫向塔夫利茲突進，『以便回擊波

斯北部的英國人」。

關於這件事，南高加索議會議員卡爾契強在五月二十日報告說：

「五月十三日，土耳其在巴士姆提出允許土耳其軍隊通過亞歷山大羅波爾——德茹爾法鐵路綫前往波斯的要求，理由是英國人正從穆蘇爾方面進攻，土耳其人必須在最短期間佔領波斯北部。土耳其用武力來支持自己的要求。十五日晨開始砲轟亞歷山大羅波爾。遭到突然襲擊的我軍未能阻住敵人的進攻，十六日放棄了亞歷山大羅波爾。十七日土耳其人要求保證他們的軍隊自由開往德茹爾法，答應不觸犯居民。否則，他們威脅說，要用武力強行過境。鑒於亞歷山大羅波爾的退却已經使軍隊混亂不堪，如欲起而抵抗，蘇爾曼林和埃契米阿德津兩縣全體居民就要遭到可怕的災難，因此，我們不得已同意了土耳其的要求。亞歷山大羅波爾縣的居民已經全部撤離，聚集在班巴克——洛利地區。蘇爾曼林縣的居民也是如此。今天得到消息，阿哈爾卡拉基縣居民已經離開當地向查爾卡方面移動。在巴士姆的代表團對最後通牒提出了抗議，但是並沒有使它成爲開戰的理由，並決定繼續進行談判。」

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在通報這一切情況的時候，不能不指出，來自敖德薩的偽造消息的目的顯然在於掩蓋破壞一切法權的、旨在佔領波斯鐵路綫的土耳其的侵略行爲。

載於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真理報，第一〇四號

關於頓河區域和北高加索

(事實和詭計)

烏克蘭代表團在基輔和平會議(三)第一次會議上聲明，他們手頭有頓河、北高加索及其他區域的『政府』宣佈脫離俄國而同烏克蘭——德國政府建立友好關係的聲明書。烏克蘭代表團團長舍盧興先生說：『我們不反對和蘇維埃政權的代表談判，可是我們想知道俄羅斯聯邦的權力究竟及於哪些區域，因為我手頭有許多政府(頓河、北高加索等地)不願意再做俄國成員的聲明書。』

土耳其人和德國人不但反對烏克蘭人的這種行動，相反地，在一連串正式聲明中確認上述半合法『政府』的要求，抓住這些要求作為合法的藉口，以達到使又一批領土實行『自決』(即被侵佔)的目的……

但是這些莫名其妙的『政府』是什麼呢？他們是從哪裏來的呢？

首先令人奇怪的是，充當這些『政府』的庇護者和整個這一運動的正式發起人的是由於……的(決不是人民的)恩典而在昨天剛剛出世的烏克蘭統領政府。烏克蘭代表團究竟有什麼權利敢向蘇維埃政權這樣講話呢？蘇維埃政權是由俄羅斯聯邦數千萬居民自由選出的，並且把頓河、庫班、黑海、

捷列克等區域數百萬居民選出的各個有廣泛代表性的區域蘇維埃也團結在自己的周圍。而現在的烏克蘭政府不但不是由人民選出的，並且連即使像上層選出的蘭達格這類偽造的資格議會都沒有。這樣的政府能有什麼威信呢？此外，可以確信，假如這次和平會議不是在基輔而是在中立區某地舉行，那末不久以前被推翻的烏克蘭拉達一定會出面聲明：同統領政府訂立的條約，不能約束不承認這個政府的烏克蘭人民。這樣就會產生兩個問題：（一）在這種情況下，誰的代表權可以認為更有效，是統領政府的還是烏克蘭拉達的？（二）目前這個極其重視一切「聲明」的烏克蘭代表團，那時能作出什麼聲明來為自己辯護呢？……

第二、同樣令人奇怪的是，德國既然支持烏克蘭代表團的聲明並極力用「自決」討好頓河和北高加索的冒險家「政府」，但是它對於波蘭的波茲南，丹麥的什列斯維希，霍爾施坦，法國的亞爾薩斯，洛林的自決，却一字不提。同上述地區的丹麥人、波蘭人和法國人的羣衆性抗議比較起來，俄國南部這些匆促培養出來的而且誰也不承認的「政府」的冒險聲明是毫無份量的，毫無價值的，毫不體面的……這還用得着證明嗎？

但是這一切都是「小事」。現在來談談主要的。

那末，俄國南部的這些神秘的「政府」是怎樣產生的呢？

頓河「政府」在其「照會」中說：「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在弗拉基高加索城簽訂了成立新的聯邦國家即東南聯盟的條約，加入這個聯盟的有頓河、庫班和阿斯特拉罕的哥薩克軍隊居

住地區的居民，北高加索和黑海沿岸的山民以及俄國東南部的自由的各族人民。」

我們在五月十六日收到的北高加索「政府」代表切爾莫也夫和巴馬托夫的無綫電報，說的話幾乎相同：

「高加索各族人民依法選舉了國民會議，國民會議曾經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和九月舉行會議，宣告成立高加索山民聯盟」，而且「高加索山民聯盟決定脫離俄國，成立獨立國家。這個國家的疆域，北部的境界將與舊俄帝國時代的達格斯坦、捷列克、斯塔夫羅波里、庫班和黑海各區域各省份的境界相同，西部以黑海爲界，東部以裏海爲界」。

這樣看來，原來在推翻克倫斯基政府的十月革命勝利的前夜，和這個政府有聯系的一小撮冒險家就已經在弗拉基高加索集會，宣佈自己是「全權的」政府，宣佈俄國南部同俄國脫離關係，並且他們竟沒有費一點心去徵求居民的同意。當然，在像俄國這樣自由的國家裏，不禁止任何人沉溺於分離主義的幻想，而且不難理解，蘇維埃政權不能並且也不應當理會那些同俄國南部各族人民毫無關係的幻想家的冒險聲明。我們相信，假如德國賦予公民以目前俄國公民所享有的這種自由，那末波茲南、亞爾薩斯-洛林、波蘭、庫爾蘭、愛斯蘭等地就會普遍建立起民族政府，這些政府比那些被自己的人民起跑而現在亡命在外的鮑加也夫斯基之流和克拉斯諾夫之流、巴馬托夫之流和切爾莫也夫之流……有充分得多的理由稱爲政府。

俄國南部那些神秘的「政府」產生的情形就是這樣。

頓河『政府』的『照會』和切爾莫也夫的無綫電報都是講過去，講一九一七年九月和十月，講退職將軍們的避難所弗拉基高加索。可是從那時起到現在已經將近一年了。在這期間，頓河、庫班——黑海和捷列克的區域人民蘇維埃成立了，他們把數百萬居民，把哥薩克和外鄉人、阿布哈茲人和俄羅斯人、徽岑人和英谷什人、沃舍梯人和卡巴爾達人、格魯吉亞人和阿爾明尼亞人等團結在自己的周圍。這些區域的居民早已承認蘇維埃政權，廣泛行使着賦予他們的自決權。而從前卡拉烏洛夫之流和鮑加也夫斯基之流、切爾莫也夫之流和巴馬托夫之流的官邸所在地弗拉基高加索，則早已宣佈爲捷列克人民蘇維埃的所在地了。試問，在這些盡人皆知的事實面前，老朽的將軍們和他們在一九一七年夏季發表的冒險聲明能有什麼意義呢？九月和十月，俄國還存在着克倫斯基政府，當時它氣燄萬丈地迫害被趕入地下而現在執政的布爾什維克黨。既然在烏克蘭代表團和德國政府看來：一九一七年的九月和十月具有那樣神聖的意義，爲什麼他們不邀請那時還健在的克倫斯基政府的餘孽來參加和不會議，就像他們邀請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和十月同樣健在的切爾莫也夫之流和卡拉烏洛夫之流『政府』的餘孽那樣呢？

其次，究竟爲什麼一九一七年九月比一九一八年四月好些呢？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已經準備好代表團和蘇維埃政權進行談判的烏克蘭拉達頃刻之間就被『根據』德國對民族自決原則的『解釋』推翻了……

最後，爲什麼被哥薩克所驅逐的、一九一七年末在加特契納附近被蘇維埃軍隊俘獲後來因爲起

誓不再造反而被蘇維埃政權釋放的哥薩克將軍克拉斯諾夫的聲明，被認為是『極重要的政治文件』，而已經把數十萬俄羅斯和韃靼居民團結在自己的周圍，並曾經三次廣播，宣佈克里木同俄羅斯聯邦的關係不可分離的克里木人民委員會的聲明，却被認為是沒有政治意義的呢？

爲什麼被哥薩克趕走的克拉斯諾夫將軍受着烏克蘭——德國統治者的特別保護，而由居民自由選出的克里木人民委員會却遭到野蠻槍殺呢？……

顯然，這裏問題並不在於這些『聲明』是否真實，也不在於有沒有擁護這些『聲明』的羣衆。問題更不在於官方強盜們如何粗暴地歪曲地理解『自決』。問題只是在於：這些『聲明』對烏克蘭和德國喜歡玩弄帝國主義詭計的人們非常有利，因爲它們巧妙地掩蓋了他們侵佔和奴役新的領土野心。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謂頓河政府的許多和克拉斯諾夫將軍的代表團同樣『合法的』代表團中，烏克蘭——德國人方面只選擇了克拉斯諾夫的代表團，因爲其餘一切代表團所遵循的不是德國的『方針』。而克拉斯諾夫——鮑加也夫斯基『政府』的空幻和虛假又是這樣明顯，以至連克拉斯諾夫所任命的幾個部長（國民教育部部長帕拉莫諾夫和農業部部長謝明諾夫）都以『克拉斯諾夫將軍是在他們不在場時任命他們做部長的』爲理由正式拒絕接受委任。但是，這顯然一點也沒有使烏克蘭——德國自決論者感到難堪，因爲克拉斯諾夫作爲一個帷幕是合乎他們的心意的。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還在一月裏就已經魂歸九天的所謂東南聯盟，五月間突然在烏克蘭某地或者甚至在君士坦丁堡復活了，並且北高加索各族人民還不全都知道，早已被他們埋葬了的這些『政

府』或許在君士坦丁堡，或許在基輔繼續秘密『存在着』，打算在那裏爲他們擬定法律。顯然，這種笨拙的詭計也沒有使烏克蘭 德國自決論者感到難堪，因爲這使他們有利可圖。

這就是渴望掌權的俄國南部的冒險家和政治詭計製造者的『事業』。

自決論者先生們盜用俄國南部各族人民的名義掩飾自己，那末俄國南部各族人民自己對獨立問題的態度究竟是怎樣的呢？

先從頓河談起。從二月起，頓河蘇維埃自治共和國就已經存在，它把這個區域的絕大多數居民團結在自己的周圍。誰都知道，四月召開的有七百多代表參加的區域代表大會曾經響亮地確認了同俄國的不可分離的關係，頓河共和國是俄國的一個自治部分。

關於新焙製出來的克拉斯諾夫—鮑加也夫斯基『政府』的野心，頓河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五月二十八日的決議中說道：

『頓河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通知人民委員會和基輔和平會議，頓河區域除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其主席團以外，再沒有別的政權。任何其他已經宣佈或行將宣佈成立的政府，都是國事犯，將以叛國罪交付人民法院懲辦。現在我們獲悉，有代表團以頓河政府名義在和平會議上發言。我們以國家政權的資格向人民委員會和基輔和平會議聲明，不得讓任何沒有取得頓河共和國蘇維埃政權的證書的代表進行和平談判；如果有這樣的代表，我們宣佈他們是不合法的和冒充的，他們將被當做國事犯交付法院懲辦。中央執行委員會要求和平會議驅逐冒充的「頓河政

「府」代表團，因為它是不合法的，不能讓它進行和平談判。

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弗·柯瓦廖夫

秘書 弗·普日列夫

（五月二十八日通過）於察里津」

現在來談談庫班。庫班——黑海蘇維埃自治共和國把所轄區域所有一切分區和專區的百分之九十的居民團結在自己的周圍，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今年四月間在哥薩克亞·波盧楊主持下舉行的、有徹岑人和英谷什人參加的人數衆多的庫班——黑海區域代表大會，鄭重地確認該區域同俄國的不可分離的關係，並同樣鄭重地宣佈冒險愛好者即一切菲里莫諾夫分子和克拉斯諾夫分子爲非法，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此外，從蘇胡姆到巴泰斯克，有數萬庫班人手執武器挺身保衛蘇維埃俄國，這也十分有力地表明了庫班和黑海兩地人民的感情和心意。至於克拉斯諾夫之流和菲里莫諾夫之流的善人們所急切盼望其覆沒的艦隊，我們就更不用說了……

最後談談捷列克區域。誰都知道，在捷列克有捷列克區域人民蘇維埃，它把全部或幾乎全部（百分之九十五）村落鄉鎮（城市更不用談了）都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就在今年一月舉行的第一次區域代表大會上，所有的代表都毫無例外地擁護蘇維埃政權，贊成同俄國保持不可分離的關係。四月舉行的比第一次代表大會更廣泛、人數更多的第二次代表大會，鄭重地確認了同俄國的關係，宣佈該區域

爲俄羅斯聯邦的一個蘇維埃自治共和國。目前舉行的第三次區域代表大會更向前進一步，從言論轉到行動，號召公民武裝起來保衛捷列克（而且不僅是捷列克），防禦不速之客的侵犯。所謂頓河政府的所謂照會大談『東南部的自由的各族人民』，說他們似乎渴望同俄國分離。我們認爲事實是這些『聲明』的最好的反駁，就讓事實來說明吧。

首先，我們來聽一聽捷列克人民蘇維埃的決議。

『捷列克人民蘇維埃從電報中得知，似乎有北高加索的代表在君士坦丁堡宣佈北高加索獨立，並且已經照會土耳其帝國政府及其他國家。

由徹岑人、卡巴爾達人、沃舍梯人、英谷什人、哥薩克和外鄉人的各代表組所組成的捷列克人民蘇維埃斷言：捷列克邊區各族人民從來沒有爲上述日的派出任何代表到任何地方去，目前在君士坦丁堡的個別人物冒充捷列克邊區各族人民的代表，假借這些民族人民的名義進行活動，這不外乎是他們的一種冒充行爲和冒險行爲。

捷列克人民蘇維埃對土耳其政府的政治目光的短淺和幼稚表示驚異，因爲它竟被一些騙子哄騙了。

由上述各代表組組成的捷列克人民蘇維埃聲明：捷列克邊區各族人民是俄羅斯聯邦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捷列克人民蘇維埃抗議南高加索政府把北高加索拉入宣佈南高加索獨立的行爲。』（見捷列

克人民蘇維埃機關報『人民政權報』

（本決議一致通過。五月九日。）

現在讓遭到僭竊者及其庇護者誹謗的徹岑人和英谷什人來說話吧。下面是團結了全體或幾乎全體英谷什人和徹岑人的這兩個民族的代表組的決議。

『捷列克人民蘇維埃徹岑—英谷什代表組舉行的緊急會議討論了北高加索宣佈獨立的消息，一致通過如下決議：宣佈北高加索獨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行動，應當讓全體有關居民知道並取得他們的同意。

徹岑—英谷什代表組斷定：徹岑—英谷什人民沒有派遣任何代表去和特拉布松的奧托曼代表團或君士坦丁堡的奧托曼政府進行任何談判，在代表徹岑—英谷什人民意志的任何機關裏和任何會議上，從來沒有討論過獨立問題。

因此，徹岑—英谷什代表組認為：不是由人民選出而敢於假借人民名義說話的那些人，是冒充分子，是人民公敵。

徹岑—英谷什代表組聲明：拯救北高加索全體山民和由革命爭得的各項自由的唯一辦法是同俄國革命民主派緊密團結起來。

他們所以要這樣做，不僅因為生來熱愛自由，而且還因為最近數十年來的經濟關係已經把北高加索和俄國中部緊緊地結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五月九日通過，見捷列克人民蘇維埃機關報『人民政權報』。）

再看英谷什人和徹岑人的發言人舍利波夫同志在捷列克人民蘇維埃會議上的熱情的演說中的一段話，這段話十分明確，足以杜絕對達格斯坦人的種種非難。

『由於偉大的俄國革命，我們獲得了數百年來我們的祖先爲之拋頭顱、灑熱血的那種美好的自由。現在我們得到了自決權的保障，人民永遠不會把這種權利讓給任何人。目前，地主、王公、挑撥者、奸細以及所有那些沙米爾曾經和他們進行了五十年殊死鬥爭的人們正在談論北高加索的獨立。這些人民公敵幾次企圖宣告高加索獨立，並宣佈它是教長的轄區。但是我肯定地說，沙米爾砍過這些王公祖先的腦袋，如果今天他活着，他還會這樣做。我們代表組代表英谷什人民和徹岑人民在緊急會議上以人所共知的決議表達了我們對宣佈北高加索獨立問題的看法。』（同上，摘自『人民政權報』。）

事實就是這樣。

德國、烏克蘭和土耳其的自決論者是否知道這一切呢？當然知道！因爲俄國南部各區域蘇維埃的行動是完全公開的，是大家看得到的，這些先生們的走狗閱讀我們的報紙又十分仔細，決不致看漏盡人皆知的事實。

既然這樣，上述爲德國人和土耳其人在言論上和行動上所支持的烏克蘭代表團關於那些神秘的『政府』的聲明的目的究竟何在呢？

目的只有一個：利用這些虛有其名的『政府』作爲帷幕來侵佔和奴役新的領土。德國人曾經利用烏克蘭拉達做掩護，『根據布列斯特條約』（哦，當然啦！）向前推進並佔領了烏克蘭。但是烏克蘭作爲一個帷幕，作爲一個掩蓋物，看來現在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可是德國人需要繼續推進。由此產生了對新的掩蓋物、新的帷幕的需求。因爲有需求就有供應，於是克拉斯諾夫之流和鮑加也夫斯基之流、切爾莫也夫之流和巴馬托夫之流就馬上出來自願效勞。因此，毋庸置疑，由德國人指揮和豢養的克拉斯諾夫分子和鮑加也夫斯基分子最近將向俄國進軍以『解放』頓河區域，而德國人也會竭力再次宣誓恪守布列斯特條約。庫班、捷列克等等區域的情況也是這樣。

全部實質就在這裏！

如果蘇維埃政權不動員所有一切力量來抗擊侵略者和奴役者，那末它就會把自己活活埋葬。但是，蘇維埃政權是會做到這一點的。

人民委員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一八年六月一日

「真理報」第一〇八號

給弗·伊·列寧的電報

我六日抵達察里津(二)。儘管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很紊亂，但是還是可能整頓好的。

在察里津、阿斯特拉罕和薩拉托夫，糧食壟斷和固定價格被蘇維埃取消，因而一片混亂，投機盛行。在察里津，現在已經做到實行配給制和固定價格。在阿斯特拉罕和薩拉托夫也應做到這一點，否則全部糧食都將從這些投機孔道流走。請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也出面要求這些蘇維埃禁止投機活動。

鐵路運輸因許多委員會和革命委員會都熱心過問而被完全破壞了。我不得不派專員去主持，他們不顧各委員會的抗議，已經着手整頓。專員們在各地發現許多機車，各委員會沒有料想到會有這些機車。根據調查，在察里津——波沃利諾——巴拉朔夫——柯茲洛夫——梁贊——莫斯科綫上，一天可以行駛八次以上直達列車。目前在察里津忙着調集列車。過一個星期我們就宣佈「糧食周」，把近百萬普特糧食一次運往莫斯科，由鐵路員工專門押運，事前會通知。

由於下新城不放出輪船(大概因捷克斯洛伐克人之故)，水路運輸陷於停滯。請下令立即讓輪船開來察里津。

聽說，在庫班、斯塔夫羅坡里有十分可靠的採購經紀人，他們在南部收購過糧食。從基茲里亞爾通往海岸的綫路已經在敷設。哈薩夫尤爾特——彼得羅夫斯克綫路還沒有恢復。請派施略普尼柯夫、建築工程師、能幹的技工以及機車乘務組來。

我已經派信使去巴庫，日內我就動身南下。商品交換特派員札依采夫因為盜竊公家貨物，投機倒把，今天將要逮捕。請轉告施米特不要再派壞蛋來。讓柯鮑捷夫下令，要沃龍涅什的五人委員會^(三)即使爲了本身的利益，也別阻撓我的特派員。

據悉巴泰斯克被德國人佔領了。

人民委員 斯大林

一九一八年六月七日於察里津

第一次載於一九三六年

「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第七期

給弗·伊·列寧的信

列寧同志：

急赴前綫，只寫要事。

(一) 察里津以南綫路仍未恢復。我在督促並責罵所有該督促和該責罵的人，相信很快就可以恢復。儘可放心，我們不寬恕任何人，不論自己或別人，糧食總會運去。如果我們的軍事「專家們」(飯桶!) 不蒙頭睡覺，游手好閒，綫路就不會被切斷；如果綫路恢復，那也不是虧了軍事專家，而是由於反對了他們。

(二) 察里津以南有很多糧食裝車待運。等鐵路打通，我們就用直達列車把糧食運給你們。

(三) 你的通知已經收到(三三)。為預防可能發生的意外事件，將做好一切準備。請放心，我們的手決不發抖……

(四) 已經派信使持信去巴庫(三三)。

(五) 土爾克斯坦的情況不佳，英國正通過阿富汗進行活動。請授予某人(或我)特權(軍事性質的)，以便在南俄地區及早採取緊急措施。

由於各邊疆地區同中央的聯系很差，必須派一掌握大權的人常駐當地，以便及時採取緊急措施。如果爲此目的任命什麼人（不論是誰）來担任，請以直達電報告我，委任狀也請由直達電報拍發，否則有重演牟爾曼斯克事件〔5〕的危險。

送上關於土爾克斯坦的電碼紙條。
暫寫至此。

你的
斯大林

一九一八年七月七日於察里津

部分曾載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真理報」第三〇一號

給弗·伊·列寧的信

列寧同志：

只說幾句話。

(一) 如果托洛茨基不加考慮地亂發委任狀給特利弗諾夫(頓河區域)、阿弗托諾莫夫(庫班區域)、柯培(斯塔夫羅坡里)，發證件給法國使團人員(理應予以逮捕)等等，那可以肯定地說：一個月以後我們在北高加索的一切將全部垮台，我們將完全喪失這個邊區。托洛茨基現在的行徑正和安東諾夫某一時期的行徑一樣。請讓他牢牢記住，不得到當地人的同意不應該隨意委任，否則就會給蘇維埃政權丟臉。

(二) 如果不給我們飛機和飛行員、裝甲汽車、六吋口徑砲，察里津戰綫就守不住，鐵路也將長期喪失。

(三) 南方糧食很多，但是要得到這些糧食，必須有一個不受各軍用列車、各集團軍司令員等等阻撓的健全的機構。不僅如此，還必須使軍人幫助糧食工作人員。糧食問題同軍事問題是自然地交織在一起的。從工作利益着想，我必須有軍事全權。這一點我過去提過，但是沒有得到答覆。好吧。

在這種情況下，我將自己作主，不經形式手續把那些損害工作的集團軍司令員和政治委員撤職。工作的利益要我這樣做，當然，我決不因爲沒有托洛茨基的公文而不去行動。

約·斯大林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於察里津

第一次刊印

給弗·伊·列寧的信

南方情況嚴重。軍事委員會承受的是一個十分混亂的攤子。混亂的造成，部分是由於前軍事領導人的消極懈怠，部分是由於軍事領導人拉進軍區各部門來的人員的陰謀破壞。一切都得從頭做起。供應工作已經整頓就緒，成立了作戰部，與戰綫各地段建立了聯系，撤銷了舊的，可以說是罪惡的命令，在這以後才向卡拉奇舉行了進攻，並向南面，向梯霍列茨卡雅方面進攻。實行進攻是希望保障米羅諾夫和基克維澤的北部地段（包括波沃利諾地段）不被擊破。原來這些地段是最薄弱最不穩固的。你已經知道，米羅諾夫和其他等人已經向東北撤退，哥薩克已經佔領從里波克到阿列克西柯夫的全部鐵路綫，個別哥薩克游擊隊已經調到伏爾加河方面並數次企圖切斷卡梅申和察里津間伏爾加河的交通。

另一方面，由於缺乏彈藥，羅斯托夫戰綫和整個卡爾寧部隊已經不能堅持，放棄了梯霍列茨卡雅和托爾果瓦亞，現在大概正處在完全瓦解過程中（我說『大概』，是因為直到現在我們還不能得到關於卡爾寧部隊的確切消息）。

至於基茲里亞爾、布良斯柯葉和巴庫所處的危急情況，那就更不用說了。親英派的方針已經徹底

破產，但是那邊戰綫的情況還很不好。基茲里亞爾、普羅赫拉德納亞、諾沃高凱夫斯柯葉、斯塔夫羅坡里都已經落入暴動的哥薩克之手。只有布良斯柯葉、彼得羅夫斯克、礦水城、弗拉基高加索和皮亞齊果爾斯克，似乎還有葉加特林諾達爾，目前還堅守着。

因而造成了這樣的情況：同南方，同南方產糧區的交通被切斷了，而聯系中部和北高加索的察里津地域本身也同中央隔絕，或幾乎隔絕了。

因此，我們決定停止向梯霍列茨卡雅方面進攻，採取守勢，把戰鬥部隊調離察里津戰綫各地段，組成一支六千名士兵的北上突擊隊，沿頓河左岸直向霍泊爾河進發。這一措施的目的是掃清察里津——波沃利諾一綫，進入敵人後方，擾亂並擊退敵人。我們有一切根據預期這一計劃在最短期間實現。

造成上述不利情況的原因是：

(一) 前綫的士兵即『富裕農夫』的態度改變了，他們在十月會爲蘇維埃政權鬥爭，而現在却反對蘇維埃政權（他們從心底裏仇恨糧食壟斷、固定價格、徵集和反投機鬥爭）；

(二) 米羅諾夫軍隊是由哥薩克組成的（自命爲蘇維埃部隊的哥薩克部隊，不能也不願意同哥薩克反革命進行堅決鬥爭；哥薩克整團整團地投到米羅諾夫方面來是爲了取得武器，就地了解我們部隊的分佈狀況，然後再把整團整團的人帶到克拉斯諾夫方面去；米羅諾夫曾經三次被哥薩克包圍，因爲他們知道米羅諾夫地段的全部底細，自然就把它徹底擊破了）；

(三) 基克維澤部隊的編制是以支隊為單位的，因而各隊之間不能相互聯絡和配合作戰；

(四) 西維爾斯部隊因上述原因而陷於孤立，失去了左翼的支持。

完全消滅了隊伍的混亂現象，及時撤除了所謂專家（一部分極力擁護哥薩克，一部分極力擁護英法），因而能使軍隊靠近自己並在軍隊中建立鐵的紀律，這應當認為是察里津——加舜戰綫上好的

一面。

同北高加索的交通中斷以後，糧食情況已經陷於絕境。七百多節車廂停在北高加索，一百五十多萬普特糧食已準備妥當，但是毫無辦法把所有這些貨物運走，因為不論鐵路或海路都已經中斷（基茲里亞爾、布良斯柯葉不在我們手裏）。察里津、柯切爾尼柯沃、加舜等區糧食不少，不過需要收割，但是區域特別糧委會（²⁵）不會並且到今天還不會做這件事。必須收割莊稼，把乾草壓緊，運到一處；但是區域特別糧委會沒有壓機。必須組織大規模的糧食收割工作，但是區域特別糧委會的組織者是一些廢物。結果收購工作無法進行。

卡拉奇的攻克，使我們得到好幾萬普特糧食。我撥了十二輛卡車到卡拉奇，等一運到鐵路綫，就發往莫斯科。糧食收割工作好夕總算在進行。希望最近幾天能弄到幾萬普特糧食，也運給你。這裏牲畜過剩，但是乾草極少；因為沒有乾草就不能運出，所以大批運送牲畜現在還不可能。最好至少建立一個罐頭食品工廠、開辦一個屠宰場等等。但是很可惜，暫時還找不到內行的創辦人。我已經命令柯切爾尼柯沃的特派員組織大量醃肉的工作，工作已經開始，並有成績；如果工作開展起來，那末冬季

就會有足够的肉食（單是一個柯切爾尼柯沃地區就聚集了四萬頭牛）。阿斯特拉罕的牲畜不比柯切爾尼柯沃少，但是地方糧食局什麼也不幹。農產品採購部的代表正在酣睡，可以肯定地說，他們是不會收購肉的。我已經派特派員查爾馬也夫到那裏去收購肉和魚，現在還沒有得到他的信息。

在糧食方面，薩拉托夫省和薩馬拉省的希望要大得多，那裏糧食很多，我想，雅庫鮑夫的採糧隊可以採辦到五十萬普特糧食，甚至更多。

總之，應當說，在同北高加索的交通恢復以前，對察里津區（在糧食方面）不能（特別）指望。

你的 約·斯大林

一九一八年八月四日於察里津

第一次載於一九三二年

《列寧文集》第十八卷

給弗·伊·列寧的信

(三)

親愛的列寧同志！

南方和裏海一帶的保衛戰正在進行。要守住這整個地域（這是能够守住的！），必須有幾艘輕型雷擊艦和兩艘潛水艦（詳情請問阿爾焦姆）。請求你打破一切障礙，使我們立即得到所要求的東西。如果要求能立即滿足，那末巴庫、土爾克斯坦、北高加索將（一定！）是我們的。

我們戰綫的情況很好。相信以後還會更好（哥薩克正在徹底瓦解）。

緊握我親愛的和敬愛的伊里奇的手。

你的
斯大林

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第一次載於一九三八年

「布爾什維克」雜誌第二期

給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斯維爾德洛夫的電報

得悉資產階級的傭僕惡毒地行刺世界最偉大的革命家，無產階級久經考驗的領袖和導師列寧同志，北高加索軍區軍事委員會決定組織公開的、經常的、羣衆性的恐怖行動來鎮壓資產階級及其走狗，以回答這一卑鄙的暗殺行爲。

斯大林

伏羅希洛夫

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於察里津

載於一九一八年九月一日

《革命士兵報（察里津）》第二十一號

給人民委員會的電報

察里津地域蘇維埃軍隊的進攻已經獲勝；北面佔領伊洛夫里亞車站；西面佔領卡拉奇、里亞皮切夫、頓河大橋；南面佔領拉什基、涅姆柯夫斯基、傑姆金。敵人被徹底擊潰，退過頓河。察里津局勢穩固。進攻在繼續中。

人民委員 斯大林

一九一八年九月六日於察里津

載於一九三九年

「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第一期

給察里津戰綫司令員伏羅希洛夫的電報

請向爲鞏固工農政權而奮不顧身作戰的察里津戰綫的英勇部隊和一切革命軍隊轉致我們的兄弟般的敬禮。請轉告他們，蘇維埃俄國正以敬佩的心情慶賀哈爾汗柯和柯爾帕柯夫的共產黨員團隊和革命團隊，布拉特金的騎兵隊，阿里雅比也夫的裝甲火車隊，伏爾加河艦隊的英勇的功勳。

高舉紅旗，舉着它無畏地前進，無情地根除地主，將軍和富農反革命勢力，向全世界表明：社會主義俄國是不可戰勝的。

人民委員會主席 弗·烏里揚諾夫—列寧

人民委員兼南方戰綫
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約·斯大林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九日於莫斯科

載於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消息報」第二〇五號

南方戰綫

(和「消息報」記者的談話)

民族事務人民委員斯大林同志在返回南方戰綫前對本報記者發表了他對察里津戰綫情況的印象。

斯大林同志說：「首先必須指出兩個令人高興的現象：第一、在戰綫的後方，從工人中提拔了一批行政管理人員，他們不但善於為蘇維埃政權進行宣傳鼓動，而且能根據新的共產主義原則建設國家；第二、出現了一批士兵出身的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受過實際鍛鍊的軍官——新的指揮人員，他們得到紅軍士兵的完全信任。」

由於居民的情緒發生了轉變，他們懂得必須拿起武器來反對反革命匪徒，因此動員工作進行得非常好。

我們各個部隊紀律嚴格。紅軍戰士和指揮人員的關係再好也沒有了。」

「軍隊的糧食問題怎樣？」

「實在說，我們的軍隊裏不存在這樣的問題。由於各戰鬥地段自己設立的供應站組成了一個配置適當的網，前綫沒有感到糧食缺乏。現在，一個紅軍戰士一天的口糧是兩磅麪包，另加肉類、馬鈴

薯和白菜。

前綫一切糧食供應事宜都由共和國最高革命軍事委員會直屬軍糧委員會管理，就是這個委員會對前綫各部隊組織了正常供應。」

據斯大林同志說，前綫的鼓動工作是用散發『革命士兵報』^(三〇)、『鬥爭報』^(三一)、小冊子、傳單等等方法進行的。部隊士氣振奮，信心很高。

士兵沒有一定的服裝制式是我軍在服裝方面的一個大缺點。希望儘快規定士兵的新的服裝制式，並立即在前綫實行。

據斯大林同志說，中央執行委員會最近關於授予個別紅軍戰士獎章、授予整個部隊獎旗來獎勵他們的英勇行爲的指令，具有莫大的意義。

在這個指令頒佈以前，得到革命獎旗的部隊就已經像獅子一樣奮勇作戰。

至於和我們對壘的敵軍部隊的情況，那末他們之中百分之九十是由所謂外鄉人即大部分是烏克蘭人和志願軍官組成的。哥薩克不滿百分之十。敵人的優越處是他們有機動騎兵，而我們的機動騎兵目前還處於初建狀態。

最後應當指出，我們的戰鬥部隊日益團結一致，敵人則日趨完全瓦解。

載於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消息報』第二〇五號

事物的邏輯

(論孟什維克中央的「提綱」)

我們收到了一份名爲孟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的提綱和決議」(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的文件。這個文件總結了蘇維埃政權自一九一七年十月以來的活動，並確定了看來對孟什維克黨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的一種遠景。但是，文件中最有價值的東西却是那些推翻了孟什維主義在革命一年中全部實踐的結論。對「提綱和決議」的分析留到以後再談，我們認爲必須立即和讀者談談自己的一些感想。

一 關於十月革命

這是整整一年以前的事。國家在帝國主義戰爭和經濟破壞的重壓下弄得筋疲力盡。疲憊不堪的前綫已經無力繼續作戰。可是，英帝國主義者(布卡南!)把我們國家愈纏愈緊，千方百計地不讓它脫離帝國主義戰爭。放棄了里加(里加)，又準備放棄彼得堡，只是爲了證明戰爭和軍事專政的必要。資

產階級了解這一切並公開地走向軍事專政，走向撲滅革命。

布爾什維克那時做些什麼呢？

布爾什維克準備革命。他們認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是擺脫戰爭和經濟破壞的唯一出路。他們認為，沒有這種革命，就不可能同帝國主義決裂並把俄國從帝國主義魔爪中解放出來。他們召開了國家政權唯一繼承者的蘇維埃代表大會。

先進行革命，然後取得和平！

孟什維克那時做些什麼呢？

他們宣佈布爾什維克的『計謀』是『反革命的冒險主義』。他們認為召開蘇維埃代表大會是多餘的，並且加以阻撓，說蘇維埃本身是『老朽的木棚』，註定要拆毀。他們不要蘇維埃『木棚』，而主張要『歐洲』式的『堅固大廈』——預備國會^(三)。在預備國會裏，他們和米留可夫一起擬定了『激進的土地改革和經濟改革』計劃。他們不同帝國主義決裂，而主張在巴黎召開盟國會議，作為擺脫戰爭的可能的出路。他們認為，孟什維克斯柯別列夫參加這個會議，以及孟什維克阿克雪里羅得召開謝德曼之流、列諾得爾之流和海德門之流的代表大會的可疑行動，是『徹底的和平政策』。

從那時起已經一年了。『布爾什維克革命』已經掃除了國內外帝國主義者的狡猾的機器。過去的帝國主義戰爭，對俄國說來已經成了回憶。俄國已經從帝國主義的桎梏下解放出來。它正在實行並希望以後也實行自己獨立的對外政策。現在誰都明白，如果沒有十月革命，俄國就不能脫出帝國主義

戰爭的絕境，農民就不能得到土地，工人就不能管理工廠。

而現在，孟什維克，他們的中央委員會對我們又說些什麼呢？請聽：

『一九一七年十月實行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在歷史上是必要的，因為它割斷了勞動羣衆同各資本主義階級之間的聯系，表現了勞動羣衆使革命方向完全服從於他們的利益的期望，沒有這種革命，就不可能使俄國擺脫盟國帝國主義的壓制，就不可能實行徹底的和平政策，就不可能實行激進的土地改革，就不可能爲了人民羣衆的利益而由國家調整全部經濟生活，因爲這個革命階段還有使俄國革命對世界事變進程的影響更加擴大的趨勢。』（見『提綱和決議』）

孟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現在就是這樣說的。

這是難以置信的，然而這是事實。原來『布爾什維克革命在歷史上是必要的』，『沒有這種革命，就不可能使俄國擺脫盟國帝國主義的壓制』，『就不可能實行徹底的和平政策』，『就不可能實行激進的土地改革』，『就不可能爲了人民羣衆的利益而由國家調整全部經濟生活』。

但是，這不就是早在一年前布爾什維克反覆說過而孟什維克中央委員會那麼瘋狂地反對過的那些話嗎！

是的，就是那些話。

生活能教導和改造哪怕是最不可救藥的人，難道不是這樣嗎？生活是萬能的，不管怎樣，它總會佔上風……

二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

這是大約十個月以前的事。當時立憲會議召開了。被徹底擊潰的資產階級反革命分子重整旗鼓，得意洋洋，預言蘇維埃政權就要「滅亡」。國外帝國主義（盟國）的報刊向立憲會議致賀。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舉行「非正式」會議，擬定把政權從蘇維埃手中交給「俄羅斯大地的主人」——立憲會議的計劃。恢復「誠意聯合」和消滅布爾什維克的「錯誤」的陰影在空中飄蕩。

布爾什維克那時做些什麼呢？

他們繼續進行已經開始的確立無產階級政權的工作。他們認為，「誠意聯合」及其機關即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立憲會議是歷史註定要滅亡的；因為他們知道，世界上已經產生了新的力量——無產階級政權，新的政體——蘇維埃共和國。在一九一七年初，立憲會議的口號是進步的，所以布爾什維克擁護這個口號。在一九一七年末，十月革命以後，立憲會議的口號就是反動的了，因為它不再適合於國內互相鬥爭的各種政治力量的新的對比關係了。布爾什維克認為，在歐洲進行帝國主義戰爭和在俄國進行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情況下，只可能有兩種政權：採取蘇維埃共和國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或者是採取軍事專政形式的資產階級專政。任何尋找中間形式和恢復立憲會議的企圖，都必然會導向恢復舊制度，導向反動，導向消滅十月的成果。布爾什維克深信，資產階級議會制度和資產階

級民主共和國是已經過去的革命階段……

從那時起已經十個月了。企圖消滅蘇維埃政權的立憲會議被解散了。國內農民甚至沒有感覺到它的解散，工人興高采烈地歡迎它的解散。一部分『立憲會議』的擁護者跑到烏克蘭，請求德帝國主義者幫助他們進行反蘇維埃的鬥爭。另一部分『立憲會議』的擁護者跑到高加索，在土德帝國主義者的懷抱中得到安慰。還有一部分『立憲會議』的擁護者跑到薩馬拉，和英法帝國主義者一起同俄國工人和農民作戰。這樣，立憲會議的口號就變成了吸引政治頭腦簡單的人的手段和掩護國內外反革命分子進行反蘇維埃鬥爭的旗幟。

孟什維克在這個時期的表現是怎樣的呢？

他們反對蘇維埃政權，始終擁護已經變成反革命的立憲會議口號。而現在孟什維克，他們的中央委員會對我們又說些什麼呢？請聽：

它『擯棄同敵視民主派的各階級進行任何政治合作，拒絕參加一切即使是用民主旗幟掩蓋的組織政府的勾當，因為這些勾當是以民主派和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的「全民族」聯合政權或對外國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的依賴為基礎的』（見『提綱』）。

又說：

『依靠着城市非無產階級羣衆和農村勞動羣衆的革命民主派，想以對蘇維埃政府和對擁護蘇維埃政府的羣衆進行武裝鬥爭來恢復民主共和國的一切企圖，由於國際局勢的性質和俄國民

主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不成熟，過去和現在都引起社會力量的重新部署，這種部署破壞爭取恢復民主制度的鬥爭的最革命的意義，會直接威脅到基本的社會主義的革命成果。無論如何要同各資本主義階級妥協並利用外國武器來進行奪取政權鬥爭的意圖，會使革命民主派的政策喪失任何獨立性，使它變成這些階級和各種帝國主義同盟的工具。」（見『提綱和決議』）

簡單地說：堅決而無條件地『擯棄』聯合政權，承認爭取恢復民主共和國和立憲會議的鬥爭是革命的，因為它『會直接威脅到基本的社會主義的革命成果』。

結論只有一個：蘇維埃政權，無產階級專政是俄國唯一可能的革命政權。

但是，這不就是布爾什維克早已反覆說過而孟什維克昨天還反對的那些話嗎！
是的，就是那些話。

事物的邏輯比任何別的邏輯（孟什維克的邏輯也不例外）都更加有力，難道不是這樣嗎？……

三 小資產階級的混亂思想

總之：

事實是：孟什維克中央在同布爾什維克的『冒險主義』進行了一年的鬥爭以後，不得不承認一九一七年十月的『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歷史必要性』。

事實是：孟什維克中央在爲立憲會議和「誠意聯合」進行了長期鬥爭以後，雖然不是心甘情願，但是終究不得不承認「全民族」聯合政權是不適宜的，爭取「恢復民主制度」和立憲會議的鬥爭是革命的。

誠然：這種承認遲了一年，是在立憲會議口號的反革命性和十月革命的歷史必要性的真理已經成爲盡人皆知的老生常談的東西之後。這是和妄想充當革命領導角色的孟什維克中央的身分完全不稱的。但是孟什維克的命運就是這樣：他們不是第一次落於事變進程之後，我們認爲，他們也不是最後一次企圖穿着布爾什維克的舊褲子出來炫耀……

也許有人會以爲，在孟什維克中央作了這種承認以後，就不應當再有嚴重分歧了。如果我們不是和孟什維克中央，而是和善於透徹思考、首尾相符的徹底的革命者打交道，那末情形就確實會這樣。然而，糟糕的是我們目前在和一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政黨打交道，它們永遠動搖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革命和反革命之間。因此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言行矛盾、永無信心和思想游移。

不妨欣賞一下。你們看，孟什維克中央

「仍然認爲民權制度即不受任何限制的民主制度，是唯一能準備和實現無產階級的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它認爲由自由選出的全權的立憲會議所組織的民主共和國、普遍平等的選舉制等等，不但是對這些羣衆進行政治教育並使無產階級在本身利益的旗幟下實現階級團結的不可代替的工具，而且是社會主義無產階級能够藉以發揮自己的社會創造力的唯一基礎」（見「提綱

和決議」。

這是難以置信的，然而事實。一方面，「爭取恢復民主制度的鬥爭」原來「會直接威脅到基本的社會主義的革命成果」，因此這種鬥爭就被宣佈爲反革命的，另一方面，孟什維克中央「仍然」表示贊成已經被埋葬的「全權的立憲會議」！或許孟什維克中央想不經過「武裝鬥爭」來爭得「立憲會議」吧？那末又怎樣解釋把「全權的立憲會議」拋掉的「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歷史必要性」呢？

其次，孟什維克中央所要求的不多不少，正是：

「取消特別的警察彈壓機關和特別法庭」並「停止政治恐怖和經濟恐怖」。（見「提綱和決議」）一方面承認負有鎮壓資產階級反抗使命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必要性」，另一方面又要求取消爲實行這種鎮壓所絕不可少的某些非常重要的政權工具！在這種情況下，十月革命的成果又怎麼辦呢？資產階級是竭盡全力直到組織恐怖行動和強盜陰謀來反對十月革命的。不承認十月革命所產生的必然的結果和影響，又怎麼能承認十月革命的「歷史必要性」呢？！

孟什維克中央會不會在什麼時候擺脫這種亂七八糟的小資產階級的混亂思想呢？

四 今後怎樣？

不過，它是在試圖擺脫這種混亂思想的。請聽：

孟什維克黨『堅持實行在革命成果的基礎上用民主派本身的力量來恢復俄國的統一和獨立的任務，並藉此反對外國資本家對俄國內政的任何干涉』，所以它『和蘇維埃政府在政治上是一致的，因為蘇維埃政府堅持把俄國領土從佔領下其中包括從外國佔領下解放出來，反對非無產階級民主派擴大或保持這種佔領的企圖。但是，只有蘇維埃政府真正表示準備在互相協議而不是在鎮壓和恐怖的基礎上來建立自己和各邊疆地區非布爾什維克民主派的關係的情況下，對帝國主義干涉問題的這種政治上的一致才能導向直接支持蘇維埃政府解放俄國淪陷區的軍事行動』。（見『提綱和決議』）

這就是說，從同蘇維埃政權作鬥爭轉向和蘇維埃政權『協議』。

『和蘇維埃政府在政治上一致』……我們不知道這種一致的程度如何，但是，布爾什維克不會反對孟什維克中央和蘇維埃政權的一致，這還用說嗎？我們完全了解和蘇維埃政府的一致同和薩馬拉『立憲會議』議員的一致之間的差別。

『直接支持蘇維埃政府……的軍事行動』，我們不知道孟什維克中央能把多少軍隊交給蘇維埃政權支配，它能用什麼樣的軍事力量來充實蘇維埃軍隊，但是，在軍事上支持蘇維埃政權，布爾什維克只有歡迎，這還用得着證明嗎？我們完全了解在軍事上支持蘇維埃政府同孟什維克在克倫斯基統治時代的帝國主義戰爭時期參加『國防會議』之間的巨大差別。

一切就是如此。但是經驗教會我們不能根據言論相信人，我們已經習慣於不僅根據各黨派的決

議，而且首先是根據它們的行動來判斷它們。

孟什維克的行動究竟怎樣呢？

烏克蘭的孟什維克至今沒有和斯柯羅帕茨基反革命政府斷絕關係，正用一切手段和烏克蘭的蘇維埃分子作鬥爭，從而協助國內外帝國主義者在南方的統治。

高加索的孟什維克早已同地主和資本家結成聯盟，向十月革命的擁護者宣佈神聖的戰爭，並向德帝國主義者求援。

烏拉爾和西伯利亞的孟什維克已經和英法帝國主義者勾結在一起，事實上過去幫助而且現在還在幫助消滅十月革命的成果。

克拉斯諾沃茨克的孟什維克給英帝國主義者打開了裏海東岸邊區的大門，使他們便於摧毀土爾克斯坦的蘇維埃政權。

最後，歐俄的一部分孟什維克宣佈必須同蘇維埃政權進行「積極」「鬥爭」，在為解放俄國而流血作戰的我軍後方組織反革命的罷工，從而使孟什維克中央所宣傳的「支持蘇維埃政府的軍事行動」無法實現。

俄國中部和邊疆地區的所有這些反社會主義反革命的孟什維主義分子，到今天仍然認為自己是孟什維克黨員，而該黨中央現在却鄭重地宣佈自己和蘇維埃政權「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我們要問：

(一) 孟什維克黨中央對上述反革命孟什維主義分子採取什麼態度？

(二) 它想不想堅決不移地和他們斷絕關係？

(三) 它有沒有在這方面採取了哪怕是初步的措施？

所有這些都是問題，而我們不論在孟什維克中央的『決議』中或在孟什維克的實踐中，都找不到這些問題的答案。

可是毫無疑問，只有和反革命孟什維主義分子堅決斷絕關係，才能把實現孟什維克中央現在所宣佈的『互相協議』的事情向前推進。

載於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真理報」第二三四號

署名：約·斯大林

在莫斯科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全會上

關於南方戰綫形勢的講話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報紙紀要)

斯大林同志說：『無須證明，蘇維埃俄國的力量日益增長，它的勝利足以說明這一點。但是，蘇維埃俄國的敵人還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頑強地企圖摧毀我們。蘇維埃俄國的敵人的計劃是奪取俄國最富饒的產糧區，迫使俄國不戰而降。五六個月前，他們選定薩馬拉和西伯利亞兩地來實現這個計劃。最近兩個月的情况已經向我們的敵人證明，他們的這個計劃是實現不了的。目前他們力圖在南方再一次進行這種冒險行動。南方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那裏至少有一億五千萬普特可動用的糧食。那裏有數十萬普特煤。俄國南部在戰略上的意義更大。它是一個正在形成爲新的國際焦點的區域。這一點可以從那裏發生的事情看出。在葉加特林諾達爾成立了以克拉斯諾夫爲首的新政府。有三支軍隊在那裏聯合起來了。反革命分子力圖佔據南方，以察里津爲他們的主要突擊方向。克拉斯諾夫曾經在八月發出佔領察里津的命令。命令沒有實現，倒是克拉斯諾夫的軍隊不得不拔腳逃命。克拉斯諾

在莫斯科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全會上關於南方戰綫形勢的講話

夫又在十月發出命令：無論如何要在十月十五日前佔領察里津並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會師。當時許多將軍的聯軍不下四十個團投入了戰鬥。儘管這樣，將軍們又不得不拔腳逃命，甚至有一位將軍丟掉了一隻皮靴。（笑聲）

那時將軍們才知道：我們的軍隊是一支真正的日益強大的力量，這支軍隊他們是難以戰勝的。我們軍隊的力量究竟在哪裏呢？爲什麼它能這樣準確地打擊敵人呢？

我們軍隊的力量在於它有覺悟有紀律。覺悟和無產階級的紀律是我們在南方戰線勝利的原因之一。

第二個原因是出現了新的紅色軍官。他們大部分過去是士兵，在多次戰役中受過戰鬥洗禮並諳練軍事。他們引導着我們的軍隊走向勝利。

這些就是決定我軍獲勝的主要因素。我認爲這就是黑幫匪徒永遠不能在南方戰勝我軍的原因。」

載於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消息報」第二三七號

關於俄國南部

(和『真理報』記者的談話)

人民委員斯大林最近出差回來，他向本報記者發表了他對南方戰綫情況的印象。

南方戰綫的重要性

只是處於頓河反革命和阿斯特拉罕——烏拉爾——捷克斯洛伐克匪幫之間的戰略地位，就已經說明南方戰綫的重要性。和英國勢力範圍（恩捷里、克拉斯諾沃茨克）靠近，只是加深了這種重要性而已。俄國南部的富源（糧食、石油、煤炭、牲畜、魚類）本身就使帝國主義強盜饑涎欲滴，所以他們力圖奪取俄國這塊重要的地方。此外，毫無疑問，由於秋季到來和薩馬拉冒險行動被肅清，戰事中心將移到南方。其實這也正說明南方反革命分子目前爲什麼正在展開『狂熱的』工作，匆忙拼湊由沙皇的奴僕希波夫、薩宗諾夫、盧柯姆斯基組成的新的（嶄新的！）『全俄政府』，把克拉斯諾夫、鄧尼金和斯柯羅帕茨基匪幫合成一支軍隊，向英國求援等等。

察里津是被突擊的中心

敵人攻擊最猛的地點是察里津。這是很明白的，因為敵人拿下察里津，切斷同南方的交通，就能保證達到他們的一切目的：可以使頓河反革命分子同阿斯特拉罕和烏拉爾軍隊的哥薩克上層分子聯合起來，建立起一條從頓河到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反革命統一戰綫；可以使南方和裏海一帶都歸國內外反革命分子所有；可以使北高加索的蘇維埃軍隊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

這就是南方白衛分子如此頑強地力圖佔領察里津的主要原因。

還在八月間，克拉斯諾夫就發出命令：『拿下察里津。』克拉斯諾夫匪幫瘋狂地向我方陣地猛撲；力圖摧毀我方陣地；但是他們被我們紅軍擊退並趕過了頓河。

十月初，又發出拿下察里津的命令，這一次是由羅斯托夫的反革命哥薩克會議發佈的。敵人集結了四十多個團，這些團是在頓河、基輔（斯柯羅帕茨基的各軍官團！）、庫班（阿列克謝也夫的『志願軍』）招募來的。但是，克拉斯諾夫匪幫這一次也被我們紅軍的鐵拳擊退了，而且敵人的許多團被我軍包圍殲滅，砲、機關槍和步槍都落入我軍之手。馬蒙托夫、安東諾夫、波波夫、托爾庫什金等將軍和一大羣上校不得不拔腳逃命。

我軍的力量在哪裏？

我軍所以取得勝利，首先是因爲它有覺悟有紀律。驚人的愚鈍無知，和外界完全隔絕是克拉斯諾夫的士兵的特點。他們不知道他們作戰是爲了什麼。他們在被俘後受審問的時候說：『命令我們，我們就不得不去打仗。』

我們的紅軍戰士不是這樣。他們驕傲地自稱爲革命戰士，他們知道他們作戰不是爲了資本家的利潤，而是爲了俄國的解放，他們知道這一點，所以他們能自覺地勇敢地投入戰鬥。紅軍戰士如此渴望秩序和紀律，以至他們自己常常處罰他們中間『不聽話的』和不大守紀律的同志。

從那些在多次戰役中受過戰鬥洗禮的士兵中出現了一批紅色軍官幹部，這也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這些紅色軍官構成我軍的基本骨幹，把我軍結成一個統一的有紀律的機體。

但是軍隊的力量不僅僅在於它本身的素質。軍隊沒有鞏固的後方就不能長久存在。要有鞏固的前方，就必須使軍隊不斷地從後方得到兵員補充、彈藥和糧食。在這方面起巨大作用的是後方出現了熟練能幹的、主要來自先進工人的、忠誠不倦地做着動員和供給工作的行政管理人員。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沒有這種行政管理人員，察里津就無法搶救。

這一切使我軍變成能够摧毀敵人任何抵抗的可畏的力量。

一切情況都使南方形成一個新的國際焦點。英國傀儡組成的『新的』『全俄政府』在葉加特林諾達爾的出現，在察里津附近一度被我軍擊敗的三支反革命軍隊（阿列克謝也夫、斯柯羅帕茨基和克拉斯諾夫的軍隊）的聯合，英國打算干涉的傳聞，英國從恩捷里和克拉斯諾沃茨克方面給捷列克反革命

分子的供應——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在薩馬拉遭到破產的冒險行動，現在他們又力圖在南方重演。但是他們不會有（決不會有）取得勝利所必不可少的條件，就是說：不會有相信反革命的卑鄙勾當並能作戰到底的軍隊。只要給予有力的一擊，反革命冒險家的紙牌搭的房子就會被打得粉碎。保證這一點的是我軍的英勇作戰，克拉斯諾夫——阿列克謝也夫「軍隊」的士氣低落，烏克蘭不滿情緒的增長，蘇維埃俄國實力的增強以及西方革命運動的日益發展。南方的冒險行動的結局，將和薩馬拉的冒險行動的結局一樣。

載於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真理報」第三三五號

十月革命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和

二十五日在彼得格勒)

加速十月起義的最重要事件是：臨時政府打算（在放棄里加後）放棄彼得格勒；克倫斯基政府準備遷往莫斯科；舊軍隊的指揮人員決定把彼得格勒的全部衛戍部隊調往前綫，使首都成爲不設防的城市；在莫斯科舉行的以羅將柯爲首的黑幫代表大會（三）進行狂熱的活動，組織反革命的活動。這一切再加上日益深重的經濟破壞和前綫士兵的厭戰，就決定了擺脫當時局勢的唯一出路必然是迅速而嚴密地組織起義。

還在九月底，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就已經決定動員全黨力量來組織勝利的起義。爲此，中央決定在彼得堡成立軍事革命委員會，爭取彼得格勒衛戍部隊留守首都並召開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這樣的代表大會能够成爲政權的唯一繼承者。先行爭取在後方和前綫最有威信的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兩地的代表蘇維埃無疑是列在組織起義的總計劃之內的。

黨的中央機關報『工人之路報』（四）遵照中央的指示，開始公開號召起義，準備工人和農民迎接

決戰。

和臨時政府的第一次公開衝突是由於布爾什維克的『工人之路報』被封而發生的。臨時政府下令封閉報館。軍事革命委員會下令用革命手段啓封報館。封條被撕毀了，臨時政府的專員被趕走了。這是十月二十四日的事。

十月二十四日，在許多極重要的國家機關裏，軍事革命委員會委員用強力攆走臨時政府的代表，結果這些機關落在軍事革命委員會的手中。於是臨時政府的全部機構就解體了。在這一天（十月二十四日），除了幾個士官學校和一個裝甲營外，彼得格勒的全部衛戍部隊和所有團隊都堅決地轉到軍事革命委員會方面了。臨時政府在行動上顯出猶豫不決。只是到了傍晚才派出突擊營佔領橋梁，把其中幾座橋梁旋開。爲了對付這個行動，軍事革命委員會調派水兵和維波爾格區赤衛隊擊退了突擊營，佔領了橋梁。從這時起，公開的起義開始了。我們的許多團奉命把司令部和冬宮所在的整個地區圍包圍起來。這時臨時政府正在冬宮開會。裝甲營倒到軍事革命委員會方面了（十月二十四日深夜），這加速了起義的順利完成。

十月二十五日，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幕，軍事革命委員會把已經奪得的政權交給了代表大會。

十月二十六日清晨，在『阿芙樂爾』砲轟冬宮和司令部之後，在蘇維埃軍隊和士官生在冬宮前面交鋒之後，臨時政府投降了。

以列寧同志爲首的黨中央自始至終是革命的鼓舞者。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當時住在彼得格勒維

波爾格區的一個秘密住宅裏。十月二十四日傍晚，他被請到斯莫爾尼去領導運動。

波羅的海水兵和維波爾格區赤衛隊在十月起義中起了卓越的作用。由於這些人異常勇敢，彼得格勒衛戍部隊主要是在精神上、部分是在軍事上起了支援先鋒戰士的作用。

載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六日

《真理報》第二四一號

署名：約·斯大林

十月革命和民族問題

民族問題不能認為是什麼獨立自在的、一成不變的問題。民族問題只是改造現存制度總問題的一部分，它完全是由社會環境的條件、國家政權的性質並且一般地是由社會發展的全部進程決定的。這在俄國革命時期表現得特別明顯，當時民族問題和俄國邊疆地區的民族運動隨着革命的進程和結局而迅速和明顯地改變自己的內容。

一 二月革命和民族問題

在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時代（一九一七年二月），各邊疆地區的民族運動帶有資產階級解放運動的性質。世世代代受『舊制度』壓迫和剝削的俄國各民族，初次感到自己的力量並奮起投入反對壓迫者的戰鬥。『消滅民族壓迫』，這就是當時運動的口號。俄國各邊疆地區轉瞬間佈滿了『全民族』機關。領導運動的是各民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知識分子。拉脫維亞、愛沙尼亞邊區、立陶宛、格魯吉亞、阿爾明尼亞、阿捷爾拜疆、北高加索、柯爾克茲和伏爾加河中游地區的『民族委員會』；烏克蘭和

白俄羅斯的『拉達』；貝薩拉比亞的『斯法圖爾-采利』；克里木和巴什基里亞的『庫魯爾泰』；土爾克斯坦的『自治政府』——這些就是各民族的資產階級把各種力量聚集在它們周圍的『全民族』機構。當時的問題是擺脫沙皇制度這一民族壓迫的『基本原因』和成立資產階級民族國家。當時民族自決權被解釋為各邊疆地區民族的資產階級奪取政權並利用二月革命成立『自己的』民族國家的權利。革命進一步發展的問題，沒有列入而且也不能列入上述資產階級機構所考慮的範圍之內。並且沒有注意到，前來代替沙皇制度的是赤裸裸的、不戴假面具的帝國主義，這個帝國主義是各民族的更強大更危險的敵人，它是新的民族壓迫的基礎。

但是，沙皇制度的消滅和資產階級的當政並沒有使民族壓迫消滅。舊的粗暴的民族壓迫形式，被新的精緻的因而是更危險的壓迫形式所代替。李沃夫——米留可夫——克倫斯基政府不但沒有放棄民族壓迫的政策，而且還組織了反對芬蘭（一九一七年夏季解散議會）和烏克蘭（搗毀烏克蘭的文化機關）的新進攻。不僅如此，這個本性是帝國主義的政府為了征服新的土地、新的殖民地 and 民族，還號召居民繼續進行戰爭。推動這個政府這樣做的，不僅是帝國主義的內在本性，而且還由於西方存在着帝國主義國家，這些國家不可抑制地力圖統轄新的土地和民族，有使這個政府勢力範圍縮小的危險。帝國主義國家為征服小民族而進行鬥爭（這些國家生存的條件），——這就是在帝國主義戰爭進程中展現的一幅圖畫。沙皇制度的消滅和米留可夫——克倫斯基政府的上台，絲毫沒有使這幅醜惡的圖畫有一點改觀。既然各邊疆地區的『全民族』機構表現出實現國家獨立的趨向，自然它們就遭到俄國帝國

主義政府方面的猛烈反對。既然它們在建立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權的時候，把『自己的』工人和農民的根本利益置諸不顧，所以就引起了工人和農民的埋怨和不满。所謂『民族部隊』只是火上加油；對付從上面來的危險，它們無能為力，而從下面來的危險，它們又只能使它加強和加深。『全民族』機構既無法抵禦外來的打擊，又無法對付內部的爆發。剛剛萌芽的資產階級民族國家，還沒有來得及開花，就開始凋謝了。

這樣，對於自決原則的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解釋就成了空談，失去了它的革命意義。很明顯，在這種情況下，就談不到消滅民族壓迫和確保小民族國家的獨立了。顯然，不同帝國主義決裂，不推翻『自己的』民族資產階級，不由勞動羣衆自己來掌握政權，被壓迫民族勞動羣衆是不能解放的，民族壓迫是不能消滅的。

這在十月革命以後表現得特別明顯。

二 十月革命和民族問題

二月革命包含着不可調和的內部矛盾。革命是由工人和農民（士兵）的努力完成的，但是革命的結果，政權不是歸工人和農民，而是歸資產階級所有了。工人和農民進行革命，是想要結束戰爭，取得和平。但是掌握了政權的資產階級，却力圖利用羣衆的革命熱情來繼續戰爭，反對和平。國內的經

濟破壞和糧食恐慌要求爲了工人的利益剝奪資本和工業企業，爲了農民的利益沒收地主的土地，但是米留可夫——克倫斯基的資產階級政府却保衛地主和資本家的利益，堅決保護他們，使他們不受工人和農民的侵害。這是靠工人和農民的手進行的有利於剝削者的資產階級革命。

當時國家仍然呻吟在帝國主義戰爭、經濟崩潰和糧食恐慌的重壓之下。前綫土崩瓦解。工廠時常停工。國內飢荒日益嚴重。含有內部矛盾的二月革命顯然不足以「救國」了。米留可夫——克倫斯基政府顯然沒有能力來解決革命的根本問題了。

爲了使國家擺脫帝國主義戰爭和經濟崩潰的絕境，必須實行新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個革命隨着十月變革而到來了。

十月革命推翻了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政權，而代之以工人和農民的政府，一舉而解決了二月革命的矛盾。廢除地主富農的無限權力，把土地交給農村的勞動羣衆使用；沒收工廠，把它們交給工人管理；同帝國主義決裂，結束掠奪性的戰爭；公佈密約，揭穿侵佔別國領土的政策；最後，宣佈被壓迫民族勞動羣衆實行自決，承認芬蘭獨立，——這些就是蘇維埃政權在蘇維埃革命初期所實施的主要措施。

這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

在中部開始的革命，是不能長久地停留在中部狹窄地域範圍內的。革命在中部勝利後，就必然要擴展到各邊疆地區去。果然，革命浪潮從革命的最初幾天起就從北部氾濫到全俄國，席卷了一個又一

個邊疆地區。但是它在邊疆地區碰到了堤壩，這就是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經成立的『民族委員會』和區域『政府』（頓河、庫班、西伯利亞）。原來這些『民族政府』連聽都不願意聽社會主義革命。它們在本性上是資產階級政府，根本不願意破壞舊的資產階級秩序，相反地，它們認為有義務來全力保存並鞏固這一秩序。它們在本質上是帝國主義政府，根本不願意同帝國主義決裂，相反地，只要有機會，它們從不放鬆去侵佔並統轄『異』民族的幾塊或幾小塊領土。所以，各邊疆地區的『民族政府』向中部的社會主義政府宣戰是並不奇怪的。它們一經宣戰，自然就成了糾集俄國一切反革命勢力的反動基地。誰都知道，所有被驅逐出俄國的反革命分子都奔向這些基地，他們在這些基地上編成了白衛『民族』部隊。

但是，除了『民族政府』，在各邊疆地區還有各民族的工人和農民。他們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經仿照俄國中部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組織了自己的革命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從來沒有同自己的北部弟兄斷絕過聯系。他們同樣力求戰勝資產階級，他們同樣為社會主義的勝利而鬥爭。所以，他們和『自己的』民族政府的衝突與日俱增是並不奇怪的。十月革命只是鞏固了邊疆地區的工人和農民同俄國的工人和農民的聯盟，鼓舞了他們對社會主義勝利的信心。而『民族政府』對蘇維埃政權的戰爭則使各民族的羣衆同這些『政府』的衝突達到完全決裂的地步，達到以公開起義反對它們的地步。

這樣就形成了反對俄國各邊疆地區民族資產階級『政府』的反革命聯盟的全俄國工人和農民的社會主義聯盟。

有些人把各邊疆地區『政府』的鬥爭描繪成反對蘇維埃政權的『無情的中央集權制』、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這是完全不對的。世界上沒有一個政權像俄國的蘇維埃政權這樣允許如此廣泛的地方分權制，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像俄國的蘇維埃政權這樣給予各民族如此充分的民族自由。各邊疆地區『政府』的鬥爭過去是而且現在仍然是資產階級反革命勢力反對社會主義的鬥爭。打出民族旗幟只是爲了欺騙羣衆，因爲它是一面便於掩蓋民族資產階級反革命陰謀的受人歡迎的旗幟。

但是，各『民族』政府和區域『政府』所進行的鬥爭是力量懸殊的鬥爭，『民族政府』兩面受敵：外受俄國蘇維埃政權攻擊，內受『自己的』工人和農民主擊。因此，它們經過最初幾次戰鬥以後就不得不退却了。芬蘭工人、托爾帕利^[註]的起義和資產階級『上議院』的逃亡，烏克蘭工農的起義和資產階級『拉達』的逃亡，頓河、庫班、西伯利亞工農的起義和卡列金、科爾尼洛夫、西伯利亞『政府』的崩潰，土爾克斯坦貧農的起義和『自治政府』的逃亡，高加索的土地革命和格魯吉亞、阿爾明尼亞、阿捷爾拜疆的『民族委員會』的完全孤立無援，——這些就是表明各邊疆地區『政府』完全脫離了『自己的』勞動羣衆的盡人皆知的事實。被徹底擊潰的『民族政府』『不得不』求助於西方帝國主義者，求助於全世界各民族數百年來的壓迫者和剝削者來對付『自己的』工人和農民。這樣就開始了外國干涉和邊疆地區淪陷的時期，這個時期再一次揭穿了『民族』政府和區域『政府』的反革命性。

只是現在大家才明白：民族資產階級追求的並不是使『自己的人民』從民族壓迫下解放出來，而

是從人民身上榨取利潤的自由，是保存自己的特權和資本的自由。

只是現在才知道：不和帝國主義決裂，不推翻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政權不轉到這些民族的勞動羣衆的手裏，被壓迫民族就不能解放。

對自決原則的舊的資產階級的看法和『全部政權歸民族資產階級』的口號就這樣被革命進程本身所揭穿了，拋棄了。對自決原則的社會主義的看法和『全部政權歸被壓迫民族勞動羣衆』的口號則獲得了被採用的全部權利和機會。

這樣，十月革命結束了舊的資產階級的民族解放運動，開闢了被壓迫民族工人和農民的新的社會主義運動的紀元，這個運動的目的在於反對一切壓迫（也包括民族壓迫），反對『自己的』和異族的資產階級政權，反對整個帝國主義。

三 十月革命的世界意義

十月革命在俄國中部勝利並蔓延到許多邊疆地區後，就不能局限於俄國領土範圍之內了。在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下層民衆普遍不滿的氣氛中，它不能不波及鄰近國家。俄國同帝國主義決裂並擺脫掠奪性的戰爭，公佈密約，莊嚴地廢除佔別國領土的政策，宣佈民族自由，承認芬蘭獨立，宣告俄國爲『蘇維埃民族共和國聯邦』，蘇維埃政權向世界發出對帝國主義進行堅決鬥爭的戰鬥呼

聲，——所有這一切不能不對被奴役的東方和流血殆盡的西方發生重大影響。

果然，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第一個打破了東方被壓迫民族勞動羣衆數百年來的沉睡並把他們捲入反對世界帝國主義鬥爭的革命。在波斯、中國和印度效法俄國的蘇維埃成立工農蘇維埃的事實，充分地說明這一點。

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第一個成爲西方工人和士兵解救自己的活榜樣並推動他們走上真正擺脫戰爭和帝國主義壓迫的道路的革命。奧匈帝國和德國的工人和士兵的起義，工兵代表蘇維埃的成立，奧匈帝國沒有充分權利的各族人民反對民族壓迫的革命鬥爭，都十分雄辯地說明這一點。

問題完全不在於東方的鬥爭乃至西方的鬥爭還沒有擺脫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雜質，問題在於反帝國主義的鬥爭開始了，這個鬥爭正在繼續進行並且一定會達到它的邏輯的結局。

外國干涉和「外國」帝國主義者的佔領政策，只是使革命危機尖銳化，把更多的民族捲入鬥爭，擴大同帝國主義作革命搏鬥的地區。

這樣，十月革命就在落後的東方各族人民和先進的西方各族人民之間建立了聯系，把他們拉進反對帝國主義的共同陣營。

這樣，民族問題就從反對民族壓迫的局部問題發展成爲各民族、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的總問題。

第二國際及其首領考茨基的該死的罪過之一，就是他們對民族自決問題的看法始終和資產階級

的看法相同，不了解民族自決的革命意義，不會或是不願意把民族問題放在和帝國主義進行公開鬥爭的革命基礎上，不會或是不願意把民族問題和殖民地解放問題聯系起來。

鮑威爾和倫納一類奧國社會民主黨人愚蠢的地方，其實就在於他們不了解民族問題和政權問題的不可分割的聯系，力圖把民族問題和政治分開並把它限制在文化教育問題範圍之內，忘記了帝國主義和被帝國主義奴役的殖民地的存在這樣的『小事』。

有人說，在社會主義革命日益高漲的情勢下，自決和『保衛祖國』的原則已經被事變進程本身廢棄了。事實上，被廢棄的不是自決和『保衛祖國』的原則，而是對這些原則的資產階級的解釋。只要看一看呻吟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和渴求解放的淪陷區，只要看一看為保衛社會主義祖國不受帝國主義強盜侵害而進行着革命戰爭的俄國，只要想一想奧匈帝國日前爆發的事變，只要看一看那些已經自行組織蘇維埃的被奴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印度、波斯、中國），就足以理解按照社會主義解釋的自決原則的全部革命意義了。

十月革命的偉大的世界意義主要在於：

（一）它擴大了民族問題的範圍，使民族問題從歐洲反對民族壓迫的局部問題變為各被壓迫民族、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的總問題；

（二）它給這一解放開闢了廣泛的可能性和現實的道路，這就大大促進了西方和東方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把他們匯總到勝利的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巨流中去；

(三) 它從而在社會主義的西方和被奴役的東方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建成了一條從西方無產者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綫。

這其實也就說明了爲什麼東方和西方的勞動人民和被剝削羣衆現在以難於描述的熱情對待俄國的無產階級。

這主要也就說明了爲什麼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強盜日前這樣瘋狂地攻擊蘇維埃俄國。

載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六日和十九日

《真理報》第二四二號和第二五〇號

署名：約·斯大林

障 壁

在社會主義的俄國和革命的西方之間，淪陷區形成了一道障壁。

在俄國，紅旗已經飄揚了一年多，在西方，在德國和奧匈帝國，無產階級的起義不是與日俱增，而是與時俱增；可是在淪陷區，在芬蘭、愛斯蘭、拉脫維亞、立陶宛、白俄羅斯、波蘭、貝薩拉比亞、烏克蘭和克里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府』仍然依靠日趨沒落的西方帝國主義者的恩惠苟且偷生。

在東方和西方，『偉大的』國王和『強大的』帝國主義者已經被投入地獄；可是在淪陷區，小國王和小強盜依舊主宰一切，橫行霸道，壓迫工人和農民，逮捕和槍殺他們。

不僅如此，他們這些衰朽的『政府』還狂热地建立自己的『民族』白衛『部隊』，準備『發動』，同時還沒有被消滅的帝國主義政府勾勾搭搭，擬定『擴大』『自己』地域的計劃。

他們，這些已經被打倒的『偉大的』國王的活活腐爛着的化身，這些由於命運的支配而處在東方和西方兩處革命的熊熊大火之間的渺小的『民族』『政府』，現在竟夢想撲滅燃遍歐洲的革命火燄，維持自己可笑的生存，扭轉歷史的車輪！……

『偉大的』德國和奧匈帝國的『強大的』國王所沒有能做到的事情，這些『小國王』竟夢想依靠兩

個支離破碎的白衛「部隊」一舉告成。

我們毫不懷疑，俄國和西方的洶湧的革命浪潮一定會無情地捲走淪陷區的反革命夢想家。我們毫不懷疑，這些地區的「小國王」和他們舊日的俄國和德國「強大的」庇護者落得同樣下場的時刻已經不遠了。

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革命的西方和社會主義的俄國之間的反革命障壁終究會被推倒。

在淪陷區已經呈現革命的最初徵象。愛斯蘭的罷工，拉脫維亞的遊行示威，烏克蘭的總罷工，芬蘭、波蘭和拉脫維亞的普遍的革命醞釀，——這一切都是革命先聲。不用說，這些地區的革命和蘇維埃政府已經指日可待。

無產階級革命凜然可畏地、氣勢雄偉地橫掃大地。東方和西方舊日的世界「統治者」惶恐戰慄地在它面前低下頭來，舊的皇冠紛紛落地。淪陷區及其「小國王」也不能例外。

載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民族生活報」第二號

社論

署名：約·斯大林

不要忘記東方

在歐洲革命運動日益高漲之際，在舊寶座紛紛倒塌和舊皇冠紛紛落地而讓位於革命的工兵蘇維埃的時候，在淪陷區正把帝國主義的走狗從自己的土地上趕出去的時候，大家的視線自然都轉向西方。在西方，應當首先打斷在歐洲鑄煉而用來扼殺全世界的帝國主義鎖鍊。在西方，應當首先沸騰起新的社會主義生活。在這樣的時候，遙遠的東方及其數億被帝國主義奴役的人民就『自然而然』從視野中消失了，被忘記了。

但是，一分鐘也不能忘記東方，至少因為它是世界帝國主義『取之不盡的』後備力量和『最可靠的』後方。

帝國主義者一向把東方看做自己幸福的基礎。東方各國的不可計量的自然富源（棉花、石油、黃金、煤炭、礦石），難道不是世界各國帝國主義者的『糾紛的蘋果』^①嗎？這其實也就說明為什麼帝國主義者在歐洲作戰和談論西方的時候從來沒有不想到中國、印度、波斯、埃及和摩洛哥。因為問題其實始終是在東方。他們那樣熱心地維持東方各國的『秩序和法制』，主要原因也在這裏。因為不這樣做，帝國主義的大後方就會沒有保障。

但是，帝國主義者所需要的不僅僅是東方的富源。他們還需要東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特多的『聽話的』『人力』。他們需要東方各民族的『順從的』『廉價的』『勞動力』。此外，他們需要東方各國的『聽話的』『年輕小伙子』，從其中徵募所謂『有色』軍隊，立即運用它們去對付『自己的』『革命工人』。正因為如此，他們把東方各國稱爲自己的『取之不盡的』後備力量。

共產主義的任務就是要打破東方被壓迫民族數百年來的沉睡，用革命的解放精神來感染這些國家的工人和農民，喚起他們去反對帝國主義，從而使世界帝國主義失去它的『最可靠的』後方，失去它的『取之不盡的』後備力量。

不這樣做，就休想社會主義取得最後勝利，休想完全戰勝帝國主義。

俄國革命第一個喚起了東方被壓迫民族去反對帝國主義。波斯、印度、中國的代表蘇維埃的成立是東方工人和農民從數百年來的沉睡中醒過來的鮮明標誌。

西方革命無疑地會進一步推動東方革命運動，給它灌注奮發精神和勝利信心。

帝國主義者本身及其新的吞併行爲會給東方的革命化以不小的援助，因爲這種吞併行爲會把更多的國家捲入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擴大世界革命的基地。

共產黨人的任務就是參與東方日益增長的自發運動，向前發展這種運動，使它成爲自覺的反帝國主義鬥爭。

在這個意義上，不久以前舉行的伊斯蘭教民族共產黨員代表會議^(三)關於加強在東方各國即在

波斯、印度和中國的宣傳工作的決議，無疑地具有深刻的革命意義。

我們希望我們伊斯蘭教民族的同志們能執行自己的這個極其重要的決定。

因為必須徹底領會這個真理：誰想要社會主義勝利，誰就不能忘記東方。

載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民族生活報」第三號

社論

① 「糾紛的蘋果」是希臘神話中的故事：海妮、亞美羅德、雅西娜三個女神拿了一個金蘋果請牧塞巴里斯評判一下，看誰最美麗，就把蘋果給誰。結果牧塞把蘋果給了亞美羅德，從此蘋果就成了這三個女神之間不和的根源。——譯者註

烏克蘭在解放中 (二七)

烏克蘭和它的富源早已是帝國主義剝削的對象。

革命前，西方帝國主義者可以說是悄悄地不動『干戈』地剝削烏克蘭。法國、比利時和英帝國主義者在烏克蘭開辦了許多大企業（採煤、金屬等等方面的），攫取了大部分股票，公開地、『合法地』、不聲不響地榨取烏克蘭人民的脂膏。

十月革命以後情況改變了。十月革命斬斷了帝國主義的繩索，宣佈土地和企業爲烏克蘭人民的財產，使帝國主義者無法進行『慣常的』『不聲不響的』剝削。這樣，帝國主義就被逐出了烏克蘭。

但是，帝國主義不肯讓步，它無論如何不肯順應新局面。由此產生了用暴力來奴役烏克蘭的『必要性』，佔領烏克蘭的『必要性』。

奧德帝國主義者是第一個去佔領烏克蘭的。『獨立自主』的『拉達』和『統領府』不過是傀儡，不過是宜於掩蓋這種佔領的屏風，在形式上『批准』奧德帝國主義者對烏克蘭的剝削而已。

烏克蘭在奧德佔領期間受到無窮的屈辱和苦難，工人和農民組織橫遭破壞，工業和鐵路運輸混亂不堪，絞刑架密佈，槍殺聲不絕，——誰不知道烏克蘭在奧德帝國主義者保護下的這些『獨立自

主』的不常景象呢？

然而，奧德帝國主義的潰敗和德國革命的勝利根本改變了烏克蘭的情況。勞動人民的烏克蘭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道路打開了。烏克蘭的破產和奴役就要結束了。在烏克蘭燃燒着的革命火燄將把帝國主義的最後餘孽及其『民族的』裝飾品毀滅盡淨。在革命浪潮中產生的『烏克蘭臨時工農政府』⁽²⁾將根據烏克蘭工農統治的原則安排新生活。烏克蘭蘇維埃政府的『宣言』宣佈把地主土地歸還農民，把工廠歸還工人，把全部自由歸還所有勞動者和被剝削者，——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宣言』，一定會像一聲霹靂，響徹烏克蘭，使烏克蘭的敵人胆顫心驚；一定會像祝福的鐘聲，傳遍烏克蘭，使烏克蘭的被壓迫兒女欣慰歡騰。

但是鬥爭還沒有結束，勝利還沒有得到保障，烏克蘭的真正鬥爭只是剛剛開始。

當德帝國主義已經日暮途窮，『統領府』在臨死癡癡的時候，英法帝國主義集中軍隊，準備在克里木登陸來佔領烏克蘭。他們，英法帝國主義者，想佔據烏克蘭的德國佔領者現在讓出來的空位子。同時以冒險家佩特留拉為首的打着『新』裝璜的『獨立自主』舊口號的『烏克蘭執政內閣』⁽³⁾也就鑽出水面來了，——這是一個比『統領府』更適於掩蓋對烏克蘭的新的佔領（英法佔領）的新屏風！

烏克蘭的真正鬥爭還在前面。

我們毫不懷疑，烏克蘭蘇維埃政府一定會給新的不速之客——英法奴役者以應得的打擊。

我們毫不懷疑，烏克蘭蘇維埃政府一定會揭穿文尼阡柯——佩特留拉陣營中有意或無意地準備英

法奴役者到來的那些冒險家的反動作用。

我們毫不懷疑，烏克蘭蘇維埃政府一定會把烏克蘭的工人和農民團結在自己周圍，光榮地引導他們走向鬥爭和勝利。

我們號召蘇維埃烏克蘭的全體忠實兒女都來幫助年輕的烏克蘭蘇維埃政府，協助烏克蘭進行反對烏克蘭的劊子手的光榮鬥爭。

烏克蘭在解放中，快來幫助它！

載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一日

「民族生活報」第四號

社論

署名：斯大林

光明來自東方⁽¹⁰⁾

解放運動的浪潮慢慢地然而不是不可遏止地從東方向西方淪陷區奔流。愛斯蘭、拉脫維亞、立陶宛、白俄羅斯的『新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政府』慢慢地然而同樣是不可遏止地垮下去，讓位給工農政權。俄國和德國之間的障壁正在倒塌、消失。『全部政權歸民族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口號正在被『全部政權歸被壓迫民族勞動羣衆』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口號所代替。

一年前，在十月革命以後，解放運動就是朝着同一方向，在同一口號下進行的。當時在各邊疆地區成立的資產階級民族『政府』想阻擋來自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浪潮，就向蘇維埃政權宣戰。他們要在各邊疆地區建立單獨的資產階級國家，以便使政權和特權掌握在各民族的資產階級手中。讀者都記得，這個反革命計謀失敗了，這些『政府』由於內部受到『自己的』工人和農民的攻擊而不得不退却了。後來德帝國主義的侵佔中斷了邊疆地區的解放過程，造成了資產階級民族『政府』的優勢。現在，在擊潰了德帝國主義並把佔領軍逐出各邊疆地區以後，解放鬥爭的過程又以新的力量和新的更加鮮明的形式恢復起來了。

愛斯蘭工人最先舉起了起義的大旗。愛斯蘭勞動公社〔三〕正在勝利地前進，摧毀着愛斯蘭資產階級共和國『政府』的基礎，發動愛斯蘭城鄉勞動羣衆起來鬥爭。俄國蘇維埃政府根據愛斯蘭蘇維埃政府的請求莊嚴地承認了愛斯蘭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獨立。這樣做是俄國蘇維埃政府的責任和義務，難道還用得着證明嗎？蘇維埃俄國從來沒有把西方各地區看做自己的領地。它一向認爲，這些地區是居住在那裏的各民族勞動羣衆的不可侵佔的領地，這些勞動羣衆享有自由決定自己政治命運的充分權利。自然，這並不排斥，而是預計到蘇維埃俄國對我們愛斯蘭同志爭取勞動人民的愛斯蘭擺脫資產階級壓迫的解放鬥爭會給予全力幫助。

拉脫維亞的工人也開始解放自己的受盡苦難的祖國了。拉脫維亞的維羅、瓦爾克、里加、里巴瓦及其他地方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已經恢復，里加工人正試圖用革命手段取得必需的政治自由，拉脫維亞射擊隊正向里加方面迅速推進，——這一切都說明拉脫維亞資產階級共和國『政府』將遭到和愛斯蘭資產階級共和國『政府』同樣的命運。據我們得到的消息，拉脫維亞臨時蘇維埃政府不日將正式宣告成立〔四〕。不用說，這件事如果真的實現，那一定會加速並完成拉脫維亞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解放事業。

跟在拉脫維亞工人後面的是立陶宛的工人和農民。立陶宛的維爾納、沙弗里、柯夫諾及其他地方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的成立（固然還是半合法的），立陶宛農業工人在保護大田莊不被地主竊奪的鬥爭中所表現的無比的革命積極性，立陶宛射擊隊向立陶宛內地的迅速推進，以及據我們所得到的消

息，立陶宛臨時蘇維埃政府的正在籌劃宣告成立，——這一切都說明臭名遠揚的立陶宛塔利巴爾黨逃不了它在拉脫維亞和愛斯蘭的同類的命運。

各淪陷區的民族「政府」所以短命，不僅因為它們具有違反工人和農民利益的資產階級性質，而且首先因為它們是佔領當局簡單的附屬品，這不能不使它們在廣大居民階層心目中威信掃地。在這個意義上說，在邊疆地區的發展中，淪陷時期無疑地起了它的積極作用，徹底揭露了民族資產階級的腐朽性和叛賣行爲。

看來，事情的趨勢是，至今一直是帝國主義者施行詭計的對象的西方各地區及其勞動羣衆，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將要衝向自由，終究會自己站立起來……

在北方，在芬蘭，目前還「平靜」。但是這種平靜無疑是隱藏着深刻的內部活動：一方面工人和托爾帕利力求解放，另一方面斯文胡伏德政府有些形跡可疑地常常更換部長，總是和英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勾勾搭搭。佔領軍退出芬蘭，無疑會加速消滅斯文胡伏德匪幫，這個匪幫是完全應該受到芬蘭廣大居民階層極端鄙視的。

在南方，在烏克蘭，並不像芬蘭那樣平靜，遠不是那樣平靜！起義的軍隊日益壯大和團結，正向南方推進。哈爾科夫經過組織得極好的三天罷工^(註)，已經轉入工農代表蘇維埃的手中。佩特留拉匪徒、德國佔領者和斯柯羅帕茨基的走狗們不得不重視工人的意志。在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工農代表蘇維埃公開進行工作。烏克蘭臨時工農政府的著名宣言公開印發，並張貼在葉加特林諾斯拉夫的街

道上。『當局』已經無力干涉這種『無禮行動』。至於把烏克蘭蘇維埃政府的宣言當做福音書的烏克蘭農民的聲勢浩大的起義運動，就更不用說了。

而在遙遠的南方，在北高加索，連英谷什人和徹岑人、沃舍梯人和卡巴爾達人都整批整批地轉到蘇維埃政權方面來，他們手持武器肅清祖國境內的英帝國主義的僱傭匪幫。

這一切對於西方各被壓迫民族，首先對於目前尚處於資產階級民族解放運動時期，但是由於事物的發展已經進入反對帝國主義鬥爭階段的奧匈帝國各民族是不會沒有影響的，這難道還用得着說嗎？

世界革命的旗手——蘇維埃俄國站在所有這些極偉大的事變的中心，它鼓舞各被壓迫民族的工人和農民對勝利的信心，支持他們為世界社會主義利益而進行的解放鬥爭。

當然，另一個陣營即帝國主義陣營也沒有打瞌睡。它的走狗們奔走各地，從芬蘭到高加索，從西伯利亞到土爾克斯坦，供應反革命分子，製造強盜陰謀，組織對蘇維埃俄國的進犯，給西方各民族鑄造鐐銬。可是，帝國主義者匪幫在被壓迫民族心目中已經威信掃地，他們永遠失掉了舊日的『文明』和『人道』旗手的聲望，而依靠收買手段和僱傭匪幫，利用非洲的所謂『有色人種的』奴隸地位和愚昧無知來維持自己的強盜生活，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光明來自東方！

帝國主義吃人者所盤踞的西方變成了蒙昧和奴役的策源地。任務就在於摧毀這個策源地，使世

斯大林全集 第四卷

一六一

界各國勞動人民欣慰歡騰。

載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民族生活報》第六號

社論

署名：約·斯大林

事情在發展

西部各地區在解放中。革命浪潮繼續高漲，摧毀着自己前進道路上的一切障礙。舊世界的代理人 and 愛斯蘭、拉脫維亞、立陶宛的反動分子紛紛逃跑，像小鬼躲避閻王一樣。

愛斯蘭射擊隊已經包圍重要交通樞紐塔普斯。我們的艦隊遵照人民委員會的命令，保衛着蘇維埃愛斯蘭以防可能來自海上的意外事件。社會主義的紅旗在愛斯蘭的上空飄揚。愛斯蘭的勞動羣衆歡天喜地。列維里的解放已經爲時不遠。不用說，英國軍隊如果要來侵佔愛斯蘭，一定會遭到愛沙尼亞全體人民的共同回擊。

立陶宛的革命火燄日益猛烈地燃燒着。維爾納已經掌握在工人和無地農民代表蘇維埃的手中。最近維爾納的大規模遊行示威^(四)，使凱撒的塔利巴完全瓦解了。維爾納蘇維埃給人民委員會和紅軍的熱烈的致敬電^(五)十分明顯地說明立陶宛解放運動的性質。柯夫諾、沙弗里和其他城市以及各農村的蘇維埃就在劊子手霍夫曼將軍的眼前相繼成立，這證明蘇維埃革命的攻擊力量的強大。在維列伊卡成立的、發表了熱烈宣言的立陶宛工人政府^(六)，無疑地將建立起聯合立陶宛革命力量的可靠中心。立陶宛的紅色射擊隊一定會解放自己的祖國。俄羅斯蘇維埃政府對立陶宛工人政府的承認^(七)一

定會鞏固他們最後勝利的信心。

拉脫維亞的革命洶湧地不可遏止地發展着。光榮的拉脫維亞紅色射擊隊已經佔領瓦爾克，正勝利地包圍里加。最近成立的拉脫維亞蘇維埃政府正滿懷信心地引導拉脫維亞工人和無地農民走向勝利。它揭穿柏林政府和德國佔領當局的兩面政策，在自己的宣言中毫無保留地聲明：

「我們堅決反對任何有利於我們的敵人封建主和資產階級的干涉，即使對我們的這種干涉來自自稱為社會主義的政府。」

拉脫維亞蘇維埃政府只指望得到世界各國的首先是俄羅斯的革命無產階級的援助。它說：

「我們向全世界的真正革命無產階級，特別是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呼籲援助，並且等待他們的援助。」

俄羅斯蘇維埃政府將全力支持解放中的拉脫維亞及其英勇的射擊隊，這難道還用得着證明嗎？

在北方，在芬蘭，還是那樣「平靜」。但是在平靜和安謐的外表下，反革命並沒有打瞌睡，而在準備新的戰鬥。斯文胡伏德的下台和曼納興的上台意味着拒絕實行國內的「改革」，意味着英國策劃通過芬蘭向彼得格勒進攻。而這就不能不加深芬蘭日益成熟的革命危機。

在烏克蘭，按照樂譜演出的斯柯羅帕茨基的逃亡和協約國對文尼汗柯執政內閣的承認，展開了協約國新的外交「工作」的一幅新圖畫。很明顯，昨天還揚言要用武力維護「獨立自主」的佩特留拉先生，今天却擁護「前來」援助他的協約國軍隊，即克拉斯諾夫和鄧尼金的軍隊了。起義軍隊和蘇維

埃被宣佈爲烏克蘭的主要的敵人。『久候之客』協約國和它的朋友——已經佔領頓巴斯的克拉斯諾夫和鄧尼金白衛分子却被宣佈爲主要的朋友。曾經一度把烏克蘭出賣給德國人的佩特留拉先生，現在又要把烏克蘭出賣給英帝國主義者。不用說，烏克蘭的工人和農民是會清算文尼阡柯，佩特留拉的這個新的叛賣行爲的。烏克蘭的革命運動每時每刻都在發展，佩特留拉的軍隊已經開始瓦解，這些事實足以令人信服地說明了這一點。

事情在發展……

載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民族生活報』第七號

社論

自東方戰綫給弗·伊·列寧的信 (四九)

國防委員會主席列寧同志：

調查已經開始。調查進行情況將隨時報告。現在我們認為有必要告訴你第三集團軍的一項刻不容緩的急需。這就是第三集團軍（原有三萬多人）只剩下一萬一千名左右筋疲力盡的殘兵，勉強抵擋着敵人的攻擊。總司令派來的部隊是不可靠的，甚至有一部分是敵視我們的，須嚴加審查。爲挽救第三集團軍殘部和防止敵人迅速推進到維亞得卡（根據戰綫指揮人員和第三集團軍指揮人員的一切情報，這種危險是完全實際的），絕對必須火速從俄羅斯至少調來三個完全可靠的團交由集團軍司令員指揮。我們堅請向有關軍事機關催辦此事。再說一遍：不採取這種措施，維亞得卡將蹈皮爾姆的覆轍。這是有關同志的共同意見。我們根據現有的一切材料也同意這個意見。

斯大林

費·捷爾任斯基

一九一九年一月五日晚八時於維亞得卡

第一次載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真理報」第三〇一號

Фрезерованное Сабидо. Вдохновено
М-из Ленинск.

Разумеется, не надо. Офис разумеется будет
Самодостаточно. Но не следует забывать
Наша от адми; не забывать от адми; не забыть
10-й армии. Было в том, что от 10-й армии (было
30 тысяч) осталось около 11 тысяч человек, истре-
паны от адми, все сформированы наот противника.
Примечательно, значительная часть некадровых, потому что
вряд ли в том и численности в серьезных случаях:
грозит. Для оценки остатков 10-й армии и предостере-
жения охранных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ротивника от 10-й
(по величине единиц, численности от командира со-
става фронта и 10-й армии, их оценка содер-
жанию задания) адми; не забыть срочно пере-
качать от 10-й в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й командире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в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й командире по-
на. Примечательно, против срочных в эт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цели адми; не забыть срочных срочных
срочных. Примечательно: все такое много 10-й армии

給弗·伊·列寧的報告

列寧同志：

你的密碼電報收到了。關於潰敗的原因，我們已經根據調查所得向你做過報告(吾)：我第三集團軍的各部隊已經疲憊不堪，沒有預備隊和堅強的指揮，又加上位於側翼，有遭到敵人從北面包抄的危險，這樣的軍隊，不能不在敵人優勢生力軍的猛烈攻擊下潰退。在我們看來，問題不僅在於第三集團軍各機關和接近前綫的後方的薄弱，而且還在於：

- (一) 總參謀部和軍區軍務部所編制和派赴前綫的顯然是一些不可靠的部隊；
- (二) 全俄政治委員局給後方編制的部隊派去的是些小孩子，而不是政治委員；
- (三) 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以它的所謂訓令和命令擾亂戰綫和各集團軍的指揮事宜。軍事總部不進行適當的變動，前綫是沒有打勝仗的保障的。

我們對軍人們提出的問題答覆如下：

一、關於兩個團。有兩個團投降：蘇維埃第一團和彼得堡來的水兵團。他們對我們沒有敵對行動。烏拉爾軍區軍務部所編制的、駐紮在伊林斯柯葉村的第十師騎兵第十團對我們有敵對行動。此

外，也是烏拉爾軍區軍務部所編制的、駐紮在奧切爾工廠的工程兵第十團的叛亂已經被防止了。產生投敵和敵對行動的原因是這幾個團的反革命性，而造成反革命性的原因是舊的動員方法和編制方法，對應徵服役的人員事先沒有進行清洗；團隊中缺乏最低限度的政治工作。

二、莫托維利哈。工廠的機器部件和電器車間的部件（連同全部部件的清單）已經及時拆下並裝入車廂，但是沒有運出，也沒有毀壞。這應當由中心委員會^{〔五〕}、軍事交通處處長和無能得驚人的第三集團軍革命軍事委員會負責。莫托維利哈工廠六分之五的工人留在皮爾姆，該廠全體技術人員和原料也都留下了。根據各種情況看來，大約一個半月後工廠就可以開工。關於莫托維利哈工人在皮爾姆陷落前夜舉行暴動的傳聞不確，只是由於糧食供應混亂而產生過極度不滿。

三、關於炸毀橋梁和重要建築物。由於第三集團軍革命軍事委員會處理不當以及撤退的部隊同該集團軍司令部之間沒有聯系，橋梁等等沒有炸毀。據說負責炸橋的同志所以沒有能完成自己的任務，是因為他在炸橋前幾分鐘被白衛分子打死了。目前無法查對這種說法，因為橋梁警衛隊已經逃走，許多「蘇維埃」工作人員也「不知去向」。

四、關於皮爾姆的預備隊。預備隊只是一個不鞏固的和不可靠的「蘇維埃團」。這個團一上前線就投到敵人方面去了。沒有其他預備隊。

五、物資和人員的損失。目前無法查明全部損失情況，因為許多文件已經失落，許多與此事有關的「蘇維埃」專家都投到敵人方面去了。

根據現有的有限材料，我們的損失如下：機車二百九十七台（其中八十六台是有毛病的），車廂約三千節（可能還要多），石油和煤油九十萬普特，燒碱數十萬普特，食鹽二百萬普特，價值五百萬盧布的藥品，莫托維利哈工廠和皮爾姆鐵路修理廠存有大量物資的材料倉庫，莫托維利哈工廠的機械和部件，卡馬河船隊的船舶機械，皮革六十五車廂，第三集團軍供給處的糧食一百五十車廂，區水路運輸管理局存有棉花、布疋、潤滑油等物資的最大的倉庫，載有傷員的車廂十節，存有大量美國車軸的鐵路局車軸庫，砲二十九門，砲彈一萬發，槍兩千支，子彈八百萬發，在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這個期間傷亡和失蹤的有八千多人。全部鐵道專家和幾乎全部供給專家都留在皮爾姆。損失的清查工作在繼續中。

六、集·團·軍·現·有·戰·鬥·人·員·名·額。第三集團軍目前是由兩個師（第二十九師和第三十師）組成的，共有步兵一萬四千名，騎兵三千名，機關槍三百二十三挺，砲七十八門。預備隊是從俄羅斯調來的第七師的一個旅；這個旅由於不可靠，必須嚴加清洗，還沒有使用。瓦采齊斯所應許的三個團還沒有來（而且也不會來了，因為他們昨天接到開赴納爾瓦的新任務）〔五〕。作戰部隊已經筋疲力盡，在前綫勉強支持着。

七、第·三·集·團·軍·的·指·揮·系·統。表面上指揮系統是正常的，「按照條例」的，事實上沒有任何系統，一團混亂，脫離自己的戰鬥地段，各師實際上是各自為政的。

八、為·中·止·退·却·而·採·取·的·措·施·够·不·够。在已經採取的措施中，可以認為重要的有：（一）第二集團

軍向昆古爾方面推進，這無疑是給第三集團軍的很大支援；（二）由於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的努力，九百名完全可靠的步兵生力軍已經派赴前綫，其使命是扭轉第三集團軍低落的士氣。兩天後我們要調兩個騎兵連和第三旅第六十二團（已經經過挑選）到前綫去。十天後再開去一個團。第三集團軍前綫士兵知道這個情況，看到後方的關懷，士氣日益振作。毫無疑問，目前的情況比兩星期前好了。該集團軍在有些地方甚至轉入進攻，並且不無進展。如果敵人再給我們兩星期左右的喘息時間，就是說，如果敵人不再投生力軍到前綫來，那就可以希望在第三集團軍的地段內造成穩固狀態了。

現在我們正在肅清從北方沿大道經蓋果羅德向維亞得卡進行包抄的幾個敵軍支隊。我們到維亞得卡來，也順便是爲了派一個滑雪隊到蓋果羅德去，這件事我們一定會做到。至於說到採取其他措施（鞏固後方的），那末我們正在動員工作人員（普通人員和領導人員），派他們到後方的軍隊裏去，並且正在清洗格拉佐夫和維亞得卡兩地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不過這項工作的成績當然不會很快表現出來。

採取的措施就是這些。絕對不能認爲這些措施已經够了，因爲疲憊不堪的第三集團軍各部隊，如果得不到即使是部分的替換，是不能支持很久的。因此，至少必須調兩個團到這裏來。只有這樣，才能認爲前綫的穩固有保障。此外必須：

（一）撤換集團軍司令員；

（二）派三個能幹的政治工作人員來；

(三) 立即解散區域委員會、區域蘇維埃和其他組織，以便加速動員已經撤退的工作人員。

約·斯大林

費·捷爾任斯基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於維亞得卡

附言：幾天之後我們將回格拉佐夫，結束調查工作。

第一次載於一九四二年

《列寧文集》第三十四卷

在維亞得卡黨組織和蘇維埃組織 聯席會議上的演說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記錄)

談到總的形勢，應當說：最近期間前綫某種程度的穩定是有保障的，因此正是現在必須成立維亞得卡省軍事革命委員會。如果敵人向前推進，內部反革命就會舉行暴動援助他們。只有人數不多、機動靈活的組織才能有成效地鎮壓反革命暴動，軍事革命委員會就應該成爲這樣的組織。

必須立即組織新的領導中心，由下列各機關的代表組成：

- (一) 省執行委員會，
- (二) 區域蘇維埃，
- (三) 黨的省委會，
- (四) 肅反委員會，
- (五) 軍區軍務部。

應該把一切人力和物力集中在維亞得卡軍事革命委員會手中，但是蘇維埃機關的日常工作不應當停止，而應當加強。

各縣應當仿照省領導中心建立同樣的機關。

依靠這種革命委員會，同地方的聯系就會實現。

也只有用這種辦法，我們才能準備新的進攻。

斯大林同志把他的建議歸納為：

爲了鞏固和保障後方並統一維亞得卡省一切蘇維埃組織和黨組織的活動，成立維亞得卡軍事革命委員會，它是省內蘇維埃政權的最高機關，上述各機關和組織都要服從它的決定。

第一次載於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高爾基公社報」第二九〇號

黨中央委員會和國防委員會聯合調查 委員會關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皮爾 姆陷落原因給列寧同志的報告

潰敗的一般情況

潰敗的不可避免性早在十一月底就已經確定，那時敵軍沿着納傑日丁斯基——維爾霍土爾葉——巴蘭琴斯基——克恩——伊爾金斯基——羅日傑斯特溫斯基直至卡馬河左岸一綫以半圓形包圍第三集團軍並以右翼加強佯攻，然後對庫什瓦進行猛攻。

第三集團軍當時是由第三十師、第五師、一個特別旅、一個特別支隊和第二十九師組成的，共有步兵和騎兵三萬五千名左右，機關槍五百七十一挺，砲一百一十五門（見『戰鬥序列及宿營配備表』）。

由於部隊連續作戰六個月沒有換防，弄得疲憊不堪，全軍士氣非常低落。沒有任何預備隊。後方

毫無保障（軍隊後方的鐵路路基曾被炸毀多次）。軍隊的給養不經常，無保障（在第二十九師受到猛烈攻擊的最艱難時刻，該師各部隊抵抗五晝夜而沒有得到一點麪包和其他食物）。

第三集團軍位於側翼，但是沒有防備來自北面的包抄（沒有採取措施在該集團軍最左翼特別配置部隊以防包抄）。至於最右翼，友鄰的第二集團軍，則因受了總司令的含糊其詞的訓令的束縛（在佔領伊熱夫斯克和沃特金斯克之後，第二集團軍因接受新的任務就沒有投入戰鬥）而不得不在原地停留十天，沒有能在庫什瓦失陷前的最危急的時機（十一月底）向前推進，給第三集團軍以及時的援助。

這樣，第三集團軍孤立無援（在南部），聽任敵軍包抄（在北部），筋疲力盡，沒有預備隊和稍微穩固的後方，給養惡劣（第二十九師），軍鞋破爛（第三十師），身受零下三十五度的嚴寒，拉長在從納傑日丁斯基到卡馬河左岸奧薩以南的廣大地域上（四百多俄里），加上集團軍司令部軟弱無能，缺乏經驗，當然抵擋不住敵軍優勢生力軍（五個師）的猛攻，況且敵軍還擁有經驗豐富的指揮人員。

十一月三十日，敵人佔領維亞車站，切斷了我軍左翼同中路的聯系，幾乎全殲二十九師的第三旅（只有旅長、參謀長和政治委員脫險，第九號裝甲車落入敵手）。十二月一日，敵人在雷西瓦方面佔領克魯托伊洛格車站，並奪去我們的第二號裝甲車。十二月三日，敵人佔領庫什瓦工廠（我軍放棄維爾霍土爾葉和與中部失去聯系的整個北部地域）。十二月七日，敵人佔領比謝爾。十二月九日，佔領雷西瓦。十二月十二日至十五日，由於蘇維埃第一補充營投敵，敵人佔領丘索夫斯卡雅、卡里諾、謝

良卡等車站。十二月二十日，敵人佔領瓦列日納亞車站。十二月二十一日，由於蘇維埃第一步兵團投敵，敵人佔領哥里、莫斯托瓦亞。在我軍總退却的時候，敵人迫近莫托維利哈。二十四日夜，敵人不戰而佔領皮爾姆。所謂砲兵城防只落得一場空想，反而給敵人留下了二十九門砲。

我軍就這樣在二十天內，從維爾雀土爾葉到皮爾姆，狼狽退却三百多俄里，損失一萬八千名戰士，數十門砲，數百挺機關槍。（皮爾姆陷落後，第三集團軍只剩下兩個師，原有的三萬五千名步兵和騎兵只剩下一萬七千名，五百七十一挺機關槍只剩下三百二十三挺，一百一十五門砲只剩下七十八門。見『戰鬥序列及宿營配備表』。）

嚴格地說，這不是退却，更不能說是部隊有組織的轉移陣地，——這實實在在是一支被徹底擊潰而士氣喪失殆盡的軍隊的狼狽逃竄，這支軍隊的司令部不能覺察到正在發生的情況，不能多少預計到潰敗的必不可免，不能及時採取措施來保存軍隊，即使以放棄土地為代價，也要把軍隊撤退到預先準備好的陣地上去。第三集團軍的革命軍事委員會和司令部哀叫潰敗『出於意外』，這只說明這些機關脫離軍隊，不了解庫什瓦事件和雷西瓦事件的嚴重性，不會指揮軍隊作戰。

這一切情況就是造成無比的驚惶和混亂的根本原因。這種驚惶和混亂，表現在第三集團軍地域的許多城市和據點的狼狽撤退上，表現在沒有炸毀橋梁和毀掉留下的物資的可恥事情上，表現在城市守備和所謂砲兵城防上。

雖然還在八月間就開始談論撤退，但是組織撤退的實際工作却絲毫沒有或幾乎絲毫沒有做。沒

有一個人，一個組織曾試圖制止中心委員會的錯誤，這個委員會妨礙着各機關的行動，它無休止地討論撤退計劃，却絲毫不做，真正絲毫不做撤退工作（連『本機關物資』的清單都沒有開出來）。

沒有一個人，一個機關曾經試圖對烏拉爾鐵路管理局組織有效的監督，該局在處理鐵路職員所巧妙組織的怠工時表現了可疑的軟弱無能。

十二月十二日委派軍事交通處處長斯托果夫擔任撤退主任，但是這並沒有使撤退工作向前推進一步，因為儘管斯托果夫莊嚴地保證立即撤出皮爾姆（『我以腦袋担保——一定撤出一切』），但是他既沒有撤退計劃，又沒有撤退機關，也沒有武裝力量來制止個別機關和散亂部隊混亂地擅自『撤退』的企圖（強佔機車和車廂等等）。結果撤出的都是些小東西，破椅子和其他破爛，而裝有莫托維利哈工廠和卡馬河船隊的機械和部件的待發列車，載有傷員的列車和存儲的貴重美國車軸，幾百輛完好的機車和其他貴重物資却沒有撤出來。

區域委員會和區域蘇維埃，第三集團軍的革命軍事委員會和司令部不會不知道這一切，但是他們顯然『沒有干預』這件事，因為調查後得悉，這些機關對撤退機關的活動並沒有進行有系統的檢查。

第三集團軍司令部還在十月間就開始談論皮爾姆的砲兵城防，但也只是談談而已，因為二十六門砲（還有三門不十分中用）連同全付輓具未發一彈就全部留給敵人了。據調查，如果當時司令部抽出時間檢查一下旅長在架砲方面的工作，它就會看出：在皮爾姆陷落前夕（十二月二十三日），在軍

隊狼狽退却和總崩潰的情況下，當旅長沒有執行命令而把架砲工作拖延到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時候（這個旅長在十二月二十四日投敵了），問題只能是搶救砲，把它們運出來，或者至少把它們毀掉，而決不是談砲兵城防。爲什麼這也沒有辦，那也沒有辦，這只能用司令部的粗心大意和昏庸無能來解釋。

這種昏庸無能和領導無方也表現在炸毀卡馬河橋和毀壞留在皮爾姆的物資的問題上。皮爾姆陷落前好幾個月，就已經在橋下埋好地雷，但是誰也沒有去檢查過地雷的敷設情況（誰也不敢肯定說，地雷在預定爆炸時刻之前敷設得十分完好）。爆炸任務委託給一個「完全可靠的」同志（梅德維捷夫），但是誰也不敢肯定橋梁警衛隊是否完全可靠，它（警衛隊）是否直到預定爆炸時刻之前的最後一分鐘都沒有撤下梅德維捷夫，警衛隊是否完全保障了梅德維捷夫的生命安全，使他免遭白衛奸細的殺害。因此不能確定：

（一）是否梅德維捷夫在炸橋之前，在橋梁警衛隊逃得「不知去向」的時候，真的被白衛奸細殺害了（某些人這樣推測）；

（二）是否梅德維捷夫不願意炸橋，自己逃走了，還是

（三）或許梅德維捷夫已經盡力做了炸橋的一切工作，但是由於導火綫失效和地雷損壞，橋梁沒有炸毀，導火綫和地雷也許被敵人向橋梁發射的砲火擊壞，也許在砲火射擊以前就已經壞了。而梅德維捷夫也可能是被後來趕到的敵人殺害的。

其次，第三集團軍的革命軍事委員會和司令部沒有設法把毀壞不運走的物資的責任明確地交給某個機關或一定的人。而且這兩個機關沒有發出關於必須炸毀或毀壞留下的建築物和物資的正式的（書面的）命令。因此，根據個人的主意毀壞了（焚燬了）大部分價值不大的物資（例如車廂），而極重要的物資（布疋、被服等）却留下未動，而且有些負責人竟爲了『防止驚惶』，不許焚燬和炸毀不運走的東西（這些人還沒有查明）。

除了軍隊和後方全面崩潰、瓦解，集團軍的、黨的及蘇維埃的機關昏庸無能和不負責任以外，還發生了聞所未聞的、大批負責幹部幾乎普遍投敵的現象。防禦工事領導人巴寧工程師及其全體同事，鐵道工程師阿德利安諾夫斯基和鐵路管理局全體專家，軍事交通部部長蘇霍爾斯基及其同事，軍區軍務部動員處處長布金及其同事，警備營營長烏菲姆采夫和砲兵旅旅長瓦留熱尼奇，特編部隊部部長艾斯金和工程兵營正副營長，皮爾姆第一車站和皮爾姆第二車站的管理主任，第三集團軍供給部統計處全體人員和中心委員會的一半委員，所有這些人以及其他很多人都留在皮爾姆投靠敵人了。

這一切不能不加重普遍的驚惶。不僅撤退的部隊驚惶失措，而且在皮爾姆陷落前夕成立的革命委員會以及省軍務部也驚惶失措了，革命委員會未能維持市內的革命秩序，省軍務部和市內各區失去聯系。結果是：警備營的兩個連沒有撤出皮爾姆，後來被白軍消滅了，損失一個滑雪營，也是被白軍消滅的。白軍奸細在市內各區巧妙組織的挑釁射擊（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越發加深了普遍的驚惶。

第三集團軍和預備隊

第三集團軍疲憊不堪（連續作戰六個月，沒有換防）和缺乏比較可靠的預備隊是失敗的直接原因。第三集團軍像一根細綫拉長在四百俄里的距離上，並且北面容易遭受敵人的包抄，這迫使它更加向北拉長，它成了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被敵人突破的最適當的目標。關於這一切以及關於缺乏預備隊，東方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和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遠在九月間就已經知道（見『附件』中第三集團軍的一些負責人要求『換防』，要求『預備隊』和報告第三集團軍所部疲憊情形等等的電報），但是軍事總部要就是不派預備隊，要就是派去一點不中用的部隊。十二月初，在庫什瓦失守以後，要求換防和申述軍隊疲憊情形的次數特別多起來了。十二月六日，拉舍維奇（集團軍司令員）向東方戰綫告急，說明形勢危險，請派預備隊，但是斯米爾加（東方戰綫）答覆說：『很遺憾，增援部隊不會有。』十二月十一日，第三集團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特利弗諾夫用直達電報向斯米爾加（東方戰綫）提出：『很可能，我們在最近幾天內將被迫放棄皮爾姆。來兩三個堅強的團就足够了。請設法從維亞得卡或附近地方抽調。』斯米爾加（東方戰綫）的回答是：『增援部隊不會有，總司令拒絕援助。』（見『附件』）從八月到十二月，根據總部命令開來補充第三集團軍的共計一萬三千一百五十三人，帶有步槍三千

三百八十八支，機關槍一百三十四挺，砲二十二門，馬九百七十七匹。其中喀琅施塔得水兵第一團（一千二百四十八人）投降了，海軍步兵第十一獨立營（八百三十四人）逃散了，喀琅施塔得要塞第五野砲連因兇殺連長而被監禁起來，芬蘭人和愛沙尼亞人（一千二百一十四人）又被調回西方。至於總部允許調派二十二個連的命令，總部根本沒有執行。總部答應調派的第七師第三旅（三個團）直到一月初，皮爾姆已經陷落以後，才開到格拉佐夫。而且和這個旅一接觸就可以看出，它和紅軍毫無相同之處（有明顯的反革命情緒，憎恨蘇維埃政權，旅內有團結很緊密的富農分子集團，揚言『放棄維亞得卡』等等）。此外，這個旅沒有戰鬥準備（不會射擊，它的行李是夏季的），指揮員不了解自己的團隊，政治工作極薄弱。只是在對這個旅進行了三四個星期的清洗和嚴密審查之後，在把大批黨員編進去充當普通紅軍戰士並加強了政治工作之後，到一月底才使它變成一個有戰鬥力的戰鬥單位（組成這個旅的三個團之中有一個團在一月二十日開赴前綫，一個團可能在一月三十日以後開出去，另一個團在二月十日以後）。關於我軍編制制度的這些缺點，騎兵第十團和駐紮在奧切爾工廠的工程兵第十團（這兩個團都是烏拉爾軍區軍務部編制的）的事件，也可以證明。騎兵第十團襲擊了我軍後方，工程兵第十團也企圖這樣做，因為採取了預防措施而未得逞。

軍隊編制制度的缺點是由下述情況造成的。在五月底以前，紅軍是在全俄編制委員會主持下按志願原則在吸收不剝削別人勞動的工人和農民參軍的基礎上編制的（見全俄編制委員會制定的『證明書』和『履歷表』）。志願兵役制時期編成的軍隊所以堅強，這可能是原因之一。從五月底起，即在

全俄編制委員會解散，把編制工作移交全俄總參謀部以後，情況就變壞了。全俄總參謀部完全搬用了沙皇時期的編制制度，把所有動員來的人不分財產狀況一律吸收參加紅軍，而且，全俄編制委員會的『履歷表』中關於財產狀況的各項規定，在全俄總參謀部制定的『人員登記表』上都被去掉了（見全俄總參謀部的『人員登記表』）。固然，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二日人民委員會曾經公佈動員不剝削別人勞動的工人和農民的第一個法令。可是，這個法令無論在全俄總參謀部的實際工作中，或在它的命令中，或在『人員登記表』中，顯然都沒有得到反映。這主要也就說明爲什麼我們的編制機關所編成的軍隊，與其說是紅軍，不如說是『國民軍』。只是在二月中旬，國防委員會的調查委員會逼迫烏拉爾軍區軍務部交出總參謀部關於編制方法的全部材料和命令的時候，全俄總參謀部才抽出時間認真地考慮了一下編制制度，向各軍區軍務部發出電令：『在人員登記表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三項中，填上黨派關係，應徵服役者是否剝削別人勞動，是否受過普通教育。』（總參謀部的這一電令是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發出的，見『附件』。）這是在有十一個師遠在十二月一日以前被認爲已經編好，而其中已經開赴前綫的一部分表現出白衛軍一切徵象以後的事。

編制制度上的毛病，因軍區軍務部對正在編制的部隊的照料工作驚人的不關心（伙食很壞，被服很壞，沒有浴室等等。見『維亞得卡委員會黨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和完全不加區別地錄用沒有審查過的軍官擔任指揮員（這些軍官往往引誘部隊投敵）而更加嚴重了。

最後，總參謀部沒有採取措施把在一個地方動員來的人員轉到另一個地方（另一個軍區）去編

練，而這樣做是可以大大消除大批脫逃現象的。至於部隊裏缺乏比較令人滿意的政治工作（全俄政治委員局很弱，不稱職），那就更不用說了。

十分明顯，總部既然派來這樣的半白衛軍的預備隊（通常在路上就逃走一半），那就不能給第三集團軍以重大的援助了。而且，第三集團軍各部隊在退却中這樣筋疲力盡，以致士兵成羣地躺在雪地上，請求政治委員槍斃他們：『我們站都站不住，走路更不能了，累極了，同志們，打死我們吧。』（見『師政委穆拉契科夫斯基的報告』）

結 論

不應該打沒有預備隊的仗，必須實行常備預備隊制度，沒有常備預備隊就不能保持現有的陣地，也不能擴張戰果。不這樣，潰敗就不能避免。

但是，只有把總參謀部的一套舊的動員制度和編制制度加以根本改變，把總參謀部本身的人員加以更換，預備隊才能發生作用。

首先，必須把動員來的人嚴格地分爲有產者（不可靠的）和貧窮者（唯一適於在紅軍服役的）。

第二、必須把一個地方動員來的人送到另一個地方去編練，而且應該按照『離本省愈遠愈好』（取消地域原則）的原則派赴前綫。

第三、必須停止編制不適於國內戰爭條件的龐大臃腫的單位（師），宣佈旅爲最大的戰鬥單位。

第四、必須對各軍區軍務部（先更換其人員）確立嚴格的經常的監督，這些軍務部因對正在編練的部隊的宿營、給養和被服採取漠不關心的罪惡態度，引起了紅軍戰士的憤怒（在最好的情況下是大批脫逃）。

最後，必須更換全俄政治委員局的人員，它派給各部隊的是一些娃娃『政委』，根本不能組織令人稍微滿意的政治工作。

由於不遵守這些條件，所以我們的編制機關送到前綫去的部隊與其說是紅軍，不如說是『國民軍』，而且『政治委員』這個詞竟變成罵人的話了。

此外，爲了保持第三集團軍的戰鬥力，絕對必須立即供給它預備隊，其數量至少是三個可靠的團。

*

*

*

集團軍的指揮系統和總部的訓令

第三集團軍的革命軍事委員會是由兩個委員組成的。其中一個委員（拉舍維奇）指揮作戰。至於另一個委員（特利弗諾夫），始終沒有能够弄清楚他的職務和作用；他不監督供給工作，也不監督軍隊政治教育機關，似乎根本什麼也不做。事實上並不存在什麼革命軍事委員會。

集團軍司令部脫離自己的戰鬥地段，它在各師各旅中沒有向它報告情況並監督各師長和旅長準確執行集團軍司令員命令的特派代表，集團軍司令部滿足於師長旅長的官樣報告（常常是不確實的），集團軍司令部完全為師長和旅長所操縱（他們覺得自己像封建諸侯一樣）。因此，集團軍司令部脫離了自己的戰鬥地段（它絲毫不了解戰鬥地段的實際情況），軍內缺乏集中指揮（它一直悲歎集團軍各戰鬥單位間的接合部薄弱）。不僅在集團軍內部缺乏集中指揮，而且在戰綫（東方戰綫）各集團軍之間也是如此。從十一月十日到十一月底，當第三集團軍同敵人作力量懸殊的浴血苦戰的時候，和它鄰近的第二集團軍却在原地停留了整整兩個星期。這是事實。可是很明顯，第二集團軍早在十一月十日就結束了伊熱夫斯克——沃特金斯克戰役，如果它向前推進（它是可以自由推進的，因為當時沒有或幾乎沒有敵軍和它對抗），那末敵軍甚至不能向皮爾姆發動大的戰役（因為敵軍後方受到第二集團軍的威脅），第三集團軍就可免於災難了。

調查的結果證明，第二集團軍和第三集團軍沒有配合作戰是由於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脫離戰綫和總司令濫發訓令造成的。我們問過戰綫司令員加米涅夫，他對這一點報告如下：

「還在佔領伊熱夫斯克和沃特金斯克以前，即在十一月初（至遲不過十日），就接到一個訓令，要把第二集團軍在佔領這些據點以後調到另一個戰綫去，但是沒有指明到哪裏去。接到這個訓令以後，就不能充分使用該集團軍了，就不能讓它和敵人接觸，否則以後就無法使它退出戰鬥，當時的情況是嚴重的，而該集團軍只限於清剿當地白匪。爲了撤銷這個訓令，就需要什捷爾

別爾格和索柯里尼柯夫趕到謝爾普霍夫去斡旋。這就費去了十天左右。這樣第二集團軍就浪費了十天時間，它被迫停留原地。後來，第二集團軍司令員紹林突然被召去謝爾普霍夫。這就癱瘓了紹林個人有關聯的第二集團軍，又迫使它在原地停留五天。在謝爾普霍夫，柯斯嘉也夫接見了紹林，問他是不是總參謀部的人，知道他不是以後就讓他走了，並且說本想委任他為南方戰綫副司令員，「但是改變了主意」。（見『東方戰綫司令員的報告』）

總之，應該指出，總司令在發訓令方面表現了不可容許的輕率。據東方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古謝夫報告（十二月二十六日）：「不久以前，東方戰綫在五天内收到三個電報：（一）主攻方向是奧連堡；（二）主攻方向是葉加特林堡；（三）援助第三集團軍。」（見古謝夫給俄共中央的信）如果注意到執行每一個新的訓令都需要一定的時間，就不難明白，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和總司令對待他們自己訓令的態度是多麼不嚴肅。

應該指出：東方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的第三個委員斯米爾加，完全同意其他兩個委員——加米涅夫和古謝夫的報告（見一月五日『斯米爾加的報告』）。

結 論

集團軍沒有堅強的革命軍事委員會是不行的。集團軍的革命軍事委員會至少應該由三個委員組成，其中一個監督集團軍的供給機關，一個監督集團軍的政治教育機關，另一個指揮作戰。只有這樣

個 中 和 那 定 在 況 先 軍 有 (代 才
人 有 國 樣 訓 重 下 是 的 這 代 能

不穩固的後方與黨機關和蘇維埃機關的工作

調查的結果，只得肯定第三集團軍的後方是十分混亂的。這個集團軍不得不在兩條戰綫上作戰；一方面要對付那些總還可以看見、可以知道的敵人；另一方面又要對付神出鬼沒的後方居民，他們在白衛奸細指使下炸毀鐵路，造成各種障礙，以致在集團軍的後方不得不專門用裝甲火車來保護鐵路。所有黨的機關和蘇維埃機關都一致認定，皮爾姆省和維亞得卡省的居民「全都是反革命」。區域委員會和區域蘇維埃以及皮爾姆省的省執行委員會和省委會都肯定說，這個地區的村莊裏「全都是富農」。我們指出，全都是富農的村莊是沒有的，沒有被剝削者，富農是不能存在的，因為富農總要剝削別人。上述機關聽了我們的話，只把兩手一攤，再不做任何別的解釋。經過進一步的更深入的調查，發現工兵農代表蘇維埃中盤踞着不可靠的人，貧農委員會掌握在富農手裏，黨組織很弱、不可靠，脫離中央，黨的工作無人過問，而且地方幹部竭力加強肅反委員會的工作來補救黨機關和蘇維埃機關普遍的軟弱無能。在黨和蘇維埃的工作普遍混亂的情況下，肅反委員會成了地方蘇維埃政權的唯一代表。只有拿沒有受到中央執行委員會（或內務人民委員部）和黨中央起碼領導的蘇維埃組織和黨組織的工作空虛才能解釋如下驚人的事實：頒佈徵收特別稅的革命法令⁽²⁾的目的本來是要在農村起劃分階級的作用，喚起貧農擁護蘇維埃政權，但是這個法令竟變成了富農團結全村居民反對蘇維

埃政權的最危險的武器（通常都是由盤踞在貧農委員會裏的富農分子發起，稅款按人頭攤派，而不是按財產狀況徵收，這就激怒了貧農，便利了富農鼓動反對捐稅、反對蘇維埃政權）。可是，所有工作人員都一無例外地認為，對特別稅的『誤解』即使不是農村反革命化的唯一主要原因，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內務人民委員部或中央執行委員會對蘇維埃組織的日常工作沒有給予任何領導（皮爾姆省和維亞得卡省貧農委員會的改選到一月二十六日還沒有開始，這點可以概括地說明這個情況）。黨中央對黨組織的日常工作也沒有給予任何領導。在我們逗留前綫的全部時間內，好容易才弄到一份由一位姓諾夫果羅德采娃的『秘書』簽署的關於把柯羅鮑夫金同志從皮爾姆調到平茲去的黨中央的文件（這個命令顯然不妥當，所以沒有執行）。

這一切情況使黨機關和蘇維埃機關在農村中失去了支柱，失去了同貧農的聯繫，使它們開始依靠肅反委員會，依靠高壓手段，因此農村叫苦連天。而肅反委員會本身則由於它的工作沒有同時輔以黨機關和蘇維埃機關的積極的宣傳工作和建設工作而處於完全特殊的孤立地位，損害了蘇維埃政權的威信。黨和蘇維埃的報刊如果善於安排工作是能夠及時揭發我們機關的毛病的，但是皮爾姆和維亞得卡的黨和蘇維埃的報刊既不善於安排工作，又不了解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在這些報刊上，除了關於『世界社會』革命的一些空洞詞句外，什麼東西也看不到；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的具體任務，鄉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的改選，關於特別稅問題，同高爾察克及其他白衛分子作戰的目的，——對於這一切『微末的』問題，報刊都傲慢地忽視了）。例如維亞得卡市蘇維埃機關的四千七百六十六個工作

人員中，有四千四百六十七人在沙皇時代是在省地方自治局中担任同樣職務的；這就是，不客氣地說：只把舊的沙皇時代的地方自治機關改名爲蘇維埃機關而已（請不要忘記，這些『蘇維埃工作人員』掌握着我們維亞得卡省的整個皮革區），這是多麼嚴重的事情。這個驚人現象是我們在月中旬從調查表中發現的。區域委員會和區域蘇維埃，當地報刊和當地黨工作人員是否知道這種現象呢？當然不知道。黨中央、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內務人民委員部是否知道這種現象呢？當然不知道。中央不僅不知道地方的一般主要毛病，而且不知道我們地方蘇維埃機關的主要毛病，那怎麼能進行領導呢？

結 論

我軍的弱點是後方不穩固。這主要是由於黨的工作無人過問，工兵農代表蘇維埃不善於貫徹中央的訓令，地方肅反委員會處於特殊的（幾乎是孤立的）地位。

爲了鞏固後方，必須：

一、建立地方黨組織對中央的嚴格的定期報告制度；中央要經常給地方黨組織以指示信；中央機關報成立報刊部以領導地方黨的報刊；設立黨務幹部學校（主要吸收工人中的黨的幹部）和正確分配幹部。這一切由中央委員會中選出的中央書記處負責辦理。

二、嚴格劃分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內務人民委員部在領導工兵農代表蘇維埃日常工作方面的職權範圍，把全俄肅反委員會和內務人民委員部合併^①，責成內務人民委員部負責監督工兵農代表蘇維埃

正確地及時地執行中央政權的法令和命令；責成各省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定期向內務人民委員部報告工作；責成內務人民委員部經常給工兵農代表蘇維埃以必要的指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消息報』為成立報刊部來領導地方蘇維埃的報刊。

三、在國防委員會下設立監察——檢查委員會來調查各人民委員部和前後方各地有關部門的『機構上的缺點』。

供給機關和撤退機關

在供給方面的主要毛病是供給機關的極度重疊和它們之間的缺乏配合。

供給皮爾姆的軍隊和居民食物的有『烏拉爾供給部』、『省供給部』、『市供給部』、『縣供給部』和『第二集團軍供給部』。可是供給工作糟糕到極點，因為軍隊（第二十九師）挨過餓，皮爾姆的居民和莫托維利哈工廠的工人由於口糧不斷減少，甚至減少到挨餓的地步（四分之一磅）而過着半飢餓的生活。

○ 捷爾任斯基同志對全俄前反委員會和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合併問題另有意見。

黨中央委員會和國防委員會聯合調查委員會給列寧同志的報告

軍隊供給工作的混亂是由上述供給機關的不協調造成的，而糧食人民委員部不理會皮爾姆省已經失守。直到現在還沒有把給第三集團軍籌糧的命令從皮爾姆省和其他遙遠各省轉到維亞得卡省，這使供給工作更加混亂。還應該指出，糧食人民委員部還沒有着手把糧食運到港口，而水路運輸管理總局還沒有着手修理輪船，毫無疑問，這會給將來的供給工作造成很大困難。

軍隊裝備物品的供給方面，因機關重疊和辦事拖拉而受害更大。『中央供給部』、『總軍械部』、『供給非常委員會』和『第三集團軍軍械供給部』常常互相干擾，阻礙並破壞靈活的供給工作。爲了說明問題，不妨摘錄一段第三集團軍司令員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皮爾姆陷落前給戰綫司令員的電報（副本已經給托洛茨基）：

『東方戰綫供給部部長在第三二四九號電報中通知說，撥發六千支日本步槍的命令已經發給雅羅斯拉夫里軍區，而且從共和國軍事委員會參謀長柯斯嘉也夫第四九三號電報中得知，總司令已經批准這一命令。第三集團軍司令部在一個月前，派接收員去領取槍支。接收員到雅羅斯拉夫里軍區軍械部後來電說，那邊一點也不知道命令的事，因爲總軍械部沒有命令去。接收員去莫斯科找總軍械部，從那裏來電說，不得總司令允許，不能發槍支。昨天接收員來電說，總軍械部斷然拒發槍支，於是他就回來了。革命軍事委員會供給部部長在第二〇八號電報中說，已經發出命令由第二集團軍撥發六千支步槍給第三集團軍，而第二集團軍司令員也拍來第一五六〇號電報，要求迅速派接收員到伊熱夫斯克領取槍支。接收員派去了，但是到伊熱夫斯克後又不發

給他槍支，說是沒有接到命令。第二集團軍司令員以第六五四二號電報和東方戰綫供給部部長以第六五四一號電報請求命令伊熱夫斯克工廠發給上述槍支。到十六日爲止，關於撥發槍支的命令還沒有發給工廠，據接收員報告，伊熱夫斯克的所有槍支必須在星期一運往總部。兩道命令上的一萬支步槍，第三集團軍就這樣失去了。第三集團軍的情況你們是知道的，沒有步槍就不能把補充兵員送上前綫，而沒有補充兵員，前綫就會瓦解，就會造成你們所知道的後果。要雅羅斯拉夫里軍區軍械部撥發槍支的命令是經總司令同意發出的，因此，第三集團軍統帥部正式控告總軍械部的怠工行爲並堅決要求徹查此事。」

戰綫司令員加米涅夫完全確認這個電報的內容（見「戰綫司令員的報告」）。

在撤退方面，各機關也是同樣混亂和重疊。鐵路管理局局長完全沒有能力制止巧妙組織的鐵路職員的怠工行爲。在撤退的最困難時刻，不斷發生列車顛覆、運輸停滯、軍需品無故失蹤等情事，而管理局沒有採取或者是不會採取有效措施來防止這些壞事發生。中心委員會「做了工作」，就是說進行了討論，但是沒有，根本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有計劃地撤退物資。第三集團軍軍事交通處處長（他又撤退主任）根本沒有採取任何措施運出最貴重的物資（莫托維利哈工廠的機械和部件等等）。運走的是各種各樣破爛，所有機關毫無例外地都干預撤退工作，因此，撤退過程一團糟，混亂不堪。

結 論

爲了改善軍隊的供給工作，必須：

一、消滅中央軍隊供給機關的重疊現象（中央供給部、供給非常委員會和總軍械部各行其是的現象），把它們合併成一個機關，極嚴格地負責迅速執行命令。

二、責成集團軍供給部在各師中儲備兩周戰用糧。

三、責成糧食人民委員部把給各集團軍籌糧的命令轉到離各軍最近的省份去，其中給第三集團軍籌糧的命令要（火速地）轉到維亞得卡省。

四、責成糧食人民委員部立刻着手把糧食運到各港口，責成水路運輸管理總局立即着手修理輪船。

爲了整頓撤退工作，必須：

一、撤銷地方中心委員會。

二、在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下設立有權分配撤退物資的統一撤退機關。

三、責成這個機關在必要時向某個地區派出專員主持撤退工作，但是必須吸收該地區的軍方代表和鐵路管理局的代表參加。

四、給各有關鐵路管理局，首先是給烏拉爾鐵路管理局（因爲它的人員不能令人滿意）委派能使鐵道專家服從並能擊破鐵路職員怠工行爲的鐵道人民委員部的負責代表。

五、責成鐵道人民委員部立即着手從機車和車廂多的地區調撥機車和車廂到產糧區去，並着手

修理損壞的機車。

*

*

*

物資和人員的損失總數

因為許多文件已經『失落』，許多經辦事務的蘇維埃工作人員和專家已經投敵，損失情況無法全部查明。根據現有材料，我們的損失如下：木柴四十一萬九千立方俄丈，煙煤、無煙煤和泥炭二百三十八萬三千普特；礦石和其他原料六千六百八十萬普特；主要材料和產品（鑄鐵、鋁、錫、鋅及其他）五百萬普特；鋼錠、鋼坯和平爐鋼錠、轉爐鋼錠六百萬普特；鐵和鋼（型鋼、屋面鐵、鋼絲、鐵軌及其他）八百萬普特；食鹽四百萬普特；燒碱和純碱二十五萬五千普特；石油和煤油九十萬普特；價值五百萬盧布的藥品；莫托維利哈工廠和皮爾姆鐵路修理廠的材料倉庫；存有大批美國車軸的鐵路局車軸庫；區水路運輸管理局的存有棉花、布疋、潤滑油、鐵釘、運貨車等物資的倉庫；皮革六十五車廂；第三集團軍供給部的糧食一百五十車廂；機車二百九十七台（其中八十六台是壞的）；車廂三千多節；陣亡、被俘和失蹤的戰士約兩萬人，載有傷員的車廂十節；砲三十七門，機關槍二百五十挺，步槍兩萬餘支，子彈一千多萬發，砲彈一萬餘發。

我們沒有計算丟失的全部鐵路、重要建築物等等。

*

*

*

爲鞏固前綫而採取的措施

一月十五日，給前綫派去了一千二百名可靠的步兵和騎兵；過了一天又派去了兩個騎兵連，二十日派出了第三旅第六十二團（預先仔細挑選過）。派去這些部隊後使我軍得以阻止敵人的進攻，扭轉了第三集團軍的士氣，使我軍開始向皮爾姆進攻，進攻現在還順利。一月三十日，第三旅第六十三團（經過了一個月的清洗）開赴前綫。第六十一團可能在二月十日以後開出去（需要特別仔細地清洗）。鑒於最左翼薄弱，有遭到敵人包抄的危險，維亞得卡的滑雪營補充了志願兵（共一千名戰士），裝備了速射砲，於一月二十八日從維亞得卡開往切爾登方面去同第三集團軍的最左翼會合。必須從俄羅斯再派三個可靠的團去支援第三集團軍，以便真正鞏固它的狀況並使它能夠擴張戰果。

在第三集團軍後方，清洗蘇維埃機關和黨機關的工作正在認真進行。已經在維亞得卡和各縣城組織革命委員會。在農村中成立堅強的革命組織的工作已經開始並在繼續進行中。黨的和蘇維埃的全部工作正在重新安排。軍事監察機關已經清洗並進行了改組。省肅反委員會進行了清洗並補充了新的黨的工作人員。維亞得卡樞紐站的卸貨工作已經整頓就緒。爲了徹底鞏固第三集團軍的後方，必須調派有經驗的黨的工作人員並進行長期的社會主義工作。

調查委員會在結束本報告的時候，認為有必要再次強調：絕對必須在國防委員會下設立監察——檢查委員會，以便調查各人民委員部及其在前後方各地的機關的所謂「機構上的缺點」。

爲了糾正中央和地方工作中的缺點，蘇維埃政權通常是對犯錯誤的工作人員採取督促和處分的辦法。調查委員會認爲這種辦法是絕對需要的，而且是完全適當的，但是認爲這還不够。工作中缺點的造成，不單是由於一部分工作人員的消極疲弱、敷衍塞責和缺乏責任心，而且還由於一部分工作人員沒有經驗。調查委員會在各地發現許多十分正直、孜孜不倦、忠心耿耿的工作人員由於經驗不够而在工作中心犯了許多錯誤。如果蘇維埃政權設有專門機構來積累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並把這些經驗交給那些已經出現的、極願幫助無產階級的青年工作人員，那末社會主義俄國的建設就會大大加快並少受許多損失。上面提到的直屬國防委員會的監察——檢查委員會應該成爲這樣的機關。這個委員會的活動可以補助中央對工作人員的督促工作。

調查委員會 約·斯大林

費·捷爾任斯基

一九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於莫斯科

第一次載於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

「真理報」第十六號

政府對民族問題的政策

一年前，在十月革命前，俄國處在分崩離析的狀態中。古老的「遼闊廣大的俄羅斯強國」，旁邊有許多力圖脫離俄國的新興的小「國」，——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

十月革命和布列斯特和約只是加深和進一步促進了分裂的過程。人們已經開始說大俄羅斯，而不說俄羅斯了，同時各邊疆地區成立的對中部的社會主義蘇維埃政府滿懷敵意的資產階級政府也向蘇維埃政府宣戰了。

毫無疑問，除此以外在各邊疆地區還有工農蘇維埃力圖和中部統一的強烈願望。但是這種願望被干涉內政的外國帝國主義者的相反意向所壓制並且被壓下去了。

當時充當首要角色的奧德帝國主義者巧妙地利用舊俄的分裂，大量供應各邊疆地區政府反對中部所必需的一切，佔領了某些邊疆地區並一般地促進了俄國的徹底分裂。協約國帝國主義者不願落在奧德的後面，也走上了同樣的道路。

布爾什維克黨的敵人當然（當然！）把分裂的罪過推到蘇維埃政權身上。但是不難理解，蘇維埃政權不能而且也不願意阻止這種不可避免的暫時分裂過程。蘇維埃政權知道，俄國用帝國主義的刺

刀所維持的強制性的統一，必然會隨着俄國帝國主義的崩潰而瓦解。蘇維埃政權是不違背自己的本性的，它不能用俄國帝國主義的方法來維持統一。蘇維埃政權懂得，社會主義所需要的不是隨便一種統一，而是兄弟的統一；這種統一只有通過俄國各民族勞動階級自願聯盟才能實現，否則就根本不能實現……

奧德帝國主義的潰敗開闢了一個新局面。一方面，飽受淪陷災難的各邊疆地區產生了對俄羅斯無產階級及其國家建設形式的強烈嚮往，這種嚮往壓倒了各邊疆地區政府分離的掙扎。另一方面，阻礙淪陷區勞動羣衆表現自己政治面貌的外國武裝力量（奧德帝國主義）不再存在了。隨後在淪陷區掀起的強大的革命高潮和許多工農民族共和國的成立，使人對淪陷區的政治趨向不再懷疑了。俄國蘇維埃政權根據各民族蘇維埃政府的請求無條件地承認了已經成立的各蘇維埃共和國的完全獨立。蘇維埃政權這樣做是遵守自己久經考驗的老政策的，這個政策反對對各民族使用任何強力，要求各民族勞動羣衆有充分的發展自由。蘇維埃政權知道，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才能產生相互了解，只有在相互了解的基礎上才能建立各族人民的持久的、牢不可破的聯盟。

蘇維埃政權的敵人沒有忘記再一次責備蘇維埃政權，說它有分裂俄國的『新企圖』。其中最反動的分分子覺察到各邊疆地區傾向於中部，就標榜出復興『大俄羅斯』（當然是用火和劍，用推翻蘇維埃政權的辦法）的『新』口號。昨天還企圖把俄國分成許多獨立反革命基地的克拉斯諾夫分子和鄧尼金分子、高爾察克分子和柴可夫斯基分子，今天却突然滿腦子『全俄國家的』『思想』。昨天還在玩弄分

裂俄國把戲的英法資本家代理人（不能否認他們有政治敏感），今天却猛然換了一套把戲，一下子就成立了整整兩個『全俄』政府（在西伯利亞和南方）。這一切無疑地說明：各邊疆地區不可遏止地傾向於中部，國內外反革命分子現在都在竭力利用這種傾向。

不用說，在俄國各民族勞動羣衆進行了一年半的革命工作之後，『舊俄國』（當然連同舊制度）復辟者的反革命野心是註定要破產的。而我們的反革命分子的計劃愈空幻，蘇維埃政權的完全以俄國各族人民兄弟般相互信任爲依據的政策就顯得愈現實。不僅如此，在目前國際環境下，這個政策是唯一現實唯一革命的政策。

最近白俄羅斯共和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註〕關於同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建立聯邦關係的宣言就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事情是這樣的：不久以前被承認獨立的白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現在在他們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自願宣佈同俄羅斯共和國建立聯盟。白俄羅斯蘇維埃代表大會在其二月三日的宣言中聲明：『只有一切現在獨立的蘇維埃共和國的勞動人民結成自由自願的聯盟，才能保證工人和農民在整個其餘的資本主義世界的鬥爭中獲得勝利。』

『一切獨立的蘇維埃共和國的勞動人民結成自願的聯盟』……這正是蘇維埃政權一向反覆指出的各族人民聯合的道路，這條道路目前正在產生着良好的效果。

此外，白俄羅斯蘇維埃代表大會決定和立陶宛共和國聯合，並且認爲這兩個共和國必須同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建立聯邦關係。據電訊，立陶宛蘇維埃政府也持有同樣的觀點，而且在立陶宛所有政

黨中最有威信的立陶宛共產黨的代表會議也確認立陶宛蘇維埃政府的立場。有一切理由可以期望：目前正在籌備的立陶宛蘇維埃代表大會〔五〕將走同樣的道路。

這是蘇維埃政權關於民族問題的政策的正確性的又一個證明。

俄國各族人民就是這樣從舊的帝國主義統一的瓦解，經過獨立的蘇維埃共和國，達到新的自願的兄弟的統一。

毫無疑問，這並不是一條最容易走的道路，但是它是導向俄國各民族勞動羣衆的持久的、牢不可破的社會主義聯盟的唯一道路。

截於一九一九年二月九日

「消息報」第三十號

署名：約·斯大林

致土爾克斯坦工兵農代表 蘇維埃和黨組織

隨着東部邊疆地區的解放，在黨和蘇維埃的工作人員面前提出了吸引這些邊疆地區各民族勞動羣衆參加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共同事業的任務。必須提高各勞動階層的文化水平，對他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發展當地語言的文學，使當地最接近無產階級的人參加蘇維埃組織，吸收他們參加管理邊區的工作。

只有這樣才能使蘇維埃政權成爲土爾克斯坦勞動人民所親近和愛戴的政權。

應當注意到，土爾克斯坦按地理位置來說是連接社會主義俄國和東方各被壓迫國家的橋梁，因此，土爾克斯坦蘇維埃政權的鞏固會對整個東方的革命化發生極大的影響。正因爲如此，上述任務對土爾克斯坦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提請注意黨中央委員會、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許多和這封指示信的精神相同的決議，並深信土爾克斯坦的黨和蘇維埃的工作人員，首先是各工兵農代

表蘇維埃的民族事務部門一定能光榮地完成他們所負的任務。

黨中央委員會常務局委員、人民委員 約·斯大林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二日於莫斯科

載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

「民族生活報」第七號

兩個陣營

世界已經確定不移地分裂為兩個陣營：帝國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

在他們的陣營裏，有美國和英國，法國和日本，他們有資本、武器裝備、老練的代理人和有經驗的行政管理人員。

在我們的陣營裏，有蘇維埃俄國和一些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以及歐洲各國日益增長的無產階級革命，我們沒有資本，沒有老練的代理人，沒有富有經驗的行政管理人員，但是有善於在勞動人民心中燃起解放火燄的富有經驗的鼓動家。

這兩個陣營的鬥爭是整個現代生活的軸心，它構成舊世界和新世界的活動家當前對內對外政策的全部內容。

愛斯蘭和立陶宛，烏克蘭和克里木，土爾克斯坦和西伯利亞，波蘭和高加索，以及俄羅斯本部，並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兩種力量即力圖鞏固奴隸制束縛的帝國主義和爭取擺脫奴隸制的社會主義進行殊死鬥爭的場所。

帝國主義的力量在於那些使主人發財致富而給自己鑄造壓迫鐐銬的人民羣衆的愚昧無知。但是

羣衆的愚昧無知是暫時的，隨着時間的前進，隨着羣衆不滿情緒的增長，隨着革命運動的擴展，它必然會消失。帝國主義者的資本……但是誰不知道，資本在必然規律面前是無能爲力的？正因爲如此，帝國主義的統治是不長久的，不穩固的。

帝國主義的弱點在於它不造成災難，不加劇羣衆失業，不進一步掠奪本國的工人和農民，不進一步侵佔別國的土地，就無力消除戰爭。問題不在於結束戰爭，甚至也不在於戰勝德國，而在於數十億戰費由誰來負擔。俄國擺脫了帝國主義戰爭而獲得新生，因爲它犧牲國內外帝國主義者的利益而消除了戰爭，它把戰費加在直接發動戰爭的人們身上，剝奪了他們。帝國主義者不能這樣做，他們不能剝奪他們自己，否則他們就不成其爲帝國主義者了。要以帝國主義的方式消除戰爭，他們就『不得不』使工人挨餓（由於關閉『虧本的』企業而造成大批羣衆失業、新的間接稅和物價飛漲），他們就『不得不』掠奪德國、奧匈帝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烏克蘭、高加索、土爾克斯坦和西伯利亞。

這一切都在擴大革命的基地，動搖帝國主義的基礎，加速不可避免的崩潰，這還用得着說嗎？

三個月以前，被勝利陶醉了的帝國主義以武力相威脅，恫嚇說要以大軍淹沒俄國。蘇維埃俄國既『窮困』又『野蠻』，難道它抵擋得住『紀律嚴明的』、『甚至』打敗過以技術裝備馳名於世的德國人的英法軍隊嗎？他們是這樣想的。但是他們忽略了一件『小事』，他們沒有考慮到和平，即使是『屈辱的』和平也必然會破壞軍隊的『紀律』，喚起他們反對新戰爭，而失業和物價高漲必然會加強工人反對本國帝國主義者的革命運動。

結果呢？『紀律嚴明的』軍隊原來不適於進行干涉；它患了不可避免的病症——瓦解。曾經誇耀一時的『國內和平』和『秩序』變成了適得其反的國內戰爭。匆匆忙忙培製出來的俄國各邊疆地區的資產階級『政府』成了泡影，不適於用來掩蓋干涉，這種干涉所追逐的目的當然（當然！）是『人道』和『文明』。至於蘇維埃俄國，他們不但沒有輕而易舉地打敗它，甚至認為對它必須作一點讓步，邀請它參加太子羣島的『會議』^(五七)。因為紅軍的勝利，以革命精神感染鄰近國家的新的民族蘇維埃共和國的出現，西方革命的發展，各協約國內工兵蘇維埃的出現等都不能不發生非常有說服力的作用。不僅如此，事情甚至已經到了這種地步：『不妥協的』克列孟梭昨天還拒絕簽發參加伯爾尼代表會議^(五八)的護照並準備一口吞下『無政府主義的』俄國，而今天因為受到革命的一些打擊，也就不拒絕利用誠實的『馬克思主義』經紀人考茨基老頭子的效勞，派他到俄國來談判……不，應該說來『調查』了。

真是：

『帝王的剛強，威武的力量，

大言壯語，而今安在？……』^(五九)

這一切變化是在短短三個月中發生的。

我們有一切根據肯定說，今後也將朝着這一個方向發展下去，因為必須承認，在目前這個『多災多難』的時刻，俄國是社會經濟生活『正常』、沒有罷工和反政府遊行示威的唯一國家，而蘇維埃政府是歐洲現存的一切政府中最穩固的政府，並且蘇維埃俄國在國內和國外的力量和威信日益增長，這

同帝國主義政府的力量和威信日益下降成了尖銳的對照。

世界已經分裂爲兩個不可調和的陣營：帝國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奄奄一息的帝國主義抓住最後一個工具——『國際聯盟』，力圖用糾合各國強盜結成統一同盟的方法來挽回局勢。但是他們的努力是徒勞無益的，因爲環境和時代都對他們不利，而對社會主義有利。社會主義革命的浪潮正在不可遏止地高漲，圍攻着帝國主義的堡壘。革命浪潮的吼聲在被壓迫的東方各國發出了回響。帝國主義腳下的基地燃燒起來了。帝國主義必然滅亡。

載於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消息報』第四十一號

署名：約·斯大林

我們在東部的任務

隨着紅軍向東部的推進和通往土爾克斯坦的道路的打開，在我們面前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任務。

俄國東部的居民在成分上不像中部各省那樣單純，使社會主義建設易於進行，在文化上也不像西部和南部邊疆地區那樣成熟，能使蘇維埃政權迅速而順利地具有相應的民族形式。東部各邊疆地區同西部南部邊疆地區以及俄國中部不同，這裏有韃靼人和巴什基里亞人，柯爾克茲人和烏茲別克人，土爾克明人和塔吉克人，以及其他許多民族學上的集團（約有三千萬人），民族成分非常複雜，文化落後，他們不是還沒有脫離中世紀，就是不久以前才進入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

這種情況無疑地給蘇維埃政權在完成東部的任務方面造成了障礙和一些困難。

除了純粹屬於內部生活性質的障礙，還有一種可以說是外來的『歷史』性質的障礙。我們指的是沙皇政府的旨在扼殺東部各民族的帝國主義政策，以東部各邊疆地區主人自居的俄羅斯商人的貪得無厭，以及不擇手段地極力把各伊斯蘭教民族拉入正教懷抱的俄羅斯神甫的陰險政策。這些情況給東部各民族造成了不信任和仇恨俄羅斯的一切的心理。

誠然，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和蘇維埃政權對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政策無疑地清除了民族仇視

的氣氛：使俄羅斯無產階級取得了東部各民族的信任和尊敬。並且有一切根據肯定說，東部各民族：它們的覺悟的代表，開始把俄羅斯看做他們掙脫帝國主義鎗鏑的支柱和旗幟。但是，文化不發達和生活落後的現象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這些現象在東部蘇維埃政權的建設中仍然（將來還會）發生影響。

俄國共產黨綱草案起草委員會〔六〕正是注意到這些困難，所以它在草案中聲明，在民族自由的問題上，『俄國共產黨抱着歷史觀點和階級觀點，考慮到該民族處於歷史發展的哪一階段；是從中世紀制度進到資產階級民主制，還是從資產階級民主制進到蘇維埃的民主制』。『曾經是壓迫民族的那些民族的無產階級，對於被壓迫民族或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的勞動羣衆的民族感情殘餘，必須特別留心，特別注意』。

我們的任務是：

（一）竭盡全力提高落後民族的文化水平，廣設學校和教育機關，用周圍勞動居民所懂的本族語言開展口頭的和文字的蘇維埃宣傳。

（二）吸引東部的勞動羣衆參加蘇維埃國家的建設，用一切辦法幫助他們建立由擁護蘇維埃政權並接近當地居民的人組成的鄉、縣等工兵農代表蘇維埃。

（三）取消舊制度所遺留下來的或者是在內戰環境中所造成的各種各樣形式上和實際上的限制，這些限制妨礙東部各民族在擺脫中世紀殘餘和已經被摧毀的民族壓迫殘餘的道路上發揮最大的主

動性。

只有這樣才能使蘇維埃政權成爲遼闊的東部的被奴役民族所親近和愛戴的政權。

只有這樣才能在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和東方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之間架起一座橋梁，從而在奄奄一息的帝國主義周圍建立一個嚴密的包圍圈。

在東部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堡壘，在喀山和烏發，在撒馬爾汗和塔什干豎起給受盡苦難的東部各民族照亮解放道路的社會主義燈塔，——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我們毫不懷疑，肩負過無產階級革命和反帝國主義戰爭的全部重担的黨和蘇維埃的有自我犧牲精神的工作人員，一定也能够光榮地完成歷史交給他們的這個任務。

識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

「真理報」第四十八號

署名：約·斯大林

兩年以來

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三月

俄國發生資產階級革命。米留可夫、克倫斯基政府成立。在蘇維埃中佔統治地位的政黨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彼得格勒蘇維埃四五百名代表中布爾什維克只有四五十名。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一次代表會議^(一)上勉強得到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的票。布爾什維克黨在這個時期是俄國所有社會主義政黨中最弱的一個。它的機關報『真理報』^(二)被看做『無政府主義的』報紙，到處受到鄙視。它的演講員在號召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時被士兵和工人拉下講台。列寧同志關於蘇維埃政權的著名提綱^(三)沒有被工兵農代表蘇維埃通過。社會愛國主義派的護國派政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處在全盛時期。

同時，帝國主義戰爭還沒有停止，它繼續發生着致命的破壞作用，瓦解工業，毀壞農業，破壞糧食供應和運輸業，吞嚥幾萬幾十萬的新生命。

*

*

*

一九一八年二月至三月

俄國發生無產階級革命。克倫斯基—柯諾瓦洛夫資產階級政府被推翻。蘇維埃政權在中央和各地成立。消除帝國主義戰爭。土地交歸人民所有。建立工人監督。組織赤衛隊。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彼得格勒把『全部政權』交給立憲會議的企圖沒有得逞。解散立憲會議；資產階級的復辟陰謀破產。赤衛隊在南部、烏拉爾和西伯利亞獲勝。被徹底擊潰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退到各邊疆地區，在那裏和反革命分子聯合起來，和帝國主義締結同盟，向蘇維埃俄國宣戰。

在這個時期，布爾什維克黨是俄國所有政黨中最強大最團結的一個。還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全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布爾什維克黨就已經獲得絕大多數的票（百分之六十五至百分之七十）。後來，蘇維埃的發展一直是對布爾什維克有利的。我們所指的，不僅是布爾什維克代表總共佔百分之九十的工人蘇維埃，也不僅是布爾什維克代表佔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的士兵蘇維埃，而且還有布爾什維克爭得大多數的農民蘇維埃。

布爾什維克黨在這個時期不僅是俄國最強大的政黨，而且是俄國唯一的社會主義政黨。因為那時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同捷克斯洛伐克人和都托夫，同克拉斯諾夫和阿列克謝也夫，同奧德帝國主義者和英法帝國主義者擁抱接吻，在俄國無產階級中間喪盡了威信。

但是，國內這種非常有利的情況被另一種情況削弱和抵銷了：俄國在國外還沒有同盟者，社會主

義俄國是被好戰的帝國主義汪洋大海所包圍的一座孤島。歐洲工人已經筋疲力盡，遍體鱗傷……而H他們還被戰爭牽制着，因此，他們沒有時間來考慮俄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擺脫戰爭的方法等等問題。至於歐洲各『社會主義的』政黨，它們既然已經投效帝國主義者，難道還能不辱罵布爾什維克這些拿『代價很高的』『危險的實驗』來『擾亂』工人的『搗亂』分子嗎？

因此，這個時期在布爾什維克黨內要求擴大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據地，引導西方（以及東方）工人參加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和各國革命工人建立經常的聯系的趨向特別加強起來，這是並不奇怪的。

*

*

*

一九一九年二月至三月

俄國蘇維埃政權更加鞏固。它的領土擴大。建立紅軍。紅軍在南部、北部、西部、東部獲勝。在愛斯蘭、拉脫維亞、立陶宛、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出現蘇維埃共和國。奧德帝國主義被擊潰，德國、奧國、匈牙利爆發無產階級革命。謝德曼——艾伯特政府和德國立憲會議成立。巴伐利亞成立蘇維埃共和國。德國各地發生政治罷工，提出『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和『打倒艾伯特——謝德曼！』的口號。英國、法國、意大利發生罷工，出現工人蘇維埃。各協約國的舊軍隊瓦解，產生士兵蘇維埃和水兵蘇維埃。蘇維埃制度變成無產階級專政的通用形式。歐洲各國的左派共產主義分子日益增多，德國、奧

國、匈牙利、瑞士誕生共產黨。它們之間建立聯系並配合行動。第二國際瓦解。在莫斯科舉行世界革命的社會主義政黨代表會議⁽⁵⁾並成立世界各國戰鬥工人的總的戰鬥機關——第三共產國際。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孤立狀態宣告結束，現在俄國有了同盟者。巴黎的帝國主義「國際聯盟」和給它幫忙的伯爾尼社會愛國主義者代表會議竭力防止歐洲工人被「布爾什維克瘟疫」傳染，但是沒有達到目的，因為蘇維埃俄國必然要變成並且確實變成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旗手，變成了集結西方和東方先進革命力量的中心。布爾什維主義由「純粹俄國的產物」變成了動搖世界帝國主義基礎的凜然可畏的國際力量。

現在連孟什維克也承認這一點，他們「不再關心」立憲會議，並且喪失了自己的「軍隊」，漸漸轉移到蘇維埃共和國陣營中來。

現在連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也不否認這一點，他們把立憲會議輸給了高爾察克之流和都托夫之流，不得不到蘇維埃國家來避難。

*

*

*

總 結

無產階級兩年的鬥爭經驗完全證實了布爾什維克關於帝國主義的崩潰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性，關於右派「社會主義的」政黨的腐朽和第一國際的解體，關於蘇維埃制度的國際意義和立憲會

議口號的反革命性，關於布爾什維主義的世界意義和戰鬥的第三國際的必然建立等等預言。

載於一九一九年三月九日

「民族生活報」第八號

署名：約·斯大林

兩年以來

二一七

帝國主義的後備軍

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戰爭仍在進行。民族「自由主義」和「保護」「小」民族；協約國「愛好和平」和「放棄」干涉，要求「廢除軍備」和「準備」談判；「關心」「俄國人民」和「願意」用一切「可行的方法」「幫助」俄國人民，——這一切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不過是遮掩他們加緊給社會主義的敵人運送坦克和彈藥的屏風，不過是平常的外交手腕，其目的在於掩蓋他們「尋找」新的、為「社會輿論」「所能接受的」形式來扼殺社會主義，扼殺「小」民族、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

大約四個月以前，盟國帝國主義打败了奧德敵手之後，尖銳而明確地提出了武裝干預（干涉）「俄國事務」的問題。不和「無政府主義的」俄國進行任何談判！把一部分「空出來的」部隊調到俄國境內，把他們編入斯柯羅帕茨基之流和克拉斯諾夫之流、鄧尼金之流和比切拉霍夫之流、高爾察克之流和柴可夫斯基之流的白衛部隊裏，把革命的策源地蘇維埃俄國壓在「鐵環」之中，——這就是帝國主義者的計劃。但是這個計劃被革命浪潮沖毀了。捲入革命運動的歐洲工人展開了猛烈的反對武裝干預的運動。「空出來的部隊」顯然不適用於用來和革命作武裝鬥爭。而且他們一和起義的工人接觸，自己就被布爾什維主義「傳染了」。蘇維埃軍隊佔領赫爾松和尼古拉也夫（兩地的協約國軍隊拒絕和工人作戰）一事特別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至於他們所準備的「鐵環」，不僅不「可畏」，而且發生了許

多裂口。因此，直接的、不隱蔽的干涉計劃是顯然「不適當的」。其實就是這個原因，勞合、喬治和威爾遜最近才發表了「容許」同布爾什維克談判和「不干預」俄國內政的聲明，伯爾尼委員會才派赴俄國，協約國理事會才打算邀請（第二次！）俄國一切「實際存在的」政府參加「和平」會議。

但是，決定放棄不隱蔽的干涉的原因不僅在於此。其原因還在於在鬥爭進程中策劃了新計謀，即新的、隱蔽形式的武裝干預，固然這種干預比公開的干預更複雜，但是對「文明的」和「人道的」協約國却更加「方便些」。我們指的是帝國主義匆忙拼湊起來的羅馬尼亞、加里西亞、波蘭、德國、芬蘭等國資產階級政府的反對蘇維埃俄國的聯盟。固然這些政府昨天還在爲了「民族」利益和民族「自由」而彼此廝殺。固然昨天還在到處叫喊羅馬尼亞反對加里西亞、加里西亞反對波蘭、波蘭反對德國的「衛國戰爭」。但是，同下令停止「內亂」的協約國的錢袋子比較起來，「祖國」還有什麼意義呢！協約國下令組織反對蘇維埃俄國的統一戰綫，他們這些帝國主義的傭僕能不「列隊」聽命嗎？甚至被協約國污辱和踐踏的德國政府也喪失了起碼的自尊心，央求爲了……這個協約國的利益而給予它參加討伐社會主義的十字軍的權利！協約國有一切根據得意洋洋，大談「不干預」俄國事務，大談同布爾什維克進行「和平」談判，這難道還不明白嗎？既然有可能利用別人，利用「小」民族來組織用民族旗幟掩蓋的而又「完全沒有危險的」干涉，那又何必進行對帝國主義「有危險」而且還要付出很大代價的公開干涉呢？而羅馬尼亞、加里西亞、波蘭、德國同俄國進行的戰爭呢？這本是爭取「民族生存」、「保衛東部邊界」、反對布爾什維克「帝國主義」的戰爭，是羅馬尼亞人、加里西亞人、波蘭人和德國人

『自己』進行的戰爭，——這和協約國有什麼相干呢？不錯，是協約國供給他們金錢和武器，但是這本是『文明』世界的國際法奉為神聖的普通財政活動。協約國像鴿子一樣純潔，它『反對』干涉，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這樣，帝國主義就不得不從拔刀要挾的政策，從公開的干涉政策，轉到偽裝的干涉政策，即轉到把不獨立的大小民族拖入反社會主義鬥爭的政策。

由於歐洲革命運動的發展，由於世界各國工人對蘇維埃俄國的同情，公開的干涉政策遭到了失敗。這種政策被革命的社會主義充分利用來揭露了帝國主義。

毫無疑問，訴諸最後的後備軍即訴諸所謂『小』民族的政策，把這些『小』民族拖入反社會主義戰爭的政策，歸根到底要遭到同樣的失敗。這不只是因為西方日益增長的革命正不顧一切地動搖帝國主義的基礎，也不只是因為在這些『小』民族內部的革命運動正不斷發展，而且還因為這些民族的『武裝力量』和俄國的革命工人接觸必然會『傳染上』布爾什維主義的病菌。社會主義將利用一切可能使這些民族的工人和農民認清帝國主義的『父親般的關懷』的掠奪性質。

『小』民族被捲入革命，社會主義的根據地擴大，——這就是帝國主義偽裝的干涉政策的必然結果。

載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六日

『消息報』第五十八號

署名：約·斯大林

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卷）}上

關於軍事問題的演說摘要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這裏所談到的一切問題可以歸結爲一個問題：俄國要不要建立一支有嚴格紀律的正規軍。

半年前，我們有了一支新的軍隊，這是在沙皇的舊軍隊瓦解之後建立的一支志願軍，它組織得不好，實行集體指揮，並不總是服從命令。那正是協約國開始進攻的時期。軍隊的成員即使不完全是工人，至少主要是工人。由於這支志願軍中缺乏紀律，由於並不總是執行命令，由於軍隊指揮混亂，我們一再遭到失敗。把喀山交給了敵人，而克拉斯諾夫則從南方順利地展開了進攻……事實說明，志願軍是經不起考驗的，如果我們不另外建立一支軍隊，一支充滿紀律精神、有組織得很好的政治部，並且一接到命令就能够奮起殺敵的正規軍，那我們就不能保衛我們的共和國。

我必須說，那些在我們軍隊中佔多數的非工人分子——農民——是不會自願爲社會主義而戰的。許多事實都說明了這一點。後方和前綫的許多次騷動，前綫的許多次搗亂，都說明在我們軍隊中

佔多數的非無產階級分子並不想自願爲共產主義而戰。因此，我們的任務就是以鐵的紀律的精神去改造這些分子，不僅在後方，而且在前綫都引導他們跟隨無產階級前進，使他們爲我們共同的社會主義事業而戰鬥，並在戰爭的進程中建立起一支真正的、唯一能够保衛國家的正規軍。

問題是這樣擺着的。

……或者我們建立起一支有嚴格紀律的真正的工農正規軍而保衛住共和國，或者我們不這樣做而使我們的事業遭到毀滅。

……斯米爾諾夫提出的草案是不能採納的，因爲這個草案只能破壞軍隊的紀律和取消建立正規軍的可能性。

第一次載於斯大林《論反對派》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論文和演說）

一九二八年莫斯科—列寧格勒版

關於改組國家監察部

(一九一九年四月九日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

會議上的報告)(報紙紀要)

斯·大·林同志指出，國家監察部是直到現在還沒有進行清洗和改造的唯一部門，其他一切機關都清洗和改造過了。要做到真正的、實際的、而不是紙上的監督，報告人認為，應當用充實新生力量的方法來改組現有的國家監察部。必須把現有的各個工人監督機關統一為一個整體，把一切做監督工作的力量都歸併到總的國家監察部中去。因此，改組國家監察部的主旨就是使它民主化並接近工農羣衆。

報告人提出的法令草案(卷)被一致通過。

載於一九一九年四月十日

《消息報》第七十七號

關於英帝國主義爪牙槍殺巴庫 二十六個同志的事件

我們請讀者注意證明去年秋天英帝國主義者野蠻地殺害巴庫蘇維埃政權的負責幹部的兩個文件〔六〕。這兩個文件的出處是巴庫社會革命黨人的『勞動旗幟報』〔七〕和巴庫的『統一俄國報』〔八〕，也就是那些昨天還向英國人求援，出賣布爾什維克，而現在由於事變的發展竟不得不揭露其昨天的同盟者的人們。

第一個文件敘述巴庫市的二十六個蘇維埃工作人員（邵武勉、查帕里澤、菲奧列托夫、馬里根等）被野蠻地槍殺的經過，他們是沒有經過審訊和偵查於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日夜被作為戰俘由英國上尉蒂格—瓊斯從克拉斯諾沃茨克押往阿什哈巴德的途中被蒂格—瓊斯殺害的。蒂格—瓊斯同他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伙伴本來想要掩蓋這一事件，打算發出巴庫布爾什維克在監獄或醫院中『自然』死亡的假證明書，但是這個計劃顯然破產了，原來還有不願意沉默的見證人，他們準備徹底揭露英國野人。這個文件是社會革命黨人蔡金署名的。

第二個文件描述一九一九年三月底英國湯姆生將軍和第一個文件的作者蔡金的談話。湯姆生將軍要蔡金指出英國上尉蒂格—瓊斯野蠻地殺害二十六個巴庫布爾什維克的見證人。蔡金準備在由英軍統帥部代表、巴庫居民代表和土爾克斯坦布爾什維克代表組成偵查委員會的條件下提出文件和指出見證人，同時蔡金要求保證土爾克斯坦的見證人不遭到英國爪牙殺害。由於湯姆生不接受成立偵查委員會的提議，不保證見證人的人身安全，談話中止，蔡金也就離去。這個文件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間接證實英帝國主義者的野蠻行爲，不是說出而是喊出英國爪牙的爲所欲爲和橫行霸道，他們殘害巴庫和裏海東岸的『土著居民』，像殘害中非洲的黑人一樣。

二十六個巴庫布爾什維克事件的經過情形是這樣的：一九一八年八月，土耳其軍隊逼近巴庫，而巴庫蘇維埃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代表不願布爾什維克反對，在拉到蘇維埃的多數之後，就向英帝國主義者求援，當時以邵武勉和查帕里澤爲首的巴庫布爾什維克成爲少數之後，就辭去職務，把地盤讓給政敵。布爾什維克取得當時在巴庫新成立的英國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政權的同意，決定撤到離巴庫最近的蘇維埃政權的一個據點彼得羅夫斯克去。但是，巴庫布爾什維克及其家屬所乘的輪船在去彼得羅夫斯克的途中遭到了追趕他們的英國船隻的襲擊，並且被押到克拉斯諾沃茨克去。這是八月的事情。

事後俄國蘇維埃政府曾經幾次要英軍統帥部釋放巴庫同志及其家屬以交換英國戰俘，但是英軍統帥部每一次都避而不答。早在十月間就從個別人士和組織那裏得到巴庫同志被槍殺的消息。一

九一九年三月五日，阿斯特拉罕收到梯弗里斯的廣播說：「查帕里澤和邵武勉不在英軍統帥部手中，據地方消息，他們於九月間在基澤爾—阿爾瓦特附近被一羣工人擅自打死了。」顯然，這是英國兇手企圖把他們的行兇罪過推在無限熱愛邵武勉和查帕里澤的工人身上的第一次正式嘗試。現在，在上述兩個文件公佈之後，應當認為已經證實：自願退出政治舞台並以撤退方式前往彼得羅夫斯克去的我們的巴庫同志，確實是沒有經過審訊和偵查就被「文明的」和「人道的」英國吃人者槍殺了。

在「文明」國家中常常談論布爾什維克的恐怖手段和駭人行爲，並且把英法帝國主義者通常描寫成反對恐怖和槍殺的人。但是，蘇維埃政權從來沒有像「文明的」和「人道的」英國人那樣卑鄙齷齪地屠殺自己的敵人，只有腐朽透頂和毫無道德的帝國主義吃人者才需要夜間殺人和強盜式地襲擊手無寸鐵的對方陣營的政治工作人員，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如果還有人懷疑這一點，那就請他們看一看下面所刊登的文件，辨明是非黑白。

巴庫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把英國人請到巴庫，出賣布爾什維克，是想把英國「客人」作爲一種力量來「利用」一下，他們以爲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仍然是國家的主人，而「客人」是要回家的。事實上適得其反：「客人」成了絕對的主人，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成爲殘酷地卑鄙地殺害二十六個布爾什維克委員的當然參加者，同時社會革命黨人又不得不轉而採取反對立場，小心翼翼地揭露新來的主人，而孟什維克也不得不不在他們的巴庫「火星報」上宣傳和布爾什維克結成同盟來反對昨天的「久候之客」。

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同帝國主義爪牙的聯盟，是奴隸和僕從同主人的『聯盟』，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如果還有人懷疑這一點，那就請他們看一看下面所刊登的湯姆生將軍和蔡金先生的『談話』，並且請他們憑良心說：蔡金先生像不像主人，而湯姆生將軍像不像『久候之客』。

載於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消息報』第八十五號

署名：約·斯大林

關於英帝國主義爪牙槍殺巴地二十六個同志的事件

二二七

給希格雷國家監察部特派檢查員的電報

在調查發生農民騷動的原因時，除調查該縣農民羣衆的一般政治情緒外，請你注意：

(一) 土地科和國營農場管理局在組織國營農場時的政策：是否有過違法徵用農民使用的土地來組織國營農場的事情；在組織國營農場時是否發生過其他影響農戶物質狀況的強迫行爲。

(二) 土地科在組織集體耕作時的政策：在組織農業公社、勞動組合、共耕社等等工作中是否有強迫成分；在組織集體耕作時是否有違反當地農民切身利益的事情。

(三) 糖業總局在徵用土地用做甜菜種植場方面的政策：在進行徵用土地的工作時是否有侵害農民的根本利益的事情；徵用的土地是否在農民使用土地方面造成了困難；是否有其他會激起農民憤怒的行爲（例如留給各糖廠的土地面積顯然超過它們的實際需要，徵用從前沒有種過甜菜的土地等等）。

(四) 還有下面的一些問題：農民騷動是否由於該區土地少而引起的；不勞動者的土地是否已經給農民使用；什麼條件；一般在縣土地科或它的個別代表的活動中，或者在鄉土地股的活動中，是否有因不符合中央命令和因地制宜的要求而足以引起農民憤怒的行爲，以及是否有政權不起作用和

工作中濫用職權的現象：

把收到電報和採取的措施電告國家監察部”

國家監察部人民委員 約·斯大林

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

第一次刊印

給希格雷國家監察部特派檢查員的電報

一三九

自彼得格勒給弗·伊·列寧的 直達電報稿

(七三)

毫無疑問，部隊的調動工作現在比三個月以前進行得好些，但是，我也很清楚，不論總司令或他的參謀長都不了解那些調到彼得堡的部隊。因此發生這種料想不到的事：從喀山調來的第二旅或騎兵旅的幾個團幾乎都是有名無實的。現在彼得堡至多只得到六百名真正有戰鬥力的軍校生。

但是，問題當然不在於部隊的數量，而在於質量。我們總共只需要三個步兵團（當然是有戰鬥力的）和一個（至少一個）騎兵團就能把全部匪徒趕到納爾瓦河對岸。如果你能及時滿足這個小小的要求，昨天就把愛沙尼亞人趕走了。

雖然如此，但是可以不必焦急，因為前綫情況已經開始穩定，戰綫已經鞏固；而且有些地方我們的部隊已經向前推進。

今天視察了我們卡列里亞的工事，發現前綫一般情況還不錯。芬蘭人毫無動靜，不利用良機，真使人奇怪。但是發生這種怪事的原因，正如知道內情的芬蘭同志告訴我們的，是由於芬蘭軍隊內部愈來愈不穩定。

今天我看到總司令關於因燃料恐慌而要縮小艦隊的建議。我和我們所有的海軍工作人員曾經就此事開會討論，結果使我深信總司令的建議是完全不正確的。理由是：第一、大軍艦如果變成漂洋的木筏，那就不能使用砲，就是說，砲根本不能發射，因為艦艇的運動和砲的發射有直接關係；第二、說我們沒有大口徑砲彈，這是不對的，最近「發現了」十二噸的砲彈；第三、燃料恐慌將要過去，因為我們已經積蓄了四十二萬普特的煤，重油還沒有計算在內，而且我們每天還能運到一列車煤；第四、我深信，我們的艦隊將變成一支擁有守紀律並決心全力保衛彼得格勒的水兵的真正艦隊。

我不想在這裏說出已經準備好的戰鬥單位的數量，但是我認為有責任告訴你，我們以現有的海軍力量能夠光榮地捍衛住彼得格勒，使它免受來自海上的任何侵犯。

因此，我和彼得堡的全體同志都堅決主張否定總司令的建議。

其次，我認為在三四個星期內每天運來兩列車煤是絕對必要的。據我們的海軍工作人員說，這將使我們的潛水艦隊和水上艦隊有充分可能完全動作起來。

斯大林

寫於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載於「一九一九年彼得格勒

英勇保衛戰文獻」

一九四一年莫斯科版

給弗·伊·列寧的電報

繼紅丘砲台之後又佔領了灰馬砲台(灰)。兩個砲台的砲都完整無損。現在正迅速檢查全部砲台和要塞。

海軍專家們硬說，從海上攻佔紅丘砲台是違背海軍科學的。我只能爲這種所謂科學悲歎。紅丘砲台所以能迅速佔領，是由於我和一般非軍事人員極粗暴地干預了作戰事務，粗暴到撤銷海軍和陸軍的命令，強迫執行自己的命令的程度。

我認爲有責任聲明：我今後將繼續這樣行動，雖然我非常敬重科學。

斯大林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

第一次載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真理報】第三〇一號

自彼得格勒給弗·伊·列寧的 直達電報稿

我認爲必須請你注意下面幾個問題。

第一點。高爾察克是最嚴重的敵人，因爲他有足夠的退却地域，有充分的補充軍隊的人力，有糧食充足的後方。和高爾察克比較起來，羅將柯將軍是一隻蒼蠅，因爲他的後方沒有糧食，又沒有退却地域，也沒有充足的人力。由於人力不足，現在他不得不在他的兩三個縣內動員二十歲的人參軍，這種動員一定會把他送進墳墓，因爲農民受不了這種動員，他們必然要攆棄羅將柯。因此，從東方戰綫給彼得格勒戰綫抽調軍隊的數量無論如何不應該迫使我們停止東方戰綫的進攻。把羅將柯逼到愛斯蘭邊境（我們用不着再前進），有一個師就夠了，抽調一個師不致使東方戰綫停止進攻。請特別注意這一點。

第二點。在喀琅施塔得地域發現了一個大陰謀。整個喀琅施塔得築壘地域所有砲台的指揮員都參與了陰謀。陰謀的目的是：奪取要塞，使艦隊屈服，向我軍後方開火，給羅將柯掃清去彼得堡的道

路。我們手中已經掌握有關文件。

現在我知道爲什麼羅將柯狂妄無度地竟敢用較小的兵力進攻彼得堡。也明白了爲什麼芬蘭人那樣蠻橫無禮。明白了爲什麼我們的指揮軍官紛紛投敵。也明白了紅丘砲台叛變時英國軍艦就消失不見了的奇怪現象。顯然，英國人認爲直接干預這件事（干涉！）不『方便』，等以後，在要塞和艦隊轉入白軍手中之後，再出來『幫助俄國人民』建立新的『民主制度』。

顯然，羅將柯和尤登尼奇（英國通過意大利、瑞士、丹麥等國使館所資助的這一陰謀的全部綫索都是他一手牽着）的全部計謀是以這一陰謀的成功爲基礎的，我想這個陰謀在剛萌芽時就被我們扼死了（一切有關人員都被逮捕，偵查在繼續進行）。

我的請求：對被逮捕的使館人員不要絲毫放鬆，把他們嚴密看管起來，直到偵查結束爲止，因爲在偵查中已經發現很多新綫索。

如果你不反對，我想過三四天到莫斯科去一天，那時再詳細奉告。

寄上地圖一張。過去未能寄出，只是因爲一直出外料理戰總事務，多半是在前綫。

斯大林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八日晨三時

第一次載於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真理報』第五十三號

關於彼得格勒戰綫

(和『真理報』記者的談話)

斯·大·林·同·志·日·前·從·彼·得·格·勒·戰·綫·回·來·，·向·本·報·記·者·發·表·了·他·對·前·綫·情·況·的·印·象·。

一、彼得格勒接近地

彼得格勒接近地是這樣一些據點，敵人從這些據點出發，在順利的情況下可以合圍彼得格勒，使它和俄國隔離，並最後把它佔領。這些據點就是：(甲)彼得羅查沃茨克地段，進攻方向是茲萬卡，目的是從東面包圍彼得格勒；(乙)奧洛涅茨地段，進攻方向是洛捷諾葉波列，目的是進入我彼得羅查沃茨克部隊的後方；(丙)卡列里亞地段，進攻方向直指彼得格勒，目的是從北面奪取彼得格勒；(丁)納爾瓦地段，進攻方向是加特契納和紅村，目的是從西南佔領彼得格勒，或者至少佔領加特契納——托斯諾一綫，從西南包圍彼得格勒；(戊)普斯可夫地段，進攻方向是德諾——鮑洛果葉，目的是切斷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聯系；(己)芬蘭灣和刺多牙湖，它們使敵人有可能從彼得格勒的西面和東面登陸。

二、敵軍兵力

敵人在這些地段的人力形形色色，五花八門。在彼得羅查沃茨克地段活動的有塞爾維亞人、波蘭人、英國人、加拿大人和一羣俄國白衛軍官。他們全都是依靠所謂盟國來供養的。在奧洛涅茨地段的是芬蘭政府根據為期兩三個月的合同僱傭的芬蘭白軍。領導芬蘭白軍的是德國撤退時留下來的德國軍官。駐在卡列里亞地段的是芬蘭的所謂正規部隊。駐在納爾瓦地段的是從俄國戰俘中徵募來的俄國部隊和從當地居民中徵募來的英格爾曼蘭部隊。領導這些部隊的是羅將柯少將。駐在普斯可夫地段的也是由戰俘和當地居民組成的俄國部隊，領導這支部隊的是巴拉霍維奇。在芬蘭灣活動的有雷擊艦（五艘至十二艘）和潛水艦（兩艘至八艘），根據一切情報來看，這是英國和芬蘭的。

一切情報都說明，敵人在彼得格勒戰綫的兵力並不大。敵人活動最積極的地段——納爾瓦地段對戰鬥『人力』的缺乏並不亞於其餘活動不大積極的、雖然是同樣重要的地段。

其實也正是這個緣故，儘管『泰晤士報』（*The Times*）^[註]還在兩個月以前就高奏凱歌，說『過兩三天』彼得格勒就會陷落，可是敵人不僅沒有達到他的總目的——合圍彼得格勒，而且在這個期間連一個局部的地段任務即佔領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據點的任務也沒有完成。

顯然，以待在芬蘭的尤登尼奇將軍為首的喧囂一時的『西北軍』目前還沒有睜出來，老狐狸古契柯夫在給鄧尼金的報告中是曾經把希望寄託在這個『西北軍』身上的。

三、敵人的如意算盤

根據一切情報來看，敵人指望的不僅僅是自己本身的力量，或者更確切些說，與其說是指望自己本身的力量，不如說是指望自己的伙伴。在我軍後方即彼得格勒的以及在各戰綫上的白衛分子的力量。首先是設在彼得堡的資產階級國家的所謂大使館（法國的、瑞士的、希臘的、意大利的、荷蘭的、丹麥的、羅馬尼亞的等等），這些大使館資助白衛分子並且爲尤登尼奇和英國、法國、芬蘭、愛沙尼亞等資產階級從事間諜活動。這班先生們到處花錢：在我軍後方收買一切可以收買的人。其次是一部分賣身投靠的俄國軍官，他們忘掉了俄國，喪失了良心，甘願投到工農俄國的敵人方面去。最後是受到過彼得格勒無產階級打擊的舊時人物即資產者和地主，他們收藏武器（據後來發現），等待適當機會打擊我軍後方。敵人進攻彼得格勒就是指望這些力量。佔領紅丘砲台這個喀琅施塔得的門戶，從而使築壘地域癱瘓，在各砲台掀起暴動並砲擊彼得格勒，以便趁普遍驚慌時把前綫的總進攻和彼得格勒的暴動結合起來，隨後合圍並佔領無產階級革命的策源地，——敵人的如意算盤就是這樣。

四、前綫的情況

但是敵人的如意算盤沒有如願以償。由於內部有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叛變而被敵人佔領一晝夜

的紅丘砲台，在波羅的海水兵從海陸兩面猛烈攻擊之下很快就重歸蘇維埃俄國了。由於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護國派和一部分賣身投靠的軍官的叛變而一度發生動搖的喀琅施塔得的各築壘據點，已經被波羅的海艦隊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鐵腕迅速整頓好了。所謂大使館官員和他們的間諜已經被捕，並且押往比較安靜的地方，同時在某些大使館中搜出了機關槍、步槍（羅馬尼亞大使館甚至有一門砲）、秘密交換機等等。對彼得格勒資產階級住宅區進行了挨戶搜查，搜出了四千枝步槍和數百枚炸彈。

至於敵人的總進攻，它不但沒有像『泰晤士報』叫喊的那樣獲得勝利，甚至沒有來得及開始。在奧洛涅茨附近力圖佔領洛捷諾萊波列的芬蘭白軍已經被擊潰並被趕入芬蘭境內。駐紮在離彼得羅查沃茨克幾俄里地方的敵方彼得羅查沃茨克部隊，在抄到他們後方的我軍猛攻之下正迅速敗退。敵人的普斯可夫部隊失去了主動，阻留在一個地方，在某些地方甚至後退了。至於敵人最積極的納爾瓦部隊，它不但沒有達到自己的目的，反而在我軍猛攻下節節敗退，在退往楊堡的路上，受到紅軍打擊正在瓦解潰散。可見協約國的凱歌未免奏得太早了。古契柯夫和尤登尼奇的願望沒有實現。卡列里亞地段仍取守勢，關於它暫時還不能說什麼，因為芬蘭政府在維德里查工廠（註）遭到失敗以後，顯然降低了聲調，停止了對俄國政府的辱罵，而所謂卡列里亞戰綫的衝突事件也差不多完全停止了。

這是不是暴風雨前的寂靜，只有芬蘭政府知道。不管怎樣，我可以說，彼得格勒準備迎接一切可能發生的突然事變。

五、艦隊

關於艦隊不能不說幾句話。我們應該慶賀：被認為已經毀滅的波羅的海艦隊，正在最有成效地恢復着。這一點不僅朋友承認，連敵人也承認。同樣值得高興的是：一部分俄國軍官身上的癱疽（他們的賣身投靠）對波羅的海艦隊指揮人員的遺害非常小，因為畢竟有人還有氣節，把祖國的尊嚴和獨立看得比英國的黃金寶貴。更使人高興的是：波羅的海的水兵恢復了舊日的光榮，在自己的英勇行動中重新表現出俄國革命艦隊的優良傳統。沒有這些條件就不能守住彼得格勒，使它免遭來自海上最危險的突然事變。六月間我們的兩艘雷擊艦同敵人的四艘雷擊艦和三艘潛水艦進行了一次力量懸殊的戰鬥，由於水兵們的自我犧牲精神和作戰隊隊長的巧妙指揮，我們的雷擊艦獲得了勝利，擊沉了敵人的一艘潛水艦，這是我們艦隊復興的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六、總結

人們時常拿羅將柯和高爾察克對蘇維埃俄國威脅的程度來作比較，一般認為羅將柯的危險不亞於高爾察克。這種比較是不對的。高爾察克確實是危險的，因為他有退却地域，有人力補充軍隊，有糧食供養軍隊。羅將柯和尤登尼奇的不幸在於他們既缺乏退却地域，又缺乏人力，也缺乏糧食。當然，芬蘭和愛斯蘭是用俄國戰俘編制白衛部隊的一種基地。但是，第一、戰俘不能為白衛部隊提供足

够的和完全可靠的人力。第二、由於芬蘭和愛斯蘭的革命醞釀日益發展，這種情況本身是不能為編制白衛部隊提供有利條件的。第三、羅將柯和巴拉霍維奇所佔領的地域（總共不過兩個縣）逐漸地、不斷地縮小，而喧囂一時的『西北軍』，即使它一定會產生，那也很快就會沒有擴展和活動的地方。因為必須承認這一點：無論芬蘭，或愛斯蘭，至少目前不能把『自己的地域』讓給羅將柯——巴拉霍維奇——尤登尼奇。沒有後方的軍隊，——『西北』軍就是這樣。不用說，這樣的『軍隊』是不能長久存在的，當然，如果不發生什麼新的、嚴重的、對敵人有利的國際性事件的話。根據一切情況看來，敵人沒有任何根據指望發生這種事件。

彼得格勒附近的紅軍必定勝利。

載於一九一九年七月八日

「真理報」第一四七號

向弗·伊·列寧報告西方戰綫情況的信 (七)

列寧同志：

西方戰綫的情況愈來愈嚴重。

第十六集團軍的筋疲力盡的舊部隊正受到西方戰綫活動最積極的敵人——波蘭軍隊的圍攻，它不僅受不住猛烈攻擊，不僅不能防禦，而且失去了掩護砲兵連撤退的能力，這些砲兵連自然就落入敵人手中了。既然第十六集團軍各部隊已經處在這種情況之下，我擔心它在向別列季納河退却的過程中會把砲和輜重丟乾淨。還有一種危險：大多數團隊中的幹部已經筋疲力盡，士氣非常沮喪，他們很快就會無力同化補充的兵員，而補充兵員的開到，應當指出，又慢得驚人。

敵人沿着兩條主要路綫向別列季納河方面進攻：一路沿着通向波利索夫的路綫，另一路沿着通向斯盧茨克——鮑勃魯伊斯克的路綫。敵人的進攻很順利，因為他們已經向波利索夫推進了約三十俄里，在南面，他們佔領斯盧茨克以後，就控制了鮑勃魯伊斯克的門戶——該地域唯一的一條寬闊的公路。

如果敵人佔領波利索夫，而第十六集團軍的筋疲力盡的第十七師可能因此後退，那末第十五集團軍就會遭到打擊，波洛茨克和得文斯克就會受到直接威脅。如果敵人佔領鮑勃魯伊斯克並向列契

查（這是敵人直接攻擊的目標）突擊，那末第十六集團軍的整個普利皮亞特部隊即第八師就會自行崩潰，同時哥美里就會處於敵人的直接打擊之下，第十二集團軍的側翼就會暴露。

簡單地說，如果我們讓敵人擊潰我們的第十六集團軍（敵人已在這樣做），就會因此牽累第十五集團軍和第十二集團軍，那時需要整頓的就已經不是一個第十六集團軍，而是整個戰綫，並且花費的代價要大得多。

顯然，我們現在所處的情況和去年東方戰綫所處的情況大致相似，當時瓦采齊斯和柯斯嘉也夫讓高爾察克先擊潰第三集團軍，接着擊潰第二集團軍，然後擊潰第五集團軍，這樣就毫無必要地使整個戰綫的情況惡化了整整半年。

有一切可能使這種前途在西方戰綫也成爲現實。

以前我已經報告過，西方戰綫是個爛攤子，沒有現成的預備隊就不可能把它整頓好，只要敵人在一個重要據點給我們一個嚴重打擊，整個戰綫就會動搖，確切些說，就會崩潰。

很遺憾，我的這些憂慮現在已經開始得到證實。

同時，在統一指揮下聯合起來的西方敵人還沒有調用他們在里加、華沙和基什涅夫已經準備好或差不多準備好的俄羅斯軍。

三個星期以前，我認爲只要有一個師就足以展開進攻並佔領莫洛傑奇諾和巴拉諾維奇這兩個交通樞紐。現在用一個師也許連守住波利索夫——鮑勃魯伊斯克——莫澤爾一綫都不够了。

關於勝利的進攻，想都不能想了，因為目前（八月十一日）要這樣做至少需要兩三個師。現在請你自己決定：能不能給我們一個師，即使分旅調來也好，否則就要讓敵人消滅本來已經瓦解的第十六集團軍了。但請迅速決定，因為每小時都是寶貴的。

你的 約·斯大林

附言：這封信經西方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全體委員（包括西綫司令員在內）看過並同意。類似的報告最近就可以寄給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

約·斯

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一日於斯摩稜斯克

第一次刊印

自南方戰綫給弗·伊·列寧的信

(七)

列寧同志！

大約兩個月以前，總司令在原則上是不反對經過頓巴斯從西向東實施主要突擊的。但他所以終究沒有進行這樣的突擊，是因為他拿南綫軍隊夏季退却後留下來的『遺產』為藉口，即藉口目前東南戰綫地域的軍隊部署已經自發地形成，要變更部署就會浪費很多時間，會對鄧尼金有利。僅僅因為這一點，我才沒有反對已經正式確定的突擊方向。但是，目前的情況和與之有關聯的兵力部署發生了根本變化：第八集團軍（過去南方戰綫的基本兵力）轉到南方戰綫地域並直指頓巴斯；布瓊尼的騎兵軍（另一基本兵力）也轉到南方戰綫地域；增加了新力量——拉脫維亞師，這個師經過一個月的休整後，又會成爲鄧尼金望之生長的力量。

可見舊的部署（『遺產』）已經不存在了。究竟是什麼東西使總司令（大本營）堅持舊計劃的呢？顯然，只是一種固執，也可以說，就是派別成見，最愚蠢和對共和國最危險的派別成見，這種派別成見是鬥雞式的『戰略家』古謝夫在總司令部裏培植起來的。前幾天總司令給紹林下令，要他從察里津地域經頓河草原向諾沃羅西斯克進攻；這條路綫對我們的飛行員也許是方便的，但是我們的步兵和

砲兵根本無法通過。用不着證明，這種在敵視我們的環境，在完全無路可行的條件下的荒謬的（預定進行的）進軍，使我們有完全瓦解的危險。不難了解，這種向哥薩克村鎮的進軍，正像不久以前的實踐所證明的那樣，只能使哥薩克人爲了保衛自己的村鎮而團結在鄧尼金周圍來反對我們，只能使鄧尼金顯得是頓河區的救星，只能給鄧尼金建立哥薩克軍隊，就是說，只能加強鄧尼金的力量。

正因爲如此，必須毫不遲緩地立即改變已經被實踐擯棄的舊計劃，用從沃龍涅什地域經哈爾科夫——頓巴斯向羅斯托夫進行主要突擊的計劃來代替它。第一、這裏我們遇到的將不是敵視我們的環境，相反地，是同情我們的環境，這會便於我們向前推進。第二、我們將獲得最重要的鐵路網（頓巴斯鐵路網）和鄧尼金軍隊得到補給的主要命脈即沃龍涅什——羅斯托夫鐵路（沒有這條鐵路，哥薩克軍隊冬季就得不到補給，因爲頓河軍隊的補給綫——頓河將要封凍，而東部頓巴斯的里哈亞——察里津鐵路將被切斷）。第三、我軍這樣推進能把鄧尼金的軍隊切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志願軍，把它留給馬赫諾去吃掉；另一部分是哥薩克軍隊，使它受到後路被抄的威脅。第四、我們將有可能使哥薩克和鄧尼金發生糾紛，因爲鄧尼金在我們順利推進的情況下一定會極力設法把哥薩克部隊向西移動，而大多數哥薩克是不會同意的，當然，如果那時我們向哥薩克提出和平問題，提出和平談判等問題的話。第五、我們會得到煤，而鄧尼金却得不到煤了。

採用這個計劃是刻不容緩的，因爲總司令的調動和分配團隊的計劃有使我們最近在南方戰綫的勝利化爲烏有的危險。更不用說大本營根本不理會黨中央和政府最近通過的『一切爲了南方戰綫』的

決議，實際上這個決議已經被它取消了。

簡單地說，已經被實際生活擯棄的舊計劃無論如何不應當再採用了，——這樣對共和國是危險的，這樣一定會使鄧尼金的狀況改善。應當用另一個計劃來代替它。情況和條件不僅已經成熟到可以這樣做，而且無條件地要求這種代替。到那時團隊的分配也要按照新方式來進行了。

不這樣做，我在南方戰綫的工作就成爲毫無意義的、罪惡的、不必要的工作了，這就給我權利，或者更確切些說，這就是要我隨便到什麼地方去，甚至到魔鬼那裏去，只是不要留在南方戰綫。

你的 斯大林

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五日於謝爾普霍夫

第一次載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真理報》第三〇一號

給弗·伊·列寧的電報

協約國和鄧尼金經過長期努力建立起來的反革命的主要支柱——什庫羅騎兵軍和馬蒙托夫騎兵軍，在沃龍涅什附近的戰鬥中被布瓊尼同志的騎兵軍徹底粉碎了。沃龍涅什已經由紅色英雄佔領。繳獲大批戰利品，現正清查統計中。已經查明，以什庫羅將軍號裝甲火車為首的所有以人名命名的敵軍裝甲火車全被繳獲。殘敵現正繼續追擊中。馬蒙托夫和什庫羅的無敵將軍的威名已經被布瓊尼同志騎兵軍的紅色英雄們的英勇精神徹底埋葬了。

南方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 斯大林

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載於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彼得格勒真理報」第二四四號

在全俄東部各民族共產黨組織第二次 代表大會上的開幕詞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同志們！

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託我宣告東部各伊斯蘭教民族共產黨組織第二次代表大會〔五〕開幕。

從第一次代表大會到現在已經一年了。在這期間，社會主義的歷史上發生了兩個重大事件。第一個是西歐和美洲的革命化，共產黨在西方的誕生；第二個是東方各民族的覺醒，東方各被壓迫民族革命運動的增長。在那裏，在西方，無產者大有消滅帝國主義列強的先鋒隊並奪取政權之勢。在這裏，無產者大有摧毀帝國主義的後方——東方這個財富的泉源之勢，因為東方是帝國主義建立財富的基礎，東方是帝國主義汲取力量的泉源，是他們一旦在西歐被擊潰時的退路。

一年以前，在西方，世界帝國主義曾經以緊緊包圍蘇維埃俄國相威脅。現在看來，它自己被包圍了，因為它無論在側翼或後方都受到了打擊。一年以前，東部各伊斯蘭教民族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

在快要離開的時候，曾宣誓要盡一切力量把東部各民族從沉睡中喚醒，在西方革命和東方各被壓迫民族之間架起一座橋梁。現在來看這個工作，可以很滿意地肯定說，這個革命工作並沒有落空，反對一切被壓迫民族自由的扼殺者的橋梁已經建立起來了。

最後，我們的軍隊，我們的紅軍能如此神速地進入東部，當然，代表同志們，你們的工作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的。現在，通往東部的道路已經打開了，革命也應當把這一點歸功於在最近期間完成這一工作的我們代表同志們的極大努力。

東部的事變所以有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種發展速度，只能是因為東部各伊斯蘭教民族，首先是韃靼、巴什基里亞、柯爾克茲等民族以及土爾克斯坦各民族的共產黨組織的團結一致。

同志們，這次代表大會，第二次代表大會，無論在數量方面或質量方面都勝過第一次代表大會，我深信，它一定能够把已經開始了的喚醒東部各民族和鞏固西方與東方之間已經架起的橋梁的工作繼續下去，一定能够使勞動羣衆擺脫帝國主義世代壓迫的工作繼續下去。

我們希望，各伊斯蘭教民族共產黨組織的工作人員把第一次代表大會所舉起的解放東部勞動羣衆的旗幟，消滅帝國主義的旗幟光榮地高舉到最後勝利。（鼓掌）

截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七日

「民族生活報」第四十六號

南方戰綫給彼得格勒的致敬電

南方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對於你們的祝賀和你們約許贈送紅旗給南方戰綫各團隊表示同志的感謝。

南方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不會忘記彼得格勒最先援助了南方戰綫，派來了數千名經過戰鬥鍛鍊的先進工人，他們鼓舞了我們各師的勝利信心，並且完全改變了我們戰綫的面貌。

南方戰綫最近的勝利首先應當歸功於這些工人——紅色彼得格勒的優秀兒女。

同志們，請你們相信，南方戰綫的軍隊決不會辜負俄國無產階級的期望，一定會把你們贈送的旗幟光榮地高舉到最後勝利。

基輔和庫賓斯克已經被我們佔領，紅旗飄揚在羅斯托夫和諾沃切爾卡斯克上空的日子不遠了。向彼得格勒的工人致敬，向光榮的波羅的海艦隊的水兵致敬！

斯大林

載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彼得格勒真理報》第二八九號

關於南方的軍事情況

一 協約國計劃的失敗

一九一九年春天，高爾察克、鄧尼金、尤登尼奇擬定了聯合進攻蘇維埃俄國的計劃。高爾察克應該擔任主要突擊，鄧尼金希望和高爾察克在薩拉托夫會師，以便共同從東面進攻莫斯科。尤登尼奇擔任輔助突擊——進攻彼得格勒。

進軍的目的在古契柯夫給鄧尼金的報告裏是這樣規定的：『奪取布爾什維主義的生命攸關的主要中心——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一舉而消滅布爾什維主義。』

在鄧尼金給高爾察克的信裏約略地敘述了這個進軍計劃。這封信是在一九一九年春天格里申—阿爾馬佐夫司令部被我軍奪獲的時候得到的。鄧尼金寫信給高爾察克說：『主要的是不要停留在伏爾加河，而是繼續向前打擊布爾什維主義的心臟——莫斯科。我希望和你在薩拉托夫會師……波蘭人自有活動，至於尤登尼奇，他已經準備好了，將立刻進攻彼得格勒……』

在春天，當高爾察克向伏爾加河的進攻達到高潮的時候，鄧尼金是這樣寫的。

然而這個計劃並沒有成功。高爾察克被趕過烏拉爾，鄧尼金被阻於謝伊姆河——里斯基——巴拉謝夫一綫。尤登尼奇被壓到楊堡以西。

蘇維埃俄國仍然完整無缺。

但是協約國的吃人者並沒有死心。一九一九年秋天，擬定了新的殲滅性的進軍計劃。自然，高爾察克已經不算數了。重心從東部移到南部，鄧尼金應該從南部施行主要突擊。尤登尼奇和春天一樣担任輔助突擊……再一次進攻彼得格勒。前志願軍司令邁馬耶夫斯基將軍在佔領奧勒爾的第二天在他的演說中說，他和他的部隊將『不遲於十二月底，在一九一九年聖誕節以前』進入莫斯科。

鄧尼金匪徒竟狂妄自信到這種程度：頓巴斯的資本家還在十月間就宣佈以百萬盧布獎金（尼古拉貨幣）獎賞給志願軍中第一個進入莫斯科的團……

但是命運註定這個計劃也要破產。鄧尼金的軍隊被趕過波爾塔瓦——庫賓斯克——切爾特柯沃一綫。尤登尼奇被擊潰並被趕過納爾瓦河。至於高爾察克，在諾沃尼古拉也夫斯克附近被擊潰以後，他的軍隊只不過給人們留下了一個回憶而已。

這一次俄國仍然完整無缺。

反革命的這次失敗是如此意外和突然，以致那些戰勝了德帝國主義的協約國的老狼們不得不公開宣稱：『用武力不能戰勝布爾什維主義。』而帝國主義的衛護者甚至驚惶得失去了尋找反革命失敗

的真正原因的能力。他們把俄國忽而比做『流沙』，說『最優秀的統帥』在那裏也必然要失敗，忽而比做『大沙漠』，說任何『精銳部隊』到了那裏也一定要滅亡。

二 反革命失敗的原因

反革命首先是鄧尼金失敗的原因是什麼呢？

(甲)反革命軍隊的後方不穩固。世界上任何一支軍隊沒有穩固的後方是不能取得勝利的。而鄧尼金的後方(高爾察克的後方也是一樣)是十分不穩固的。反革命軍隊的後方不穩固這一事實是由建立這些軍隊的鄧尼金——高爾察克政府的社會性質決定的。鄧尼金和高爾察克不僅帶來了地主和資本家的枷鎖，而且還帶來了英法資本的枷鎖。鄧尼金和高爾察克的勝利就是俄國獨立的喪失，就是俄國變成英法錢袋子的奶牛。從這一方面來說，鄧尼金——高爾察克政府是極端反人民反民族的政府。從這一方面來說，蘇維埃政府是唯一人民的和唯一民族的(這個詞的最好意義上的)政府，因為它不僅使勞動者從資本壓迫下獲得解放，而且還使整個俄國從世界帝國主義壓迫下獲得解放，使俄國從殖民地變成獨立自由的國家。

鄧尼金——高爾察克政府及其軍隊既不能受到俄國廣大居民階層的尊重，也不能得到他們的支
持，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鄧尼金和高爾察克的軍隊不可能有強烈的勝利願望和奮發的熱情，而沒有這些就決不能取得勝利。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鄧尼金和高爾察克的後方日趨瓦解，前綫的基石日趨崩潰，因為鄧尼金——高爾察克政府是奴役俄國人民的政府，是廣大居民階層最不信任的政府。

蘇維埃部隊的後方日益鞏固，全力支援着紅色前綫，因為蘇維埃政府是解放俄國人民的政府，是廣大居民階層最信任的政府。

(乙) 反革命處在邊疆地區。還在十月革命開始的時候，革命和反革命之間的某種地理界限就已經顯現出來了。而在內戰進一步發展的進程中，革命地區和反革命地區就完全確定了。俄國內地成了革命的根據地；這裏有工業和文化政治的中心——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居民的民族成分是單一的，主要是俄羅斯人。而俄國的各邊疆地區，主要是南部和東部邊疆地區，則成了反革命的根據地，那裏沒有工業和文化政治的重要中心，居民的民族成分非常複雜，一方面包括享有特權的哥薩克殖民者，另一方面包括沒有充分權利的韃靼人、巴什基里亞人、柯爾克茲人（在東部）、烏克蘭人、徹岑人、英谷什人以及其他伊斯蘭教民族。

不難理解，俄國的相互鬥爭的兩種力量形成這樣的地理區劃是完全自然的。事實上，除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無產階級，誰又能成爲蘇維埃政府的基礎呢？除了本來就是俄國帝國主義的工具——享有特權並形成軍人階層，早就在邊疆地區剝削非俄羅斯民族的哥薩克，還有誰能成爲鄧尼金——高

爾察克反革命勢力的支柱呢？

不會有任何其他『地理區劃』，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然而這種情況所引起（而且將繼續引起）的結果是：必然給反革命造成一系列致命的不利條件，也必然給革命造成一系列有利條件。

在殘酷的內戰時期作戰的軍隊，要獲得勝利，就絕對需要它所賴以取得人力補充和物力支援的當地居民的團結一致，而這種團結可能是民族的（特別是在內戰開始的時候），也可能是階級的（特別是在內戰展開的時候）。沒有這種團結就不可能有長期的軍事勝利。而問題也正是在這裏，俄國各邊疆地區（東部的和南部的）不論在民族方面或在階級方面都沒有而且也不可能給鄧尼金和高爾察克的軍隊提供哪怕是當地居民的最起碼的團結，沒有這種團結（正如我在前面說過的），要獲得重大勝利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在韃靼人、巴什基里亞人、柯爾克茲人（在東部）、卡爾梅克人、徹岑人、英谷什人、烏克蘭人（在南部）的民族願望和鄧尼金——高爾察克的純俄羅斯的專制統治之間能有什麼民族團結呢？

其次，在烏拉爾、奧連堡、頓河、庫班的享有特權的哥薩克和邊疆地區其餘一切居民（包括一向備受鄰近哥薩克壓迫和剝削的俄羅斯『外鄉人』）之間能有什麼階級團結呢？

由這樣一些不同民族的分子組成的軍隊一受到蘇維埃軍隊的嚴重打擊就必然瓦解，而每一個這

樣的打擊就必然會加強俄國邊疆地區的非哥薩克人對根本沒有大國野心而且願意滿足他們的民族願望的蘇維埃政府的嚮往，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和邊疆地區相反，俄國內地完全是另一種情況。第一、它在民族方面是單一的和團結的，因為這裏十分之九的居民是大俄羅斯人。第二、由於在當地居民中有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無產階級，他們在農民中享有威信並把農民緊密地團結在蘇維埃政府周圍，因而使支援蘇維埃軍隊前綫和直接後方的居民易於達到階級團結。

這也就說明爲什麼蘇維埃俄國的後方和前綫會有這種驚人的聯系：只要蘇維埃政府一發出支援前綫的號召，俄國轉瞬間就會出現整批整批的新部隊。而高爾察克——鄧尼金政府是永遠也不能以此來炫耀的。

正是應該在這裏尋找蘇維埃俄國在緊急關頭所常常表現的那種驚人力量和無比堅韌的泉源。

正是應當在這裏尋找協約國有教養的術士們所不能理解的下述事實的解釋：「反革命部隊進到一定的地方（進到俄國內地！）就必然遭到毀滅……」

但是，除了上面已經指出的反革命首先是鄧尼金失敗的遠因以外，還有其他一些近因（我們主要是指南方戰綫）。

這就是：

（一）蘇維埃南方戰綫的預備隊和補充兵員的工作改善了。

(二) 供給工作改善了。

(三) 彼得堡、莫斯科、特維爾、依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的大批共產黨員工人湧向前綫，加入了我們的南綫部隊，因而完全改變了南綫部隊的面貌。

(四) 以前因馬蒙托夫的襲擊而完全破壞的指揮機關整頓好了。

(五) 南綫統帥部在進攻時巧妙地採用了側翼突擊。

(六) 進攻本身有條不紊。

三 南方戰綫的目前情況

鄧尼金所有部隊中力量最強的要算是志願軍（步兵）及什庫羅和馬蒙托夫兩個騎兵軍（騎兵）。志願軍最精銳，它們部隊裏有大量後備基幹軍官。志願軍的任務是佔領莫斯科，什庫羅和馬蒙托夫的騎兵的任務是突破並摧毀我南綫軍隊的後方。

我們步兵的最初幾次決定性勝利是在奧勒爾附近，即克羅梅——德米特羅夫斯克地域的戰鬥中顯示出來的。我們的步兵在這裏擊潰了志願軍的第一軍（最精銳的一個軍），即庫捷波夫將軍的一個軍，其中包括科爾尼洛夫師、德羅茲多夫師、馬爾柯夫師和阿列克謝也夫師。

我們騎兵的最初幾次決定性勝利是在沃龍涅什附近，即伊柯列茨河——烏斯曼河——沃龍涅什河——

頓河地域的戰鬥中顯示出來的。布瓊尼同志的騎兵部隊在這裏同什庫羅和馬蒙托夫的聯合軍初次短兵相接，一接觸就把他們打敗了。

我們在奧勒爾和沃龍涅什附近的勝利給我軍全面向南推進打下了基礎。在基輔、哈爾科夫、庫賓斯克和里斯基附近的勝利不過是奧勒爾和沃龍涅什附近的主要勝利的結果和發展。現在志願軍正在我軍面前狼狽退却，它失去了聯系和指揮，傷亡和被俘人數佔原有人員半數以上。可以確信地說，如果撤到後方並大加休整，它很快就會失去任何戰鬥力。

至於什庫羅和馬蒙托夫的騎兵部隊，儘管它用兩個新的庫班軍（烏拉蓋將軍和納烏緬柯將軍的兩個軍）和切斯諾柯夫將軍的一個騎兵混合師加強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對於我們的騎兵還不能成爲嚴重的威脅。不久以前在里西昌斯克附近的戰鬥就是一個證明，什庫羅和馬蒙托夫的加強騎兵兵團在那裏被我們的騎兵徹底打垮，就地遺棄了十七門砲，八十挺機關槍，一千餘具屍體。

當然不能說鄧尼金的軍隊已經被消滅了。鄧尼金軍隊還沒有瓦解到高爾察克軍隊的瓦解程度。鄧尼金目前還能玩弄一些策略詭計，也許還能玩弄一些戰略詭計。也不要忘記，在十個星期中我們從鄧尼金手中總共只繳獲了大約一百五十門砲，六百挺機關槍，十四列裝甲火車，一百五十台機車，一萬節車廂，一萬六千名左右俘虜。但是有一點總是毫無疑問的：鄧尼金的軍隊正不可遏止地步步着高爾察克軍隊的後塵急轉直下，而我們的軍隊在質量和數量上則日益加強。

徹底消滅鄧尼金的保證就在這裏。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於謝爾普霍夫

載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真理報」第二九三號

署名：約·斯大林

附言〔八〕：這篇文章是我軍在塔干羅格附近突破鄧尼金戰綫之前寫的。文章措辭謹慎，原因其實就在這裏。但是現在，鄧尼金戰綫已經被突破；志願軍各師同鄧尼金的頓河和高加索的軍隊的聯系已經被切斷；在塔干羅格接近地所進行的兩天戰鬥（一月一日至二日）中，我軍從敵人手中繳獲了二百多門砲、七列裝甲火車、四輛坦克和大批其他戰利品；我軍在解放塔干羅格之後包圍了反革命的策源地諾沃切爾卡斯克和羅斯托夫，因此現在可以確信地說，鄧尼金的軍隊在加速崩潰。

再來一次突擊，全部勝利就有保證了。

一九二〇年一月七日於庫爾斯克

載於一九二〇年二月十五日

「革命戰綫」雜誌創刊號

署名：約·斯大林

給烏克蘭勞動軍的命令

(一九二〇年三月七日)

根據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全軍總司令調字第一二四七號和參字第一二三號訓令及西南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二七一號命令，第四十二師自三月七日起編入烏克蘭勞動軍(八)。

勇敢的第四十二師，過去和本戰綫其他各師並肩同俄國的敵人英勇作戰，並且同他們一起徹底擊潰了鄧尼金的志願軍，而現在則必須放下武器，投入消除經濟破壞的戰鬥，保證給國家供應煤炭。

第四十二師的指揮員們！在對鄧尼金的戰鬥中，你們善於率領紅軍戰士從勝利走向勝利，而現在你們一定要證明，在同煤炭恐慌進行鬥爭中，你們也能取得同樣的勝利。

第四十二師的政治委員們！在戰場上你們善於使紅軍戰士保持模範的秩序和紀律，而現在你們一定要證明，在為獲得煤炭而進行的鬥爭中，你們也能保護勞動紀律的神聖旗幟不被玷污。

第四十二師的紅軍戰士們！你們善於忠誠地忘我地同工農俄國的敵人作戰，而現在你們一定要證明，你們也能同樣忠誠地忘我地勞動，把煤炭運到車站，裝入車廂，護送到指定的地方。

要記住，煤炭對於俄國同戰勝鄧尼金一樣重要。

烏拉爾的第三集團軍各團在採伐和運輸木柴的工作中成績卓著。伏爾加河流域的後備軍各團在修理機車和車廂的工作中已經使自己滿身榮光。第四十二師必須表明自己不落人後，保證為國家做好運煤、裝煤和送煤工作。

這就是工農俄國期待於你們的。

烏克蘭勞動軍委員會主席 約·斯大林

第一次載於一九四〇年

「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第三期

在烏克蘭共產黨（布）第四次 代表會議⁽²⁾上的講話

（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

一 代表會議的開幕詞

（三月十七日）

同志們！以前擺在你們烏克蘭前後方共產黨員面前的一個基本任務是制止波蘭人的進攻，粉碎佩特留拉和驅逐鄧尼金。現在這個任務勝利地完成了，這一點不但朋友承認，而且敵人也承認。

現在，當烏克蘭已經從革命的最兇惡的敵人鄧尼金軍隊手中解放出來的時候，擺在你們面前的是另一個同樣重要和複雜的任務——恢復烏克蘭被破壞的經濟。毫無疑問，你們戰勝了鄧尼金，也一定能够戰勝破壞，你們一定會拿出全部力量，拿出共產黨員特有的那種充沛精力來減輕破壞和幫助北方的同志。

北方已經有了開始執行這個任務的跡象。勞動軍的通報上說，機車和車廂的檢修工作日益進展，燃料的開採量日益增加和提高。烏拉爾的工業也在發展並欣欣向榮。我相信，你們仿效北方同志們的榜樣會獲得同樣的成績。

共產黨員一定能勝利地解決這個任務，因為我們黨是團結的、統一的、忠於事業的，而且我們黨還有高於這一切的格言：『死也要把已經開始的工作進行到底。』只有依靠紀律和團結，黨才能順利地調派成千的工作人員到各省各區去。這種紀律和團結過去使我們能夠戰勝帝國主義，現在使我們有希望也能戰勝第二個敵人——破壞。

二 關於經濟政策的報告

(三月十九日)

我必須談談經濟建設的當前任務。

一年前，當我們的聯邦被國際帝國主義者資助的軍隊緊緊包圍着的時候，國防委員會提出了『一切爲了前綫』的口號。這就是說，我們的一切建設工作都轉上了支援前綫鞏固前綫的軌道。一年來的實踐證明，國防委員會是正確的。因爲在這一年內，我們的兇惡敵人被擊退了，——尤登尼奇、高爾察克、鄂尼金基本上被粉碎了。這樣，切實執行『一切爲了前綫』的口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烏克蘭共產黨（布）第四次代表會議上的講話

大約兩個月以前，國防委員會提出了另一個口號：「一切爲了國民經濟。」這就是說，必須按新規範即經濟規範來改組我們的全部建設工作，必須把一切人力投入經濟方面。但是這並不是說，我們再沒有軍事任務了。協約國曾經兩次企圖消滅蘇維埃聯邦俄國：第一次依靠高爾察克從東面進攻，第二次依靠鄧尼金從南面進攻。可是都失敗了。看來，現在正在策劃新的進攻，從西面進攻。協約國並沒有愚蠢到不去利用波蘭小貴族的力量，哪怕是爲了阻撓我們聯邦進行新的建設工作。此外，我們還不知道，德國政變〔三〕在最近將造成怎樣的前途。很清楚，西方正孕育着某些新的然而是十分明顯的糾紛。因此決不能說，既然我們把我們的一切工作轉到恢復國民經濟上去，那末我們就可以拋開軍事任務了。不過，主要的口號總應該是主要的。

國防委員會和我們黨中央委員會究竟爲什麼提出新的口號呢？同志們，這是因爲在粉碎了國外敵人以後，環顧四周，我們看到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片國民經濟完全破壞的景象。

恢復被戰爭破壞的國民經濟的任務向我們提出哪些問題呢？

恢復國民經濟的基本問題是燃料問題。一切帝國主義戰爭都是爲了奪取燃料。協約國的一切詭計歸結起來就是要奪取我們的燃料。

燃料有三種：煤、石油、木柴。

我們先從煤的問題談起。

在一九一六年，就是在革命前，我們每月至少採煤一億四千萬至一億五千萬普特，運到其他地區

的至少有一億二千萬普特。現在我們每月最多開採一千八百萬普特的煙煤和無煙煤，最多運出四百萬至五百萬普特。情況是很清楚的。

第二種燃料——石油。主要的石油燃料區是巴庫區。一九一六年巴庫總計開採石油約五億普特。格羅茲內開採近一億普特，烏拉爾（恩巴）開採約一千五百萬普特。大家知道，主要的石油產區巴庫不在我們手裏。格羅茲內也用不着說。我不知道我們收復格羅茲內的時候，它將是什麼樣子。就燃料的蘊藏來說，那裏有極豐富的石油層。去年那裏的開採量達到兩億普特。但是我們收復的時候，它將是個什麼樣子，我不知道。只知道一點，白匪把它徹底破壞了。

第三種燃料——木柴。如果把木柴折成煤來計算，那末過去每年總計採伐五億普特左右。現在，根據森林總管理委員會的材料來看，木柴採伐量不超過從前的百分之五十。

可見在燃料方面，我們的情況是危急的。

第二個問題是冶金工業。可以認為，頓巴斯——克里沃羅什礦區過去和現在差不多是我們礦石、生鐵和成品的唯一產地。一九一六年每月煉出的生鐵不下一千六百萬普特。在頓巴斯區當時我們至少有六十五個高爐進行生產。現在六十五個高爐一個也沒有進行生產。一九一六年我們從我們的冶金工廠每月得到將近一千四百萬普特半成品。現在却不超過原來的百分之五。一九一六年每月得到將近一千二百萬普特的成品。現在只有原來的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因此，冶金工業方面的情況也非常糟糕。

第三個問題是糧食。要恢復工業，就必須讓工人有飯吃。沒有糧食，這是我們的主要缺陷和我國工業癱瘓的基本原因。戰前我們在聯邦境內收穫的穀物將近五十億普特，其中我們向國外輸出的有五億多普特。餘下的全部糧食都供應國內需要。甚至在一九一四年，戰爭已經開始，在國境被封鎖的情況下，十個月內我們還輸出了三億普特糧食。後來輸出額落到三千萬普特。

這一切說明，我們有餘糧，而且應該有餘糧。顯然，如果要問，有沒有獲得糧食和建立為發展工業所必不可少的糧食儲備的客觀可能性，那末可以回答說，肯定是有的。我們的同志們在叫喊着要收集三億普特糧食，客觀地來看，這對於我們是完全可能的事情。全部問題在於建立靈活的機構，研究農民的情緒，要有耐性和本領，要給這個工作投入必要的人力，這些人要有能把言論變為行動的業務才幹。在這方面我可以舉我們在烏克蘭的實例來說。不久以前斷定烏克蘭在去年收穫中至少儲存了六億普特糧食。經過一定努力這六億普特糧食是可以拿到手的。但是，我們的糧食機關決定宣佈徵集數量不超過一億六千萬普特，並且決定到三月要徵收到四千萬普特左右。但是這個數字沒有能夠達到。由於我們的機關鬆懈渙散，由於馬赫諾匪徒專門捕殺糧食工作人員，由於若干地區富農掀起暴動，我們沒有能夠徵收到四千萬普特，而只徵收了二百萬普特左右。

其次一個問題是食糖。一九一六年我們出產了一億一千五百萬普特左右的食糖。需要量是一億普特，而現在總共只有三百萬普特左右。

我們日前被戰爭破壞的國民經濟的狀況就是這樣。

聯邦的這種經濟狀況自然就要我們提出「一切爲了國民經濟」的口號。

這個口號是什麼意思呢？它歸結起來就是我們的全部鼓動工作和建設工作都要改建成新的經濟規範上去。現在我們必須從工人中間提拔自己的管理經濟的士官和軍官，他們將教導人民同破壞作鬥爭和建設新經濟。只有在同破壞作鬥爭的進程中才能進行新的建設，爲此就必須培養自己的勞動軍官。去年我們舉行了部隊之間的競賽，現在我們對企業、工廠、鐵路、礦井的勞動者也必須這樣做。顯然，不僅要吸引工人而且要吸引農民和其他勞動者參加這種競賽。

其次，除上面所講到的以外，還必須指出，應當使地方經濟機關，特別是省和區的經濟機關，在恢復工業方面有比過去更大的職權，更大的獨立性。過去的情形是這樣：「總局」而且僅僅是「總局」在領導工作；現在必須特別注意地方，讓地方能夠發揮主動性，沒有這種主動性就很難把經濟整頓好。

最後，應當注意幫助那些被國防委員會從軍事工作軌道轉到發展經濟軌道的組織。我說的是勞動軍委員會。經驗證明，把軍隊的整個整個部隊機械地調去做經濟工作並不總是妥當的。這裏必須使預備部隊的工作和後方勞動者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配合起來。

講到烏克蘭勞動軍，我應當指出，由於許多原因它只是不久以前才開始工作。第一個任務是調查現狀，然後提出必須採取實際措施的問題。已經調查清楚的情況是不堪言狀的。鐵路運輸的情況特別嚴重。必須指出，烏克蘭的四條鐵路——西南鐵路、南部鐵路、頓巴斯鐵路和萊卡特林娜鐵路上有

不少機車，但其中百分之七十是有毛病的。這就是說，過去每天行駛在哈爾科夫—莫斯科綫上的四十五對列車，現在我們總共只能開動四對至五對，最多是八對。

勞動軍委員會得到所有這些關於烏克蘭情況的材料以後，採取了一系列的實際措施，其中我必須指出以下幾個：

第一、在煤礦工業中使勞動軍事化，對農村居民也進行勞動動員，利用他們做運送煤炭的工作；

第二、從工人中間吸收新力量參加工業生產，因為我們知道，革命前的二十五萬工人中現在留下的只有八萬人。而要吸收這些新力量，就必須調配糧食，我們在這方面也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第三、建立中央管理局來領導煤礦工業，並在中央管理局之下設立衛生處、聯絡處、供給處、軍事法庭、政治處。

爲了使烏克蘭的工業和運輸業正常化，爲了使人力和糧食、醫療和政治工作人員的供應經常化，爲了使自私自利的和逃避勞動的人不再逃出頓巴斯，爲了在工業中和運輸業中建立勞動紀律，這一切都是必要的。經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烏克蘭中央委員會同意，今後共產黨頓巴斯省委員會主席將兼任煤礦工業政治處主任。根據煤礦工業的任務分配黨的工作人員，把這些工作人員從一個地區調往另一個地區的全部工作都由政治處負責。

爲開始恢復被戰爭破壞了的聯邦國民經濟並把它推上最大限度發展的道路所必須實行的措施，大致上就是這樣。

在結束我的報告的時候，我建議你們注意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經濟建設的提綱（三）。

三 關於經濟政策的報告的結論

（三月二十日）

應當認定，沒有一個代表企圖拿另外的什麼決議來對抗中央委員會的提綱。哈爾科夫代表會議的決議只是對蘇維埃第七次代表大會（三）各項決議的補充，並且它沒有接觸到中央委員會關於經濟建設的當前任務的提綱中所提到的許多問題。

我已經說過，現在的基本任務是恢復煤礦工業。因此，烏克蘭勞動軍委員會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組織煤礦工業管理局的工作上，使這個管理局能够安排好正規的供應並在煤礦工業中建立起紀律。

你們知道，我們全聯邦的工業目前正經歷着紅軍一年半以前所經歷的那個鬆懈渙散和游擊主義的時期。那時黨中央曾經號召：振奮起來，建立紀律，把游擊隊變為正規軍。現在我們對解體了的工業也必須這樣做。必須收拾並組織這個解體了的工業，否則我們就無法擺脫破壞狀態。

這裏有一位同志說，工人是不怕軍事化的，因為優秀的工人是看不慣沒有秩序的現象的。這是完全對的。工人看不慣管理不善的情況，他們願意接受能够在工業中建立秩序和勞動紀律的領導。

四 代表會議的閉幕詞

(三月二十三日)

斯·大·林同志在他的結論中總結了全烏克蘭代表會議的工作。他對各種問題的決議做了評價並闡述了有關農村工作和經濟建設問題所通過的決議。後一個問題將在俄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八)上最後解決。

『我們政策中最重要問題——農村工作問題，在我看來，是解決得正確的。我認爲，在烏克蘭這裏，我們現在正經歷着俄羅斯一年半以前所經歷過的那個農村發展階段，那時伏爾加河流域和俄羅斯中部的許多地方處在暴動時期。這個時期正像俄羅斯所經過的那樣，在你們這裏也將成爲過去。』

在我們的農村工作中，我們必須依靠貧農。中農只有在他確信蘇維埃政權是強大的時候才會轉到我們方面來。只是在這個時候中農才會轉向我們。

根據這種情況，可以說你們通過的決議無疑是正確的。

代表會議解決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關於鮑羅齊巴分子^(九)合併到我們黨內來的問題。鮑羅齊巴分子是一個靠農村供養的政黨。現在，在鮑羅齊巴分子同我們黨合併以後，我們就能夠充分實現無產階級和貧農的聯盟了。你們大家都知道，這種聯盟是我們聯邦共和國強大有力的基礎。

請允許我向你們慶賀代表會議成果豐碩的工作。

我宣佈會議結束。（鼓掌）』

本文按烏克蘭勞動軍司令部秘書處的記錄和一九三〇年三月十八日、二十一日、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哈爾科夫「共產黨人報」第六十二、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和第六十六各號的報紙紀要刊印

列寧是俄國共產黨的組織者和領袖

有兩派馬克思主義者。這兩派都是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工作，都認為自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們畢竟大不相同。不僅不同，他們之間還橫着一道鴻溝，因為他們的工作方法正好相反。

第一派通常只限於表面上承認馬克思主義，堂皇地標榜馬克思主義。他們不善於或不願意探究馬克思主義的實質，不善於或不願意實現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的活的原理變成毫無意思的死的公式。他們的活動不是以經驗，不是以考慮實際工作為基礎，而是以摘引馬克思的詞句為基礎。他們不是從分析活的現實，而是從類比和歷史比擬中求得指示和指令。言行不一——這就是這一派的主要毛病。因此，他們灰心失望，永遠抱怨命運，命運也總是愚弄他們，使他們「上當」。這一派的名字是孟什維主義（在俄國），機會主義（在歐洲）。梯什科（約吉赫斯）同志在倫敦代表大會（八）上恰如其分地描述了這一派，說他們不是站在而是躺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

第二派恰巧相反，他們把問題的重心從表面上承認馬克思主義轉到實行和實現馬克思主義。規定適合環境的實現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手段，環境改變時就改變這些方法和手段——這一派主要

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這方面。這一派不是從歷史類比和歷史比擬中，而是從研究周圍條件中求得指令和指示。他們的活動不是憑藉引證和格言，而是憑藉實踐經驗，依據經驗來檢查自己的每一個步驟，用自己的錯誤來教育自己並教導別人建設新生活。這其實也就說明在這一派的活動中爲什麼言行是一致的，爲什麼馬克思學說完全保持着它的活的革命力量。這一派完全符合馬克思所說的話：馬克思主義者不能以解釋世界爲限，而應當更進一步去改變世界（參）。這一派的名字是布爾什維主義，共產主義。

這一派的組織者和領袖是弗·伊·列寧。

一 列寧是俄國共產黨的組織者

俄國無產階級政黨是在特殊條件下形成的，和西方工人政黨組成時的條件不同。在西方，例如在法國或德國，工人政黨是在工會和政黨合法存在的條件下，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後的環境中，在有資產階級國會的情況下，在竊取了政權的資產階級面對面地和無產階級對壘着的時候，從工會中產生出來的。在俄國却相反，無產階級政黨是在極殘酷的專制制度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尙待發生的時候形成的。當時，一方面，黨的組織中充斥了資產階級的『合法馬克思主義』分子，他們渴望利用工人階級來進行資產階級革命；另一方面，黨的優秀工作者被沙皇憲兵抓出了黨的隊伍，而自發的革命運

動的發展又要求有一個堅固的、團結的、十分秘密的、能够引導運動去推翻專制制度的革命家的戰鬥核心。

當時的任務是：分清良莠，和異己分子劃清界限，在各地組織有經驗的革命幹部，給予他們明確的綱領和堅定的策略，以及把這些幹部集成統一的戰鬥的職業革命家的組織，這個組織要十分秘密，足以阻住憲兵的襲擊，但是同時又要和羣衆有密切的聯系，足以在必要時率領羣衆進行鬥爭。

孟什維克，就是那些『躺』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的人，解決問題很簡單：既然在西方工人政黨是從那些爲改善工人階級經濟狀況而鬥爭的無黨無派的工會中產生的，那末在俄國也應當盡可能這樣做，就是說，暫時只限於各地的『工人同廠主和政府的經濟鬥爭』，不建立全俄的戰鬥組織，等以後……以後，如果到那時還沒有工會出現，就召集一個非黨工人代表大會並且把它宣佈爲黨。

孟什維克的這個『馬克思主義』『計劃』在俄國條件下雖然是一種空想，但是它却預定要進行廣泛的鼓動工作來貶低黨性思想，消滅黨的幹部，使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政黨，使工人階級聽憑自由主義者去宰割，——這一點，孟什維克，而且恐怕還有許多布爾什維克，那時是未必料想到的。

列寧對俄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莫大功績在於：還在孟什維克的組織『計劃』剛剛萌芽，甚至這個『計劃』的編造者自己都很難明顯地想像出『計劃』的輪廓的時候，他就揭穿了這個『計劃』的全部危險性，並且在揭破它以後，就向孟什維克的組織上的鬆弛現象展開猛烈進攻，把實際工作者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這個問題上。因爲這是黨的生存問題，是黨的生死存亡問題。

創辦全俄政治報，作為集結黨的力量中心；把各地堅定的黨的幹部組織起來，作為黨的『正規部隊』；通過報紙把這些幹部聯合在一起，把他們團結成爲一個具有鮮明界限、明確綱領、堅定策略和統一意志的全俄的戰鬥的黨，——這就是列寧在他的名著『做什麼？』(20)和『進一步，退兩步』(21)中所發揮的計劃。這個計劃的價值在於它完全適合俄國的實際情況並高明地概括了優秀的實際工作者的組織經驗。在爲這個計劃而進行的鬥爭中，大多數俄國實際工作者都堅決擁護列寧，不怕分裂。這個計劃的勝利爲世無倫比的、團結一致和千錘百鍊的共產黨奠定了基礎。

我們的同志（不僅孟什維克！）常常責難列寧太喜歡爭辯和分裂，責難列寧同調和派進行不調和的鬥爭等等。毫無疑問，這兩種情況都有過。可是不難了解，如果我們黨不把非無產階級的機會主義分子逐出黨外，那它就不能除去內部的軟弱和游移，它就不能獲得它所具有的那種力量和堅固性。在資產階級統治的時代，無產階級政黨只有同自己內部和工人階級中間的機會主義的、反革命的和反黨分子進行鬥爭才能發展並鞏固起來。拉薩爾說得對：『黨是靠清洗自己而鞏固起來的。』(22)

責難者通常以當時『統一』局面興盛的德國黨爲例。可是，第一、並非任何統一都是強有力的標誌；第二、現在只要看看過去的德國黨已經分裂爲三個黨(23)的事實，就足以了解謝德曼和諾斯克同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的『統一』是完全虛假的了。如果德國黨內的革命分子及時地和黨內的反革命分子決裂，那對於德國無產階級不會是更好嗎……不，列寧領導黨同反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進行不調和的鬥爭是做得萬分正確的。因爲只是由於實行了這種組織政策，我們黨才能建立內部的統一和

驚人的團結，而得以絲毫不受損傷地擺脫克倫斯基執政時的七月危機，肩負起十月起義，安然地度過布列斯特時期的危機，組織了對協約國的勝利，並且獲得了從來沒有的隨機應變的本領，我們黨就是靠了這種本領，才能在任何時候改編自己的隊伍，集中數十萬黨員去做任何巨大的工作而不會使自己的隊伍混亂。

二 列寧是俄國共產黨的領袖

然而俄國共產黨在組織上的優點還只是事情的一面。如果黨的工作的政治內容，黨的綱領和策略不適合俄國的實際情況，如果黨的口號不能激起工人羣衆，不能把革命運動向前推進，那末黨就不能這樣迅速地成長壯大。現在我們來談談事情的這一面。

俄國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九〇五年）時同西方進行革命變革時所處的條件（例如法國和德國）是不同的。西方革命是在資本主義處於工場手工業時期，階級鬥爭還不發展的條件下爆發的。那時無產階級很軟弱，人數少，沒有自己的能夠提出本階級要求的政黨；而資產階級很革命，足以使工人和農民相信它，並引導他們去同貴族進行鬥爭。在俄國却相反，革命是在資本主義處於機器時期，階級鬥爭已經發展的條件下開始的（一九〇五年）。那時人數較多而且被資本主義團結起來的俄國無產階級已經和資產階級進行過多次戰鬥，已經有自己的、比資產階級政黨更團結的政黨，已經有自己

的階級要求；而俄國資產階級（何況是靠政府定貨生存的資產階級）被無產階級的革命性嚇壞了，竟設法勾結政府和地主來反對工人和農民。俄國革命因俄國在滿洲戰場上遭受軍事失敗而爆發這一事實，只是加速了事變，但是絲毫沒有改變事情的本質。

當時的環境要求無產階級來領導革命，把革命農民團結在自己周圍，同時進行反對沙皇制度和反對資產階級的堅決鬥爭，以使國家完全民主化並保障自己的階級利益。

可是，孟什維克，就是那些「躺」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的人，却按照自己的觀點解決問題：既然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而資產階級革命是由資產階級的代表領導的（參看法國革命和德國革命的「歷史」），那末無產階級就不能成爲俄國革命的領導者，領導權應當讓給俄國資產階級（就是那個叛賣革命的資產階級），農民也應當讓資產階級保護，而無產階級則應該始終保持極左的反對派的地位。

孟什維克竟把惡劣的自由主義者的這些庸俗老調當做「真正」馬克思主義的定論捧出來！……

列寧對俄國革命的莫大功績在於：他徹底揭穿了孟什維克的歷史比擬的空虛無聊和孟什維克把工人事業交給資產階級宰制的「革命方案」的全部危險性。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而不是資產階級專政；抵制布里根杜馬〔卷〕並舉行武裝起義，而不是參加杜馬並在杜馬裏進行正常工作；在杜馬終於召集起來時成立「左派聯盟」並利用杜馬講台來配合杜馬外面的鬥爭，而不是成立立憲民主黨的內閣並反動地「保護」杜馬；和立憲民主黨這個反革命勢力作鬥爭，而不是和它建立聯盟，——這就是列寧在他的名著「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卷〕和「立憲民主黨人的勝利

和工人政黨的任務」(卷)中所發揮的策略計劃。

這個計劃的價值在於它直截了當地堅決地提出了無產階級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的階級要求，促進了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並且含有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的萌芽。在爲這個策略計劃而進行的鬥爭中，大多數俄國實際工作者都是堅決不移地擁護列寧的。這個計劃的勝利爲我們黨現在震撼世界帝國主義根基的革命策略奠定了基礎。

事變的繼續發展，四年的帝國主義戰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動盪，二月革命和有名的兩個政權並存局面，臨時政府成爲資產階級反革命的策源地和彼得堡代表蘇維埃成爲萌芽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十月革命和立憲會議的解散，資產階級國會制的廢除和蘇維埃共和國的宣佈成立，帝國主義戰爭的轉變爲國內戰爭，世界帝國主義同那些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共同反對無產階級革命，以及那些被無產階級拋入海中而被革命浪潮沖到資本主義岸邊的死死抓住立憲會議的孟什維克可憐姿態，——這一切只是證明了列寧在「兩個策略」中規定的革命策略原理的正確性。擁有這種遺產的黨是能够不怕暗礁，大胆地向前游去的。

在我們這個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當黨的每一個口號和領袖的每一句話都受到事實檢驗的時候，無產階級向自己的領袖提出了特別的要求。歷史上有過一些無產階級的領袖，風暴時期的領袖，實踐家領袖，他們是有自我犧牲和勇敢精神的，但是在理論上很弱。人民羣衆沒有很快忘記這些領袖

的名字。例如德國的拉薩爾和法國的布朗基就是這樣的領袖。但是整個運動不能只靠回憶過日子，它需要有明確的目的（綱領）和堅定的路線（策略）。

還有另一種領袖，和平時期的領袖，他們在理論上很強，但是在組織工作和實際工作方面却很弱。這種領袖只是在無產階級的上層中間有威信，而這也只能到一定的時期為止。革命時代一到來，當要求領袖拿出革命實踐口號的時候，理論家就退出舞台，讓位給新人物了。例如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和德國的考茨基就是這樣的領袖。

要始終成爲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就必須一身兼備理論力量和無產階級運動的實際組織經驗。當巴·阿克雪里羅得還是個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他評論列寧說：他「成功地把優秀實踐家的經驗同理論修養和廣闊的政治眼界集於一身」（見巴·阿克雪里羅得給列寧『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任務』一書所寫的序言）。『文明』資本主義的思想家阿克雪里羅得先生現在會怎樣評論列寧，這是不難猜想的。但是在我們這些深知列寧而又能客觀地觀察事物的人看來，毫無疑問，列寧完全保持着這個原有的品質。列寧，也只有列寧是現在世界上最強大最鍛鍊有素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這一事實的原因之一正應當在這裏來找。

載於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真理報』第八十六號

署名：約·斯大林

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員會慶祝 弗·伊·列寧五十壽辰大會上的演說

（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聽過前面幾個人的講話和回憶以後，我要說的就很少了。我想只指出還沒有人談到的一個特點，就是列寧同志的謙虛和他勇於承認自己錯誤的精神。

我想起列寧這個巨人兩次承認自己失算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在芬蘭塔墨爾福斯舉行的全俄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卷〕上關於抵制維特杜馬的決定。當時存在着抵制維特杜馬的問題。接近列寧同志的人，就是我們地方代表所十分崇敬的那七個人肯定地說，伊里奇反對抵制杜馬，主張參加杜馬選舉。後來知道，的確是這樣。於是展開了爭論，地方抵制派即彼得堡代表、莫斯科代表、西伯利亞代表、高加索代表都進行攻擊，而當我們講話結束時，列寧起來講話，他說，他原來是贊成參加選舉的，但是現在他發現自己錯了，因此，他同意各地代表的意見，這時我們非常驚訝，我們都被感動了。這給了我們一個電擊般的印

象。我們大家都向他歡呼致敬。

還有一件這樣的事情。一九一七年九月，在克倫斯基執政時期，那時民主會議召開了，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成立了新機關——預備國會，以便準備從蘇維埃過渡到立憲會議，就在這個時候，我們中央委員會在彼得格勒通過了一個決議，決定不驅散民主會議並沿着鞏固蘇維埃的道路前進，召開蘇維埃代表大會，舉行起義並宣佈蘇維埃代表大會為國家權力機關。伊里奇那時不在彼得格勒，處在秘密狀態中。他不同意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在信中說，必須立刻驅散這羣混蛋（民主會議）並把他們逮捕起來。

我們覺得事情並不這樣簡單，因為我們知道，民主會議的半數代表，至少三分之一的代表是從前纔來的，逮捕和驅散他們只能把事情弄糟，把和前綫的關係搞壞。我們覺得我們實際工作者對於我們道路上的一切小溝、泥坑和坎坷要看得清楚些。但是伊里奇是偉大的，他不怕自己道路上的泥坑、坎坷或深溝，他不怕危險，他說：『站起來，一直走向目標。』而我們實際工作者認為，當時這樣做對我們是不利的，應當繞過這些障礙，然後對準要害，果敢地行動。於是，我們不顧伊里奇的一切要求，沒有聽他的話，沿着鞏固蘇維埃的道路繼續前進，直到十月二十五日召開蘇維埃代表大會，直到勝利舉行起義。那時伊里奇已經到了彼得格勒。他微笑着，狡黠地瞅着我們說：『是的，恐怕是你們對。』

這又使我們感動了。

列寧同志是不怕承認自己的錯誤的。

這種謙虛和勇敢精神特別使我們敬服。(鼓掌)

第一次載於《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列寧
五十壽辰紀念文集》一九二〇年莫斯科版

協約國對俄國的新進攻

不容置疑，地主波蘭對工農俄國的進攻實質上是協約國的進攻。問題不僅在於：國際聯盟的領導者就是協約國，波蘭又是國際聯盟的會員國，國際聯盟顯然贊成波蘭進攻俄國。問題首先在於：沒有協約國的支持，波蘭就不可能組織它對俄國的進攻；首先是法國，然後是英國同美國都極力以武器、被服、金錢和教官來支持波蘭的進攻。協約國內部在波蘭問題上的意見分歧並沒有使事情有所改變，因為這些意見分歧只接觸到支持波蘭的方式，而根本沒有接觸到支持本身。克遜給契切林同志的外交信件⁽²⁾和英國報刊上反對干涉的冠冕堂皇的文章也不能使事情有所改變，因為這一切喧嚷都追求一個目的：遮住幼稚的政治家們的眼睛，用同俄國講和的詞句來掩蓋協約國所組織的真正武裝干涉的卑鄙勾當。

一 總的情況

協約國的這次進攻是第三次進攻。

第一次進攻是在一九一九年春季發動的。這一次是聯合進攻，因為這一次計劃由高爾察克、鄧尼金、波蘭、尤登尼奇以及土爾克斯坦和阿爾漢格爾斯克的英俄混合支隊同時進攻，並且進攻的重心放在高爾察克的地域。

在這個時期，協約國是團結一致的，它主張公開干涉，協約國的首領們鑒於西方工人運動軟弱無力，蘇維埃俄國的敵人很多，他們有戰勝俄國的充分信心，就實行了無恥的不隱蔽的干涉政策。

在這個時期，俄國處在危急關頭，因為它同產糧區（西伯利亞、烏克蘭、北高加索）和燃料區（頓巴斯、格羅茲內、巴庫）的聯系被切斷了，並且被迫在六條戰綫上作戰。協約國看到這種情況就預嘗勝利的美味，『泰晤士報』則敲鑼打鼓。

儘管如此，俄國還是安然度過了這次危機，而最強大的敵人高爾察克却被打得一敗塗地。原因是俄國的後方以及俄國的軍隊比敵人的後方和軍隊穩固和靈活。

協約國第二次進攻是在一九一九年秋季發動的。這一次也是聯合進攻，因為這一次計劃由鄧尼金、波蘭、尤登尼奇同時進攻（高爾察克已經不算數了）。這一次進攻的重心放在南方，放在鄧尼金的地域。

在這個時期，協約國內部開始發生意見分歧，它開始壓低了它的狂妄無恥的聲調，試圖表示它是反對公開干涉的，揚言可以同俄國談判，開始從北方撤退自己的軍隊，因為西方革命運動的增長和高爾察克的失敗顯然使以前的公開干涉政策成了對協約國不無危險的政策。協約國已經不敢公開談論

不隱蔽的干涉。

俄國雖然戰勝了高爾察克並收復了一個產糧區（西伯利亞），但是在這個時期又處在危急關頭，因爲主要的敵人鄧尼金站在我軍彈藥、步槍和機關槍的主要補給基地土拉的門口。儘管如此，俄國仍然度過了危險，沒有受到損害。原因同樣在於我們的後方以及我們的軍隊有較大的穩固性和較大的靈活性。

協約國第三次進攻是在完全新的形勢下開始的。首先，這一次進攻和前兩次不同，它不能叫做聯合進攻，因爲這時不僅協約國的舊盟友（高爾察克、鄧尼金、尤登尼奇）已經完結，而且如果把可笑的佩特留拉和「他的」可笑的「軍隊」除去不算，那末新盟友（如果有的話）還沒有加入。波蘭目前還是孤立地對抗着俄國，沒有有力的戰鬥盟友。

其次，臭名遠揚的封鎖不僅在道義上和實際上被衝破了，而且在形式上也被衝破了。協約國不得不承認有必要同俄國建立外交關係，容許俄國的官方代表駐在西方。歐洲各國的羣衆革命運動接受了第三國際的口號，蘇維埃軍隊在東部獲得了新的勝利，這種情況加深了協約國內部的分裂，提高了俄國在中立國家和邊疆國家的威信，使協約國孤立俄國的政策變成了空想。波蘭的「天然」盟友愛斯蘭宣佈了中立。拉脫維亞和立陶宛昨天還是波蘭的戰鬥盟友，今天却在同俄國進行和平談判了。芬蘭的情況也是這樣。

最後，在協約國舉行第三次進攻的時候，應該認爲俄國的內部狀況已經根本好轉。俄國不僅打通

了通向產糧區和燃料區（西伯利亞、烏克蘭、北高加索、頓巴斯、格羅茲內、巴庫）的道路，而且已經把六條戰綫縮減到兩條，因而有可能把軍隊集中在西部。

除上述情況以外，還應該指出一個很重要的事實：波蘭是拒絕俄國和平建議的進攻的一方，而俄國是自衛的一方，這就給俄國在道義上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優勢。

所有這些情況造成了一種新局面，造成了俄國獲得勝利的新條件，這些條件在協約國第一次和第二次進攻俄國的時期是沒有的。

西方帝國主義報刊在估計波蘭軍隊的成敗時聲調陰沉猶豫，其主要原因也就在這裏。

二 後方。突擊地域

世界上任何一支軍隊沒有穩固的後方就不能獲得勝利（當然是指持久的牢固的勝利）。後方對於前綫極為重要，因為它，也只有它，不僅以各種給養支援前綫，而且還以人力——戰士、情緒和思想來支援前綫。不穩固的尤其是懷有敵意的後方，必定會使最精銳最團結的軍隊變成一羣不穩固的烏合之衆。高爾察克和鄧尼金所以軟弱，就是因為他們沒有『自己的』後方，他們充滿了純俄羅斯的大國主義野心，但是又不得不在極大程度上依靠那些仇視這種野心的非俄羅斯人建立戰綫，供應和補充戰綫，不得不在分明是敵視他們軍隊的地域作戰。自然，內部沒有民族團結特別是階級團結，並且

又爲敵視的氣氛所包圍的軍隊，一受到蘇維埃軍隊強有力的打擊就瓦解了。

在這方面，波蘭軍隊的後方同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的後方大不相同，這對波蘭是很有利的。同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的後方不同，波蘭軍隊的後方是單純的，民族方面團結的。因此，它的後方是統一的和堅固的。後方居民的普遍情緒——「祖國情感」通過很多條綫傳到波蘭前綫，在部隊中造成了民族團結和堅定精神。因此，波蘭軍隊是堅強的。當然，波蘭後方在階級方面不是單純的（也不可能單純的！），但是，階級衝突還沒有達到使民族一致的感情被衝破並使階級情況複雜的前綫發生矛盾的程度。如果波蘭軍隊是在波蘭本土活動，和它們作戰無疑是困難的。

但是波蘭不願局限在自己的地域內，它把軍隊向前推進，征服了立陶宛和白俄羅斯，侵入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腹地。這種情況根本改變了局勢，對波蘭軍隊的穩固性是大大不利的。

波蘭軍隊越出波蘭境界，深入和波蘭毗鄰的地域，這樣就遠離本國的後方，削弱了同後方的聯系，陷入異族的而且大部分是敵視他們的居民中間。更糟糕的是，這種敵視日益加深，因爲和波蘭毗鄰的地域（白俄羅斯、立陶宛、俄羅斯、烏克蘭）的絕大多數居民是受波蘭地主壓迫的非波蘭農民，這些農民把波蘭軍隊的進攻看做波蘭地主奪取政權的戰爭，看做反對被壓迫的非波蘭農民的戰爭。其實這也就說明，爲什麼蘇維埃軍隊的「打倒波蘭地主！」的口號在上述各地域的大多數居民中得到了強烈的反應，爲什麼這些地域的農民把蘇維埃軍隊看做是使他們擺脫地主束縛的解放者，爲什麼他們等待蘇維埃軍隊的到來，並且一有適當機會就舉行起義，從後方打擊波蘭軍隊。也就是這個原因，

蘇維埃軍隊的士氣無比高漲，像我們所有軍事工作人員和政治工作人員確認的那樣。

這一切不能不在波蘭軍隊內部造成沒有信心和沒有保障的氣氛，不能不破壞波蘭軍隊堅定的士氣，破壞它們對自己事業的正義性的信念和勝利的信心，不能不使波蘭軍隊的民族團結由積極因素變成消極因素。

他們愈向前推進（他們未必會推進），波蘭進軍的這些消極方面就會愈強烈地表現出來。

在這種條件下，波蘭能不能展開強有力的保證取得長期勝利的進攻呢？

在這種條件下，波蘭軍隊能不能不陷入類似一九一八年同自己後方斷絕了聯系的德國軍隊在烏克蘭的那種境地呢？

現在我們談一談突擊地域的問題。在一般戰爭中，特別是在國內戰爭中，勝利和決定性勝利往往取決於正確地選擇突擊地域，取決於正確地選擇對敵人實施主要突擊並繼續擴大這個突擊的地域。鄧尼金的重大錯誤之一在於他把頓巴斯——哈爾科夫——沃龍涅什——庫爾斯克這一地帶選作主要突擊地域，就是說選擇了對鄧尼金分明是靠不住的、敵視他的地域，在這個地域內，鄧尼金既不能建立鞏固的後方，也不能為他的軍隊的推進創造有利條件。蘇維埃軍隊在鄧尼金戰綫上獲得勝利的的原因之一，就是蘇維埃統帥部及時地把自己的主要突擊從察里津地域（不利的地域）轉到了頓巴斯地域（非常有利的地域），這個地域的居民熱烈歡迎蘇維埃軍隊，從這裏最容易突破鄧尼金戰綫，把它分裂成兩部分，並繼續推進，直到羅斯托夫。

這個常常被舊軍人忽視的因素，在國內戰爭中往往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應該指出，波蘭在這方面即在主要突擊地域方面的條件是很不好的。問題在於根據上述原因，不論就突擊地域來說或就進一步擴大這個突擊來說，和波蘭毗鄰的任何一個地域都不能認為是對波蘭軍隊有利的，因為不管波蘭軍隊向哪裏推進，他們到處都將遇到那些等待蘇維埃軍隊把他們從波蘭地主壓迫下解放出來的烏克蘭、俄羅斯和白俄羅斯農夫的抵抗。

相反地，蘇維埃軍隊在這一方面的情況却是十分有利的：所有地域對於他們都可以說是「合適的」，因為蘇維埃軍隊向前推進不是去鞏固波蘭地主的政權，而是去推翻它，把農民從奴役中解放出來。

三 前 途

波蘭目前還是單獨地和俄國作戰。但是，如果以為它始終是單獨的，那就未免太天真了。這裏我們所指的不僅是協約國所給予波蘭的全面支援（這是毫無疑問的），而且還指波蘭的戰鬥盟友，其中一部分已經被協約國找到（例如鄧尼金軍隊的殘部），一部分爲了歐洲『文明』的榮譽大概也會被找到。波蘭的進攻開始於聖勒摩會議（1918）（沒有准許俄國代表參加）期間決不是偶然的。羅馬尼亞攔下了同俄國進行和平談判的問題也不是偶然的……而且很可能，初看起來波蘭的進攻似乎是冒險行

動，而事實上是逐漸實現縝密考慮過的聯合進攻計劃的一部分。

但是畢竟應該說，如果協約國對俄國組織第三次進攻時打算戰勝俄國，那他們是失算了，因為一九二〇年俄國失敗的可能性比一九一九年小，並且小得多。

上面我們談過俄國勝利的可能性，談過這種可能性正在增長並且將來還會增長，但是這當然不等於說，我們把勝利已經取到手了。只有在其他相同的條件下，就是說，如果我們現在也能像以前鄧尼金進攻的時候那樣發揮自己的力量，我們的軍隊能按時地正常地得到供給和人員補充，我們的宣傳員能加倍努力地教育紅軍戰士及其周圍的居民，我們能把後方的壞分子清除掉並能用全部力量的一切方法把它鞏固起來，在這種條件下，上面所說的勝利的可能性才有實際的意義。

只有在這些條件下才能認為勝利是有保證的。

載於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

「真理報」第一一一號和第一一二號

署名：約·斯大林

關於西南戰綫的情況

(和烏克蘭羅斯塔社記者的談話)

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約·維·斯大林同志日前回到哈爾科夫。

斯大林同志在前綫停留將近三個星期，由紅色騎兵出色地突破波蘭戰綫而揭開的紅軍進攻戰役是在他停留期間開始和逐漸發展的。

斯大林同志向烏克蘭羅斯塔社記者發表了如下的談話。

突 破

談到布瓊尼同志的騎兵集團軍六月初在波蘭戰綫的戰役，許多人拿這次突破敵人戰綫同去年馬蒙托夫騎兵的襲擊相比。

然而這種比較是完全不正確的。

馬蒙托夫的戰役帶有偶然性質即所謂游擊性質，它和鄧尼金軍隊的整個進攻戰役沒有聯系。而騎兵集團軍的突破則是紅軍進攻戰役整個鍊條中的一個環節。

我們騎兵的襲擊是在六月五日開始的。這天早上，紅色騎兵集結成一個拳頭，打擊波蘭第二集團軍，突破敵人戰綫，以襲擊方式穿過別爾季切夫地域；六月七日早晨佔領日托米爾。

關於佔領日托米爾的詳細情形和繳獲的戰利品，報上已經報道過，我就不談了。我只指出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騎兵集團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經向戰綫司令部報告說：『波蘭軍隊極端輕視我們的騎兵。我們認為有責任向波蘭人證明：必須尊重騎兵。』布瓊尼同志在突破敵人戰綫以後寫信給我們說：『波蘭地主學會尊重騎兵了；他們正在逃跑，自相踐踏，給我們讓路。』

突破的結果

突破的結果如下：

被我們的騎兵集團軍穿過的波蘭第二集團軍已經失去戰鬥力，——它的損失是被俘千餘人，被砍死約八千人。

後一個數字我根據幾個不同來源的材料檢查過，是接近實際情況的，尤其因為波蘭人起初堅決拒絕投降，我們的騎兵簡直不得不給自己殺開一條血路。

這是第一個結果。

第二個結果：波蘭第三集團軍（基輔地域）同自己後方的聯系被切斷了，面臨着被包圍的危險。因此它開始朝着基輔——柯羅斯天的方向總退却。

第三個結果：波蘭第六集團軍（卡麥涅茨—波多爾斯克地域）在它的左翼失去依靠以後，唯恐被壓到德涅斯特爾河岸，已經開始總撤退。

第四個結果：我軍一突破敵人的戰綫，就開始了猛烈的全綫總攻。

波蘭第三集團軍的命運

關於波蘭第三集團軍的命運問題，因為並不是人人都很清楚，所以我比較詳細地談一談。

波蘭第三集團軍離開自己的根據地並失去了聯系，面臨着全部被俘的危險。因此它就開始燒輜重，炸倉庫，毀大砲。

它最初曾經幾次企圖有秩序地退却，但是遭到失敗以後，就不得不四散逃走（全軍逃散）。

這個集團軍的三分之一（波蘭第三集團軍總共有戰士約兩萬名）被俘或被砍死。三分之一（甚至更多）丟下武器，逃到沼澤地帶和森林地中，以後就逃散了。只有餘下的三分之一（甚至還要少）經過柯羅斯天跑回自己那邊去了。並且毫無疑問，如果波蘭人沒有及時調派生力軍經過舍培托夫卡—薩爾內予以援助，那末波蘭第三集團軍的這一部分也會成爲俘虜或者在森林地中逃散。

不管怎樣，應當認爲波蘭第三集團軍已經不存在了。就是那些跑回去的殘餘也需要大加休整。

爲了說明波蘭第三集團軍的被殲滅，必須指出：整個日托米爾公路被半焚燬的輜重和各種汽車堵塞了，據通信主任報告，汽車數目達到四千輛。我們繳獲七十門砲，二百五十餘挺機關槍，大量的

步槍和彈藥（數量還沒有計算）。

這就是我們的戰利品。

前綫的情況

目前前綫的情況可以這樣描述：波蘭第六集團軍正在撤退，第二集團軍正調去改編，第三集團軍實際上不存在了，代替它的是從西方戰綫和從遙遠的後方調來的新的波蘭部隊。

紅軍展開了全綫進攻，越過了奧夫魯奇——柯羅斯天——日托米爾——別爾季切夫——卡查廷——卡里諾夫卡——文尼查——日麥林卡一綫。

結 論

但是，如果以爲我們戰綫上的波蘭人已經完結，那就錯誤了。

要知道，我們不僅在和波蘭人作戰，而且在和動員了德國、奧地利、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一切黑暗勢力並且不斷供給波蘭人各種給養的整個協約國作戰。

此外，不要忘記，波蘭人還有預備隊，這些預備隊已經調到諾沃格勒——沃倫斯基，毫無疑問，它們的行動在最近幾天就會看出來。

還應當記住，波蘭軍隊還沒有發生大規模的瓦解。毫無疑問，前面還有戰鬥，而且是激烈的

戰鬥。

因此，我認爲某些同志所表現的那種驕矜和對事業有害的自滿是不切實際的。其中一部分人不滿足於前綫的勝利，叫喊『向華沙進軍』；另一部分人不滿足於只是防衛我們共和國，使它免受敵人進攻，傲慢地說，只有打到『紅色蘇維埃華沙』，他們才能罷休。

我不想來證明，這種驕矜和這種自滿是完全不符合蘇維埃政府的政策和前綫敵人力量的情況的。我必須很肯定地指出，如果後方和前綫不全力以赴，我們就不能取得勝利。不這樣我們就戰勝不了西方的敵人。

弗蘭格爾軍隊的進攻特別證實了這一點，這次進攻像『晴天霹靂』一樣，並且它的規模是驚人的。

克里木戰綫

絲毫用不着懷疑，弗蘭格爾的進攻是協約國授意的，目的在於緩和波蘭人的嚴重處境。只有幼稚的政治家才會相信，克遜給契切林同志的信件除了用和平的詞句掩盖弗蘭格爾和協約國從克里木發動進攻的準備工作以外，還會有什麼別的用意。

弗蘭格爾還沒有準備好，爲了這個緣故（只是爲了這個緣故！），『仁愛爲懷的』克遜才請求蘇維埃俄國饒恕弗蘭格爾的部隊，保全他們的生命。

顯然，協約國指望在紅軍擊退波蘭人並向前挺進的時候，弗蘭格爾進入我軍後方，破壞蘇維埃俄

國的一切計劃。

毫無疑問，弗蘭格爾的進攻大大緩和了波蘭人的處境，但是還未必有根據認為弗蘭格爾能衝進我們西綫軍隊的後方。

不管怎樣，弗蘭格爾進攻的力量和影響不久的將來就可以顯示出來。

載於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共產黨人報」（哈爾科夫）第一四〇號

給弗·伊·列寧的電報

六月十日在克里木戰綫上被我們俘虜的指揮作戰的將軍列維申當面向我供稱：(甲)弗蘭格爾軍隊的被服、砲、步槍、坦克、軍刀主要是從英國人那裏得到的；(乙)英國的大軍艦和法國的小軍艦從海上援助弗蘭格爾；(丙)弗蘭格爾從巴士姆得到燃料(液體的)(就是說，巴庫不應當發售燃料給梯弗里斯，因為梯弗里斯會把燃料賣給巴士姆)；(丁)被格魯吉亞扣留而應當交給我們的艾爾傑里將軍，五月間已經在克里木(就是說，格魯吉亞在裏滑頭，欺騙我們)。

列維申將軍關於英法援助弗蘭格爾的供詞正在整理，由他簽字後就寄給你，作為給契切林的材料。

斯大林

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一次載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真理報」第三二三號

關於波蘭戰綫的情況

(和「眞理報」記者的談話)

最近從西南戰綫地域回來的斯大林同志向本報記者發表了如下談話。

一、五月—六月

最近兩個月，五月和六月，前綫上呈現出兩種完全不同的景象。

五月是波蘭軍隊非常得勢的一個月。在右翼，波蘭人勝利地越過基輔——日麥林卡一綫，威脅着放德薩。在左翼，波蘭人勝利地擊退了我軍向莫洛傑奇諾——明斯克方面的進攻。在中路，波蘭軍隊鞏固了莫澤爾，佔領了列契查，威脅着哥美里。

相反地，六月是迅速而徹底地消滅波蘭軍隊的五月勝利的一個月。波蘭人向烏克蘭的推進已經被粉碎，因爲波蘭人不僅被趕出基輔，而且被擊退到羅夫諾——普羅斯庫羅夫——莫吉廖夫一綫以西。波蘭人向哥美里方面的推進也被粉碎了，因爲波蘭軍隊已經被擊退到莫澤爾以西。至於波蘭人的左翼（據波蘭報刊評論，它是最穩固的），那應該說，最近我軍在這個地域舉行的向莫洛傑奇諾方面的強

大突擊毫無疑問也是會把這個地域的波蘭人打回去的。

七月在前綫發生了有利於俄國的根本轉變，優勢顯然在蘇維埃軍隊方面。

二、日托米爾的突破

不容置疑，我們的騎兵在日托米爾地域的突破對前綫情況的轉變起了決定性作用。

很多人拿這次突破同馬蒙托夫的突破和襲擊相比，並認為兩者是相同的。這是不對的。馬蒙托夫的突破帶有偶然性質，和鄧尼金的進攻戰役沒有直接聯系。布瓊尼同志的突破則相反，它是我們進攻戰役這根不可割斷的鍊條中必要的一環，其目的不僅是摧毀敵人的後方，而且是直接執行一定的戰略任務。

突破是在六月五日拂曉開始的。在這一天，我們的騎兵部隊集結成一個拳頭，把輜重集中在拳心，突破了分佈在波培爾尼亞——卡查廷地域的敵軍，以襲擊方式穿過別爾季切夫地域，六月七日佔領日托米爾。由於波蘭人拚命抵抗，我們的騎兵簡直不得不給自己殺開一條血路，結果波蘭人在當地留下的傷員、被擊斃和砍死的戰士，據騎兵集團軍革命軍事委員會證明，不下八千名。

三、突破的結果

在日托米爾被突破以前，波蘭人和鄧尼金不同，他們在前綫各重要據點佈滿了戰壕和鐵絲網，把

運動戰和斬壕戰成功地配合起來。他們這樣就大大地阻礙了我們向前推進。日托米爾的突破打翻了波蘭人的如意算盤，使這一聯合作戰的價值減到最低限度。

這是突破的第一個好結果。

其次，這次突破使敵人的後方、交通綫和通信聯絡受到了直接威脅。其結果是：

(甲)波蘭第三集團軍（基輔地域）因為怕被圍而開始急速退却，這種退却後來變成全軍四散逃走；

(乙)受到騎兵集團軍主要打擊的波蘭第二集團軍（別爾季切夫地域）倉卒退却；

(丙)左翼失去依靠的波蘭第六集團軍（日麥林卡地域）開始有秩序地向西撤退；

(丁)我軍展開了猛烈的全綫進攻。

這是日托米爾突破的第二個好結果。

最後，這次突破挫折了波蘭人的驕氣，粉碎了他們對自己力量的信心，動搖了他們堅定的士氣。在突破以前，波蘭部隊非常輕視我們的軍隊特別是我們的騎兵，他們拚命反抗，不肯投降。只是在突破以後，波蘭人才開始整批整批投降和大批地逃跑——這是波蘭部隊的剛毅精神被摧毀的第一個標誌。布瓊尼同志向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這樣寫道：『波蘭地主學會尊重我們的騎兵了。』

四、來自南方的危險

我們在反波蘭戰綫上的勝利是無疑的。這些勝利將繼續擴大也是無疑的。但是，如果認爲波蘭人基本上已經完結，我們今後只是『向華沙進軍』，那就是不應有的驕矜了。

這種破壞我們工作人員的毅力並助長對事業有害的自滿情緒的驕矜所以不切實際，不僅是因爲波蘭國內有預備隊，它無疑會把這些部隊投入前綫，也不僅是因爲波蘭不是單獨作戰，在它背後有完全支持它反對俄國的協約國，而且首先是因爲在我軍後方出現了波蘭的新盟友——弗蘭格爾，他要從後方來破壞我們對波蘭人的勝利果實。

不應當拿弗蘭格爾不會和波蘭人呼應的希望來安慰自己。弗蘭格爾已經和波蘭人呼應了，而且正在和他們協同行動。

弗蘭格爾匪徒的鼓舞者——在塞瓦斯托坡里出版的叔爾根的報紙『大俄羅斯報』在六月間的一份報上寫道：

『毫無疑問，我們是以自己的進攻支援波蘭人，因爲我們牽制住一部分預定調到波蘭戰綫的布爾什維克兵力。同樣毫無疑問，波蘭人也以自己的戰役有力地支持着我們。對波蘭人既不必同情，也不必厭惡；我們只應當遵循冷靜的政治打算。今天和波蘭人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是對我們有利的，而明天……明天再說。』

顯然，弗蘭格爾戰綫是波蘭戰綫的繼續，而其區別只在於弗蘭格爾是在正和波蘭人作戰的我軍的後方活動，就是說，在對我們最危險的地方活動。

因此，在弗蘭格爾的危險還沒有消除以前，就說『向華沙進軍』和一般地說我軍的勝利是鞏固的，那是可笑的。何況弗蘭格爾的力量正在增強，而又看不到我們採取了什麼特別的重大的措施來對付來自南方的日益增長的危險。

五、記住弗蘭格爾

由於我們向波蘭人展開了進攻戰役，我軍戰綫形成弧形，弧口向西，兩端向前，其中南端在羅夫諾地域，北端在莫洛傑奇諾地域。這叫做對波蘭軍隊的包圍形勢，即對波蘭軍隊威脅最大的形勢。

毫無疑問，協約國是注意到這種情況的，因此，它千方百計地要把羅馬尼亞拖入對俄戰爭，狂熱地給波蘭尋找新盟友，用一切力量支持弗蘭格爾並極力設法挽救波蘭人。協約國給波蘭找到新盟友是完全可能的。

俄國一定能在本身找到力量來反擊新的敵人，這是沒有理由懷疑的。但是有一點畢竟應當記住：只要弗蘭格爾完整無損，只要弗蘭格爾有可能威脅我們的後方，我們的戰綫就不會是牢靠的，我們在反波蘭戰綫上的勝利就不能是鞏固的。只有消滅弗蘭格爾才能認為我們對波蘭地主的勝利是有保障的。因此，黨應當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當前的新口號：『記住弗蘭格爾！』『消滅弗蘭格爾！』

載於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一日

『真理報』第一五一號

紅軍受到怎樣的歡迎

(向「紅軍戰士報」(1918)發表的談話)

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斯·大·林同志說，他不能不指出波蘭戰綫上的當地居民對紅軍的絕無僅有的態度。

斯·大·林同志說道：「不論在東部或在南部，我都沒有看到過這樣的態度。」

雖然西部的農民羣衆比伏爾加河流域和南部的農民貧困，他們還是把僅有的食物分給紅軍戰士。

他們毫無怨言地執行了異常繁重的「馬車運輸」勤務。

紅軍戰士得到各種協助和支援，當我們在五月底不得不開始撤退的時候，居民都悲痛萬分。

戰綫附近一帶的居民曾經飽受波蘭佔領的一切痛苦，因此，他們知道得很清楚，波蘭地主的侵入會帶給他們什麼威脅。

在我們的戰綫上有大批軍隊，軍隊的全部救護工作都由男女農民担負，他們對我們的紅軍傷員給了極大的關懷和照顧。

至於戰綫地帶以西的白俄羅斯農民的情緒，據我們了解，那裏不斷舉行起義，有游擊隊活動，他們焚燬倉庫，消滅地主，破壞着敵人的後方。

可以大胆地說，高爾察克在西伯利亞的遭遇正在那裏重演着。隨着我們部隊的逼近，敵人的後方到處都在開始從內部爆炸。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白俄羅斯反對波蘭地主的真正農民革命。」

載於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紅軍戰士報】第三三七號

給各級黨組織

(俄共(布)中央指示信草稿(1917))

據我們得到的消息，弗蘭格爾周圍聚集了一羣老練的兇暴的殺人將軍，他們什麼事都做得出。弗蘭格爾的士兵組織得非常好，打起仗來不顧死活，寧可自殺也不投降。

弗蘭格爾的軍隊在技術供應方面比我軍好，直到現在西方還在繼續供應他們坦克、裝甲車、飛機、彈藥和被服，雖然英國聲明停止供應。

和弗蘭格爾作戰的我軍的弱點在於：第一、我軍中摻雜有戰俘——從前的鄧尼金部下，他們常常跑到敵人方面去；第二、我軍從中央方面既得不到整隊的或單個的志願兵，也得不到動員來的共產黨員。

必須把過去的戰俘從這些軍隊中清除掉，給它們不斷地輸送大批志願兵或動員來的共產黨員，以便轉變軍隊的情況並使它們能戰勝兇暴的敵人。

俄國無論如何必須收復克里木，否則烏克蘭和高加索將永遠受到蘇維埃俄國的敵人的威脅。

中央委員會責成你們根據這封指示信的精神加強羣衆宣傳工作，立即組織向克里木戰綫不斷輸送共產黨員的工作，即使會使其他戰綫受到損害也在所不惜。

寫於一九二〇年七月

第一次載於一九四五年

【列寧文集】第三十五卷

關於建立共和國的戰鬥預備隊

一 給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一方面，法國和美國公開支援波蘭人和弗蘭格爾，英國默許這一支援；另一方面，波蘭人取得勝利，弗蘭格爾將得到新的兵力而加強起來，羅馬尼亞東部軍隊在多羅霍伊地域集中，——這兩方面情況給共和國造成了嚴重的國際形勢和軍事形勢。必須立即考慮保證共和國得到新的步兵（約十萬人）和新的騎兵（約三萬人）以及相應的軍需供給。

波蘭人最近的勝利暴露了我軍的主要缺點：沒有有力的戰鬥預備隊。因此，必須把建立隨時能夠調往前綫的強大的預備隊的工作放在當前的加強共和國軍事實力計劃的首要地位。

根據上述情況，我建議採納如下的建立共和國的戰鬥預備隊的計劃：

一、繼續正常地補充火綫上有戰鬥力的各師，立即開始把那些已經失去戰鬥力的有名無實和半

有名無實的各師（步兵師）撤到後方去。

二、預計應當撤出的步兵師約有十二個至十五個，把這些師集中在這樣的地域（必須是產糧區），從那裏可以不特別耽擱地根據情況把它們調往弗蘭格爾戰綫、波蘭戰綫或羅馬尼亞戰綫（撤出各師的三分之一大概可以集中在奧爾維奧波爾地域，三分之一可以集中在柯諾托普—巴赫馬奇地域，其餘三分之一可以集中在伊洛尤斯卡亞—沃爾諾瓦哈地域）。

三、對這些師的補充和供給的要求是：每師步兵人數達到七千名至八千名，所有的師到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都完全做好出動的準備。

四、立即着手補充我們正在作戰的騎兵部隊，在最近幾個月內（在年前）使騎兵第一集團軍得到一萬名騎兵，騎兵第二集團軍得到八千名騎兵，蓋伊騎兵軍得到六千名騎兵。

五、立即着手建立五個騎兵旅，每旅一千五百名騎兵（一個旅由捷列克的哥薩克組成，另一個旅由高加索的山民組成，第三個旅由烏拉爾的哥薩克組成，第四個旅由奧連堡的哥薩克組成，第五個旅由西伯利亞的哥薩克組成）。各旅在兩個月內編成。

六、採取各種措施建立和發展汽車工業，要特別注意修理工作和製造『奧斯丁』牌和『費阿特』牌的汽車。

七、用一切辦法發展裝甲工業（主要是汽車的裝甲）。

八、用一切辦法發展航空工業。

九、根據上述各點擴大供給計劃。

約·斯大林

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於莫斯科克里姆林宮

二 給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報告

托洛茨基關於預備隊的答覆是敷衍塞責的。關於建立預備隊的計劃和這一計劃的必要性，在他的答覆中所引證的他的前一個電報裏連一點暗示都沒有；何時撤出各師，撤到何地，在多長期限內完成各師的補充、補充兵員的訓練和緊密結合，——所有這些問題（決不是細節！）都沒有談到。

在夏季戰局中，預備隊離前綫太遠（在烏拉爾、西伯利亞、北高加索）這一點起了重大的（消極的）作用；預備隊來得不及時，太遲，並且大部分沒有到達目的地。因此，預備隊的集中地域應該作爲一個極重要的因素預先加以考慮。

補充的兵員缺乏訓練這一點也起了同樣重大的（也是消極的）作用；訓練差的、結合得不緊密的補充兵員只是在總進攻的洪流裏有用，他們通常經不住敵人的猛烈反擊，幾乎繳出了全部物資配備，投降敵人的有數萬人。因此，訓練和補充的期限也應該作爲極重要的因素預先加以考慮。

我們的預備隊是偶然組成的即臨時組成的這一點起了更加重大的（也是消極的）作用；因爲我們

沒有專門的預備部隊，所以預備隊往往是偶然地、極匆忙地從各種七零八落的部隊中，甚至從共和國國內衛部隊（二〇）中抽調來的，這就破壞了我軍的堅強性。

簡單地說：必須開始（立即！）進行有計劃的工作來保證共和國得到有力的預備隊，否則我們有遭到新的『突然的』（『意料之外的』）軍事潰敗的危險。

供給工作並不像托洛茨基所錯誤地認為的那樣是『最重要的因素』。國內戰爭的歷史證明，雖然我們窮困，我們畢竟保證了供給，然而發給士兵的『襯衫』和『皮靴』還是有半數落到農民手中。爲什麼呢？因爲士兵拿這些東西向農民換取（以後還要換！）牛奶、油、肉，就是說換取我們不能供給他們的那些東西。在這次（夏季）戰局中我們也保證了供給，然而我們仍然遭到了失敗（似乎還沒有人敢譴責我們的供給人員，說他們是我們在波蘭戰綫上失敗的禍首……）。顯然，還有比供給工作更重要的因素（關於這一點參見上文）。

必須徹底拋棄軍隊的供給工作由非軍事部門負責，其他一切工作由野戰參謀部負責這個有害的『學說』。中央委員會如果不願意遭到新的潰敗，就應該了解並監督軍事部門各機關的全部工作，包括戰鬥預備隊的訓練和戰役的準備。

因此，我堅決主張：

（一）軍事部門不要用『士兵的襯衫』的詞句來支吾搪塞，而要制定（立即着手制定）建立共和國的戰鬥預備隊的具體計劃；

(二) 中央委員會要審查(通過國防委員會)這個計劃;

(三) 中央委員會要加強對野戰參謀部的監督, 實行總司令或野戰參謀部參謀長向國防委員會或由國防委員會委員組成的特別委員會定期報告的制度。

約·斯大林

一九二〇年八月三十日

第一次刊印

蘇維埃政權對俄國民族問題的政策

俄國三年來的革命和國內戰爭證明，如果沒有俄國中部和俄國邊疆地區的相互支持，革命就不可能勝利，俄國就不可能從帝國主義鐵爪下解放出來。如果沒有富產原料、燃料和食物的邊疆地區的援助，俄國中部這個世界革命的策源地就不能維持長久。同樣地，如果沒有比較發達的俄國中部在政治上、軍事上和組織上的援助，俄國邊疆地區也必然要遭受帝國主義的奴役。比較發達的無產階級的西方沒有不大發達但富有原料和燃料的農民的東方的支持，就不能致世界資產階級於死命，如果這個原理是正確的，那末另一個原理，即比較發達的俄國中部沒有不大發達但富有必需資源的俄國邊疆地區的支持，就不能把革命事業進行到底，同樣是正確的。

協約國從蘇維埃政府出現的最初幾天起無疑地就考慮到了這種情況，當時它（協約國）實行了經濟上包圍俄國中部的計劃，使最重要的邊疆地區和俄國中部分離。後來，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經濟上包圍俄國的計劃是協約國各次進攻俄國的始終不變的基礎，目前協約國在烏克蘭、阿捷爾拜疆和土爾克斯坦玩弄的陰謀詭計也不例外。

因此，保證俄國中部和邊疆地區之間的鞏固聯盟具有很大的意義。

所以，在俄國中部和邊疆地區之間必須建立一定的關係，建立一定的聯系，以保證它們之間的緊

密的牢不可破的聯盟。

而這種關係應當是怎樣的呢？它們應當具有什麼樣的形式呢？

換句話說：蘇維埃政權對俄國民族問題的政策是怎樣的呢？

要求把邊疆地區同俄國分離作為中部和邊疆地區之間的關係的形式，這種要求應當擯棄，因為它不僅同中部和邊疆地區之間建立聯盟這一問題的提法本身是抵觸的，而且首先因為它同中部和邊疆地區人民羣衆的利益是根本抵觸的。至於邊疆地區的分離會破壞激發西方和東方解放運動的俄國中部的革命威力，而分離出去的邊疆地區本身必然會受國際帝國主義的奴役，那就更不用說了。只要看一看從俄國分離出去的格魯吉亞、阿爾明尼亞、波蘭和芬蘭等等（它們只保留了獨立的外貌，而實際上已經變為協約國的十足的附庸國），只要回想一下烏克蘭和阿捷爾拜疆不久以前的歷史（前者被德國資本侵吞，後者被協約國侵吞），就會明白在目前的國際條件下要求邊疆地區實行分離的全部革命性。在無產階級俄國和帝國主義協約國之間展開殊死鬥爭的環境中，邊疆地區只能有兩條出路：

• 或者和俄國在一起，那末邊疆地區的勞動羣衆就能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

• 或者和協約國在一起，那末必然就要受帝國主義的奴役。

第三條出路是沒有的。

格魯吉亞、阿爾明尼亞、波蘭和芬蘭等等這些所謂獨立國家的所謂獨立，只不過是掩飾這些所謂國家對某一帝國主義集團完全依附的騙人幌子而已。

當然，俄國的邊疆地區，居住在這些地區的民族和部落，也和其他一切民族一樣，有同俄國分離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如果這些民族中的某一民族的大多數人民決定同俄國分離，像一九一七年芬蘭所發生的那樣，那末俄國大概必須確認事實而批准分離。但是，這裏說的不是民族權利，這種權利是無可爭辯的，這裏說的是中部和邊疆地區人民羣衆的利益以及由這種利益所決定的宣傳的性質。如果我們黨不願意背棄自己，如果我們黨想要根據一定的方向去影響各民族勞動羣衆的意志，它（黨）就一定要進行這種宣傳。而人民羣衆的利益告訴我們，在革命的現階段要求邊疆地區分離是極端反革命的。

要求把所謂民族文化自治作為俄國中部和邊疆地區之間的聯盟的形式，這種要求同樣也應當擯棄。近十年來奧匈帝國（民族文化自治的故鄉）的實踐完全證明民族文化自治作為多民族國家各族勞動羣衆之間的聯盟的形式是轉瞬即逝的，不現實的。石普林格爾和鮑威爾這兩個民族文化自治的創立者就是一個活的證據，現在他們的玄妙的民族綱領已經完全破產了。最後，俄國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傳佈者——聞名一時的崩得，不久以前自己也不得不正式承認民族文化自治的無用，公開聲明：

『在資本主義制度範圍內提出的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在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下失去了它的意義。』（見『崩得第十二次代表會議』一九二〇年版第二十一頁）

只有具有特殊的生活習慣和民族成分的邊疆地區的區域自治，才是中部和邊疆地區之間的聯盟的唯一適當的形式；這種自治必須用聯邦關係的紐帶把俄國邊疆地區和中部聯結起來。這就是蘇維

埃政權從它出現的最初的日子裏就宣佈了的而且現在以行政公社和蘇維埃自治共和國的形式在邊疆地區所實行的那種蘇維埃自治。

蘇維埃自治並不是一種凝固的、一成不變的東西，它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形式和不同的發展階段。它從狹隘的行政自治（伏爾加河流域的德意志人、楚瓦什人、卡列里亞人）過渡到比較廣泛的政治自治（巴什基里亞人、伏爾加河流域的韃靼人、柯爾克茲人），從廣泛的政治自治過渡到更加擴大的自治形式（烏克蘭、土爾克斯坦），最後，從烏克蘭式的自治過渡到最高的自治形式即條約關係（阿捷爾拜疆）。蘇維埃自治的這種伸縮性，是它的主要優點之一，因為它（伸縮性）可以照顧到俄國處在文化發展和經濟發展的各種不同階段的各式各樣的邊疆地區。三年來蘇維埃政權對俄國民族問題的政策表明，蘇維埃政權通過各種形式實行蘇維埃自治的道路是正確的，因為只是由於實行了這種政策，蘇維埃政權才給自己開闢了通向俄國邊疆地區的窮鄉僻壤的道路，發動了最落後的、民族成分最複雜的羣衆參加政治生活，通過各種各樣的綫索把這些羣衆同中部聯結起來，——這樣的任務，世界上不但沒有一個政府解決過，而且也沒有一個政府提出過（它們不敢提出！）。根據蘇維埃自治原則重新劃分俄國行政區域的工作還沒有完成，北高加索人、卡爾梅克人、切列米斯人、沃加克人、布里亞特人和其他民族還在等待這個問題的解決。但是不管未來俄國行政區劃圖是什麼樣子，不管在這一方面有什麼缺點（確實有過一些缺點），應當承認，俄國根據區域自治原則重新劃分行政區域，就是已經在把邊疆地區團結在無產階級中部的道路上，在使政權接近邊疆地區廣大人民羣衆的道路上向前

邁進了一大步。

但是，宣佈某一種蘇維埃自治的形式，頒佈相應的法令和決議，甚至建立邊疆地區政府即自治共和國的區域人民委員會，都遠遠不足以鞏固邊疆地區和中部之間的聯盟。要鞏固這種聯盟，首先必須消滅沙皇政府的野蠻政策留給邊疆地區的遺產——疏遠和閉塞，宗法制度和文化落後，對中部的不信任。沙皇政府故意在邊疆地區培植宗法式的封建壓迫，以使羣衆永被奴役，愚昧無知。沙皇政府故意把邊疆地區的好地方塞滿殖民分子，把當地各民族的羣衆擠到壞地方去而加深民族糾紛。沙皇政府限制而且有時乾脆取消當地的學校、劇院和教育機關，以使羣衆愚昧無知。沙皇政府壓制當地居民中的優秀人士的一切主動性。最後，沙皇政府扼殺邊疆地區人民羣衆的一切積極性。沙皇政府的這一切辦法在當地各民族羣衆中間造成了對俄羅斯的一切的極深刻的的不信任，這種不信任有時變成敵視態度。要鞏固俄國中部和邊疆地區之間的聯盟，就必須消滅這種不信任，就必須造成互相諒解和友好信任的氣氛。而要消滅不信任，首先就必須幫助邊疆地區人民羣衆擺脫宗法式封建壓迫的殘餘，必須廢除（真正廢除，而不只是口頭上廢除）殖民分子的種種特權，必須使人民羣衆享受到革命的物質福利。

簡單地說：必須向羣衆證明，無產階級的俄國中部是保護他們的利益的，而且只是保護他們的利益；而要證明這一點，就必須不只是採取鎮壓殖民者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一種辦法，這種辦法往往完全不能爲羣衆所了解，而首先是要採取循序漸進的和周密考慮的經濟政策。

大家知道，自由派要求實行普遍義務教育。邊疆地區的共產黨員不能比自由派更右，如果這些共產黨員想要消滅人民的愚昧無知，如果他們想要在精神上使俄國的中部和邊疆地區接近起來，那就應該在那裏實行普遍義務教育。但是爲了做到這一點，必須發展當地的民族學校、民族劇院、民族教育機關，提高邊疆地區人民羣衆的文化水平，因爲幾乎用不着證明，愚昧無知是蘇維埃政權最危險的敵人。我們不知道，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一般成績怎樣，但是據我們所知，在一個非常重要的邊疆地區，當地的教育人民委員部總共只拿它的經費的百分之十用在當地學校方面。如果這是確實的，那就必須承認，在這一方面，很遺憾，我們同『舊制度』相差無幾。

不能把蘇維埃政權看成是脫離人民的政權，恰恰相反，它是唯一的來自俄國人民羣衆並爲他們所親近和愛戴的一種政權。其實這也就說明，爲什麼蘇維埃政權通常在危急關頭會表現出空前未有的力量和韌性。

必須使蘇維埃政權同樣成爲俄國邊疆地區人民羣衆所親近和愛戴的政權。但是，蘇維埃政權要成爲人民羣衆所親近的政權，首先應該成爲他們所了解的政權。因此，必須使邊疆地區的一切蘇維埃機關，即法院、行政機關、經濟機關、直接政權機關（以及黨的機關）盡可能由熟悉當地居民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和語言的當地人組成，必須把當地人民羣衆中的一切優秀人士吸收到這些機關中來，必須把當地勞動羣衆吸引到國家各個管理部門（包括軍事部門）裏來，必須使羣衆看到蘇維埃政權及其機關是他們自己努力的結果，是他們的願望的體現。只有用這種辦法才能在羣衆和政權之間建立不可

摧毀的精神聯系，只有用這種辦法才能使蘇維埃政權成爲邊疆地區勞動羣衆所了解和親近的政權。

有些同志把俄國各自治共和國並且一般地把蘇維埃自治看成雖然是必要的，但是畢竟是一種暫時的壞事情，認爲由於某些情況不得不允許這種壞事情存在，但是必須同它作鬥爭，以便將來剷除它。幾乎用不着證明，這種觀點是根本不對的，無論如何同蘇維埃政權對民族問題的政策沒有任何相同之處。不能把蘇維埃自治看成一種抽象的和臆造的東西，尤其不能認爲它是宣言式的空洞諾言。蘇維埃自治是邊疆地區和俄國中部實行聯合的一種最實際最具體的形式。誰也不會否認，既然烏克蘭、阿捷爾拜疆、土爾克斯坦、柯爾克茲、巴什基里亞、韃靼及其他邊疆地區要求達到人民羣衆的文化繁榮和物質繁榮，那就不能沒有本民族的學校，不能沒有主要由當地人組成的法院、行政機關和政權機關。並且，不廣泛設立地方學校，不成立由熟悉居民生活習慣和語言的人組成的法院、行政機關、政權機關等等，就不可能使這些區域真正蘇維埃化，就不可能使這些區域變成蘇維埃國家，同俄國中部緊密地結成一個國家整體。而設立使用本民族語言的學校、法院、行政機關和政權機關，也正是真正實現蘇維埃自治，因爲蘇維埃自治不是別的，正是所有這些具有烏克蘭、土爾克斯坦、柯爾克茲等等民族形式的機關的總和。

既然如此，怎麼還能認真地說蘇維埃自治是轉瞬即逝的，必須同它作鬥爭之類的話呢？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烏克蘭、阿捷爾拜疆、柯爾克茲、烏茲別克、巴什基里亞及其他民族的語言是真實的現實，

因此，這些區域絕對需要發展本民族的學校和由當地人組成的法院、行政機關和政權機關，那末蘇維埃自治在這些區域裏就應當無條件地徹底實行；

或者烏克蘭、阿捷爾拜疆和其他民族的語言是憑空臆造，因此也就不需要使用本民族語言的學校和其他機關，那末蘇維埃自治就應該當做廢物拋掉。

想找第三條道路，不是不明事理，就是可悲的輕率。

在實現蘇維埃自治的道路上的嚴重障礙之一，是邊疆地區十分缺乏當地出身的知識分子，蘇維埃和黨的所有一切工作部門都缺乏指導員。這種缺乏不能不阻礙邊疆地區的教育工作和革命建設工作。而正因為如此，丟開這些為數很少的地方知識分子是愚蠢的，是對事業有害的。這些知識分子也許願意為人民羣衆服務，但是他們不能這樣做，也許因為他們不是共產黨員，他們認為自己被不信任的氣氛所包圍，怕可能遭到迫害。對於這種人，採取吸引他們參加蘇維埃工作的政策，採取吸收他們在工業、農業、糧食及其他部門担任工作的政策，以便使他們逐漸蘇維埃化，可能是有成效的。因為未必能夠斷定說，這些知識分子比那些反革命的軍事專家還不可靠，而那些軍事專家，儘管是反革命的，但是仍然被吸收參加了工作，並且後來在極重要的崗位上蘇維埃化了。

但是，利用民族知識分子還遠不足以滿足對於指導員的需要。同時還必須在邊疆地區大量開辦訓練班和學校來為一切管理部門培養當地人的指導幹部。因為很明顯，如果沒有這種幹部，要設立使用本民族語言的本民族的學校、法院、行政機關和其他機關是極端困難的。

在實現蘇維埃自治的道路上的另一個同樣嚴重的障礙，是某些同志在邊疆地區蘇維埃化的工作中所表現的那種急躁情緒，這種情緒常常變成粗暴無禮的行爲。如果這些同志決意要在那些比俄國中部落後整整一個歷史時期的地區，在那些還沒有完全消滅中世紀經濟結構的地區用『英雄的努力』來實行『純粹的共產主義』，那末可以肯定地說，這種騎兵式襲擊，這種『共產主義』是不會帶來什麼好處的。我們想提醒這些同志記住我們黨綱中的人所共知的一條，這就是：

『俄國共產黨抱着歷史觀點和階級觀點，考慮到該民族處於歷史發展的哪一階段；是從中世紀制度進到資產階級民主制，還是從資產階級民主制進到蘇維埃的或無產階級的民主制等等。』

又說：

『在任何情況下，曾經是壓迫民族的那些民族的無產階級，對於被壓迫民族或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的勞動羣衆的民族感情殘餘，必須特別留心，特別注意。』（見『俄國共產黨綱』）

這就是說，例如在阿捷爾拜疆，採用直接增添住戶到他人住宅裏去的方法會使阿捷爾拜疆羣衆離開我們，因為他們認爲住宅和家園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很明顯，這種直接增添住戶的方法就需要代之以間接的迂迴的方法，以達到同樣的目的。再舉一個例子來說，宗教成見很深的達格斯坦羣衆是『根據沙利阿特^①』跟着共產黨人走的，很明顯，在這個國家進行反宗教偏見的鬥爭，就應當以間接的比較慎重的方法來代替直接的方法。如此等等。

簡單地說：必須放棄使落後人民羣衆『立即共產主義化』的騎兵式襲擊，採取謹慎小心和深思熟

慮的把這些羣衆逐步引入蘇維埃發展總軌道的政策。

實現蘇維埃自治的實際條件大致就是這樣，執行這些條件，就能保證俄國中部和邊疆地區在精神上接近並建立鞏固的革命聯盟。

蘇維埃俄國正在進行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實驗：在統一的無產階級國家範圍內，根據相互信任的原則，根據自願的、兄弟般的協議的原則組織許多民族和部落的合作。三年來的革命證明，這個實驗有獲得成功的一切條件。但是，只有我們在地方上實行的民族問題方面的實際政策同已經宣佈的、具有各種形式和不同程度的蘇維埃自治的要求相一致的情況下，只有我們在地方上實行的每一個實際措施都會促進邊疆地區人民羣衆去接觸符合他們生活習慣和民族面貌形式的最高的無產階級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的情況下，才能指望這種實驗獲得完全勝利。

這就是鞏固俄國中部和俄國邊疆地區之間的革命聯盟的保證。協約國的種種陰謀詭計在這個聯盟面前都會徹底破產的。

載於一九二〇年十月十日

「真理報」第三二六號

署名：約·斯大林

① 沙利阿特是伊斯蘭教的法律，根據可爾經制定。——譯者註

在全俄工農檢查院負責工作人員 第一次會議上的開幕詞

(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我現在宣佈全俄工農檢查院工作人員第一次會議開幕。

同志們！在進入會議的具體工作之前，請允許我就下面一個問題發表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的意見：在工農國家裏是否需要檢查院，如果需要，那末它的基本任務應該是什麼。

俄國是工人和農民破天荒第一次掌握了政權的唯一國家。奪取這一政權的前提是發生了世界上最深刻的革命，革命之後，接着就消滅了舊的國家政權機關和產生了新的國家政權機關。過去的情形是：工人通常為老爺工作，老爺則管理國家。正因為這樣，在革命前管理國家的一切經驗都集中在統治階級的手中。但是在十月革命後，工人和農民掌握了政權，他們從來沒有管理過國家，過去他們只知道為別人工作，因此，他們沒有管理國家的足夠經驗。

這是第一個情況，這個情況是蘇維埃國家的國家管理機關產生各種缺點的根源。

其次，隨着舊的國家管理機關的被消滅，官僚主義被摧毀了，但是官僚主義分子還保留着。他們改扮成蘇維埃工作人員，混入我們的國家機關，利用剛剛掌握政權的工人和農民的經驗不足，施展舊的一套盜竊國家財產的鬼蜮伎倆，帶來舊的資產階級的作風。

這是第二個情況，這個情況是我們國家機關產生缺點的基礎。

最後，新政權從舊政權那裏接受來的是完全破壞了的經濟機構。這種破壞由於協約國強加於俄國的內戰而更加嚴重起來。這個情況也是我們的機體中存在缺點和毛病的條件之一。

同志們，這就是我們國家機關產生缺點的主要條件。

很明顯，只要這些條件存在，只要國家機關中還有缺點，我們就需要檢查院。

當然，工人階級正在努力取得管理國家的經驗，但是掌握了政權的新階級的代表所具有的經驗畢竟是不夠的。

當然，改頭換面鑽進我們機關的官僚主義分子受到了制裁，但是他們受到的制裁還不夠。

當然，由於我們各個國家機關積極熱情的工作，我們面前的經濟破壞逐漸減輕了，但是這種破壞仍然存在。

正因為這樣，只要這些條件還存在，只要還有這些缺點，就需要有專門的國家機構來研究這些缺點，糾正這些缺點，幫助我們各個國家機關沿着日趨完善的道路前進。

檢查院的基本任務是什麼呢？

基本任務有兩個。

第一個是檢查院的工作人員根據自己檢查工作的結果或在檢查工作進程中幫助我們在中央和地方上執掌政權的同志建立最合理的國家財產統計制度，幫助建立合理的報告制度，幫助整頓供給機關、和平時期的機關和戰爭時期的機關以及經濟機關。

這是第一個基本任務。

第二個基本任務在於工農檢查院在工作進程中要從工人和農民中培養出能夠通曉全部國家機關事務的指導員。同志們，真正管理國家的並不是那些在資產階級制度下把自己的代表選入國會或者在蘇維埃制度下把自己的代表選入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人。不是的。實際上管理國家的是那些真正通曉國家執行機關事務和領導這些機關的人。如果工人階級真正掌握國家機關來管理國家，它就應當不僅在中央，不僅在討論和決定問題的地方有自己的有經驗的代理人，而且在貫徹決議的地方也有自己的有經驗的代理人。只有這樣才可以說工人階級真正掌握了國家。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有足夠的管理國家的指導幹部。工農檢查院的基本任務在於吸引廣大的工人和農民階層參加自己的工作，培養和訓練這些幹部。工農檢查院應當成爲這種工農幹部的學校。

這就是工農檢查院的第二個任務。

由此就產生了工農檢查院必須採用的工作方法。在革命前的舊時代，監察機關是在國家機關之外的，這是一種外部力量，它對機關進行檢查的時候，竭力設法找禍首，找罪犯，而且只限於此，這

種方法，依我說是一種警察式的方法，是一種搜捕犯人的方法，是想使一切報刊都爲之喧嚷叫喊的一種聾人聽聞的揭露方法。這種方法必須拋到一邊去。這不是工農檢查院的方法。我們的檢查院不應當把它所檢查的機關看做別人的機關，而應當看做自己的機關，應當教導它們，應當改進它們。主要的不是要找個別罪犯，而首先是要研究被檢查的機關，細心地研究，認真地研究，研究缺點和優點，從而推動這些機關進一步改進工作。如果檢查院醉心於警察式的方法，如果它對被檢查的機關吹毛求疵，如果它專找岔子，如果它注意表面現象，而把主要缺點拋開不管，那就是最糟糕最不能容忍的了。

工農檢查院的工作方法應該是揭露主要的缺點。我知道，工農檢查院走這條道路是很困難的，這種方法時常會引起被檢查機關的一些工作人員的不滿。我知道，工農檢查院的最忠誠的工作人員時常被某些肆行妄爲的官吏以及某些附和這些官吏的共產黨員所憎恨。但是工農檢查院不應該怕這一個。它應該遵循一個基本訓條：不憐惜個別人物，不管他們身居什麼職位，憐惜的只是事業，只是事業的利益。

這是一個很困難而極須慎重執行的任務。它要求工作人員要有很大的堅毅精神和高度的純潔，無可非難的純潔。可悲的是，我必須指出，在我們莫斯科，在對某些機關所進行的一些實際檢查的進程中，監察人員本身是不稱職的。我必須聲明，人民委員部對這些人將毫不留情。人民委員部將要求嚴懲這些人，因爲他們玷污了工農檢查院工作人員的榮譽。既然工農檢查院擔負着糾正我們各機

關的缺點和幫助這些機關的工作人員前進和改進的崇高任務，既然工農檢查院的任務是不憐惜任何人；只憐惜事業的利益，那末很明顯，工農檢查院的工作人員本身就必須是純潔的；無可非難的；大公無私的。爲了使他們能够不僅有形式上的權利，而且有道義上的權利來檢查別人；教導別人；這是絕對必要的。

載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二月

「工農檢查院通報」第九、第十兩期合刊

著者的話

(一九二〇年出版的民族問題論文集的序言)

編入這本小冊子的總共只有三篇關於民族問題的論文。出版社選這三篇論文，大概有這樣一個意思：所選的三篇文章反映着我們黨在解決民族問題方面的三個最重要的時期，而整個小冊子的目的顯然是要比較完整地介紹我們黨對民族問題的政策。

第一篇論文(『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見一九一三年『啓蒙』雜誌)反映着俄國社會民主黨內在帝國主義戰爭開始前一年半的地主沙皇反動時代，即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發展時代對民族問題進行原則爭論的時期。當時有兩種民族理論相互爭着，因而相應地也就有兩個民族綱領：一個是奧國的即崩得和孟什維克所支持的綱領，一個是俄國的即布爾什維克的綱領。讀者在這篇論文中可以看到對這兩派的評述。後來的事變，特別是帝國主義戰爭和奧匈帝國分裂爲各個民族國家，十分明顯地證明了真理是在哪一方面。現在，在石普林格爾和鮑威爾的民族綱領完全破產的時候，有一點是無可懷疑的，這就是歷史已經給『奧國學派』下了判決。連崩得也不得不承認：『在資本主義制度範圍內提出的民族文化自治(即奧國民族綱領)——斯大林註』的要求，在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

下失去了它的意義。」（見『崩得第十二次代表會議』一九二〇年版）崩得也沒有想到，它這樣就承認了（無意中承認了）奧國民族綱領的理論基礎根本沒有根據，也就是說，奧國的民族理論根本沒有根據。

第二篇論文（『十月革命和民族問題』，見一九一八年『民族生活報』）⁽²⁰⁾反映着十月革命以後的時期。當時蘇維埃政權在戰勝了俄國中部的反革命以後，和各邊疆地區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府即和反革命策源地發生了衝突。當時協約國因蘇維埃政權對它們（協約國）的殖民地的影響日益增長而感到不安，開始公開支持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府，以期扼殺蘇維埃俄國。當時在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府作勝利鬥爭的進程中，在我們面前出現了關於蘇維埃區域自治的具體形式，關於在各邊疆地區成立蘇維埃自治共和國、關於通過俄國東部各邊疆地區擴大蘇維埃俄國對東方各被壓迫國家的影響、關於建立西方和東方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統一戰綫等實際問題。這篇論文指出了民族問題和政權問題的不可分割的聯系，說明民族政策是被壓迫民族和殖民地這個總問題的一部分，這也就是『奧國學派』、孟什維克、改良主義者、第二國際通常所反對而後來爲事變的全部進程所證實的那個東西。

第三篇論文（『蘇維埃政權對俄國民族問題的政策』，見一九二〇年十月『民族生活報』）⁽²¹⁾屬於目前這個時期，這個時期俄國根據蘇維埃區域自治原則重新劃分行政區域的工作還沒有完成，這個時期在各邊疆地區正在成立行政公社和蘇維埃自治共和國這些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

的組成部分。這篇論文的重心是關於真正實現蘇維埃自治的問題，即關於保證中部和邊疆地區結成革命聯盟的問題，這個聯盟是反對帝國主義干涉措施的保障。

這篇論文堅決反對各邊疆地區同俄國分離的要求，認為這是反革命的計謀，這也許有人會覺得奇怪。但是實際上這沒有什麼可奇怪的。我們主張印度、阿拉伯、埃及、摩洛哥和其他殖民地同協約國分離，因為這種分離意味着這些被壓迫國家從帝國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意味着削弱帝國主義陣地而加強革命陣地。我們反對各邊疆地區同俄國分離，因為這種分離意味着使各邊疆地區受帝國主義奴役，意味着削弱俄國的革命實力而加強帝國主義陣地。正因為如此，協約國反對印度、埃及、阿拉伯和其他殖民地實行分離，同時却爭取各邊疆地區同俄國分離。正因為如此，共產黨人主張殖民地同協約國分離，同時又不能不反對各邊疆地區同俄國分離。顯然，分離問題是依據具體的國際條件，依據革命的利益來決定的。

第一篇論文本來可以刪去一些只有歷史意義的地方，但是由於這是一篇論戰性的文章，應當不加修改地全部保留下來。第二篇和第三篇論文這次刊印時也未加修改。

一九二〇年十月

「斯大林論文集」一九二〇年

士拉國家出版社版

論共和國的政治形勢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弗拉基高加索城舉行的

頓河和高加索共產黨組織邊區會議上的報告)

同志們！十月革命以前，在西歐一部分社會主義者中間有過一種看法，認為社會主義革命首先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中爆發並獲得勝利，而且有一些人推測這樣的國家將是英國，另外一些人推測是比利時等等。但是幾乎所有的人都說，社會主義革命是不會在無產階級人數不多而且組織得很差的資本主義落後的國家中，例如在俄國開始的。十月革命推翻了這個觀點，因為社會主義革命正是在資本主義落後的國家開始的，也就是在俄國開始的。

其次，一部分十月革命參加者曾經確信：只有在俄國革命之後西方緊接着爆發更深刻和更嚴重的革命的情況下，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勝利，這個勝利才能鞏固，因為西方的革命能夠支持並推進俄國革命；並且人們預料一定會爆發這種革命。這個觀點也被事變推翻了，因為社會主義俄國沒有得到西方無產階級直接的革命支援，而是處在敵對國家包圍之中，但是它勝利地存在和發展已經三年了。

原來社會主義革命不僅會在資本主義落後的國家中開始，而且還能獲得勝利，向前發展，給資本

主義發達的國家做榜樣。

因此，列入會議議程的關於俄國目前形勢的問題應該是：俄國這個多少是孤立無援的國家，這個被敵對的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的社會主義綠洲，今後能不能像它過去那樣支持下去，擊破並消滅自己的敵人？

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必須弄清楚現在保證而且今後還能保證蘇維埃俄國存在和勝利的那些條件。這些條件是兩方面的：不變條件（不取決於我們）和可變條件（取決於人們）。

我們應該首先把如下情況列入第一種條件：俄國是一個幅員廣闊的國家，可以在它的領土上長久地支持，失利時可以退入腹地，以便聚集力量重新轉入進攻。如果俄國是一個小國，像匈牙利那樣，只要敵人來一個猛烈攻擊就會很快決定國家命運，很難迴旋，沒有退却地域，如果俄國是這樣的小國，它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未必能夠支持這樣久。

其次，還有第二個有利於社會主義俄國發展的不變條件。這就是：俄國是世界上富有各種燃料、原料和糧食的少數國家之一，就是說，是一個在燃料、糧食等方面獨立的國家，是一個在這方面能夠不依靠外國的國家。毫無疑問，如果俄國是靠外國的糧食和燃料生活（例如意大利），那末它在革命的第二天就會陷入危急境地，因為敵人只要把它一封鎖，它就會沒有糧食和燃料。然而協約國對俄國實行的封鎖，不僅僅損害了俄國的利益，而且也損害了協約國本身的利益，因為協約國失去了俄國的原料。

但是除了不變條件以外，還有對於蘇維埃俄國的存在和發展與不變條件同樣必要的可變條件。這些條件是什麼呢？這就是保證俄國有後備軍的條件。問題在於：在俄國和協約國之間進行激烈戰爭的情況下（這個戰爭延續了三年，並且可能再延續三年），戰鬥後備軍的問題是一個決定性的問題。

協約國的後備軍是什麼呢？

我們的後備軍是什麼呢？

協約國的後備軍首先是弗蘭格爾的軍隊和年輕的資產階級國家（波蘭、羅馬尼亞、阿爾明尼亞、格魯吉亞等等）的暫時還沒有染上『階級矛盾毒素』的年輕的軍隊。協約國在這方面的弱點就在於它沒有自己的反革命軍隊。由於西方有革命運動，協約國不能把自己的即英、法等國家的軍隊調到俄國來；因此它必須利用別人的軍隊，這些軍隊雖然是由它資助的，但是它不能完全隨心所欲地像支配自己的軍隊那樣去支配它們。這些軍隊按照協約國的訓令行動這一事實，決不能否定協約國和那些有軍隊被協約國使用的國家的民族利益之間存在着摩擦，這種摩擦現在存在着而且將來還會存在。儘管協約國暗中挑撥，但是對波和約仍然簽訂了，這再一次證實這種摩擦的存在。而這種情況不能不破壞協約國戰鬥後備軍的內部實力。

其次，協約國的後備軍是反革命勢力，他們在我軍後方進行活動，組織各種游擊活動和其他活動。

最後，協約國還有一種後備軍，他們在被協約國所奴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進行活動，目的在於

窒息這些國家正在開始的革命運動。

至於協約國在歐洲本部的後備軍——那些旨在窒息西方社會主義革命的各式各樣的蠅子直到第二國際，我們就更不用說了。

俄國的後備軍首先是紅軍，也就是由工農組成的軍隊。同協約國僱傭和收買的軍隊不同，紅軍為本國的自由和獨立作戰，它的利益同它為之流血的那個國家以及命令它作戰的那個政府的利益是融為一的。蘇維埃俄國的主要後備軍的無窮盡的內部實力就在這裏。

其次，俄國的後備軍是西方的革命運動，這些革命運動正在發展並轉為社會主義革命。毫無疑問，如果西方沒有這個革命運動，那末協約國就會組成自己的反革命軍隊，就會敢於冒險對俄國事務進行直接的武裝干涉。

最後，俄國的後備軍是東方和協約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日益增長的不滿，這種不滿正轉變為東方國家爭取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公開革命運動，使協約國有失去原料和燃料來源地的危險。應該記住，殖民地是帝國主義最弱的一環，打擊這一環就會使協約國陷入危急境地。毫無疑問，東方的革命運動一定會給協約國造成沒有信心和瓦解的氣氛。

這就是我們的後備軍。

這些因素的歷史發展是怎樣的呢？

在一九一八年，蘇維埃俄國就是一個俄國內地，它同原料、糧食和燃料產地（烏克蘭、高加索、西

伯利亞、土爾克斯坦)的聯系被割斷了，它沒有強大的軍隊，沒有西歐無產階級的支援。那時協約國能夠談得上對俄國事務進行直接的武裝干涉，並且也這樣做了。過了兩年，俄國的景象完全不同了。西伯利亞、烏克蘭、高加索和土爾克斯坦都已經解放。尤登尼奇、高爾察克、鄧尼金都已經被擊潰。一部分年輕的資產階級國家(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宣佈了中立。鄧尼金的殘餘軍隊(弗蘭格爾的軍隊)處在被殲滅的前夕。西方各國的革命運動正在蓬勃發展，鞏固着自己的戰鬥機關——第三國際，同時協約國已經不敢夢想對俄國事務進行直接的武裝干涉。東方反對協約國的革命運動正在增長，產生了自己的核心——革命的土耳其，建立了自己的戰鬥機關——行動和宣傳委員會(OL)。

簡單地說：協約國の後備軍在一天一天地瓦解着，蘇維埃俄國の後備軍在一天一天地擴充着。

很明顯，現在，在一九二〇年，俄國失敗的可能性比兩年前小了，小得無比了。很明顯，既然俄國在兩年前經得住協約國的攻擊，那末現在，當俄國の後備軍在各個鬥爭領域中日益壯大的時候，它就更能經得住協約國的攻擊。

這是不是說，同協約國的戰爭即將結束，我們可以放下武器，解散軍隊，開始和平勞動呢？

不，不是這個意思。協約國雖然勉強認可了對波和約簽訂的事實，但是根據一切材料來看，協約國並不打算放下武器，看樣子它打算把戰場轉移到南方即南高加索地域；而且完全有可能，格魯吉亞這個協約國的外妾將根據義務給協約國效勞。

協約國和俄國在地球上一起生活看來是太擠了，要在地球上確立和平，其中有一方必須滅亡。如果問題是這樣，如果協約國這樣提出問題（而它只能這樣提出問題），那末很明顯，俄國不能放下武器。相反地，我們應該盡一切努力來使全國所有力量都動起來，以便打退新的進攻。加強和鞏固我國自由和獨立的保衛者——紅軍，全力支持西方的社會主義革命，盡一切力量、用一切方法支持那些爲自己的解放而進行反對協約國鬥爭的東方國家，——這就是我們的當前任務，如果我們想勝利，我們就必須堅定不移地、全力以赴地來完成這些任務。

只要我們忠誠地完成這些任務，我們就必定勝利。

在結束我的講話的時候，我想提到一個條件，沒有這個條件西方革命要獲得勝利是非常困難的。我是說要爲西方革命建立糧食儲備。因爲西方國家（德國、意大利和其他國家）是完全依靠供給歐洲糧食的美國的。如果資產階級美國拒絕供給這些國家糧食（這是完全可能的），那末當這些國家革命勝利的時候，無產階級在革命勝利的第二天就會遭到糧食恐慌。俄國沒有特別的糧食儲備，但是它畢竟是能够儲備一些的，由於上述的糧食方面的前景很可能發生，應該立即提出在俄國爲我們西方的同志建立糧食儲備的問題。有些同志對於這個問題沒有予以應有的注意，但是要知道這個問題對於西方革命的進程和結局是有極重要的意義的。

載於一九二〇年十月三十日

「共產黨人報」（弗拉基高加索）第一七二號

無產階級專政的三年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六日在

巴庫蘇維埃慶祝大會上的報告)

同志們！在報告之前，我要代表俄國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向你們巴庫工人代表蘇維埃致敬，代表人民委員會向阿捷爾拜疆革命委員會和它的領導者納利馬諾夫同志致敬，代表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向解放了阿捷爾拜疆並挺身捍衛着它的自由的紅軍第十一集團軍致以熱烈的敬禮。

(鼓掌)

毫無疑問，在蘇維埃政權三年的活動中，關於俄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問題是俄國生活中的基本問題。曾經有一個時期，人們沒有注意蘇維埃俄國，不重視它，不承認它。這是第一個時期，即從俄國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那一天起到德帝國主義被擊潰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西方的帝國主義者，即兩個同盟——英國同盟和德國同盟，由於彼此廝殺而沒有注意到蘇維埃俄國，可以說，他們還顧不到俄國。第二個時期是從德帝國主義被擊潰和德國革命開始起到鄧尼金大舉進攻俄國的時期。那時鄧尼

金已經站在土拉的門口。從俄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來看，這個時期的特點是：協約國——英法美同盟打敗了德國以後，用空出來的全部兵力來攻擊蘇維埃俄國。這就是後來成爲神話的十四國聯盟威脅我們的時期。

第三個時期是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現在人們不僅注意到我們是社會主義強國，不僅實際上承認我們，而且還有點怕我們。

第一個時期

三年以前，即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新曆十一月七日），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一小羣布爾什維克活動家開會決定包圍克倫斯基的宮殿，俘獲他的已經瓦解的軍隊，把政權轉交給當時已經在召開的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

在那個時候，許多人好則把我們看做怪人，壞則把我們看做「德帝國主義的走狗」。

從國際環境來看，這個時期可以叫做蘇維埃俄國完全孤立的時期。

不僅包圍我們的資產階級國家對俄國採取敵視態度，連我們西方的社會主義「同志們」也以不信任的眼光看我們。

那時蘇維埃俄國還能作爲一個國家保全下來，那只是因爲西方各帝國主義者正忙於彼此間的激

烈的鬥爭。再加上他們以譏諷的態度對待布爾什維克在俄國的實驗；他們估計布爾什維克會自行滅亡。

從國內形勢來看，這個時期可以說是破壞俄國舊制度的時期，破壞資產階級舊政權的全部機關的時期。

在理論上我們知道，無產階級不能簡單地把舊的國家機器拿過來並運用它。馬克思提供給我們的這個原理完全被事實證實了，當時我們經歷了沙皇官吏、職員和一部分無產階級上層分子的整整一個怠工時期即國家政權十分混亂的時期。

資產階級國家的第一個和最主要的機關——舊軍隊及其將領集團被摧毀了。這使我們付出了很高的代價。由於它們被摧毀，我們不得不暫時沒有任何軍隊，並且不得不簽訂布列斯特和約。但是他出路是沒有的，歷史沒有給予我們任何其他解放無產階級的道路。

其次，資產階級手中的另一個同樣重要的機關——官吏機關即資產階級的行政機關被破壞和摧毀了。

在國家經濟管理方面，最重要的是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了資產階級經濟生活的神經中樞——銀行。資產階級的銀行被剝奪，因而可以說，資產階級就失去了靈魂。接着就進行摧毀經濟生活的舊機關的工作和剝奪資產階級——沒收他們的工廠並交給工人階級。再其次，摧毀舊的糧食機關，試圖建立能夠收集糧食並把糧食分配給居民的新的糧食機關。最後就是解散立憲會議。蘇維埃俄國在這個

時期爲了破壞資產階級國家機關所不得不採取的措施，大致就是這些。

第二個時期

第二個時期是從英法美同盟打敗德帝國主義以後，動手懲治蘇維埃俄國的時候開始的。

從國際方面來看，這個時期是協約國的軍隊和蘇維埃俄國的軍隊公開作戰的時期。如果說在第一個時期人們沒有注意我們，並且譏笑和嘲弄我們，那末在這個時期就恰恰相反，一切黑暗勢力都驚慌不安起來，要消滅俄國的有瓦解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危險的所謂『無政府狀態』。

從國內方面來看，這個時期應該稱爲建設時期。在這個時期，破壞舊的資產階級國家機關的工作基本上結束了，新的建設階段開始了；整頓從廠主手中沒收的工廠，建立真正的工人監督，然後無產階級又從監督轉到直接管理；建立新的糧食機關代替已經破壞的糧食機關，建立新的鐵路機關代替已經破壞的中央和地方的鐵路機關，建立新軍隊代替舊軍隊。

應當承認，這個時期的建設工作一般說來是搞得不好的，因爲主要的建設力量（十分之九的力量）是用於建立紅軍。這是因爲和協約國軍隊的殊死鬥爭關係着蘇維埃俄國本身的生存，而它的存在在這個時期只有靠強大的紅軍的力量才保得住。還應當指出，我們的努力並沒有白費，因爲在這個時期紅軍戰勝了尤登尼奇和高爾察克，它已經顯示了自己的全部威力。

從俄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來看，這第二個時期可以叫做俄國的孤立無援狀態逐漸消除的時期。俄國的第一批盟友開始出現了。德國革命產生了團結一致的工人幹部即共產主義幹部，奠定了以李卜克內西集團爲代表的新的共產黨的基礎。

在法國，以前不被注意的洛利歐小集團，成了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集團。在意大利，起初微弱的共產主義思潮，幾乎籠罩了整個意大利社會黨，籠罩了它的大多數黨員。

在東方，由於紅軍的勝利而產生了對協約國的不滿，這種不滿在有的國家（例如土耳其）已經變成反對協約國及其盟友的直接戰爭。

在這個時期，資本主義國家本身已經不再像第一個時期那樣是一個團結一致的敵視俄國的整體了，至於協約國內部在承認蘇維埃俄國問題上的分歧日益嚴重，那就更不用說了。現在他們開始發出同俄國談判、同俄國成立協議的呼聲。例如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芬蘭就是這樣。

最後，「不許干涉俄國」的口號在英法工人中已經深入人心，這就使得協約國不可能對俄國事務進行直接的武裝干涉。協約國不得不停止派遣英法士兵來攻打俄國。協約國不得不只限於利用別人的軍隊攻打俄國，但是它又不能隨心所欲地支配這些軍隊。

第二個時期

第三個時期是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時期。這個時期可以叫做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前半期的特點是：俄國在擊潰了主要敵人鄧尼金以後，預見到戰爭將要結束，決定把那些適應戰爭目的的國家機關轉上新軌道，即轉上經濟建設的軌道。以前說『一切爲了戰爭』、『一切爲了紅軍』、『一切爲了戰勝外部敵人』，而現在則開始說『一切爲了鞏固經濟生活』。但是，在擊潰鄧尼金並把他趕出烏克蘭以後開始的第三個時期的這個階段，由於波蘭進攻俄國而中斷了。這次協約國的目的是要阻撓蘇維埃俄國在經濟上鞏固起來，使它不能成爲世界上最強的國家。協約國就怕這一點，因而它唆使波蘭進攻俄國。

已經適應經濟建設的國家機關不得不重新改組，在烏克蘭、烏拉爾和頓河建立起來的勞動軍不得不按戰時體制重新改編，以便把戰鬥部隊團結在它們周圍並把它們調去抗擊波蘭。這個時期是以波蘭宣佈中立和我們暫時沒有新的外部敵人而告終的。唯一的直接的敵人就是以弗蘭格爾爲代表的鄧尼金軍隊的殘部，我們的布瓊尼同志正在殲滅它。

現在有根據可以預料，蘇維埃俄國至少會得到一個時間不長然而很重要的喘息時機，這樣它可以把那些彷彿在一天內就建立起紅軍的不知疲倦的工作人員的全部精力都放在經濟建設上去，使工廠、農業和糧食機關恢復起來。

從外部關係即國際關係來看，第三個時期的特點是：敵人不僅不再不注意俄國，不僅開始和它打仗，以全力把邱吉爾用來威脅俄國的神話般的神十四國搬上舞台，而且敵人由於幾次被打敗，竟開始

有點怕俄國了。感覺到俄國正在成長爲一個不容欺侮的最強大的社會主義人民國家。

從國內方面來看，這個時期的特點是：俄國在粉碎弗蘭格爾以後騰出了手，因而把自己的全部力量投入國內建設，而且現在已經可以看出，我們經濟機關的工作比第二個時期好得多，切實得多了。一九一八年夏季，莫斯科的工人每兩天只得到八分之一磅摻有豆餅的麪包。這個悲慘的時期，這個艱難的時期過去了。莫斯科的工人和彼得格勒的工人現在每天領到一磅半麪包。這就是說，我們的糧食機關整頓好了，工作改進了，學會收集糧食了。

至於我們對於內部敵人的政策，那我們應該保持而且是在保持着三個時期一直採取的那個政策，即鎮壓無產階級的一切敵人的政策。這種政策當然不能認爲是『普遍自由』的政策。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我們不給資產階級任何普遍自由，就是說，不給他們任何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等等。我們的對內政策歸結起來就是：給予城鄉無產者階層以最大的自由，使資產階級殘餘連最低的自由也得不到。

我們的以無產階級專政爲依據的政策的實質就在這裏。

前 途

當然，我們這三年的建設工作沒有像所願望的那樣順利，但是應該注意到那些困難的難以設想

的工作條件，對這些工作條件不能躲避，也不能否認，而是應該加以克服的。

第一、我們必須在砲火中進行建設。好像一個泥瓦匠，一隻手在建築房屋，另一隻手在保護他所建築的房屋。

第二、我們建設的不是資產階級經濟，就是說，每個人都追求自己個人的利益，不關心國家整體，不向自己提出有計劃地組織全國規模的經濟的問題。不是的，我們建設的是社會主義社會。這就是說，應該考慮到整個社會的需要，應該有計劃地、有意識地、以全俄規模來組織經濟。毫無疑問，這個任務是無比複雜和困難的。

這就說明爲什麼我們的建設工作沒有產生最大的效果。

在這種實際情況下，我們的前途是很清楚的：我們正站在消滅我們外部敵人的門檻上，站在把我們的全部國家機關從軍事軌道轉到經濟軌道的門檻上。我們的對外政策是擁護和平，我們不主張戰爭。但是，如果有人把戰爭強加到我們身上（有些材料證明，協約國正力圖把戰場移到南方，移到南高加索），如果幾次被我們打敗的這個協約國想再一次強迫我們進行戰爭，那自然很明顯，我們不會放下手中的武器，不會解散我們的軍隊。和過去一樣，我們將竭盡全力使紅軍健壯並保持戰鬥準備，使它能夠和從前一樣勇猛地保衛蘇維埃俄國，打退敵人。

回顧蘇維埃政權的過去，不由得想起三年前即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晚上的情況，當時我們以列寧同志爲首的一小羣布爾什維克掌握着彼得格勒蘇維埃（當時它是布爾什維克的）和一支不

大的赤衛隊，擁有一個總共不過二十萬到二十五萬黨員而且組織得還不十分緊密的很小的共產黨，就是我們這一小羣人打倒了資產階級代表，把政權轉交給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

從那時起已經三年了。

現在可以看到：在這個時期，俄國經歷了砲火和風暴，鍛鍊成世界上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那時我們手中只有一個彼得格勒蘇維埃；而現在，過了三年，俄國所有的蘇維埃都團結在我們周圍了。

現在，我們的敵人所籌劃的立憲會議已經被我們的從彼得格勒蘇維埃發展成的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代替了。

那時我們只有一支由彼得格勒工人組成的很小的赤衛隊，它們能鎮壓在彼得堡舉行暴動的士官生，但是不能抗擊外部的敵人，因為它的力量不強，而現在我們有一支數百萬人的光榮的紅軍，這支軍隊正在消滅蘇維埃俄國的敵人，這支軍隊戰勝了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現在我們騎兵的久經考驗的領袖布瓊尼同志正用鐵拳消滅着弗蘭格爾軍隊的最後殘餘。

三年前，我們只有一個很小的、組織得還不十分緊密的共產黨（總共不過二十萬到二十五萬黨員），而現在，過了三年，在蘇維埃俄國經歷了風暴和砲火以後，我們有一個擁有七十萬黨員的黨，這個黨是鋼煉成的，這個黨隨時都可以調動自己的隊伍，把幾十萬黨員集中到黨的任何一個工作上去，這個黨不怕自己的隊伍混亂，只要中央委員會把手一揮，就能改編自己的隊伍，使它們衝向敵人。

三年前，在西方同情我們的只有一些很小的集團，只有法國的洛利歐集團、英國的馬克林集團以及被德國資本主義的惡棍殺害的李卜克內西的集團等；而現在，過了三年，在我們面前成長了強大的國際革命運動組織——第三共產國際，它爭得了歐洲的主要政黨：德國的、法國的和意大利的。我們現在有了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基本核心——粉碎了第二國際的共產國際。

第二國際的領袖考茨基先生被革命逐出德國，他不得不在落後的梯弗里斯，在格魯吉亞小酒館老闆社會黨人那裏尋找避難所（？）；這不是偶然的。

最後，三年前我們在東方各被壓迫國家中所遇到的只是一種對革命的冷淡態度，而現在東方動起來了，現在我們在東方可以看見許多反對協約國，反對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我們有了把其他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團結在自己周圍的革命核心——基馬爾政府，它雖然是資產階級革命政府，但是還是手持武器進行着反對協約國的鬥爭。

三年前我們甚至不敢夢想東方會動起來，而現在我們不僅有了東方的革命核心即資產階級革命的土耳其，而且我們還掌握了東方的社會主義機關——「行動和宣傳委員會」。

所有這些事實都說明，三年前我們在革命方面多麼貧困，而現在我們又變得多麼富有。所有這些事實使我們有根據斷言：蘇維埃俄國將繼續生存下去，它將繼續發展，它一定能戰勝自己的敵人。

毫無疑問，我們的道路不是平坦的；但是同樣毫無疑問，困難是嚇不倒我們的。只要把路德的名言（20）改動一下，俄國現在就可以說：

『我站在這裏；在資本主義舊世界和社會主義新世界的交界處，爲了摧毀舊世界，在這裏；在這個交界處，我把西方無產者的努力和東方農民的努力聯合起來。願歷史之神幫助我。』

載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日和十一日

『共產黨人報』（巴庫）第一五七號和

第一六〇號

達格斯坦各族人民代表大會 (二〇)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

一 宣佈達格斯坦實行蘇維埃自治

同志們！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蘇維埃政府直到最近一直忙於同南部和西部的外部敵人作戰，同波蘭和弗蘭格爾作戰，因此沒有可能和時間拿出自己的力量來解決達格斯坦人民深切關心的問題。

現在，弗蘭格爾的軍隊已經被擊潰，它的一小撮殘餘逃往克里木去了，我們同波蘭也簽訂了和約，因此，蘇維埃政府有可能來解決達格斯坦人民的自治問題。

在過去，俄國的政權掌握在沙皇、地主和廠主手中。過去的俄國是沙皇和劊子手的俄國。那時俄國是靠壓迫俄羅斯帝國境內的各民族而生存的。俄國政府是靠受它壓迫的各民族（其中包括俄羅斯民族）的脂膏和勞力而生存的。

這是各族人民咒罵俄國的時代。但是現在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它已經被埋葬，永遠不會復

活了。

在這個壓迫者沙皇俄國的骸骨上誕生了新的俄國——工人和農民的俄國。

俄國境內各民族的新生活開始了。備受沙皇和富豪、地主和廠主壓迫的各民族解放的時代開始了。

十月革命後，政權轉到工人和農民手中，並且成爲共產主義的政權。這個新時期不僅標誌着俄國各族人民的解放，它還提出了解放所有一切民族的任務，其中也包括備受西方帝國主義者壓迫的東方各民族。

俄國變成了解放運動的槓桿，它不僅使我國各民族動起來，而且也使全世界各民族動起來了。蘇維埃俄國是一把火炬，它給全世界各族人民照亮着擺脫壓迫者的羈絆的解放道路。

現在，當我們戰勝了敵人而有可能來解決內部發展問題的時候，蘇維埃俄國認爲有必要向你們宣佈：達格斯坦應該實行自治，達格斯坦將享有內部自治權，同時和俄國各民族保持兄弟關係。

達格斯坦應該根據自己的特點，根據自己的生活 and 習慣來管理自己。

有人告訴我們說，在達格斯坦各族人民中，沙利阿特有着重大的意義。同時我們得到消息，蘇維埃政權的敵人散佈謠言，說蘇維埃政權禁止奉行沙利阿特。

我受權在這裏代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聲明，這些傳聞是不正確的。俄國政府賦予每個民族以充分的權利根據自己的法律和習慣來管理自己。

蘇維埃政府認為沙利阿特和居住在俄國的其他民族所有的習慣法一樣，是一種有權能的習慣法。如果達格斯坦人民願意保存自己的法律和習慣，那末這些法律和習慣就應該被保存下來。

同時我認為有必要聲明，達格斯坦實行自治並不表示而且不能表示它同蘇維埃俄國分離。自治並不是獨立。俄國和達格斯坦應該保持相互的聯系，因為只有這樣達格斯坦才能保持自己的自由。蘇維埃政府讓達格斯坦實行自治是有一定目的的，就是從當地工作人員中選拔出熱愛本民族的忠誠老實的人，把達格斯坦的一切管理機關，不論是經濟方面的或是行政方面的，都託付給他們。只有這樣，只有用這種方法才能使達格斯坦的蘇維埃政權和人民接近起來。除了用吸引當地工作人員參加管理的方法來把達格斯坦提到高度的文化水平以外，蘇維埃政權沒有任何別的目的。

蘇維埃政權知道，愚昧無知是人民的第一個敵人。因此必須建立更多的使用當地語言的學校，建立使用當地語言的管理機關。

蘇維埃政權希望用這種方法把達格斯坦各族人民從舊俄國把他們拋入的那個愚昧無知的泥塘中拉上來。

蘇維埃政府認為，在達格斯坦實行像土爾克斯坦、柯爾克茲共和國和韃靼共和國所享有的那種自治是必要的。

蘇維埃政權向你們——達格斯坦各族人民的代表建議：責成你們的達格斯坦革命委員會選舉代表到莫斯科去，在那裏和最高蘇維埃政權的代表共同制定達格斯坦的自治計劃。

最近在達格斯坦南部發生了一些事件。叛徒果秦斯基在那裏執行弗蘭格爾將軍（就是在鄧尼金時代鎮壓起義人民、毀壞北高加索山民的山村的那個弗蘭格爾）的意志，反對達格斯坦的自由。這些事件說明了很多問題。

我應當指出，以紅色游擊隊爲代表的達格斯坦人民和果秦斯基進行戰鬥，保衛自己的蘇維埃政權，從而證明自己對紅旗是忠誠的。

如果你們能趕走達格斯坦勞動人民的敵人果秦斯基，那你們就沒有辜負最高蘇維埃政權所給予的信任——讓達格斯坦實行自治。

蘇維埃政府是第一個自願地讓達格斯坦實行自治的政府。

我們希望達格斯坦各族人民不辜負蘇維埃政府的信任。

達格斯坦各族人民和俄國各族人民的聯盟萬歲！

達格斯坦蘇維埃自治萬歲！

二 結束語

同志們！現在當蘇維埃政權的最後一個敵人被擊潰的時候，蘇維埃政府自願讓達格斯坦實行自治的政治意義就愈來愈明顯了。

應該注意到一種情況。沙皇政府以及世界上一切資產階級政府通常都是在處於困難情況下，在迫不得已的時候才向人民讓步或進行某些改革，蘇維埃政權却恰恰相反，它是處在勝利高潮的時候完全自願地讓達格斯坦實行自治的。

這就是說，達格斯坦的自治將成爲達格斯坦共和國生活的牢固的不可摧毀的基礎。因爲只有自願給予的東西才是鞏固的。

最後我要強調一下，希望達格斯坦各族人民在將來反對我們共同敵人的鬥爭中不會辜負蘇維埃政權給予你們的高度信任。

自治的蘇維埃達格斯坦萬歲！

載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蘇維埃達格斯坦報」第七十六號

捷列克區域各族人民代表大會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一 關於捷列克區域實行蘇維埃自治的報告

同志們！召開今天的代表大會，是爲了宣佈蘇維埃政府在捷列克各族人民的生活的安排和他們對哥薩克的態度這兩個問題上的意旨。

第一個問題是對哥薩克的態度。

實際生活表明，哥薩克和山民共同居住在一個行政單位內產生了無休止的糾紛。

實際生活表明，要避免彼此欺侮和流血事件，必須把哥薩克羣衆和山民羣衆分開。

實際生活表明，劃定界限對雙方都是有利的。

因此，政府決定讓大多數哥薩克特別成立一個省，讓大部分山民成立一個自治的山民蘇維埃共和國，以捷列克河爲界。

蘇維埃政權一向力求使哥薩克的利益不受損害。哥薩克同志們，蘇維埃政權沒有打算奪取你們

的土地。它只有一個想法，就是把你們從沙皇將軍和富豪們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它從革命一開始就實行這個政策。

而哥薩克的行動却是非常令人可疑的。他們總是三心二意，不相信蘇維埃政權。他們不是和比切拉霍夫攬在一起，就是和鄧尼金、弗蘭格爾勾勾搭搭。

不久以前，那時對波和約還沒有簽訂，弗蘭格爾正向頓巴斯進攻，就在這個時候，一部分捷列克哥薩克背信棄義（不能用別的話來表達），在後方舉行了反對我軍的暴動。

我說的是不久以前松查綫上的暴動。這次暴動的目的是切斷巴庫和莫斯科的聯系。哥薩克的這個企圖暫時是得逞了。

山民在這個時候表明自己是比較優秀的俄國公民，哥薩克應當感到羞恥。

蘇維埃政權忍耐了很久，但是任何忍耐都是有限度的。因此，由於有些哥薩克背信棄義，蘇維埃政權不得不對他們採取嚴厲措施，不得不把犯罪者全部趕出村莊，讓徹岑人居住。

山民把這件事情了解為現在可以為所欲為地欺侮捷列克的哥薩克，可以掠奪他們，搶劫他們的牲畜，侮辱他們的婦女。

我要說明，如果山民是這樣想的，那他們就大錯特錯了。山民應該知道，蘇維埃政權對於俄國公民是不分民族一律加以保護的，不管他們是哥薩克還是山民。應該記住，如果山民不停止暴行，蘇維埃政權將用革命政權最嚴厲的辦法來懲罰他們。

今後，不論是否另行成立的省裏去的哥薩克還是留在山民自治共和國的哥薩克，他們的命運將完全決定於他們自己的行爲。如果哥薩克對工農俄國仍有背信棄義的行動，我必須指出，政府將不得不重新採取高壓手段。

但是，如果哥薩克今後表現爲俄國的忠實公民，我在這裏向大會全體代表聲明：哥薩克的頭髮一根也不會被碰掉。

第二個問題是對捷列克區域的山民的態度。

山民同志們！在俄國歷史上的舊時期，沙皇和沙皇將軍踐踏你們的權利，摧殘你們的自由，這個壓迫和奴役的時期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現在，俄國政權已經轉到工人和農民手中，俄國不應該再有被壓迫者了。

俄國讓你們實行自治，就是把吸血鬼沙皇和壓迫者沙皇將軍從你們手中奪去的自由歸還你們。這就是說，你們的內部生活應該根據你們的生活方式、習慣和風俗加以安排，當然是要在俄國的共同憲法的範圍內。

每個民族，徹岑人、英谷什人、沃舍梯人、卡巴爾達人、巴爾卡爾人、卡拉恰也夫人以及留在山民自治地區的哥薩克，都應該有按照本民族的生活習慣和特點來管理本民族事務的民族蘇維埃。至於外鄉人，他們過去是而且現在仍然是蘇維埃俄國的忠實兒女，蘇維埃政權將永遠盡力保護他們，那就不用說了。

如果事實證明需要沙利阿特，那就讓沙利阿特繼續存在。蘇維埃政權並不想向沙利阿特宣戰。

如果事實證明肅反委員會和特別處不善於適應居民的生活習慣和特點，那末很明顯，在這方面也應該作適當的改變。

領導各民族蘇維埃的應當是由山民共和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選出的、和莫斯科有直接聯繫的山民共和國人民委員會。

這是不是說，山民因此將同俄國分離，俄國將拋開他們，紅軍將撤回俄國，像山民耽心地詢問的那樣呢？不，不是這個意思。俄國懂得，如果讓捷列克的小民族自己管自己，那它們就不能保住自己的自由，就不能對抗世界強盜及其走狗——逃到格魯吉亞並陰謀從那裏反對山民勞動羣衆的山民地主。自治並不是分離，而是實行自治的山區各民族同俄國各民族結成聯盟。這種聯盟是山區的蘇維埃自治的基礎。

同志們！過去的情況通常是這樣：很多政府只有當它們處在困難的時候，即處在因為被削弱而需要本國人民同情的時候，才答應實行一些有利於人民的改革和讓步。沙皇政府和一般資產階級政府向來是這樣做的。蘇維埃政府和它們不同，它是按照另一個原則行動的。蘇維埃政府讓你們實行自治不是在困難的時候，而是在戰場上取得輝煌勝利的時候，是在克里木完全戰勝了帝國主義的最後的支柱的時候。

實際生活表明，政府在危急的時候給予的東西是不鞏固的，不可靠的，因為當危急時刻過去以

後，這種東西往往就會被收回。只有在不是迫於暫時的片刻的需要，而是由於完全意識到改革的好處，並且是在政府力量強大的時候給予的改革和自由才是鞏固的。現在蘇維埃政府正是這樣做的，把你們的自由歸還你們。

蘇維埃政權這樣做是想說明，它完全信任你們山民同志們，它信任你們的自治能力。我們希望你們不會辜負工農俄國的這一信任。

捷列克區域各族人民和俄國各族人民的聯盟萬歲！

二 結束語

同志們！我收到了幾張有關自治問題的條子。我應當答覆這些問題。

第一個是關於山民蘇維埃共和國的疆界問題。共和國的境界大體上這樣確定：北面以捷列克河爲界，其他方面以捷列克區域各民族即徹岑人、英谷什人、卡巴爾達人、沃舍梯人、巴爾卡爾人、卡拉恰也夫人的地域爲界，包括捷列克河這邊的外鄉人和哥薩克村鎮。這就是山民自治共和國的領域。至於境界的詳細輪廓，應該由山民共和國的 대표和鄰近各省的代表組成委員會來確定。

第二個問題：山民自治共和國的 中心設在哪裏，格羅茲內市和弗拉基高加索市是否劃歸共和國？當然劃歸共和國。任何一個城市都可以定爲共和國的首都。我個人認爲弗拉基高加索應當成爲

這樣的中心，因為它是聯系捷列克區域各民族的中心。

第三個是關於自治本身的權限問題。有人問我：山民共和國將實行哪種類型的自治？

自治有各種各樣的：有像卡列里亞人、切列米斯人、楚瓦什人和伏爾加河流域的德意志人所實行的行政自治，也有像巴什基里亞人、柯爾克茲人和伏爾加河流域的韃靼人所實行的政治自治。山民共和國的自治是政治自治，當然也是蘇維埃自治。這是巴什基里亞、柯爾克茲和韃靼型的自治。這就是說，山民蘇維埃共和國將由蘇維埃代表大會選出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來領導。中央執行委員會產生人民委員會，它和莫斯科直接聯系。共和國的經費將從聯邦共和國的總經費中支撥。管理經濟和軍事的各人民委員部直接同中央有關的人民委員部聯系。其他人民委員部，如司法、農業、內務、教育等人民委員部，隸屬山民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則與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聯系。對外貿易和外交事務完全由中央政權掌管。

其次是關於實行自治的時間問題。爲了制定詳細的章程，用科學的說法，爲了制定共和國的『憲法』，每個民族必須選出一名代表，由這些代表和莫斯科政府的代表共同擬定山民自治共和國的憲法。

你們不妨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就從徹岑人、英谷什人、沃舍梯人、卡巴爾達人、巴爾卡爾人、卡拉恰也夫人和加入山民自治共和國的哥薩克村鎮各選出一名代表，一共選出七名代表。

有人問我民族蘇維埃的選舉制度。選舉應該根據憲法進行，就是說，只有勞動者享有選舉蘇維埃

的權利。蘇維埃應該是勞動人民的蘇維埃。

在我們俄國大家都公認：不勞動者不得食。你們應該聲明，不勞動者不得參加選舉。這是蘇維埃自治的基礎。資產階級自治和蘇維埃自治的區別就在這裏。

再其次是關於軍隊的問題。

軍隊應該絕對是共同的，因為山民共和國靠自己的一支很小的軍隊是保衛不住自己的自由的，是根本抵抗不了協約國所資助的軍隊的。

在結束講話的時候，我想着重談談自治能夠給予你們山民的主要東西。

使山民終身受壓迫的主要禍害就是他們的落後，他們的愚昧無知。只有剷除這個禍害，只有使廣大羣衆受到教育，才能拯救山民免於滅亡，才能使他們達到高度的文化。這就說明爲什麼山民在自己的自治共和國中必須首先從建立學校和文化教育機關做起。

實行自治的全部意義就在於吸引山民來管理自己的國家。在你們這裏，能夠管理本民族的本地人太少了。因此，在糧食委員會、肅反委員會、特別處和國民經濟的各機關中工作的是不懂得你們生活習慣和語言的俄羅斯人。必須使你們的人參加國家各個管理部門。這裏所說的自治應當這樣理解，就是在一切管理機關中都是懂得你們的語言和生活習慣的你自己人。

實行自治的意義就在這裏。

自治應該使你們學會用自己的腳走路，——實行自治的目的就在這裏。

實行自治的效果不會立刻就顯現出來，因為決不能在一天內就從當地人中間造就出有經驗的國家管理人員。但是，過不了兩三年，你們就能學會管理自己國家的本領，就會從自己人中間產生出教師、經濟工作人員、糧食工作人員、土地規劃人員、軍事工作人員、司法工作人員以及黨的和蘇維埃的工作人員。到那時你們就會看見，你們學會自治了。

山民自治一定能教會你們管理自己的國家，一定能幫助你們成爲像俄國的工人和農民一樣自覺的人，他們不僅學會了管理自己的國家，而且還學會了戰勝自己的死敵。山民自治萬歲！

載於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八日和十五日

「民族生活報」第三十九號和第四十號

高加索的局勢

(和「真理報」記者的談話)

從南方出差回來的斯大林同志就高加索局勢向本報記者發表了如下談話：

「高加索對革命所以具有重要意義，不僅在於它是原料、燃料和糧食的產地，而且還在於它位於歐洲和亞洲之間，特別是位於俄國和土耳其之間，並且有幾條在經濟上和戰略上極重要的道路（巴士姆——巴庫，巴士姆——塔夫利茲，巴士姆——塔夫利茲——埃爾斯倫）。

協約國估計到這一切，因此，它現在控制了君士坦丁堡這個黑海的門戶，想保持經由南高加索直通東方的道路。

誰能最後在高加索站住腳，誰就能利用那裏的石油和通向亞洲腹地的最重要的道路，是革命還是協約國，——全部問題就在這裏。

阿捷爾拜疆的解放大大削弱了協約國在高加索的地位。土耳其和協約國的鬥爭也引起了同樣的結果。可是協約國並沒有灰心，它繼續在高加索編織它的蜘蛛網。

把梯弗里斯變為反革命活動的根據地；組織阿捷爾拜疆、達格斯坦和捷列克區域山民的資產階級政府（當然是山協約國出錢並在資產階級格魯吉亞幫助之下組織的）；討好基馬爾主義者，鼓吹高

加索各民族在土耳其保護下組織聯邦的思想；協約國在波斯玩弄更換閣員的把戲，西拍埃^①充斥波斯，——這一切以及許多諸如此類的情況說明協約國老狼並沒有打瞌睡。毫無疑問，在弗蘭格爾被擊潰以後，協約國走狗在這方面的活動大大加強，達到狂熱的程度。

協約國在高加索勝利的可能性怎樣？革命在高加索勝利的可能性又怎樣？

毫無疑問，協約國在達格斯坦和捷列克區域勝利的可能性已經降落到零。弗蘭格爾已經被擊潰，達格斯坦和捷列克區域宣佈實行蘇維埃自治，同時在這些區域進行了緊張的蘇維埃建設工作，這些情況使得蘇維埃政府在這個地區的地位鞏固了。捷列克各族人民代表大會和達格斯坦各族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兩地數百萬居民莊嚴宣誓同俄國的工人和農民結成緊密的聯盟，為蘇維埃而戰，這不是偶然的。

蘇維埃政權不是在困難的時候而是在其軍隊取得輝煌勝利的时候宣佈山民實行自治，山民把這一點正確地評價為蘇維埃政權信任山民的標誌。山民和我個人談話時說：「政府在困難的時候，迫於一時之需而給予人民的東西是不鞏固的。只有像現在蘇維埃政府所做的這樣，在戰勝了敵人之後從上面給予人民的改革和自由才是鞏固的。」

協約國在阿捷爾拜疆勝利的可能性也同樣是很小的，因為阿捷爾拜疆已經獲得獨立並加入了俄國各族人民的自願聯盟。幾乎用不着證明，協約國向阿捷爾拜疆和巴庫石油伸出的掠奪魔爪只能引起阿捷爾拜疆勞動者的憎惡。

在弗蘭格爾被擊潰以後，協約國在阿爾明尼亞和格魯吉亞勝利的可能性也大大減小了。毫無疑問，達什納克黨人的阿爾明尼亞成了協約國的挑釁行爲的犧牲品，協約國唆使它進攻土耳其，然後又可恥地把它拋棄，任憑土耳其人宰割。幾乎不用懷疑，阿爾明尼亞除了和蘇維埃俄國結成聯盟以外，沒有任何別的生路。這種情況，對那些他們的資產階級政府仍然在向協約國卑躬屈膝的各民族，首先是對格魯吉亞，無疑是一個教訓。

格魯吉亞的經濟和糧食處於崩潰狀態，這一事實連目前格魯吉亞的首領也確認了。格魯吉亞陷入協約國的羅網，因而失去了巴庫的石油和庫班的糧食；格魯吉亞變成了英法帝國主義軍事行動的主要根據地，因而採取了敵視蘇維埃俄國的態度，——這個格魯吉亞現在已經在苟延殘喘。無怪乎垂死的第二國際的墮落領袖考茨基先生被革命浪潮衝出歐洲以後，在陷入協約國羅網的陳腐的格魯吉亞，在破產的格魯吉亞小酒館老闆社會黨人那裏找到了避難所。幾乎不用懷疑，到困難的時候，格魯吉亞也會像阿爾明尼亞一樣被協約國拋棄。

英國人在波斯的征服者的地位愈來愈明顯了。大家知道，在瞬息萬變地更換着成員的波斯政府不過是英國武官的帷幕。大家知道，所謂波斯軍隊已經不存在，因為它被西拍埃代替了。大家知道，由於這個緣故在德黑蘭和塔夫利茲產生了許多次反英發動。幾乎不用懷疑，這種情況是不能增加協約國在波斯勝利的可能性的。

最後談談土耳其。毫無疑問，反對土耳其，特別是反對基馬爾主義者的色佛爾條約(二三)的時期快

要結束了。一方面，基馬爾主義者同協約國的鬥爭以及因此而產生的英國殖民地的日益增長的不滿，另一方面，弗蘭格爾的被擊潰，威尼齊洛斯基在希臘的垮台，——這兩方面的情況迫使協約國大大緩和了對基馬爾主義者的政策。阿爾明尼亞在協約國絕對「中立」下被基馬爾主義者擊敗，關於打算把弗拉基亞和土麥那交還土耳其的傳聞，關於基馬爾主義者和協約國走狗蘇丹之間進行談判的傳聞，關於打算讓出君士坦丁堡的傳聞，最後，土耳其西方戰綫的沉寂，——這一切都是說明協約國向基馬爾主義者極力討好和基馬爾主義者的立場可能稍許變右的徵候。

協約國討好的結果怎樣，基馬爾主義者將向右轉多少，——這很難說。但是有一點總是沒有疑問的：幾年以前開始的爭取殖民地解放的鬥爭無論如何將加強起來，這個鬥爭公認的旗手俄國將用一切力量和一切方法支持這個鬥爭的擁護者，如果基馬爾主義者不背叛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這個鬥爭將和他們一起走向勝利，如果基馬爾主義者站到協約國的陣營中，這個鬥爭將不顧基馬爾主義者而走向勝利。

西方的革命運動日益熾烈和蘇維埃俄國的實力日益增長說明了這一點。

載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真理報」第二六九號

① 英國在印度招募當地居民組成的殖民地僱傭軍的士兵。——譯者註

蘇維埃阿爾明尼亞萬歲！

多災多難的、受盡折磨的、承蒙協約國和達什納克黨人的恩惠而弄得挨餓、破產和流離失所的阿爾明尼亞，這個受盡一切『朋友』欺騙的阿爾明尼亞現在得到解救，宣佈自己是蘇維埃國家了。

無論阿爾明尼亞利益的『永久保護者』英國的虛偽保證，無論臭名遠揚的威爾遜十四條二三，無論國際聯盟的堂皇諾言及其對阿爾明尼亞的『委任統治』，都沒有能夠（而且也不可能！）把阿爾明尼亞從殘害和殺戮中拯救出來。只有蘇維埃政權的思想才給阿爾明尼亞帶來了和平和民族復興的可能性。

促使阿爾明尼亞蘇維埃化的一些事實如下。協約國的代理人達什納克黨人的毀滅性的政策把這個國家弄得混亂不堪和貧困萬分。達什納克黨人策動的對土戰爭使阿爾明尼亞的困難狀態達到極點。深受飢餓和無權之苦的阿爾明尼亞北部各省份在十一月底舉行起義並建立了以卡西楊同志為首的阿爾明尼亞軍事革命委員會。十一月三十日列寧同志收到阿爾明尼亞革命委員會主席的致敬電，電文中報告蘇維埃阿爾明尼亞已經誕生，革命委員會佔領了傑里然城。十二月一日蘇維埃阿捷爾拜疆自願放棄引起爭執的幾個省份並宣佈把贊格祖爾、納希切萬和納果爾內卡拉巴赫交給蘇維埃阿爾

明尼亞。十二月一日革命委員會收到土耳其統帥部的賀電。十二月二日收到奧爾忠尼啓澤同志的報告，內稱埃里溫的達什納克黨人政府已經被趕走，阿爾明尼亞軍隊聽從革命委員會指揮。

現在阿爾明尼亞的首都埃里溫已經在阿爾明尼亞蘇維埃政權手中。

阿爾明尼亞和它周圍的伊斯蘭教徒之間的宿仇，由於在阿爾明尼亞、土耳其、阿捷爾拜疆的勞動人民之間建立了兄弟般的團結而一舉消釋了。

讓一切該知道的人都知道，帝國主義外老狼絞盡腦汁所未能解決的所謂阿爾明尼亞『問題』，只有蘇維埃政權才能解決。

蘇維埃阿爾明尼亞萬歲！

載於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四日

「真理報」第二七三號

署名：約·斯大林

註 釋

(二) 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德國陸戰隊開始在波羅的海里加灣入口處的埃捷爾、達果和其他島嶼登陸。(正文第四頁)

(三) 烏克蘭中央拉達是一九一七年四月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黨派聯盟在基輔建立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拉達拒絕承認蘇維埃政府，並支持頓河的卡列金和其他白衛將軍，走上公開反對蘇維埃政權的道路。一九一八年四月德佔領軍以斯柯羅帕茨基的統領府代替了拉達。——(正文第七頁)

(四) 在弗·伊·列寧起草的人民委員會的「最後通牒」或稱「告烏克蘭人民並向烏克蘭拉達提出最後要求」中說道：「……我們人民委員會承認烏克蘭人民共和國，承認它有同俄國完全分離或同俄羅斯共和國締結建立聯邦或其他類似的相互關係的條約的權利。」

我們人民委員會無保留無條件地立即承認有關烏克蘭人民的民族權利和民族獨立的一切事項。(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三二三頁至第三二五頁)

人民委員會在給代表中央拉達同人民委員會進行談判的彼得格勒烏克蘭司令部(確切些說，是烏克蘭彼得格勒區軍事拉達司令部)的「覆文」中說：「至於拉達所提出的條件，其中帶有原則性(自決權)的幾條過去和現在都不是爭論或衝突的原因，因為人民委員會完全承認並在徹底貫徹這些原則。」(見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七日「消息報」第二四五號)……(正文第九頁)

(五) 電報中說，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全烏克蘭工兵代表蘇維埃和部分農民代表蘇維埃代表大會選出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掌握了烏克蘭全部政權(見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消息報」第二五二號)。——(正文第十七頁)

一五、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十日至十八日在彼得格勒舉行。出席大會的有一千零四十六名代表。弗·伊·列寧做了關於人民委員會的工作報告，雅·米·斯維爾德洛夫做了關於二兵農代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工作報告。約·維·斯大林在大會上做了關於民族問題的報告。大會通過了贊同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政策的決議。批准了弗·伊·列寧在約·維·斯大林參與下起草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批准了人民委員會關於芬蘭和阿爾明尼亞獨立的法令，同時批准了約·維·斯大林所提出的關於俄羅斯共和國聯邦機器的決議。——（正文第二十八頁）

（六）指烏克蘭中央拉達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通過的第三個宣言。——（正文第三十二頁）

（七）高加索或南高加索行政委員會是蓋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達什納克黨人和木沙瓦特派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在梯弗里斯成立的。這個委員會一直存在到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正文第三十二頁）

（八）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人民書記處是烏克蘭共和國第一個蘇維埃政府，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由烏克蘭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產生。一九一八年四月由於德軍佔領烏克蘭，人民書記處進行了改組，其主要任務是領導人民羣眾起義反對德國佔領軍和蓋達馬克部隊。——（正文第三十六頁）

（九）俄國和四國同盟（德國、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土耳其）之間的停戰協定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簽訂，期限為二十八天。由於締結和約談判的拖延，停戰期限延長了。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八日德國人破壞了停戰協定，轉入全綫進攻。——（正文第三十六頁）

（二〇）指烏克蘭中央拉達代表和四國同盟經過秘密談判於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締結的條約。——（正文第三十七頁）

（二一）「巴庫工人報」是巴庫布爾什維克組織的機關報，於一九〇六年、一九〇八年九月至十月和一九一七年四月至一九一八年八月出版。蘇維埃政權在阿捷爾拜疆勝利後，該報於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五日復刊，初名「阿捷爾拜疆貧民報」，後自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日起仍用原名。現在「巴庫工人報」是阿捷爾拜疆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和巴庫委員會的機關報。——（正文第五十七頁）

（二二）美國南北戰爭發生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以北部各州獲勝而告終。戰爭的結果之一，是克服了南部各州的

分離主義，成立了中央集權的國家。……（正文第六十三頁）

〔二〕 宗得崩德是瑞士七個天主教邦的反動聯盟，成立於一八四五年。一八四七年，宗得崩德和主張政權集中的瑞士其他各邦間爆發了武裝鬥爭。戰爭的結果是宗得崩德失敗，瑞士從幾個國家的聯盟變成了一個統一的聯盟國家。……（正文第六十三頁）

〔三〕 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草案起草委員會於一九一八年四月一日成立。委員會由約·維·斯大林和雅·米·斯維爾德洛夫領導。委員會以「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和蘇維埃第三次大會根據約·維·斯大林的報告所通過的「關於俄羅斯共和國聯邦機關的決議」為工作基礎。約·維·斯大林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總綱」草案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九日舉行的委員會會議上討論並通過。……（正文第七十三頁）

〔四〕 土爾克斯坦邊區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日至五月一日舉行。代表大會宣佈土爾克斯坦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實行自治，並選出了土爾克斯坦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正文第七十五頁）

〔五〕 韃靼 巴什基里亞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大會籌備會議在約·維·斯大林主持下於一九一八年五月十日及十六日在莫斯科召開。出席會議的有韃靼人、巴什基里亞人、楚瓦什人和馬里人的代表。會議選出了韃靼 巴什基里亞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大會籌備委員會。因內戰爆發，沒有召開成立大會。……（正文第七十九頁）

〔六〕 「我們的時代報」是社會革命黨人派的晚報，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一八年七月在莫斯科出版。……（正文第八十五頁）

〔七〕 南高加索議會代表和土耳其代表之間的和平談判於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一日在巴士姆開始。五月二十六日南高加索共和國瓦解後，巴士姆的和平談判由「獨立的」格魯吉亞的孟什維克政府進行。一九一八年六月四日簽訂和約，按照和約規定，巴士姆、阿哈爾齊赫縣和阿哈爾卡拉基縣的一部分劃給土耳其。此外，土耳其並取得土軍在格魯吉亞鐵路自由通行的權利。……（正文第八十六頁）

〔八〕 一九一八年三月，阿布哈茲發生起義，反對反革命的南高加索議會。廢除南高加索行政委員會的政權機關，宣佈建立蘇維埃政權。孟什維克調動大隊人馬，進攻起義人民。雖然起義人民進行了英勇的鬥爭（鬥爭延至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七日），但是他們的抵抗仍然被孟什維克軍隊擊破。接着就是殘酷的鎮壓，甚至累及和平居民。……（正文第八十七頁）

(二〇) 指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基輔開始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和烏克蘭蘇維埃政府代表的和平會議。——(正文第九十三頁)

(二一) 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人民委員會任命約·維·斯大林爲兩俄糧務總領導者。給斯大林同志的委任狀的內容如下：

「人民委員會任命人民委員會委員、人民委員終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斯大林爲特命全權兩俄糧務總領導者。地方各區域人民委員會、工兵農代表蘇維埃、革命委員會、各司令部和各部隊長官、各鐵路機關和車站站長、各內河和海上商船的組織、各地郵電和糧食機關、所有專員和代表均須執行斯大林同志的命令。

人民委員會主席 弗·烏里揚諾夫(列寧)——(正文第一〇四頁)

(二二) 五人委員會是莫斯科—基輔—沃龍涅什以及其他鐵路的管理局的行政技術領導機關；委員會設在沃龍涅什。——(正文第一〇五頁)

(二三) 一九一八年七月六日夜，弗·伊·列寧以直達電報告知約·維·斯大林關於「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在莫斯科發動叛亂的消息。約·維·斯大林在察里津親自收到弗·伊·列寧的電報，電報中說：「各地必須無情地鎮壓那些已經成爲反革命分子手中工具的卑鄙的瘋狂的冒險分子……因此，要無情地鎮壓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並把情況隨時告知。」(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一日「真理報」第二十一號)——(正文第一〇六頁)

(二四) 這是指給巴庫人民委員會主席斯·格·邵武勉的信，見「蘇聯內戰史文件」一九四〇年版第一卷第二八九頁。——(正文第一〇六頁)

(二五) 指一九一八年英軍佔領辛爾曼斯克的事件。——(正文第一〇七頁)

(二六) 區域特別糧委會即南俄區域特別糧食委員會。——(正文第一一二頁)

(二七) 弗·伊·列寧收到約·維·斯大林的信後，塗去對他個人的稱呼和署名，把約·維·斯大林的信作爲自己的指示送往彼得格勒。——(正文第一一四頁)

(二八) 「革命士兵報」是察里津戰綫的軍隊報紙，由約·維·斯大林發起創辦。該報自一九一八年八月七日起作爲北高加索軍區軍事委員會的機關報出版。自九月二十六日(第四十二號)起「革命士兵報」是南方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機關報，

而自十月二十九日(第六十九號)起至停刊止;是第十集專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機關報。(正文第一一九頁)

(二九)「鬥爭報」自一九一七年五月起作為俄國社會民主黨(布)察里津委員會的機關報出版。自一九一七年底起,「鬥爭報」成為察里津工兵農和哥薩克代表蘇維埃的機關報。該報出版到一九三三年三月。——(正文第一一九頁)

(三〇)里加是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被科爾尼洛夫將軍讓給德國人的。——(正文第二二〇頁)

(三一)預備國會或共和國臨時會議是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諮議機關,由一九一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二日在彼得格勒舉行的民主會議產生。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成立預備國會,是企圖制止已經高漲的革命並把國家從蘇維埃革命的道路引到資產階級國會制度道路上。——(正文第二二二頁)

(三二)「國防會議」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把持的工兵代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一九一七年八月七日在彼得格勒召開的,目的是動員居民的人力和物力以繼續進行帝國主義戰爭。——(正文第二二八頁)

(三三)黑幫代表大會是,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羅將柯主持下在莫斯科舉行的一次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大地主、廠主、僧侶代表、將軍和軍官。會議是在集結反革命力量以撲滅布爾什維主義和已經高漲的革命的標誌下進行的。——(正文第二三七頁)

(三四)「工人之路報」是布爾什維克黨的中央機關報,它代替一九一七年七月事變時被臨時政府封閉的「真理報」而出版。該報於一九一七年九月三日創刊,十月二十六日停刊。「工人之路報」的主筆是約·維·斯大林。——(正文第二三七頁)

(三五)托爾帕利,意即芬蘭的無地農民,他們在極苛刻的條件下向地主租地。——(正文第一四五頁)

(三六)指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在莫斯科舉行的伊斯蘭教民族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代表大會選出了俄共(布)伊斯蘭教民族組織的中央黨務局。——(正文第一五三頁)

(三七)「烏克蘭在解放中」一文經過某些修改後,以「解放中的烏克蘭」為題,作為社論也刊載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一日「真理報」第二六一號上。——(正文第一五五頁)

(三八)烏克蘭臨時工農政府成立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烏克蘭蘇維埃政府最初設在庫爾斯克城,後來設在蘇扎城。政府由克·葉·伏羅希洛夫、費·安·謝爾蓋也夫(阿爾焦姆)等人組成。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烏克蘭蘇維埃政府發表宣言,宣佈推翻統領,建立烏克蘭蘇維埃政權。——(正文第一五六頁)

〔三〕烏克蘭執政內閣是一九一八年年底在基輔由佩特留拉和文尼汗柯爲首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成的反革命民族主義政府。一九一九年二月，執政內閣爲烏克蘭起義的工人和農民所推翻。〔正文第一五六頁〕

〔四〕「光明來自東方」一文同時作爲社論刊載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真理報」第二七三號上，沒有署名。……（正文第一五八頁）

〔五〕愛斯蘭勞動公社即愛斯蘭蘇維埃共和國，是在紅軍從德國佔領者手中解放納爾瓦後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成立的。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七日，人民委員會批准了約·維·斯大林起草的關於承認愛斯蘭蘇維埃共和國獨立的法令。……（正文第一五九頁）

〔六〕拉脫維亞蘇維埃政權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中旬宣告成立。拉脫維亞臨時蘇維埃政府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發佈告拉脫維亞勞動人民書，宣佈國家政權已經歸蘇維埃所有。其中說道：「我們知道，在這困難的道路上，在這艱苦的鬥爭中，我們不是孤立的。我們後面有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今後我們仍舊要和它保持緊密聯繫，而且不僅僅是外部的聯繫。」——（正文第一五九頁）

〔七〕立陶宛塔利巴（資產階級的民族委員會）是一九一七年九月在德國佔領當局操縱下成立的。——（正文第一六〇頁）

〔八〕哈爾科夫的三天罷工發生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初。罷工是因佩特留拉分子逮捕哈爾科夫蘇維埃主席團而引起的。參加罷工的有各企業、電車公司和發電站的工人。佩特留拉當局被迫釋放被捕者。之後，根據蘇維埃的決定罷工停止了。……（正文第一六〇頁）

〔九〕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在立陶宛的維爾納和其他城市發生了遊行示威和政治總罷工。這是根據立陶宛和白俄羅斯共產黨中央的號召，爲抗議資產階級塔利巴和德國佔領者的政策而組織的。參加維爾納遊行示威的約有兩萬工人和城市貧民。遊行示威是在「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下進行的。遊行示威羣衆並要求德國人停止從立陶宛運走鐵路器材和其他物資，要求釋放政治犯。——（正文第一六三頁）

〔十〕給人民委員會和紅軍的致敬電是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在維爾納蘇維埃會議上通過的。在給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委員會的致敬電中說：「由久經考驗的世界無產階級領袖——列寧同志領導的人民委員會，是立陶宛工人階級日益擴大的爭取自己徹底解放的鬥爭的指路明星。」

在給紅軍的致敬電中說：……我們立陶宛工人以萬分興奮的心情注視着你們在反對反革命武裝力量的鬥爭中所表現的英勇無畏的精神。同時我們也向那些加入這支軍隊的僞了工人階級的共同解放，並僞了呻吟在佔領者殘酷壓迫下的本國弟兄們的解放而流血犧牲的立陶宛兒女！工人和農民致敬！……」（正文第一六三頁）

〔四〕立陶宛臨時革命工人政府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上半月成立的。領導這個政府的是布爾什維克維·謝·米茨凱維奇·卡普蘇卡斯。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臨時工人政府發表宣言，宣言中說：「一、全部政權歸工人、無地農民和少地農民代表蘇維埃。二、從現在起宣佈廢除德國佔領者的政權。三、宣佈推翻立陶宛凱撒塔利巴及其內閣，並宣佈它們爲非法。」（正文第一六三頁）

〔四〕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委員會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頒佈由列寧簽署的法令，承認立陶宛蘇維埃共和國獨立。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根據約·維·斯大林的報告通過的決議中說：「中央執行委員會向無產階級和農民羣衆通過革命鬥爭而建立的愛斯蘭、拉脫維亞和立陶宛蘇維埃共和國再度證明：這些國家過去隸屬於舊俄帝國這一事實，並不使它們負有任何義務，同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表示堅信，只有在目前，在承認有完全自決自由並把政權交給工人階級掌握的基礎上，才能建立起居住在舊俄帝國領土上的一切民族的勞動人民的自由的、自願的和牢不可破的聯盟……」（正文第一六三頁）

〔四〕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由於東方戰綫特別是第三集團軍地段的情勢危急，俄共（布）中央根據弗·伊·列寧的提議，決定派約·維·斯大林前往東方戰綫。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成立了由中央委員約·維·斯大林和費·艾·捷爾任斯基組成的黨中央委員會和國防委員會聯合調查委員會，以調查皮爾姆失陷和前綫失敗的原因，並採取措施以恢復第三和第三集團軍地域的黨的和蘇維埃的工作。一九一九年一月三日，約·維·斯大林和費·艾·捷爾任斯基前往東方戰綫，他們在那裏進行了恢復第三集團軍戰鬥力和鞏固前後方的巨大工作。東方戰綫經委員會工作後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底轉危爲安。（正文第一六六頁）

〔五〕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三日，約·維·斯大林和費·艾·捷爾任斯基把調查皮爾姆潰敗原因的情況，做成「初步簡要報告」，送給弗·伊·列寧和黨中央。報告中並提到委員會所擬定的恢復第三集團軍地段的局勢和保證該軍轉入進攻的措施。一月十四日弗·伊·列寧回電答覆如下：

「格拉佐夫、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住所

第一封密碼電報收悉。務請你們二人親自或地領導實行既定的措施，否則勝利便無保障。

列寧——（正文第一六九頁）

（五）中心委員會是全俄撤退委員會的地方機關。——（正文第一七〇頁）

（五）這裏指的是總司令根據約·維·斯大林和費·艾·捷爾任斯基的要求應當派往第三集團軍的幾個團。弗·伊·列寧把這個報告送交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時在上面寫道：「……我認爲，瓦采齊斯把三個團調往納爾瓦附近簡直是豈有此理。請撤銷這個命令！」（見「列寧文集」第三十四卷第九十頁）——（正文第一七一頁）

（五）這是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日頒佈的向城鄉居民有產者徵收一次特別稅的法令。法令中規定貧農免繳特別稅，中農適當地繳納，特別稅重担全部加在富農身上。——（正文第一九〇頁）

（五）「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消息報」是日報，於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創刊，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消息報」名稱出版。全俄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該報成了工兵代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機關報，自一九一七年八月一日起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消息報」名稱出版。全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閉幕後，自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起，該報成了蘇維埃政權的正式機關報。自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二日起用「全俄農工兵和哥薩克代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消息報」名稱在莫斯科出版。自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起「消息報」是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莫斯科蘇維埃的機關報，後來是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機關報。——（正文第一九三頁）

（五）白俄羅斯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一九年二月二日在明斯克開幕。出席代表大會的有二百三十名代表。代表大會宣佈白俄羅斯爲獨立的蘇維埃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批准了白俄羅斯蘇維埃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憲法，選出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雅·米·斯維爾德洛夫參加了代表大會的工作，他宣讀了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承認白俄羅斯蘇維埃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獨立決議。——（正文第二〇二頁）

（五）立陶宛蘇維埃埃第一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在維爾納舉行。出席大會的有二百二十名代表。代表大會討論了立陶宛臨時工農政府的總結報告，和白俄羅斯聯合的問題以及其他問題。代表大會認爲立陶宛蘇維埃埃共和國必須同白俄羅斯蘇維埃埃共和國聯合並同俄羅斯蘇維埃埃共和國建立聯邦關係，因此它在決議中說：「代表大會深深地感到自

已同一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不可分割的關係，因此，它委託立陶宛和白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工農政府立即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拉脫維亞、烏克蘭和愛斯蘭諾工農政府進行談判，以使所有這些共和國組成統一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正文第二〇三頁）

〔七〕指協約國理事會預定在一九一九年二月在太子羣島（馬爾馬拉海）舉行的會議。會議邀請蘇維埃政府代表和高爾察克、鄧尼金等反革命政府代表參加。會議的目的被宣佈為恢復俄國內和平。會議沒有舉行。——（正文第二〇八頁）

〔八〕伯爾尼代表會議是一九一九年二月三日至十日在伯爾尼（瑞士）舉行的第二國際的社會沙文主義政黨和中派政黨的國際會議。——（正文第二〇八頁）

〔九〕引自阿·瓦·科里佐夫的詩「森林」（見阿·瓦·科里佐夫詩歌全集）一九三九年莫斯科格勒版第九十頁。——（正文第二〇八頁）

〔十〕俄共（布）黨綱草案起草委員會於一九一八年三月八日在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選出，由弗·伊·列寧、約·維·斯大林等人組成。該委員會擬定的草案成為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黨綱的基礎。

文中所引草案的一部分，未加更改地列入了黨綱（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卷第四一七頁）。——（正文第二一一頁）

〔十一〕指彼得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所召集的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會議。會議於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三日在彼得格勒舉行。——（正文第二一三頁）

〔十二〕「真理報」是工人布爾什維克的日報，是根據弗·伊·列寧的指示和約·維·斯大林的倡議創辦的，於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一九一四年七月八日在彼得堡出版。二月革命以後（從一九一七年三月五日起），「真理報」作為布爾什維克黨的中央機關報重新出版。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約·維·斯大林參加「真理報」編輯部。一九一七年四月弗·伊·列寧回到俄國後，「真理報」由弗·伊·列寧領導。「真理報」的經常撰稿者有維·米·莫洛托夫、雅·米·斯維爾德洛夫、米·斯·奧里明斯基、克·恩·薩莫依洛娃等人。在這個時期，「真理報」儘管受到追究和迫害，但是仍然進行了巨大的工作，把工人、革命士兵和農民團結在布爾什維克黨周圍，揭露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及其走狗——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為爭取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正文第二一三頁）

(三) 見弗·伊·列寧的四片提綱。《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一頁至第七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十七頁至第二十二頁。——(正文第二一三頁)

(四) 世界革命的社會主義政黨代表會議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至六日在莫斯科舉行。出席會議的有歐洲和美洲各主要國家的五十二名代表。俄國共產黨的代表是弗·伊·列寧、約·維·斯大林、瓦·瓦·沃羅夫斯基等人。會議宣佈此次會議為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議程中最主要的問題是弗·伊·列寧的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報告。代表大會成立了第三共產國際的執行機關——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正文第二一六頁)

(五) 伯爾尼委員會是伯爾尼社會沙文主義者代表會議。為調查俄國社會政治情況。而任命的委員會。被指定參加這個委員會的有考茨基、希法亭、龍格等人。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九日，蘇維埃政府對該委員會請求允許入境一事發表聲明說，蘇維埃政府雖然認為伯爾尼委員會既不是社會主義的委員會，也決不能代表工人階級，但是還是允許它進入蘇維埃俄國。伯爾尼的著名的欽差大臣(弗·伊·列寧這樣稱呼該委員會的委員)的訪問沒有進行。——(正文第二一九頁)

(六) 指一九一九年二月底在英國報刊上發表的關於協約國理事會打算再次邀請俄國一切「實際存在的」政府參加太子羣島會議的消息。——(正文第二一九頁)

(七)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在莫斯科舉行。列入代表大會議程的有下列幾個問題：(一)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二)俄共(布)黨綱；(三)關於共產國際；(四)軍事情況和軍事政策；(五)農村工作；(六)組織問題；(七)選舉中央委員會。弗·伊·列寧做了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關於黨綱的報告和關於農村工作的報告。

在代表大會的全體會議和軍事小組會上討論了軍事問題。代表大會上出現了所謂「軍事反對派」。軍事反對派，糾集了以前的「左派共產主義者」和一部分沒有參加任何反對派但對托洛茨基在軍隊中的領導表示不滿的工作人員。「軍事反對派」反對托洛茨基歪曲黨的軍事政策，反對他的反黨活動，但是維護軍隊中的游擊主義殘餘，並在一系列的軍事建設問題上維護其他不正確的觀點。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駁斥了「軍事反對派」。代表大會否決了「軍事反對派」的許多提議(斯米爾諾夫草案)，同時也斥責了托洛茨基的有害立場。代表大會產生的由斯大林、雅羅斯拉夫斯基等同志組成的軍事問題委員會擬定了軍事問題的決議案，該決議案經代表大會一致通過。

關於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及其關於軍事問題和其他問題的決議，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〇六頁至第三一一頁。——（正文第二二二頁）

〔六〕改組國家監察部的法令草案是由約·維·斯大林、雅·米·斯維爾德洛夫等人組成的委員會擬定的。這個草案曾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八日和四月三日在人民委員會會議上討論。約·維·斯大林做了幾次關於草案的報告。弗·伊·列寧直接參加了這個草案的起草和最後修訂工作。——（正文第二二三頁）

〔六九〕兩個文件：第一個題為「二十六個委員的被害」，第二個題為「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湯姆生將軍和蔡金先生的會見」。這兩個文件作為本文的附件刊載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的「消息報」上。——（正文第二三四頁）

〔七〇〕「勞動旗幟報」是社會革命黨巴庫委員會的報紙，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創刊，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停刊。——（正文第二三四頁）

〔七一〕「統一俄國報」是立憲民主黨派的報紙，由所謂「巴庫市俄羅斯民族委員會」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九年七月出版。——（正文第二三四頁）

〔七二〕「火星報」是孟什維克巴庫委員會的報紙，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創刊，一九二〇年四月停刊。——（正文第二二六頁）

〔七三〕由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尤登尼奇的進攻和因此而造成彼得格勒有被白軍包圍和佔領的危險，約·維·斯大林被作為國防委員會特派全權代表派往彼得格勒戰綫。在國防委員會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七日所發的委任狀中指出：「鑒於西方戰綫所造成的情況」，特派約·維·斯大林到彼得格勒地域和西方戰綫其他各地域，「以便採取一切必要的緊急措施」。約·維·斯大林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九日到達彼得格勒。——（正文第二三〇頁）

〔七四〕紅丘和灰馬是彼得格勒附近的兩個砲台。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三日，這兩個砲台的衛戍部隊受了同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相勾結的白衛分子的反革命的煽動，發動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叛亂。為了鎮壓叛亂分子，六月十三日根據約·維·斯大林的命令出動了波羅的海艦隊的海軍艦隊。同時在奧拉尼恩包姆組織了以水兵支隊為核心的岸防部隊。六月十四日約·維·斯大林來到奧拉尼恩包姆，召開了海陸軍統帥部代表、各支隊和部隊的指揮員和政治委員的會議。會上通過了約·維·斯大林所提出的從海上和陸上同時攻擊以奪取紅丘砲台的計劃。六月十五日，岸防部隊和其他部隊在約·維·斯大林親臨

戰線直接領導下，在波羅的海艦隊的軍艦的支援下舉行了進攻。蘇維埃軍隊殲滅了紅丘砲台接近地的叛亂分子後，於六月十六日零時三十分佔領了紅丘砲台。數小時後又佔領了灰馬砲台。——（正文第二三三頁）

〔七五〕「泰晤士報」(The Times) 是英國大資產階級的權威報紙，於一七八八年在倫敦創刊。在尤登尼奇進攻的時期，該報號召援助尤登尼奇。——（正文第二三六頁）

〔七六〕維德里查工廠位於刺多牙湖東岸。是活動在彼得格勒戰綫奧洛涅茨地段的芬蘭白軍的主要基地。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紅軍部隊在奧涅加艦隊和波羅的海艦隊的軍艦的支援下以突擊方式佔領了維德里查，消滅了所謂「奧洛涅茨志願軍」的司令部，並繳獲了存有大批彈藥、裝備和糧食的倉庫。芬蘭白軍被擊退到芬蘭境內。——（正文第二三八頁）

〔七七〕一九一九年七月初，波蘭白軍轉入總進攻，從西方威脅蘇維埃共和國。黨中央委員會派約·維·斯大林直接領導西方戰綫。一九一九年七月九日，被任命為西方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的約·維·斯大林到達斯摩棱斯克的戰綫司令部。——（正文第二四一頁）

〔七八〕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決定派約·維·斯大林到南方戰綫去組織消滅鄧尼金的工作。十月三日，約·維·斯大林到達戰綫司令部。約·維·斯大林提出的消滅鄧尼金的計劃經黨中央委員會通過。——（正文第二四四頁）

〔七九〕全俄東部各民族共產黨組織第二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三日在莫斯科舉行。出席代表大會的約有八十名代表，他們是土爾克斯坦、阿捷爾拜疆、希瓦、布哈拉、柯爾克茲、饒韜、楚瓦什、巴什基里亞、高加索和某些城市（皮爾姆、維亞得卡、奧連堡等）各伊斯蘭教民族的共產黨組織的代表。弗·伊·列寧做了關於目前形勢的報告。代表大會聽取了俄共（布）伊斯蘭教民族組織中央常務局的工作總結報告，討論了東部問題和其他問題，並規定了黨和蘇維埃在東部的工作任務。——（正文第二四八頁）

〔八〇〕因西南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和烏克蘭勞動軍委員會的機關刊物「革命戰綫」雜誌發表「關於南方的軍事情況」一文，約·維·斯大林便寫了這篇附言。——（正文第二五九頁）

〔八一〕烏克蘭勞動軍建立於一九二〇年二月。它是由西南戰綫抽調出來的軍隊組成的，目的是用來進行經濟建設，主要是恢復頓巴斯。為了領導烏克蘭勞動軍，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委員會和烏克蘭革命委員會共同成立了勞動

軍委員會，它由各經濟人民委員部和西南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的代表組成，以國防委員會委員和特派全權代表約·維·斯大林爲主席。——（正文第二六〇頁）

(八三) 烏克蘭共產黨(布)全島第四次代表會議於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在哈爾科夫舉行。出席這次代表會議的有二百七十八名代表。列入會議議程的有下列問題：(一) 烏克蘭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和組織報告；(二) 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相互關係；(三) 對其他政黨的態度；(四) 經濟政策；(五) 土地問題和農村工作；(六) 糧食問題；(七) 選舉烏克蘭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和出席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會的代表。

約·維·斯大林代表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出席了代表會議。代表會議的中心問題是經濟政策問題。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嚴斥了反對工業領導中一長制原則的「民主集中主義」反黨集團(薩普龍諾夫等人)。在農村工作方面代表會議通過了在烏克蘭建立少地和無地農民聯合會(貧農委員會)的重要決議。代表會議選舉約·維·斯大林爲出席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會的代表。——（正文第二六二頁）

(八四) 指德國反動派於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三日在柏林組織的反革命政變(所謂卡普叛亂)。過了幾天，由於工人舉行總罷工，卡普政府即被推翻。——（正文第二六四頁）

(八五) 指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向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會提出的提綱——「經濟建設的當前任務」。這個提綱發表在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二日「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紀事」第十四號上。——（正文第二六九頁）

(八六) 全俄蘇維埃第七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五日至九日在莫斯科舉行。代表大會聽取了弗·伊·列寧關於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工作報告，並討論了軍事情況、蘇維埃建設、糧食情況、燃料等問題。代表大會就議程中各個主要問題所通過的決議（「關於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糧食工作的組織問題」、「關於蘇維埃建設」、「關於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燃料工作的組織問題」等決議）都是有組織蘇維埃經濟和蘇維埃管理的任務的。

哈爾科夫代表會議的決議，是烏克蘭共產黨(布)哈爾科夫省代表會議於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五日根據經濟政策的報告所通過的關於經濟建設的決議。——（正文第二六九頁）

(八七)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五日在莫斯科舉行。代表大會討論了下列問題：(一) 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二) 經濟建設的當前任務；(三) 工會運動；(四) 共產國際的任務；(五) 組織問題；(六) 對合作社

的態度；(七)過渡到民衆制度；(八)選舉中央委員會。弗·伊·列寧在代表大會上做了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並就經濟建設和合作社問題發表了演說。

代表大會確定了國家在運輸業和工業方面最近的經濟任務。代表大會特別重視統一經濟計劃的問題。計劃中佔主要地位的是國民經濟電氣化問題。代表大會駁斥了反對在工業中建立一長制的「民主集中主義」反黨集團（薩普龍諾夫、奧新斯基等人）。（正文第二七〇頁）

(六七) 鮑羅齊巴分子是烏克蘭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於一九一八年五月組成獨立政黨，因他們的黨中央機關報「鮑羅齊巴報」而得名。一九二〇年三月，由於布爾什維克在烏克蘭農民羣衆中的影響日益增長，鮑羅齊巴分子不得不解散其政黨而同烏克蘭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合併。烏克蘭共產黨（布）第四次代表會議運送了接收鮑羅齊巴分子入黨的決議，並且對全部重新被接收入黨的人進行了重新登記。後來許多鮑羅齊巴分子走上了玩弄兩面手腕和欺騙黨的道路，他們領導了烏克蘭反革命民族主義分子反對蘇維埃的鬥爭，從而暴露了他們是烏克蘭人民的死敵。……（正文第二七〇頁）

(六八) 倫敦代表大會是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五次代表大會，於一九〇七年四月二十日至五月十九日在倫敦舉行。……（正文第二七二頁）

(六九) 見馬克思「費爾巴哈論提綱」，「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一九五五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四〇四頁。……（正文第二七三頁）

(七〇) 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五卷第三一九頁至第四九四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一七七頁至第三四六頁。……（正文第二七五頁）

(七一) 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一八五頁至第三九二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三四七頁至第五六六頁。……（正文第二七五頁）

(七二) 這句話出自一八五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拉薩爾給馬克思的信，弗·伊·列寧在「做什麼？」一書的題詞中引用過（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五卷第三一九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一七七頁）。……（正文第二七五頁）

(七三) 指舊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分裂後所形成的三個政黨：德國社會民主黨、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和德國共產黨。……（正

文第二七五頁)

〔四〕布里根杜馬是沙皇政府預定在一九〇五年召集的諮詢性代表機關。成立諮詢性國家杜馬的法案草案和杜馬選舉條例由內務大臣布里根主持的委員會所制定，並於一九〇五年八月六日和沙皇的宣言一起公佈。布爾什維克宣佈積極抵制布里根杜馬。『……布里根杜馬始終沒有召集起來。它還沒有召集就被革命的旋風刮走了。』(「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三卷第二三九頁)——(正文第二七七頁)

〔五〕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一頁至第一一九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第一卷第五六九頁至第六八〇頁。——(正文第二七七頁)

〔六〕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卷第一七五頁至第二五〇頁。——(正文第二七八頁)

〔七〕「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任務」一書是弗·伊·列寧於一八九七年底在流放中寫的。該書第一版附有巴·阿克雪里羅得的序言。於一八九八年在日內瓦由「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聯合會」出版(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卷第二九九頁至第三二六頁)。——(正文第二七九頁)

〔八〕塔曼爾福斯代表會議，即布爾什維克第一次代表會議。於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十七日舉行。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在這次代表會議上第一次會面。在此以前，他們之間的關係是通過書信和其他同志聯系的。

列入代表會議議程的有下列問題：(一)各地的報告；(二)關於目前形勢的報告；(三)中央委員會的組織報告；(四)關於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兩部分的統一問題；(五)關於黨的改組問題；(六)土地問題；(七)關於國家杜馬的問題。

弗·伊·列寧做了關於目前形勢和土地問題的報告，同時並對維特杜馬的態度問題發表了演說。約·維·斯大林在會上做了關於南高加索布爾什維克組織的工作的報告，並發言捍衛列寧的積極抵制杜馬的策略。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恢復黨的統一(當時黨實際上已經分裂成兩個黨)的決定和弗·伊·列寧所提出的關於土地問題的決議。約·維·斯大林和弗·伊·列寧一起參加了對杜馬態度的決議的起草委員會的工作。在這個決議中，代表會議號召黨和工人階級抵制杜馬，並建議各級黨組織廣泛利用選舉大會來擴大無產階級的革命組織並在一切居民階層中進行武裝起義的宣傳。——(正文第二八〇頁)

〔九〕指與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一日英國外交大臣克遜給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外交人民委員的照會有關的外

交信件。在這個照會中，克遜向蘇維埃政府提議以赦免為條件，克里木的弗蘭格爾和他的軍隊可全部投降。關於這個信件可參看本卷第二九五頁至第二九六頁。——（正文第二八三頁）

(100) 協約國列強會議於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九日至二十六日在聖勒摩（意大利）舉行。會上討論了德國履行凡爾賽和約的問題，對土耳其和約草案以及其他問題。——（正文第二八九頁）

(101) 『紅軍戰士報』是西方戰綫第十六集團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辦的紅軍的日報，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日創刊，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五日停刊。——（正文第三〇三頁）

(102) 在這封指示信草稿上有弗·伊·列寧給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書記的批語，批語中說：「我主張立即把它分發下去，它是無可爭辯的東西。」這封指示信由中央委員會於一九二〇年七月下半月分發給各級黨組織。——（正文第三〇五頁）

(103) 共和國國家內衛部隊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期間擔任警衛後方和臨近戰綫地域的城市、工廠、鐵路、倉庫等職務。——（正文第三一〇頁）

(104) 『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一文（見『斯大林全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第二卷第二八九頁至第三五八頁）是約·維·斯大林於一九二二年底至一九二三年初在維也納寫的，該文第一次發表在一九二三年『啓蒙』雜誌第三期至第五期上，署名科·斯大林，題為『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

『啓蒙』（月刊）是布爾什維克的雜誌，自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起在彼得堡出版，一九二四年六月被沙皇政府封閉。一九一七年秋，這個雜誌又出過一次兩期的合刊。弗·伊·列寧領導這雜誌的工作。約·維·斯大林在留居彼得堡期間積極參加了這個雜誌的工作。——（正文第三二七頁）

(105) 『十月革命和民族問題』一文（見本卷第一四〇頁至第一四九頁）曾發表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民族生活報』創刊號上。

『民族生活報』是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的機關報，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至一九二二年二月十六日在莫斯科每周出版一次。自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起該報改為雜誌，仍用舊名稱出版，一九二四年一月停刊。——（正文第三二八頁）

(106) 見本卷第三一二頁至第三二二頁。——（正文第三二八頁）

(107) 行動和宣傳委員會或東方民族宣傳和行動委員會於一九二〇年九月在巴庫東方民族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成立。該

委員會的任務是組織宣傳工作、援助和聯合東方的解放運動。該委員會存在將近一年。（正文第三三四頁）

(100) 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四日，第二國際的領袖（王德威爾德、麥克唐納、列諾得爾等人）披着「社會主義代表團」的外衣來到格魯吉亞，作爲「代表團」領導人之一的卡·考茨基於九月三十日來到梯弗里斯。孟什維克爲「代表團」和考茨基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會。兩星期後，「代表團」返回西歐，而考茨基則留在梯弗里斯，在那裏一直住到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正文第三四五頁）

(101) 指路德在伏爾姆斯議會上發表的辯護詞中的話（一五二一年），在議會中，天主教會建議路德背棄自己的學說（見 D. Martin Luthers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imar, 1897, Band 7, S. 838）。——（正文第三四五頁）

(110) 達格斯坦各族人民代表大會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捷米爾漢舒拉舉行。出席代表大會的代表將近三百名。約·維·斯大林宣佈達格斯坦實行自治後，格·康·奧爾忠尼啓澤在代表大會上致賀詞。代表大會通過了決議，決議中宣佈達格斯坦各族人民和蘇維埃俄國各族勞動人民結成牢不可破的聯盟。——（正文第三四七頁）

(111) 捷列克區域各族人民代表大會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弗拉基高加索舉行。出席代表大會的有五百多名代表。格·康·奧爾忠尼啓澤和謝·米·基洛夫參加了代表大會的工作。在根據約·維·斯大林的報告所通過的決議中，表示確信「自治將使捷列克區域勞動羣衆和蘇維埃俄國的友誼更加鞏固」。——（正文第三五二頁）

(112) 色佛爾條約是協約國強迫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的同盟者——土耳其簽訂的和約。於一九二〇年八月十日在色佛爾（巴黎附近）簽字。和君士坦丁堡政府簽訂的這一條約的奴役性的條件，實際上取消了土耳其的獨立。——（正文第三六二頁）

(113) 威爾遜十四條是美國總統威爾遜於一九一八年一月提出的和平綱領。其中有一條說到保證大國和小國的獨立和完整。——（正文第三六四頁）

年 表

(一九一七年十月至一九二〇年)

一九一七年

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

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主持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

十月二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並被批准為民族事務人民委員。

十月二十七日夜

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到彼得格勒軍區司令部，在那裏和軍事工作人員擬定粉碎克倫斯基—克拉斯諾夫軍隊的作戰計劃。

十月二十八日

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簽署人民委員會關於禁止資產階級報紙出版的決定。

十月三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在軍事革命委員會會議上做關於前綫情況的報告。

十一月二日

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簽署由約·維·斯大林起草的『俄國各民族人民權利宣言』。

十一月三日

約·維·斯大林在各政黨代表、普梯洛夫工廠工人和全俄鐵路總工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全俄鐵道總委會）的會議上進行辯論時發言。

年 表

十一月六日 約·維·斯大林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就建立「清一色的社會黨人政府」問題發言。

十一月九日 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簽署撤銷杜鶴寧將軍最高總司令職務的命令。

十一月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在赫爾辛福斯舉行的芬蘭社會民主工黨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說。

十一月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在人民委員會會議上建議將珍貴的歷史文物移交烏克蘭人民，並被選為革命

法庭法令起草委員會委員。

十一月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在人民委員會會議上做了兩個報告：（一）關於和芬蘭的貿易；（二）關於烏克蘭和拉達。

蘭和拉達。

十一月二十日 約·維·斯大林將蘇維埃政府「告俄國和東方全體伊斯蘭教勞動人民書」草案提交人民委員會審查，並向人民委員會報告立憲會議選舉委員會的反革命活動。

約·維·斯大林在軍事革命委員會會議上就查封反革命報紙問題發言。

十一月二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在軍事革命委員會會議上就查封反革命報紙問題發言。

十一月二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在人民委員會會議上就在財經方面實施社會主義國家政策問題發言。

不早於十一月二十七日 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起草和談綱領提要。

十一月二十八日 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簽署由弗·伊·列寧起草的「關於逮捕反革命內戰禍首的法令」。

令。

十一月二十九日 黨中央委員會成立中央委員會常務局，弗·伊·列寧、約·維·斯大林和維·米·斯維爾德

洛夫均參加。

十二月一日
約·維·斯大林就歸還伊斯蘭教徒「歐斯曼本可蘭經」事和全俄伊斯蘭教民族委員會執行委員會主席談話。

十二月二日
約·維·斯大林在人民委員會會議上做關於烏克蘭和關於組織白俄羅斯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

十二月五日
『真理報』公佈由弗·伊·列寧、約·維·斯大林和雅·米·斯維爾德洛夫簽署的關於成立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的法令。

約·維·斯大林和白俄羅斯區域委員會的代表締結關於爲鞏固白俄羅斯蘇維埃政權而協同工作的協定。

十二月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寫完『答後方和前綫的烏克蘭同志們』一文。

十二月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做關於和烏克蘭拉達的相互關係的報告。

十二月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在人民委員會會議上做關於奧連堡、烏拉爾專區、土爾克斯坦和高加索的局勢的報告。

十二月十八日
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簽署關於芬蘭國家獨立的法令。

約·維·斯大林在人民委員會會議上報告奧連堡專區的軍事情況。

十二月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在人民委員會會議上做關於烏克蘭中央拉達的報告。

十二月二十一日
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出席全俄紅軍組織和編制委員會會議。

年 表

三八七

十二月二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做關於芬蘭獨立問題的報告。

十二月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在弗·伊·列寧休假期間被任命為人民委員會主席。

十二月二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人民委員會會議，並做關於頓河情況、關於哥薩克勞動人民代表大會以及關於革命部隊準備進攻奧連堡等報告。

十二月二十七日 在約·維·斯大林主持的人民委員會會議上通過關於普梯洛夫各工廠國有化的決議和關於沒收辛費羅波爾的阿納特爾飛機工廠的法令等等。

十二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同頓河區域哥薩克軍人會議左派代表和哥薩克第八師代表談話。

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的「關於「土耳其屬阿爾明尼亞」」一文刊載在「真理報」第二二七號上。

由約·維·斯大林起草的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簽署的「關於「土耳其屬阿爾明尼亞」」的法令刊載在同號「真理報」上。

一九一八年

一月八日 約·維·斯大林在人民委員會會議上被選為蘇維埃政權糧食政策措施制定委員會委員。

一月十日至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全俄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工作。

一月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在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捍衛弗·伊·列寧關於對德和約問題的提議。

一月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在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布爾什維克黨團會議上做關於蘇維埃共和國聯邦的報告。

約·維·斯大林在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會議上做關於民族問題的報告和結論。代表大會通過約·維·斯大林提出的關於俄羅斯共和國聯邦機關的決議。

一月二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在爲籌備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而舉行的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主張修改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黨綱。

約·維·斯大林受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委託召開歐美各國社會黨革命派活動家會議。

一月二十八日
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電告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蘇維埃和談代表團必須立即和德國簽訂和約。

二月二十一日(八月)
因德軍進攻，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向布爾什維克黨彼得堡市委員會和各區委員會發出組織反擊德國侵略者及動員資產階級在工人監督下挖掘戰壕的指示。約·維·斯大林向基輔的布爾什維克發出同樣指示。

二月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在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在布列斯特和約問題上支持弗·伊·列寧反對托洛茨基和布哈林。

二月二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以直達電報向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人民書記處發出關於派遺和談代表團到布列斯特去以及代表團在同德帝國主義者談判時應採取的策略原則的指示。

不早於三月二日
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以直達電報和牟爾曼斯克蘇維埃主席通話，要求採取緊急外交措施以保衛牟爾曼斯克不被英法佔領。

◎ 從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八日)起年表日期按新曆記載。

三月六日至八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會的工作。

三月八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和黨綱草案起草委員會委員。

三月十日以前 約·維·斯大林被選為彼得格勒蘇維埃出席全俄蘇維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會的代表。

三月十日 約·維·斯大林隨同政府遷往莫斯科。

三月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的「烏克蘭是個交叉點」一文刊載在「消息報」第四十七號上。

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寫信給烏克蘭特派專員格·康·奧爾忠尼啓澤，要求建立克里木、頓巴斯同全俄國的統一戰綫以抵抗德國佔領者的侵犯。

三月十四日至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全俄蘇維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會的工作。

三月十六日 全俄蘇維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會選約·維·斯大林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三月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在給斯·邵武勉和阿·查帕里澤的信中指示必須加強巴庫的軍事防衛。

三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的「戴着社會主義假面具的南高加索反革命分子」一文刊載在「真理報」第五十五號和第五十六號上。

三月三十日夜 約·維·斯大林以直達電報和塔什干蘇維埃主席談土爾克斯坦的內部情況。

四月一日 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布爾什維克黨團選約·維·斯大林為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個憲法草案起草委員會委員。

四月二日 因德國人進攻哈爾科夫，約·維·斯大林在人民委員會會議上提議立即和烏克蘭中央拉達開始和平談判。

四月三日和四日 約·維·斯大林和『真理報』記者的關於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的組織的談話在『真理報』第六十二號和第六十三號上發表。

四月五日 約·維·斯大林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草案起草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講話。

四月九日 約·維·斯大林的題為『當前任務之一』的告喀山、烏發、奧連堡、土爾克斯坦及其他地方蘇維埃書在『真理報』第六十七號上發表。

四月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草案起草委員會會議上做關於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聯邦形式的報告。

四月十九日 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憲法草案起草委員會討論並批准約·維·斯大林起草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總綱』。

四月二十七日 人民委員會任命約·維·斯大林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同烏克蘭中央拉達進行締結和約談判的全權代表。

四月二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偕代表團到達庫爾斯克。

不早於五月二日 約·維·斯大林從庫爾斯克到莫斯科向人民委員會做報告。

五月五日 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向沃龍涅什、羅斯托夫和布良斯克發出關於簽訂烏克蘭戰綫

年 表

三九一

停戰協定的無線電報。

五月十七日至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鞏固——巴什基里亞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大會籌備會議並致開幕詞和閉幕詞。

五月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的「高加索的局勢」一文刊載在『真理報』第一〇〇〇號上。

五月二十九日 人民委員會任命約·維·斯大林為特命全權南俄糧務總領導者。

六月一日 約·維·斯大林的「關於頓河區域和北高加索（事實和詭計）」一文刊載在『真理報』第一〇八號上。

六月四日 約·維·斯大林從莫斯科前往察里津。

六月六日 約·維·斯大林到達察里津。

六月七日 約·維·斯大林就整頓運輸、在察里津建立革命秩序和把糧食運往中部等事所採取的措施電告弗·伊·列寧。

六月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在給弗·伊·列寧的電報中報告運輸情況好轉以及收購糧食和把糧食運往莫斯科的計劃。

六月二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為整頓運輸和運送糧食事到達卡梅申。

六月二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從察里津以直達電報報告弗·伊·列寧運糧直達列車已經北上。

七月七日 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就「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暴動事件互通電報。

約·維·斯大林在給弗·伊·列寧的信中報告察里津地域的軍事情況和土爾克斯坦的情況。

- 七月八日 約·維·斯大林就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和阿捷爾拜疆的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問題寫信給巴庫的斯·邵武勉。
- 七月十日 約·維·斯大林在給弗·伊·列寧的信中抗議托洛茨基的會使察里津戰綫瓦解和北高加索邊區失守的命令。
- 七月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電告軍事人民委員部必須急速援助蘇維埃土爾克斯坦。
- 七月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把他巡視察里津戰綫的結果電告弗·伊·列寧。
- 七月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以直達電報報告弗·伊·列寧，從七月十二日至十六日有五次運糧列車開往莫斯科。
- 七月十九日 以約·維·斯大林爲首的北高加索軍區軍事委員會成立。
- 七月二十日 約·維·斯大林在給斯·邵武勉的電報中，代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要求巴庫蘇維埃實行獨立的對外政策並同外國資本家的爪牙進行堅決的鬥爭。
- 七月二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以直達電報和弗·伊·列寧交談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糧食情況。
- 八月四日 約·維·斯大林在給弗·伊·列寧的信中報告南方的軍事和糧食情況。
- 八月六日 約·維·斯大林簽署北高加索軍區軍事委員會關於改組管理前綫供應的一切機關的命令。
- 八月八日 約·維·斯大林和克·葉·伏羅希洛夫在柯切爾尼柯沃車站，因爲克拉斯諾夫匪幫的進攻，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向察里津戰綫南段司令員發出調動軍隊的命令。

年 表

八月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簽署軍事委員會宣佈察里津和全省戒嚴的命令。

八月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簽署軍事委員會關於動員察里津資產階級挖戰壕的命令。

八月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把察里津戰綫情況好轉的消息電告莫斯科帕爾霍緬柯。

八月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和克·葉·伏羅希洛夫因戰綫進行戰鬥而留在薩列普塔。

八月二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和克·葉·伏羅希洛夫簽署關於在察里津戰綫上展開進攻的作戰命令。

八月二十六日 因爲前綫需要裝甲汽車，約·維·斯大林和克·葉·伏羅希洛夫簽署改建察里津的火砲製造廠的命令。

八月三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和克·葉·伏羅希洛夫就敵人惡毒行刺弗·伊·列寧事致電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雅·米·斯維爾德洛夫。

九月六日 約·維·斯大林把察里津地域蘇維埃軍隊的勝利進攻電告人民委員會。

九月八日 約·維·斯大林電告弗·伊·列寧，在察里津消滅了由社會革命黨人組織的「木材裝卸」團的反革命暴動。

九月十日 約·維·斯大林在察里津的羣衆大會上代表人民委員會和北高加索軍區軍事委員會向戰功卓著的察里津各團隊致敬，並以題有「戰鬥驍勇」的錦旗授予它們。

九月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前往莫斯科向弗·伊·列寧報告有關南方戰綫情況的問題。

九月十五日 弗·伊·列寧、雅·米·斯維爾德洛夫和約·維·斯大林就察里津戰綫的問題舉行會議。

- 九月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被任命為重新成立的南方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 九月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研究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部務會議的成員和工作程序的問題。
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向察里津戰綫的革命部隊致賀電。
- 九月二十一日 「消息報」發表約·維·斯大林和「消息報」記者關於察里津戰綫情況的談話。
- 九月二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從莫斯科返回察里津。
- 九月二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南方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討論把戰綫上的軍隊劃分為四個集團軍的問題。
- 十月三日 約·維·斯大林和克·葉·伏羅希洛夫致電弗·伊·列寧，要求中央委員會討論托洛茨基的有使南方戰綫瓦解危險的行動的問題。
- 十月六日 約·維·斯大林再次前往莫斯科。
- 十月八日 人民委員會決議任命約·維·斯大林為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 十月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從莫斯科返回察里津。
- 十月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以直達電報向雅·米·斯維爾德洛夫報告察里津戰綫情況。
約·維·斯大林和軍事委員會其他委員簽署的「給頓河貧農的一封信」刊載在「革命士兵報」第五十八號上。
- 十月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電告弗·伊·列寧在察里津附近擊潰了克拉斯諾夫軍隊。

年 表

十月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從察里津前往莫斯科。

十月二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致電祝賀在察里津附近擊潰了白衛軍隊的各革命團體。

約·維·斯大林在烏克蘭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烏克蘭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委員。

十月二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在莫斯科蘇維埃全會上做關於南方戰綫情況的報告。

約·維·斯大林的「事物的邏輯(論孟什維克中央的『提綱』)」一文刊載在『真理報』第二三四號上。

十一月六日

約·維·斯大林的「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在彼得格勒)」一文刊載在『真理報』第二四一號上。

十一月六日至九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全俄蘇維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會的工作。

十一月九日

全俄蘇維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會選約·維·斯大林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十一月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代表俄共(布)中央向在莫斯科舉行的伊斯蘭教民族共產黨員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致賀詞。

十一月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被選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

十一月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的「障壁」一文刊載在『民族生活報』第二號上。

十一月二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的「不要忘記東方」一文刊載在『民族生活報』第三號上。

十一月三十日 約·維·斯大林被任命為工農國防委員會委員和委員會副主席。

十二月一日 約·維·斯大林在工農國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討論時發言。

國防委員會決定授予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批准國防委員會所屬各委員會的決議的權利。

十二月三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國防委員會整頓鐵路運輸問題委員會的會議。

十二月七日 人民委員會批准約·維·斯大林起草的關於承認愛斯蘭蘇維埃共和國獨立的法令草案。

十二月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在國防委員會會議上做關於整頓鐵路運輸、關於政治鼓動和派遣政治委員到正在編制的各師去以及關於軍隊宿營問題的報告。

十二月二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的『事情在發展』一文刊載在『民族生活報』第七號上。

十二月二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和白俄羅斯民族人民委員部負責工作人員談白俄羅斯國家機構問題。

約·維·斯大林就成立白俄羅斯蘇維埃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白俄羅斯共產黨(布)的問題以直達電報給在斯摩稜斯克的米雅斯尼柯夫發出指示。

十二月二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在國防委員會會議上報告臨近戰綫地區的糧食情況。

十二月三十日 俄共(布)中央根據弗·伊·列寧的提議決定派約·維·斯大林到東方戰綫。

一九一九年

一月一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和國防委員會成立由約·維·斯大林和費·艾·捷爾任斯基組成的黨

的調查委員會，以調查皮爾姆失陷的原因並採取措施恢復東方戰綫第三集團軍和第二集團軍地域的黨和蘇維埃的工作。

一月五日

約·維·斯大林和費·艾·捷爾任斯基到達維亞得卡。

約·維·斯大林和費·艾·捷爾任斯基從維亞得卡寫信給弗·伊·列寧，提出給第三集團軍調遣增援部隊的問題。

一月六日夜

約·維·斯大林和費·艾·捷爾任斯基赴格拉佐夫第三集團軍司令部。

一月七日

約·維·斯大林和費·艾·捷爾任斯基向維亞得卡黨的区域委員會發出關於動員共產黨員上前綫的指示。

一月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和費·艾·捷爾任斯基把關於皮爾姆陷落原因調查經過的初步簡要報告寄給弗·伊·列寧。

一月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和費·艾·捷爾任斯基離格拉佐夫赴維亞得卡。

一月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在由黨中央委員會和國防委員會聯合調查委員會召集的烏拉爾和維亞得卡黨組織和蘇維埃組織的聯席會議上就成立維亞得卡軍事革命委員會問題發言。

約·維·斯大林和費·艾·捷爾任斯基就維亞得卡鐵路樞紐站卸貨事召開鐵道人民委員部、第三集團軍軍事交通處和其他機關的代表會議。

約·維·斯大林和費·艾·捷爾任斯基把關於鞏固第三集團軍前綫和後方的措施的報告寄給弗·伊·列寧。

- 一月二十日 約·維·斯大林報告弗·伊·列寧東方戰綫情況好轉。
- 一月二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和費·艾·捷爾任斯基從維亞得卡前往格拉佐夫第三集團軍司令部。
- 一月二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和費·艾·捷爾任斯基從格拉佐夫返回維亞得卡。
- 一月二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和費·艾·捷爾任斯基離維亞得卡前往莫斯科。
- 一月三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和費·艾·捷爾任斯基從東方戰綫回來後把黨中央委員會和國防委員會聯合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提交弗·伊·列寧。
- 二月九日 約·維·斯大林的『政府對民族問題的政策』一文刊載在『消息報』第三十號上。
- 二月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在國防委員會會議上做關於組織直達列車運送糧食和煤炭的報告。
- 二月二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的『兩個陣營』一文刊載在『消息報』第四十一號上。
- 三月二日 約·維·斯大林的『我們在東部的任務』一文刊載在『真理報』第四十八號上。
- 三月二日至六日 約·維·斯大林作為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代表團團員參加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工作。
- 三月八日 約·維·斯大林在人民委員會會議上做關於改組國家監察部法令草案的報告。
- 三月九日 約·維·斯大林的『兩年以來』一文刊載在『真理報』第五十三號和『民族生活報』第八號上。
- 三月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的『帝國主義的後備軍』一文刊載在『消息報』第五十八號上。
- 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的工作。

年 表

三月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會議上被選為黨綱最後修訂委員會委員。

三月二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就軍事問題發表演說。

三月二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會議上被選入軍事問題決議起草委員會。

三月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委員。

「消息報」發表由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簽署的「中央蘇維埃政權和巴什基里亞政府關於巴什基里亞實行蘇維埃自治的協議」。

三月二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全會上被批准為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和組織局委員。

三月三十日 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決議，批准約·維·斯大林為國家監察部人民委員。

四月三日 約·維·斯大林在人民委員會會議上做關於改組國家監察部法令草案的報告。

四月九日 約·維·斯大林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上做關於改組國家監察部的報告。

弗·伊·列寧、約·維·斯大林和米·伊·加里寧簽署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所批准的關於國家監察部的法令。

四月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全會的工作。

四月二十一日 國防委員會決定任命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為紅軍供給非常委員會軍事物資統計情況清查委員會委員。

- 四月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的『關於英帝國主義爪牙槍殺巴庫二十六個同志的事件』一文刊載在『消息報』第八十五號上。
- 四月三十日
約·維·斯大林簽署關於在國家監察人民委員部設立中央控訴中訴局的通告；『告蘇維埃共和國全體公民』。通告發表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八日『消息報』第九十七號上。
- 五月四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全會的工作。
- 五月五日
約·維·斯大林在國防委員會會議上做關於檢查蘇維埃各機關的總結報告。
- 五月八日
由於頓巴斯受到鄧尼金的威脅，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向烏克蘭人民委員會發出俄共(布)中央關於加強對南方戰綫軍事援助的指示。
- 五月十七日
由於尤登尼奇的進攻和彼得格勒受到威脅，黨中央委員會和國防委員會派約·維·斯大林前往彼得格勒戰綫。
- 五月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到達彼得格勒後，同總司令、西方戰綫司令員、第七集團軍司令員舉行會議，研究戰綫情況。
- 約·維·斯大林以直達電報向弗·伊·列寧報告彼得格勒戰綫的情況和為鞏固戰綫所採取的措施。
- 五月二十日
約·維·斯大林離彼得格勒到舊魯薩西方戰綫司令部。
- 五月二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以直達電報向弗·伊·列寧和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報告加特契納附近戰綫的情況。

年 表

四〇一

五月二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從舊魯薩前往處於白軍直接打擊下的加特契納地域。

五月二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在喀琅施塔得了解波羅的海艦隊的情況。

約·維·斯大林視察戰綫卡列里亞地段的工事。

五月二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視察戰綫後返回彼得格勒。

五月三十日 約·維·斯大林同總司令、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代表、西方戰綫統帥部代表、第七集團軍代表和波羅的海艦隊代表舉行會議，研究保衛彼得格勒接近地的問題。

六月初 約·維·斯大林號召保衛彼得格勒的部隊向前綫上的逃兵和叛徒作鬥爭。

六月八日至九日 約·維·斯大林在戰綫納爾瓦地段。

六月十日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委託約·維·斯大林對西方戰綫實行集中指揮。

六月十三日 由於紅丘砲台和灰馬砲台發生反革命叛亂，約·維·斯大林命令波羅的海艦隊的軍艦出港轟擊紅丘砲台，並指示在奧拉尼恩包姆組織岸防部隊從陸上進攻紅丘砲台。

六月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到達奧拉尼恩包姆，同海陸軍統帥部代表、岸防部隊指揮員和政治委員們舉行會議，研究進攻紅丘砲台的計劃。

六月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從奧拉尼恩包姆前往作戰地域領導奪取紅丘砲台的戰役。

六月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向弗·伊·列寧報告紅軍部隊佔領紅丘砲台和灰馬砲台。

約·維·斯大林到達紅丘砲台，並參加波羅的海艦隊水兵和紅軍部隊舉行的羣衆大會。

- 六月二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向弗·伊·列寧報告紅軍部隊在彼得格勒戰綫開始進攻。
- 六月二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向步兵第一師、奧涅加艦隊和波羅的海艦隊的水兵致賀電，祝賀他們佔領芬蘭邊境上的芬蘭白軍的軍事基地——維德里查。
- 七月三日
約·維·斯大林到達莫斯科。
- 七月三日至四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全會的工作。
- 七月五日
約·維·斯大林被任命為西方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 七月八日
「真理報」發表約·維·斯大林和「真理報」記者關於彼得格勒戰綫情況的談話。
- 七月九日
約·維·斯大林到達斯摩稜斯克西方戰綫司令部。
- 七月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在明斯克和立陶宛——白俄羅斯政府委員舉行會議，研究解散政府和明斯克國防委員會以及使各委員參加戰綫各機構的問題。
- 七月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簽署西方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建立防禦據點給彼得格勒軍區軍務部及西方戰綫軍區軍務部的訓令。
- 八月五日
約·維·斯大林簽署西方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建立彼得格勒築壘地域的命令。
- 約·維·斯大林簽署西方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消滅彼得格勒接近地的白軍和佔領普斯科夫給戰綫各集團軍的訓令。
- 八月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在給弗·伊·列寧的信中報告西方戰綫的情況。

年 表

八月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以直達電報向格·康·奧爾忠尼啓澤詢問西方戰綫第十六集團軍作戰地域的情況。

八月二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向弗·伊·列寧報告紅軍部隊佔領普斯可夫。

八月

約·維·斯大林主持西方戰綫負責政治工作人員特別會議，制定『作戰部隊團政治委員守則』。

九月二日

約·維·斯大林向弗·伊·列寧報告紅軍部隊在得文斯克附近開始反攻。

九月十日

約·維·斯大林從斯摩稜斯克前往莫斯科。

九月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返回斯摩稜斯克。

九月二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從斯摩稜斯克前往莫斯科。

九月二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全會的工作。中央委員會全會決定派約·維·斯大林到南方戰綫去組織粉碎鄧尼金的工作。

九月二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被任命爲南方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九月二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會議。根據約·維·斯大林的提議，通過了關於用西方戰綫的團隊建立混合師以調往南方戰綫和關於建立南方戰綫編成部隊的指揮部的決議。

九月三十日

約·維·斯大林從斯摩稜斯克前往莫斯科。

- 十月二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會議。根據約·維·斯大林的提議，通過了給調到南方戰綫的拉脫維亞師補充兵員的決議。
- 十月三日
約·維·斯大林到達謝爾吉也夫斯柯葉村南方戰綫司令部。
- 十月九日
約·維·斯大林簽署南方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建立突擊兵團以抗擊奧勒爾附近鄧尼金軍隊的訓令。
- 十月十一日
由於南方戰綫司令部的遷移，約·維·斯大林從謝爾吉也夫斯柯葉前往謝爾普霍夫。
- 十月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在給弗·伊·列寧的信中提出從沃龍涅什地域經哈爾科夫；頓巴斯向羅斯托夫進攻鄧尼金的戰略計劃。
- 十月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簽署南方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佔領奧勒爾給第十四集團軍統帥部的訓令。十月二十日紅軍部隊佔領奧勒爾。
- 十月二十日
約·維·斯大林簽署南方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給戰綫各集團軍的關於以庫爾斯克為主要突擊方向來追擊退却的鄧尼金軍隊的訓令。
- 十月二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向弗·伊·列寧報告右瓊尼騎兵軍在沃龍涅什附近粉碎了什庫羅騎兵軍和馬蒙托夫騎兵軍，紅軍佔領了沃龍涅什。
- 十月三十日
約·維·斯大林從謝爾普霍夫前往南方戰綫作戰地域。
- 十一月三日
約·維·斯大林視察戰綫後返回謝爾普霍夫。
- 十一月四日
約·維·斯大林前往莫斯科。

年 表

十一月六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會議。根據約·維·斯大林的提議，通過了給南方戰綫補充兵員的決議。

十一月九日 約·維·斯大林返回謝爾普霍夫南方戰綫司令部。

約·維·斯大林簽署南方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展開全綫進攻和粉碎庫爾斯克的鄧尼金部隊的訓令。

十一月十一日 根據約·維·斯大林的提議，南方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通過建立騎兵集團軍的決定。

十一月上半月 約·維·斯大林領導擬定解放地區蘇維埃政權組織情況檢查條例及南方戰綫地域革命委員會的工作條例。

十一月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前往莫斯科。

十一月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討論建立騎兵集團軍問題的會議。

十一月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返回謝爾普霍夫南方戰綫司令部。

十一月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簽署南方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把騎兵第一軍改名為騎兵集團軍的命令。

十一月二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出席由弗·伊·列寧主持的在莫斯科舉行的全俄東部各民族共產黨組織第二次代表大會代表們的預備會議。

十一月二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在全俄東部各民族共產黨組織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致開幕詞。

十一月二十七日 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通過決議，授予約·維·斯大林紅旗勳章，以表彰他保衛彼得格勒的功勳和在南方戰綫的忘我工作。

- 十一月二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到達沃龍涅什。
- 十二月五日
約·維·斯大林到達卡斯托爾納亞車站，從那裏前往喬奧斯柯爾。
- 十二月六日
約·維·斯大林到達騎兵第一集團軍作戰地域（靠近新奧斯柯爾的維里克·米哈依洛夫卡村）。
- 十二月六日至七日
約·維·斯大林在南方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和騎兵第一集團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上，就騎兵第一集團軍在實現粉碎鄧尼金的計劃中所擔負的任務發表演說。
- 十二月七日
約·維·斯大林了解騎兵集團軍各部隊的情況和作戰的進程。
- 十二月七日
約·維·斯大林和謝·米·布瓊尼視察維里克·米哈依洛夫卡附近的戰場。
- 十二月八日
約·維·斯大林到達新奧斯柯爾。
- 十二月九日
全俄蘇維埃第七次代表大會選約·維·斯大林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 十二月十日
約·維·斯大林到達沃龍涅什。
- 十二月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視察戰綫後返回謝爾普霍夫南方戰綫司令部。
- 十二月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簽署南方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佔領基輔和頓巴斯給戰綫各集團軍的訓令。
- 十二月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從謝爾普霍夫前往莫斯科。

年 表

十二月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從莫斯科返回謝爾普霍夫。

十二月十八日 「彼得格勒真理報」發表約·維·斯大林代表南方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給彼得格勒工人的致敬電，感謝他們對南方戰綫的幫助。

十二月二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寫完「關於南方的軍事情況」一文。該文刊載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真理報」第二九三號上。

十二月二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從謝爾普霍夫前往莫斯科。

一九二〇年

一月三日 約·維·斯大林到達奧勒爾。

約·維·斯大林簽署南方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佔領羅斯托夫給戰綫各集團軍的訓令。

一月五日 約·維·斯大林到達庫爾斯克南方戰綫司令部。

一月十日 約·維·斯大林向弗·伊·列寧報告布瓊尼的騎兵部隊佔領羅斯托夫。

約·維·斯大林簽署南方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給戰綫各集團軍的命令，祝賀他們粉碎鄧尼金軍隊和佔領頓巴斯及羅斯托夫。

一月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從庫爾斯克前往西南戰綫。第十四集團軍作戰地域。

⊙ 一九二〇年一月十日南方戰綫改名為西南戰綫。

- 一月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簽署西南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追擊退向黑海各港的鄧尼金軍隊給戰綫各集團軍的訓令。
- 一月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視察戰綫後返回庫爾斯克。
- 一月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從庫爾斯克前往莫斯科。
- 一月二十日
約·維·斯大林在人民委員會會議上做關於「烏克蘭勞動軍委員會條例」的報告。人民委員會批准這個「條例」，並任命約·維·斯大林為烏克蘭勞動軍委員會主席。
- 二月二日
約·維·斯大林從莫斯科前往庫爾斯克西南戰綫司令部。
- 二月七日
約·維·斯大林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常會上被選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制度問題研究委員會委員。
- 二月十日
由於西南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和司令部遷移到哈爾科夫，約·維·斯大林到達哈爾科夫。
- 二月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召開烏克蘭勞動軍委員會委員預備會議。
- 二月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以直達電報向弗·伊·列寧報告關於組織烏克蘭勞動軍所採取的措施。
- 二月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烏克蘭勞動軍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並在會上做了關於成立烏克蘭勞動軍委員會及其任務的報告。
- 二月二十日
約·維·斯大林簽署烏克蘭勞動軍委員會關於頓巴斯煤礦工業實行軍事化和供給工人日用必需品決議。

年 表

三月七日

約·維·斯大林在給烏克蘭勞動軍的命令中號召被編入烏克蘭勞動軍的第四十二師的戰士、指揮員和政治委員們在爲煤炭而進行的鬥爭中取得勝利。

三月九日

約·維·斯大林召開烏克蘭勞動軍委員會委員、烏克蘭人民委員會委員及其他組織的聯席會議，討論糧食工作問題。

三月十五日

由於弗·伊·列寧建議劃定頓巴斯省的邊界，約·維·斯大林召開烏克蘭勞動軍委員會緊急會議。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烏克蘭共產黨(布)在哈爾科夫舉行的全烏第四次代表會議的工作。

三月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在烏克蘭共產黨(布)全烏第四次代表會議上致開幕詞。

三月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在烏克蘭共產黨(布)全烏第四次代表會議上做關於經濟政策的報告。

三月二十日

約·維·斯大林在烏克蘭共產黨(布)全烏第四次代表會議上做關於經濟政策的報告的結論。

三月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在烏克蘭共產黨(布)全烏第四次代表會議上被選爲出席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會的代表。

約·維·斯大林在烏克蘭共產黨(布)全烏第四次代表會議上致閉幕詞。

約·維·斯大林從哈爾科夫前往莫斯科。

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五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會的工作。

四月一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會會議上被選爲工會及其組織問題決議起草委員會委員。

四月四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委員。

四月五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全會會議上被批准為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和組織局委員。

四月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在勞動國防委員會會議上做關於頓巴斯煤礦工業情況的報告。

四月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的『列寧是俄國共產黨的組織者和領袖』一文刊載在『真理報』第八十六號上。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員會慶祝弗·伊·列寧五十壽辰大會上發表演說。

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三日

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參加擬定俄共(布)中央委員會關於組織對波蘭作戰的宣傳工作大綱。

五月四日

約·維·斯大林在人民委員會會議上被任命為關於成立羅姆蘇維埃自治共和國問題委員會主席。

五月十日

勞動國防委員會決定任命約·維·斯大林為西方戰綫軍隊服裝供給委員會主席。

五月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在勞動國防委員會會議上做關於供給西方戰綫軍隊服裝的報告。

勞動國防委員會決定任命約·維·斯大林為供給軍隊彈藥、步槍、機關槍和制定加強彈藥與槍械製造廠工作措施問題委員會主席。

五月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召開供給軍隊彈藥、步槍、機關槍和制定加強彈藥與槍械製造廠工作措施問題委員會會議。

年 表

四一

五月二十日 『消息報』公佈工農檢查院人民委員約·維·斯大林簽署的『關於工農檢查院選舉程序和工農參加工農檢查院的條例』。

五月二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在勞動國防委員會會議上做關於供給軍隊彈藥、步槍、機關槍問題委員會的工作結果的報告。

五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的『協約國對俄國的新進攻』一文刊載在『真理報』第一一一號和第一一二號上。

五月二十六日 由於波蘭進攻蘇維埃共和國，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派約·維·斯大林前往西南戰綫。

五月二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到達哈爾科夫西南戰綫司令部。

五月二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在給弗·伊·列寧的電報中報告爲鞏固西南戰綫克里木地段而採取的措施。

五月三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從哈爾科夫前往克列門楚格。

五月三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向弗·伊·列寧報告西南戰綫的情況。

約·維·斯大林簽署西南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給第十三和十四集團軍統帥部的關於保衛敖德薩的措施的訓令。

六月初 約·維·斯大林和騎兵第一集團軍的指揮員在克列門楚格舉行會議，並就戰綫情況和騎兵集團軍的作戰計劃問題發言。

六月三日 約·維·斯大林簽署西南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粉碎基輔的波蘭部隊給騎兵第一集團軍司令的訓令。

- 六月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寫信給弗·伊·列寧，對弗·伊·列寧爲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提綱草案提出了意見。
- 約·維·斯大林向弗·伊·列寧報告紅軍部隊佔領基輔。
- 六月二十日
約·維·斯大林從克列門楚格返回哈爾科夫。
- 六月二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前往錫涅爾尼柯沃（西南戰綫克里木地段）。
- 哈爾科夫『共產黨人報』發表約·維·斯大林和烏克蘭羅斯塔社記者關於西南戰綫情況的談話。
- 七月三日
約·維·斯大林從錫涅爾尼柯沃返回哈爾科夫。
- 七月七日
約·維·斯大林前往莫斯科。
- 七月十一日以前
約·維·斯大林和總司令，野戰參謀部參謀長以及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舉行會議，討論向西南戰綫克里木地段調遣增援部隊的問題。
- 七月十一日
『真理報』發表約·維·斯大林和『真理報』記者關於波蘭戰綫情況的談話。
- 七月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從莫斯科返回哈爾科夫西南戰綫司令部。
- 七月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前往沃爾諾瓦哈（戰綫克里木地段）。
- 七月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訪問馬林波爾，了解了亞速海艦隊的情況。
-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全會通過約·維·斯大林所擬定的組織粉碎弗蘭格爾的提案。弗·伊·

列寧將此事告知約·維·斯大林。

七月十九日以前

約·維·斯大林寫完俄共（布）中央關於動員共產黨員到克里木戰綫給各級黨組織的指示信草稿。根據弗·伊·列寧的建議，這封信分發給了各級黨組織。

七月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從沃爾諾瓦哈前往洛佐瓦亞。

七月二十日

約·維·斯大林視察戰綫後返回哈爾科夫。

七月三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前往洛佐瓦亞。

八月二日

約·維·斯大林接到弗·伊·列寧關於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決定把弗蘭格爾戰綫劃為一個獨立戰綫的通知。政治局委託約·維·斯大林組織該戰綫的革命軍事委員會，並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這個戰綫上。

八月七日

約·維·斯大林向弗·伊·列寧報告紅軍部隊強渡德涅泊河並佔領阿聊什基、卡霍夫卡及德涅泊河左岸的其他據點。

八月九日

約·維·斯大林從洛佐瓦亞前往亞歷山大羅夫斯克。

八月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視察戰綫後返回哈爾科夫。

八月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前往莫斯科。

八月十九日

弗·伊·列寧和約·維·斯大林向烏克蘭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俄共（布）中央委員會高加索局和西伯利亞局、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員會以及西方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出關於援助克里木戰綫的措施的指示。

- 八月二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在給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信中提出建立共和國戰鬥預備隊的計劃。
- 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俄共(布)第九次全國代表會議的工作。
- 九月二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國代表會議討論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時發言。
- 十月十日
約·維·斯大林的「蘇維埃政權對俄國民族問題的政策」一文刊載在「真理報」第二二六號上。
- 十月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在全俄工農檢查院負責工作人員第一次會議上致開幕詞。
- 十月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受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委託前往北高加索和阿捷爾拜疆。
- 十月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到達頓河岸羅斯托夫，了解黨的工作情況。
- 十月二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到達弗拉基高加索。
- 十月二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把關於高加索的局勢的報告寄給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和弗·伊·列寧。
- 十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在弗拉基高加索主持頓河和高加索共產黨組織邊區會議的工作。
- 十月二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在頓河和高加索共產黨組織邊區會議上做「論共和國的政治形勢」的報告。
- 十月三十日
約·維·斯大林從弗拉基高加索前往巴庫。
- 十一月四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阿捷爾拜疆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俄共(布)中央委員會高加索局委員舉行的會議，討論關於同格魯吉亞進行談判和關於阿爾明尼亞的情況等問題。
- 十一月六日
約·維·斯大林在巴庫蘇維埃邊區大會上做「無產階級專政的三年」的報告。

十一月九日 約·維·斯大林在阿捷爾拜疆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俄共(布)中央委員會高加索局和巴庫的黨組織及蘇維埃組織的聯席會議上做關於阿捷爾拜疆的黨的和蘇維埃的工作任務的報告。

十一月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到達捷米爾漢舒拉。

十一月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在黨的積極分子會議上做關於黨機關和蘇維埃機關在達格斯坦宣佈自治後的任務的報告。

約·維·斯大林在達格斯坦各族人民代表大會上宣佈達格斯坦實行蘇維埃自治。

十一月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到達弗拉基高加索。

十一月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在捷列克區域各族人民代表大會上做「關於捷列克區域實行蘇維埃自治」的報告。

約·維·斯大林接見捷列克區域各族人民代表大會的哥薩克農民代表團的團員。

十一月二十日 約·維·斯大林從弗拉基高加索前往莫斯科。

十一月三十日 「真理報」發表約·維·斯大林和「真理報」記者關於高加索的局勢的談話。

十二月四日 約·維·斯大林的「蘇維埃阿爾明尼亞萬歲！」一文刊載在「真理報」第二七三號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全俄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的工作。

十二月二十九日 全俄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選約·維·斯大林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被選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